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六冊目次

宋稗類鈔八卷 （清）潘永因輯 清康熙刻後印本 〇〇一

世說新語三卷 （劉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 世說敘錄二卷 （宋）汪藻撰 宋刻本 三八一

宋稗類鈔八卷

（清）潘永因輯

清康熙刻後印本

宋稗類鈔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永因編。永因有讀史津逮、已著錄。是書以宋人詩話說部分類纂輯、凡五十九門。末附搜遺一卷、以補諸門之所未備。亦江少虞事實類苑之流。惟皆不著所出、是其一失。蓋明人編輯舊文、往往如是、永因尚沿其舊習也。又如異數門中盧延讓紅綾餅餤事、則上及唐末。符命門中庚申帝事、武備門中泰定間鄧鄺事、則下及元時。諂媚門中徐學詩劾嚴嵩、嘉定人有與同姓名者、遂改爲學謨事、併闌入明代。皆失斷限。至武備門中載狄青不祖狄仁傑、不去黥文之類、分隸亦多未允。然宋代雜記之書、最爲汗漫。是編掇集英華、網羅繁富、且分門別類、較易檢尋。存之亦可資考核也。

宋孝宗朝德壽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於選德殿壁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

宋稗類鈔　君紀

宋稗類鈔

宋稗序

金沙潘子大生前年有讀史津逮之刻余旣僭爲之序矣一日者其弟長吉手一編示予曰此予所輯有宋一代人

物掌故名爲宋稗者也予受而讀之大約探未見之書聚可喜之事事以類分類復年次大者干城名教精者裨益身心微者淺者亦可以增擴

見聞資助嗢噱誠有令人愛翫而忘倦者宋史庸穢蕪冗極爲不堪有明巨公如歸震川湯臨川諸先生皆有志更定而未見成書學者憾焉今

得長吉此編如饑年嘉穀屬厭飽滿學者亦何幸乎予因語長吉禮義悅心芻豢悅口生人之所同然而君秘之枕中猶香積天厨之富而一人

獨飫之也仁者顧如是耶長吉曰公之同好吾志也予其爲我一言識之抑予聞大生更有明稗一書誠得好事者並行之如車之兩輪人之聯璧不更快人意哉後之有事於宋明兩代之史者必將取材於二編也故書以俟之

康熙己酉清和月上浣湖上

李漁笠翁撰

凡例

一茲編盡採稗史其或有正史一二間出者以事載稗編故亦加採擇雖事同而文實異也

一事以類分雖原本世說然彼辭尚簡要令雋永可味茲體欲詳贍俾本末粲然益代有升降則文有損益雖以強同故間有鴻篇大章亦加採擇不敢妄截鶴頸致削英華

一諸家所載有同一事而筆有高下詞有煩簡茲字擷句比必期於當有一條之內竄易四五而後定者頗費苦心非止照本謄錄也

一條中間有蕪句冗字略加裁飾或前後賓主顛倒紊亦爲更定至於一應波瀾點綴關鍵段落不敢妄動使文氣勿傷

一事取關維風化裨益身心或搜羅遺佚足補正史或採擇新奇可助談資達及梯航載紀下自委巷叢談其有一技擅長片言居要凡耳目所經俱勤加纂輯惟恐或遺

一正史稱謂義例一定茲則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爵地謚俱本原文取其錯綜互見凡正人君子雖稱名益光蔡京秦檜輩即加以魯公太師之目實益辯副

一或一事之美惡前後同符其係師承與夫暗合俱不可知故必彙集一處以便後人上下定論非止易於觀覽

一詩詞之類若止採名篇佳什與選詩選詞何異茲必要事
附出方加採錄
一或事可入此兼可入彼必斟定所重以從爲非漫無主見
任其兩岐惟有一則之中前事既以類從後或間有綴以
他事不復過爲分截殆剖裂之譏也
一事有足採而本文冗長頗費裁剪或已經後人演爲小說
採爲傳奇凡茶坊酒肆販夫豎俱已習見習聞不復混
入以紊筆端間有一二偶存以其事可師可法有裨名教
不忍棄置也
一事有非關趙宋而前後相符茲足備參攷亦間存之附於
每條之下以往証今粲然可觀

一宋室以理學擅長然程型朱範止堪羽翼經傳不關稗乘
風流故勿混入
一兵燹之後藏書蕩然多方購獲得一善本如饑復太牢錄
隆冬不憚呵凍盛暑不辭揮汗勤事編次所列採用書目
尚有十之二三止據節文未覩全本若盡發二酉之藏以
供三餘之用當更有可觀茲不無遺憾云
一述而不作奏功似易然攷較群籍含英咀華醇疵可否斟
酌去取五載於茲藁經數脫方始成編亦云難矣
一類中復敘時代但約略先後爲之編次庶幾有條不紊若

責以分毫無爽則有編年之書在
一茲編告成旋有明稗之役凡庚申君末攷有與開創相啟
助者俱列於明稗前中分元事於宋明前後似爲得體

分再欲就所採之書各自爲條又不便參互錯綜以便討論因遵劉氏世說何氏語林例事以類分時以代次凡爲類六十約五倍於惠生先生所鈔蒸匯事而增華非入室而操戈也編次既定藏之篋笥會尉北川謁選天官一見此書把翫弗釋私與子靜李子謀壽棗梨日夕校讐前此魯魚亥豕其爲切劘也多矣戊申北川出宰澄江遂畢業焉嗟夫宋史蕪穢存而若亡茲卷既出畜筆著作者覩鴻文以備採擇留心稽古者徵軼事而廣見聞爲宋朝正史前驅不亦可乎己酉孟夏書雲氏又識

宋稗類鈔目錄

卷之一
君範 符命 吏治 武備 遭際 異數
誅謫
卷之二
讒險 諂媚 科名 隱逸 躁競 侈汰
叛逆
卷之三
厚德 雅量 鑒識 才幹 品行 忠義
貞烈

卷之四
家範 志尚 豪曠 放誕 權譎 閨[illegible]
閒情 異稟
卷之五
文苑 博洽 詩話 詞品 儷語 辭命
尚論 格言
卷之六
箴規 稱譽 詆毀 詼諧 紕繆 尤悔
傷逝
卷之七

宗乘　道教　報應　神鬼　怪異　方技
工藝　音樂　飲食
卷之八
古玩　八法　丹青　草木　鳥獸　搜遺

宋稗類鈔卷之一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君範

堯階舜陛禹級湯升衆星環極一火傳燈設撰步玉矩只爲曾驕君治躍中玉武繩政之淑慝國以廢興集君範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靖康之變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內中嗚人才之出無定處其後王荊公變法呂惠卿爲謀主章

懷繇京矣卜繇之卒致大寧聖言誠如日矣一云太祖嘗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竟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云

太祖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僞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舉平晉

也廟算如此正如高棋布子着着争先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慮

二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而騎省鉉又其傑然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曰姑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由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傍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酬者騎省亦倦且默矣其亦不戰而屈人兵之上策歟二徐衛尉鍇翰休騎省鉉內史鍇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閟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宗之廟諱使臣出意外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敓使自愧服如及白溝往返辯舌不敢復言矣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宴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竟斬之不必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講武殿酒再行二臣起跪於榻前奏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諸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軍令耳使果犯而發封見

爲空紙自必入覆諭亦不至於專僇矣

太祖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彬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曹潘兵圍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怒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及詔至城已破詳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輒有之讖吳越王以錢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可復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訛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曰依此修築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思欲改作鑑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

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壯偉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迨後其功賞靖康金人南侵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況幾遠猷至是始驗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跣足亦不冒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集不避也水浸城者僅餘數版且夾舟載炬焚其蕪門幾陷會班師焉其後達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但知塹水灌城之利更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盃太祖意不愜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連引滿盡醉無苦自是每侍燕輒飲可與衆歡退還私第則如故

太宗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華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

辨曰溉
脫叙曰
溉鏡

日奏聞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
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跡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
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為朕更一覆
按毋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
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即
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群臣或有怨言太宗盡收畜之館閣
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卷帙
既浩博并豐其廩餼以役其心使多老死於文字之間
云

學士院玉堂太宗曾親幸其所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
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
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牕格上有
火然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不
可冠帶宮嬪乃自牕格中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易以為
玉堂一盛事
真宗在儲宮太宗欲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
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為秘妙然達者蓋寡倘
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
喜顧謂之曰他日英主也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
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
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
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傾款乃上承寶取王臣之盛
烈遂擢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亦在
多士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
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
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
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為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真宗祀汾而還將過伊闕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群臣
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
守拒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若非劉復
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浚川初開闕塞周成相宅肇建京
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芳盤石檻泉奔
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松竿覺之真身刻大雄之尊
像甚獨勝遊之是歸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祀汾陰而
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既周覽於名區乃拜表
於真館曰高闕巍峩群山迤邐乃國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
多英靈萃止嶽峯偏峙蘭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而駐鳴蹕

内臣貞碩斯紀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讞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又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聖性仁恕如此。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勘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上素爲諫官論王德用所進女曰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素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必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旦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素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素曰陛下既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素曰陛下從諫古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往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必擒賊矣未逾月而捷報聞

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云把斷劍門燒棧道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慚恧而死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敢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饕賜食入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詔不行後將廢禮英宗不許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爲挽詞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

不成春木折空還泣穆高彭陽秦同風角稱亦無彼獄殊人
聖製如此雖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勞徠嗟哉
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猴豬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更養稚者前朝不敢易竟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命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居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太祖之遠略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別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為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為汝改某事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球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青苗法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扃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西見之焚香再拜啟視之乃弓弩各千張識甚至儼然如新貫命絃以試之其力倍後來而製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服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如此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苑東門藥庫所藏鴆鳥蛇頭葫蔓藤鉤吻草毒汁之類品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勘元無支遣顯屬虛設恭詳五季亂離紀綱頹廢多用此物以勦不臣者沿襲至本朝自藝祖以來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若干憲綱莫不明實典刑誅殛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貝類並仰停進仍廢此庫放散官吏其所安排應毒藥並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曠闊迥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見祐陵仁厚之心

德及豚魚如此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人人富庶人不思亂政和間諫利之臣建議以為役庭減隱稅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主治之盡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敢少忤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尤者京東曹臣□盜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嘯呼未南牧河北將起群盜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弱何有敢於欽宗矜命斬彥寬盜寄以徇天下悔之之詔然無鄰從之之心矣其後散為巨盜於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高宗不好養鵓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補以官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鴿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圍爐次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宮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高宗嘗語呂頤浩曰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無不親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飭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賀即以上旨諭之

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𤏡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瘦遂留肥而遣瘦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道令二人叉手並立忽一貓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貓偶爾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瘦而逐肥者肥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

孝宗在東宮日尚食進饍亦輒羞撥吳夫人者常侍人也度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嘗命尚食內侍潛以銀汁寄麵羹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其以實告上大怒意夫人居間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皆罷職有若廟號曰孝宜矣

孝宗初年規恢之志甚銳而於將帥臣猶曠典略甚財屈兵弱卒不得逞然後留精於爻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之知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遂競務爲可喜快然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彩用一日與學士從容燕飲王嗇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謂書紳銘而大字揭於選德殿壁辛亞延策多士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名謂歡留也

孝宗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杖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劉恭甫奉使嘗見一馬在殿前不動問于公明曰此御名上於萬幾之暇御以習懷

較騎射也
淳熙己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几上惟書
籍及筆墨楮研而已近璫皆奏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畫陛
下壽時取觀壽皇曰先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有此然豈敢
自比先帝皆鏁閉不啟

符命
帝王之興蓋由天定契蛇神母言豈無稽哉焉香孩瑞終有
應郎如真人白水名以錢流王者丹鉞兆從藥贈赤符足觀
班論堪聽然必非讖而後興毋乃近誕而姑仗集符命附先光
韓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
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行文書而已時樂用兵朴多宿
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極語且倉皇嘆曰禍起不久矣
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
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

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出至野次止於五丈
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
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且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
其間一小兒如三四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
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復可言後數日朴於李
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殂至明年而天
投皇宋矣火輪小兒蓋國朝火德之光云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
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向左成宋
形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即以此犀為帶

蕭頩廟則殺之

郭祖微時與僧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亦籍一日有道士過之茶彤刺二人因令刺之乃於郭項右作雀左作穀馬則以瞬作兗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所自愛異日雀啣穀鴈出兗此乃顯之符也郭祖秉鉞之後雀穀稍近及踐祚雀遂啣穀焉暉之鴈亦自兗中累纍而出果位方鎮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都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耶此又人口木簡也

藝祖在周朝受命北征至陳橋驛爲三軍推戴時太后猶以

下蓋在定力文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問其爲鈐俄而大搜索主僧紿曰皆散走不知所之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鈐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藝祖已踐祚矣

梁寶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宏冀與越錢鏐諸子皆連宏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宣祖太祖父名宏殷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破太祖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止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逾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

嘉祐奉使河北遇章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

楊文公之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啟視之則兩翅歘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

張乖崖成都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先尚書何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書對服搢笏黃短褐一小真也題其旁云依此樣寫於仙遊閣上兼自作贊

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垂之無斁凌公寘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以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

丁晉公欽若微時游逆旅小寄食蔡參政門館天寒與公無被夜中束其窮入俟與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此耶門外至戶外超始驚悟不敢近其公自此謹待之兼盡力相助公發只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超子亦舉進士人欽若守定國封冀國公遂家焉

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王游後苑乘小輦

名言

與所欽聖上遊衍遂見小青衣引迎曙帝不覺隨行到一堂
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乃英宗御名也又哲宗朝嘗刻一堂
選擇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
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仁宗問之甲言貴賤在命乙
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
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閉甚嚴先命乙攜一往東門司約
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
是乙半道傷足甲遂先到帝歎曰信有命焉前宿舜語後進
曰萬事莫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他安能

陶鑄我曰有命在杜黃扉門工夫任用卻問必加信得命者
養得氣不推折也元豐中王岐公珪作宰相王和父安禮尹
京上令其深且將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
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
言俟其當然我特且遲之明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
乃遲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耶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
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撫嘗親
朋來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被郡舉送
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虔字而洲爲州也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夜泊采石渡舟人既寢漏至月黑公欲寢
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答曰有參政宿此不可擅去齋
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尾寂無從人必鬼也通宵不寐
五鼓聞岸上猴猻跳躍舟尾曰齋料幸見還岸上且行且
答曰道場不淨竟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以遊金山與長老
瑞新語此事新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攜至人至方拜忽乳
一子俄聞風滅燭一眾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參
大政自參知政事除蔡州而公求退之銳者亦其前知然耶

黃魯直與弟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僧
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

六十矣故發其為大又南方瘴霧非衰耄老人所宜魯直笑
曰宜州者所以宜於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
直竟歿於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
絕故欺之耶

潁川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妓口氣常
作蓮花香心頗異之擧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為尼好轉妙
法蓮花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墮身娼賤後因郡會妓
適侍側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蓮經否妓曰某不
幸為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蓮經令讀一閱如流宛
若素習試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異之（一作公辯）

王元之爲倅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慍齋記其末云後人公退之餘名高僧道侶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爲廄庫廚傳則非吾徒也後安信可至郡之日則樓且半圮而齋已更爲馬廄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刻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於是樓與齋皆葺如舊而以其記龕之於堂

中大夫徽猷閣安詠信可宜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廢未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信可亦善爲詩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

韓魏公慶歷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名金纏腰又謂之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珪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安石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缺其一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惟有陳秀公升之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花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訓蒙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爛然路人眼鼻起宗自歎曰同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者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小者由算可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二十年後有張君陪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觀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園側教學者爲誰左右以張對公命請至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

起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揖於左公爲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淳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減也

東坡在儋耳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

然亂覺乃游研墳首爲平日所作八聲甘州一首以十
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除康州之命至八聲甘州送
別歸梁師成後入禁中

閩中記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至和中閩人海有貫爲省元自
負才侍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
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而吳丞相
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他皆
建人吳章皆浦城人又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
古傳沙合出相此年遂爲洲著名世齊嶼殆天啟然

章郇公得象守洪州嘗因燕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
宰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迸花秘其骰至爲相猶在

世傳山谷老人前身爲女子云山谷自有記刻石於涪陵江上
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傳者其記云山谷與東
坡先生同夢謁清老清謂坡是五祖戒和尚後身而山谷前身
則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異日學士至涪陵自有告者山谷
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既坐寵貶涪陵未幾夢一女子
告之云某生前誦法華經發願後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
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年來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
朽有蟻穴於兩腋之下故致斯疾耳今此地後山有某墓學
士能啟之除去蟻聚則腋患可愈也既寤果訪得之因如其
言且爲再易棺修掩甫畢而腋氣果不藥而除

神宗幸祕書省閱江南李王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
宗生是時夢李王來謁然其文采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
女真亦用江南國主見藝祖故事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
浙明日與鄭后言朕夜來夢錢王索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
臣妾夢亦然須臾報韋妃誕高宗既三日徽宗臨視戲妃曰
酷似浙臉蓋妃籍貫開封而原占於浙亦遂成南渡之讖
云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哲宗在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山天慶觀問徐神
翁徐但書吉人二字付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

元符以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喝勿逆視班列
蓋有不盡其者遂喝云端笏立既而哲宗升遐徽宗以端邸
入承大統內吉人二字乃潛藩之名徐神翁字太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沖真坊東嶽廟之側無所顧從天慶觀持帚灑掃十數年人無識者呼爲徐二翁之奇詭爲神翁

宣和中嘗召子於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偃其小頹幡大徽宗怒
詢康王何在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悸
默然內侍請於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
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由是異待康
韋太后在沙漠尚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
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一子俱擲於局若康

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攢其將子果入九宮從子皆不
通后以手加額喜甚飼具奏被旨大喜復謂后曰端卜骰無
異常可無慮矣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占至一切聽之反累人事斯失
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蔡元長生
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妙時言
命者或不多取之及逢塘遇主位極人臣而後操術者爭談
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祿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
復丁亥東都順城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
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
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說長則恣其
所欲爲鬪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妓從浮
浪人躍犬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恐大醉馬忽躍入波水
中度而死五行之不足信如此蔡元度娶王荊公之女封瀛
國夫人止一子識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
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關之徒集於家相與決其疑云當
止三十五歲元度願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
此逆境耶其子後竟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
爲徽猷閣學士靖康初蔡氏既敗例遭削奪恰年三十五莫
其祿壽之歲繇是而知五行又不可謂盡無也

[illegible]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尤超自
[illegible]
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無可
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
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眞相晩年當以使相終老退元
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
日再往訪之僧已不復記憶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
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
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
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
或前或却門之從者皆無所見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謝
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兩一人不見又
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
之語而其末章云擁者獅州海藏神至熙寧中賣餞餉者又
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卞葬
州海藏亦應於此耶

元釋字序之初知荊南府替至何所與二人連書名刺有昔之
同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
韓持國楊元素皆在院一日書奏列名三人偏旁皆從絲

始悟夢中兄弟之意也而持國元素皆稱外公謂尹京兆從
三年復同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
文皆從絲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亦非偶然者一作
元厚之少時嘗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
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
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
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絲始悟兄
弟之說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
參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稱精其說秀公

曰其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飯器甚多上皆以
青帛羃之其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
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必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
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為掠剩所
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
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封秀國公諡成肅係從
多載書傳會以取富貴

張無盡丞相為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為加修
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他銘
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為長者後身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蜀州

人謚文忠於崇寧復起首相題宜簡閑居崇福宮山居心齋玄與著論釋華嚴二十餘年始成此書而化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為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狀
元時汝為執政也持政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
方致仕閒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
上臚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歎夢之可
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晚年為陳州倅官遂不復歸
持正年二十許時家苦貧衣服垢敝一日與郎士人張湜師
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揖問曰
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為戲已因戲問曰為相乎曰
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為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

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以為狂後持正謫新州先
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為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
師食貧近繫與守汝州持正歎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
議數日得疾而卒

蔡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
具冕服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
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
悟過嶺宰相盧寇下至公為四也

王將明黼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為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
老志他日官所至嘗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即以墨塗抹其字

故韓子蒼壽蔡將明生日詩一絶句云百里書香發將時節絶足看奔驟太平宰相何人識唯有巫咸得預知蓋謂此也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兀朮入之即日集買舟募瀕海之漁者為鄉道遂將犯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躬命巨艘張驅徑前風益猛旋舞舵側碧濤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朮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於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月御舟將如館頭亦過於風不爾殆茫天讖其機向閩中輿云龍舒在淮最殷富金自亂華浙江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舒之比音輸也

饒州山水佳絶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巫為守以天繪近金國號思有以易之時徐思川避地於鄱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巖乃以清暉易之一日徐策杖過庭仰視新榜忽憶得亭記於積壤中敵讀不觀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記云余擢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非人力所能暴為耳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為一笑遂有范叟題之日竟無毫髮差也丘濬從用點縣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為詩題

近世所傳燒餅歌亦有奇驗可知符讖之學不絶於世者綿綿而千百年

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是點燈來李元規見之笑曰此無乃是登溷詩乎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蓮禱於天台桐柏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遇一士人頗有俊氣問李曰公為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得要若太師又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即上車大醉之明日而秦公卒張忠獻浚字德遠劉武穆錡字信叔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於寶籙宮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出東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辨後靖康之變

方知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賜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國抵中原以金為號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二月二十五日城破太史奏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讖又徽宗崇寧間嘗夢青童從天而下出一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識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期真人當降乃預製為書以賜嗣貞令天下奉為真人至乙巳欽宗即位意當

丙午之期矣而次年乃有北狩之禍乃悟曰丙午是猴猴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道君改元宣和人或聯合其字曰一旦 宋以火德與宋字聯合後則宣政爲字）文忠日同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知人災禍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時日高拜罷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

建炎中錢公載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渴錢與之有詔問其來故曰吾本富某縣比有風氣絕不生一邑人當有災殃其

劇故捨去耳是時邊警方熾但意其爲逆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鄰郡報侵縣白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嘆異其前知欲呼語之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宿在店墻下昨夜過半皆怒甚遂遭壓死錢大驚嘆謂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其數已定非智慮度所可脫耶

畢公道者鄧州學生累舉不第用身代買魏公薦補莫州任邱簿熙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道孫滿罷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雹陰黑夜半有急叩門呼尚書主簿在否言莫州有書催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荅曰無書只報傳語催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緣敢擅逃過所已收

魂使我到家適來道開門殺無所祇宜自度必死乃叢禮道其妻孥至齊陽數月遂卒時崔妻父陳宗儒知齊州

斡離不破汴京發太宗子孫幾盡宋臣有諸其嘗者觀其貌絕類藝祖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復於帝王廟見寫世宗像分毫不爽世又傳王介甫爲秦王廷美後身高宗乃錢王後身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於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乃問鋪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問何來云於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處買得又遣問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鋪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廚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真文忠公德秀建寧蒲城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慎勿輕動我屋子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者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駭甚不悟其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出定歸已無及繞菴呼號曰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言厲聲荅之曰你說尋我你卻是誰於是遂絕時真母方娠忽見一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削學里爲衆子業

未幾登第爲世儒宗

史丞相浩與覺長老善一日邀覺至第問之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中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護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猶崴滿罔功夫恐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忽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訪之則報覺死矣求頃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字及長名之曰彌遠後相讷朝二十六年權傾海內當時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有人作詩譏之曰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歸去好將慧力運金篦彌遠此局揚扇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曰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破

王益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遊京湖時方經金寇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爲寇也懼甚屏息從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已復仆次至王亦起應之則又聞其有言曰此人未當死乃舉籍唱曰二十年餘當於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宿舍爲行者適郡倅尉山家坤翁來游寺中喜其淳謹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實季溫之子使從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爲郡守當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戲後園爲蛇所繞王

困窘蛇毋女亦爲史怒責致之法正謂前言恰二十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周陳希夷只喝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擊鼓鳴鐘蓋不省庚與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也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既又延祚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合尊子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呼庚申帝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數亦不爽

宋祖以乙亥命曾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少帝爲元所擄以己卯渾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於崖山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生與建國之年亦同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下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書其國號二字不封而合又周顯號亦曰恭帝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命於大元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嘗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

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居道錄某以精要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俯伏移時風吹祭遂排神魂氣得至魔王殿內又爲入花陰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天闕又行

是此乃為神祖師云自有法以來有詔即達未嘗遇差未幾
何罪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與君法官引至三省駁陳所奏
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吉復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發宋
國表章但其辭意哀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府君請玉
階道送下界公事損衆中見與君引致一神人衣冠皆如天
帝但稍下貌髮耳有十數人各佩有冊一授在庭下伺候忽
傳帝旨云宋國人民氣士符收執掌神人咸拜而退其符冊
者皆隨去傳有天丁謂某云宋國歷數盡矣皮章不達由此
也府君還不敢泄露至元革命方與人言之前此相傳徽宗親
臨寶籙宮一日致醮道士醮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

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
章上喚所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知此宿
乃本朝蘇軾上大驚先是宗觀間以蔡京禁蘇公文辭并墨
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詞墨跡一時士
大夫從風而靡爵是故也

至元十一年甲戌宋之咸淳十年也秋七月元世祖命中書右
丞相伯顏總制大軍取宋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
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伯顏
即頓首奉命惟謹明年乙亥春諸郡望風降敗伯顏遣員外郎
石天麟詣闕奏聞世皇喜甚謝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

者臣必知其將然元遣使議和遂率成猶豫無不從者遂令
伯顏按兵乃命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
秀秘書丞柴紫芝等齎奉國書使宋又遣廉希賢等借兵衛
送伯顏曰方今兩國相臣互有說疑宜令行人先往道意若
使擁兵前進恐別生嫌隙則和議之事必難成矣希賢等
堅請乃簡閱銳卒五百衛之至獨松關戍關者宋浙西安撫
使參議官張濡也以為北兵即鼓衆掩擊殺忠範希賢被
執病創死世皇聞之大怒趣進攻嗟夫宋之亡始以拘留使
者繼以殺使者激世皇之怒耶藉使獨松之
使不殺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數也歟宋末下聯江南謠
曰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義及宋亡蓋知指丞相

伯顏也

賈平章督諸將之師營與北軍議定投幣請解約於來日各
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百者旗幟皆
東指孫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忙告急於賈賈
以為北軍失信而相給遂鳴鑼退師及知其僞則軍潰已
不可止矣是以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以
此也嗚呼天乎

少帝入元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
立傷殿楹間以手撫柱世祖忧惚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宋

鉅萬者世祖發而未許公留知之乃乞爲僧從吁前序傳濟
徂擊公主適君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宗道頃之復
奚二子時明宗爲周王亦潛光沙漠相與周旋迄乞公少子
與其妻過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即順帝也閩人余應
則有詩記其事云趙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
名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抉金柱化爲蓋瓜
觴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陳謀將見
除公主泣涕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
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
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子老祖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

南海五年乃歸君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幾有三代風
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少帝在燕京陟跡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帝作詩
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
來

元文宗潛邸金陵日般當戊辰遊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爲金數
萬斤方在冶上宗與所取錢嵌碧珠若璣然祝曰若天命在
躬此鍾不壞既鑄成鍾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
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少灼蝕爲日繁擬
欻欻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初時祝天之誠

吏治

錦衣百里鼎變三台無遺曾觀可卜盟梅爰增夾袋恐錄想
林招隱者闡由幽覆羅村者薪積後來集吏治

李文靖爲相其同年馬亮貢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匏公笑曰
吾居政府別無所長但中外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告
罷聊以此報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若是膚苟狗所陳一
一行之則所傷實多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謚文靖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錄事
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
不勝楚自誣服具獄上州皆覆讞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

其獄數日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若水
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
日若水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
女奴今得之矣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從
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持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
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則某族滅矣知州言此推官之
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
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遶墻而哭傾家資飯僧爲若水祈福知
州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止求人不冤死耳論功非
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歎

服章聖初王平字保衡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子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遂以殺人保衡疑之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強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持益堅將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劾之乃眞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將衆見刑將謝曰微司理向幾誤殺平人保衡後爲侍御史生三子俱有名某水字汝成河南人官至尉知審院事

寇萊公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論以爲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柏於縣延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宋猶未除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錢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而杖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耶乖崖援筆立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之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其知益州時有小吏忤乖崖乖崖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乖崖曰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吏俱悚而公務治成都政令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當杖捍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判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既杖而後斬之軍中肅然詠鄄城人諡忠定號乖崖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小隸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撥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幽閟使之然耳故憫之

洪玉甫云祖宗時并符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有中貴人到請鑰開門說入見公詢曰朝廷遣知張詠在西否況川中兩經兵寇訴來治亂今中貴夜分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切幹當中貴曰銜命往峨嵋燒香公曰待受宣先斬後奏狀奏後斬遲中貴悚惕以急其行龍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知班郎是部令出西北門宿來早入衙下拘子云奉勅往峨嵋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參公判拘子云既銜王命不敢奔留請於小南門出去其嚴正如此

歐陽公知滁州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詰之學子閉門不接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武兩辭而退獄訟小不素自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聞人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拯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厲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達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宋均常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唯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剝毒加百姓識者以爲確論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寮客多取見謫籍未帝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苟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公嘗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孫沔字元規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諡威敏

皇祐中吳中大饑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輸餉爲法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大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范文正公嘗立一軍爲能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的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爲能猛指揮使如孫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節行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元亦然云做事時須要此等人用

趙清獻公閱道林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室得錢幾萬貫分遣循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薪蒭鹽蔬日與飯麥餱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遣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

希亮延貴者從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作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見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皆以能稱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

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 富弼字彥國封鄭國公謚文忠

南劍尤溪林積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宗嗣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謂能卻禍徼福百姓翕然以從積視其印文曰嗣此乃漢號也昔

若道當民必致大亂林君可謂有識

張陵黃巾之術傳子其孫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漢遂川平三十年後敗於曹操而奔陽平關此印所以稱陽平治都功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耶於是執送於獄治其罪且聞於朝毀其印而江左妖術遂息

仁宗時光祿卿呂端少爲滄州清池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公哀之於其死處設一穽而揭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媼之子斃於陳將軍廟蓋其所供之果出門而撲於階下因死媼哭之甚哀聞者惻然公因以文訴於廟引盜宗廟酒食

律罪當懸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殺則盜食供果益不當死且盜器者法所赦宜不廢公直也文既焚而媼子復蘇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鄭方在晏席徹報潞公失去銀盃曾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盜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爲然邏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因從容謂曰君知即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暴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并開封至大用相二朝曾侍中令守太傅使相致仕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封魯國公謚宣靖

范忠宣純仁尹洛謝克家自河陽來至白司馬坡歇店中秣馬見老翁負暄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負暄如

故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猶告翁容色自若徐曰隣無求必
鄰家戲藏酹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猶再告而
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既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猶果
還忠宣當時佔及百姓如此范純仁字堯夫吳人文正公仲子官右僕射謚忠宣
蔣侍郎堂爲江淮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
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
得書不敢回也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
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爲一
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
譽後卒爲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杞字希曾常州宜興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性精強果於去惡凶人黠吏皆畏之如
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嘗懼爲餘慶所發因
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奸使
人扶舁坐聽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
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著牀席
間輒差

謝諫議泌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
遣故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知襄州日張術學進爲鄧城縣
令有善政鄧城去州渡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
數吏吏涉水入鄧城界以觀其治或載酒邀張對酌吟嘯終
日而去其爲逸樂蓋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具牒欲送府爲同舍
勸解久乃釋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不用勘案決臀杖
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仿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
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
同遂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
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莫不稱其
敏宋元獻公庠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爲
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攜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
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
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汙其主乃自陳嘗與其主之姬通
實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
之錢又且汙染其主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
明合從奸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
聞者無不快之

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自爲二試卷與其子皆中選監
者不敢違懲詐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
謂其祭倒皆以老于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爲屢試

叙事曲
折有
力　半

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屢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面
欺蔽耶逐而出之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辭本州薛採姦利事蔡留
職官於坐呼採面證之而初無是事職官惝懼伏罪蔡責之
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誣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
復譖毀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林亭長夏愛蓮陰來引茶甌一啜襟袂忽去郡來舞个个自佛殿
往爲深深山深一尺瀟湘雨掃盡雲煙歸須清簾後年總貧
頼夢翰爲風俗之一松陵豐城孫妙仲詢絕句也妙仲名孫崇
寧初尉於撫之崇仁才一月冤民陳平爲故人陳遇誣以殺

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陳老且病遂死平乃以誣遇之子
洵直以爲親已爲盜聯其父爲洵直以鼠挺擊傷其首發與
覆驗官吳某按之殊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隙必欲誣遇之
子以死平俟其屍胕脹潰爛不可別白後所驗將二十日矣
後辭其弟訴之使劉一手以訴於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
惟以隣手爲決有冤於是帖宜黃簿李涇再覆涇疏外人事
以迎合爲事遂指閱二十日胕脹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傅
會之既而獄具發辨之不已州稍懼然業不可改遂乃變其
請得不殺而竄與吳猶以輕罪罷官崇仁之民前此有避
刑各寒道負而觀幾其肢體者乎之奸謀既遂而效之者紛
紛如雉山谷無賴之民爲之甚其後亦人行喪走入吳輒
殺相殺而作凡此非因州縣沮抑或子弟不中有激而後爲
舐欲取必於官或以濟其奸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
庶革其風云吾聞兩臂重於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
愚民氣使胸一忿敢趨死以死覷四肢截臂如雲霧嗚呼巴
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其心一臂捐棄塊終
身廢所聞聞前年截臂求得勢今年截臂寄亦鄙村南截
臂殺平人村北然依舊聲換起民聽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
冤自可投第論無人何必戕其軀聞者若驚論此聲吾能說
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漸聲救惡俗傷仁厚所明有冤宜勿

冤一奸不濟百奸消其政和平稱在彼
張翼初爲蔡京子弟師後守南劍設方略捍寇救爲全活一城
其去行存所也與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
以後過南劍老稚迎拜者相屬於道張一一撫勞之且以所
買物分遺之至今廟食郡中
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
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於星火百姓競屠牛以
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
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病將而生黃今太平已
久和氣充塞境內牛皆肥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

免

林德崇嘗爲鄞縣有聲其與監司啟云鳴琴堂上將貽不
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劉潛夫宰建陽亦
有一聯云弊奪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才恐聖門之
鳴鼓聞以爲名言信宰邑之難也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難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寬催科
不下文符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答曰良翰
無術[illegible]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良翰字邦彥紹興五年進士

安晚鄭[illegible]爲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嚙殺之府牒守縣犬主論
官擬曰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
守從之 鄭清之號安晚

浙有宦人捨竹園於鄉寺其子後貧落取其笋僧訴爲盜鬭
於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武備

武無覘守唾壁門庭危宜急擊上馬殺賊下馬檄若非長才
師貞吉幾何不救國守敵集武備

曹貞王彬前後所帥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
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冠諸子賢令璋琮璨瑋
領旄鉞所謂觀王壽保有詩曰鬼兵四解降王五[illegible]敎子三登
上將壇

梅磵詩話曰太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
日不妄殺一人載在史册可攷也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
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
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illegible]
就戮殺家國恕死南朝結殺人由此觀之當時果不妄殺
耶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
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逆語之曰介冑在身拜
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設獨木脚道
煜覩之國主威儀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
挾而登舟既一啜茶曹命煜歸辦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
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
脚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

服其謀畧將亦有勸雍盡誅降兵者以為入則寇本難而
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其能為
變乎可謂君臣同智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
一大廟其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且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
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
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
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
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
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
及師還如其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為
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矣
其勢有近於今日者敵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
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
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
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
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耶欲安衆心耳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
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巵小整衆後中軍行舉
以為常及將平崑崙關下與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候之既入
而青尚未出須至日高視更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
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撫傳語諸官請過關
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出關矣

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
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
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
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
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經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為
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寇望其旗易之全
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
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令軍中聞鉦一聲
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
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敵兵大笑
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踐
死者不可勝計也又嘗與賊戰大勝追奔數里賊忽壅遏山
路士卒知其前必遇險皆欲進青遽鳴鉦止之賊得引去
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寇忽
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輕

一失利棄前功矣彼平嶺南儂智高亦不乘危深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臨利而能戒其過人處也

狄漢臣起行伍累戰功致位樞府既貴或請去其面文笑不答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仁廟亦令滅之對曰臣非不能去欲留以為天下戰卒之勸上由此彌重之

狄武襄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比之郭崇韜哭汾陽之墓青所得多矣

王德用為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

勝不如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求議和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日年十九嘗出戰小捷賊便引去瑋偵賊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賊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返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止以俟賊眾將至使人謂之曰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賊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復軍而進大破之徐謂其下曰吾知賊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已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瑋在軍能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賈同造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聲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騷動瑋方與客對奕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奕如常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所遣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太尉曹南院瑋知渭州日夏人擾邊有晢將韓鞲與瑋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千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覷兩界曹患韓鞲智勇尚欲間之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韓鞲將踰月

不能起哲乃於界首設一大祭陳器物照曜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於夏國都護某人公昔以嚚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宇寨下望其火近即舉火自燒故遺祝文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逃歸夏人競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人殺鞲并其下一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眾內附拓地數百里蕃生口數萬牛馬橐駝不可勝計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為貴寵稱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

其罷有英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堅利可用遂致門下諭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崧終不怨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負尤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膠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爲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

又以畵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崧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衲上元昊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崧堅執無有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崧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崧於是解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崧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蕃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蕃皆曰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

使返崧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賊至急爇之以續版字不可遽滅賊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崧復姓爲王嵩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

沈存中補筆談亦載此事云世衡遣崧以蠟書遺藏絛與之曰可以此藉手臨行解所服絮袍贈之曰邊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即野利王）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若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元昊苦之備至終不言情元昊因疑遇乞殺之遷崧於北境十餘年事相與筆談則領中書并崧不知崧所纔狀似更詳（東軒筆錄載所與書云只候信回便當如朔舉兵入界惟畫以一猗人馬爲內應當傳）元昊當以靖難軍節度西平王奉賞云云

利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鳴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誚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爲先臣幸遭承平懼其毀階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之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必使之去若陛下親令守之臨應急或可使人上以

為然

守約開封人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甞可併者
并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
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於上
帝善之

華州北門外民居極稠而甕城甚窄刺史李允則欲展之而嫌
於南北通好恐疑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為大香
爐及他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為盜所竊
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寇自北
至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不踰旬而就遼人不以為怪

既浚濠起月堤蔵修僕事任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
而不知其陰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
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安用此為
命徹樓塞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渠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
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險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
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
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
耶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蕃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
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蕃派送盜者并以鎖至舜
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蕃大慚派盜者亦得
罪

王子醇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虛實邏者得之其衣
緣中獲一書盡記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子醇
判杖背二十刺面涅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
步騎甚衆芻糧亦富敵人得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
稱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為之
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為之將副
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

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人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
抗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
嵬北人呼酒瓶為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行道中
見人有負嵬者則指曰此背嵬也故諸帥用以名軍背嵬即
北人語訛故云

岳武穆征群盜過廬陵託宿歷市質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
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
軍何在殿者對曰已雜偏裨去矣

韓忠武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
用船渡聽給浮環俟一夜至西津遂泅以渡登岸寺僧回測

疑爲鬼神詰得其詐以手加額因指邀所歷處皆徧凡六日
官既不死他日必貴擢後果建節
一斬王每召軍佐飲巨觥無算不敢果育王權一日稍倦一
羅觥斬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卽饑得趨前以手按頸
灌不可忍隨成瘕腫既乃復與之飲
紹興末陸務觀謁陳魯公康伯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
事魯公留陸便坐見之時存中方爲朝論所與陸年少亦
亦輕之趙蒋後聽其言會語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
列兵守淮北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卽守大江未晚此
說非也士雖氣全乃能堅守若與其敗北則士氣已沮非特

不可守淮兼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自有
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遺不暇然後徐進而
北圖復中原其間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陸不覺太息曰老
將要是所長因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封魯國公謚文正配享孝宗廟廷
曲端字平甫鎭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拔長於兵略屢戰
有功張浚宣撫川陝以爲都統制知渭州與吳玠皆有重名
陝西人爲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其至
寇邠州且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喝乘高望師懼而號
泣金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
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覘之端曰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
止婁宿孤軍然將士輕銳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
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
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
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
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
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爲宣撫司參謀與端有隙吳玠亦憾
端屢爲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命其讐武臣康
隨爲提刑鞫治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鐵馬
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

卽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
死年四十一時建炎四年八月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
叛去者淩遲得罪詔追復端職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
而瘐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
又詔謚壯愍制曰爲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
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
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
端也尚饗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撾
以軍禮見彷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
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間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

爲愕然既而欲盡戮於是飛縱兵殲則五軍殲刻而集戊甲
幟燦旗幟精明魏公雖面獎而心實忌之後自興州移司閬
州端嘗作詩曰不向關中圖事業却來江上泛扁舟其意得
罪以此端在蜀且又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
邨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而國
史本傳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爲冤然觀其很愎自用輕
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求有功之可言乎
此錄史臣委曲爲魏公庇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
殺岳飛亦不爲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直筆之難也惜哉
浚既聞高廟配享洪景盧取此爲魏公罪遂不得祔食

信菴先生開閫維揚時偶入教場取變草二卒所帶便袋題姓
名驗閱越兩月忽俾綽捕呼至敢命解纏俄以大白時同
易庫納息錢二百袋一袋萬緡楮也俾各負一袋環行三匝
曰能盡乎曰能曰汝等健兒當力戰取富貴用又袋中錢小
倣偃藏三十二楮豈不辱國呼盧百萬大丈夫事也且各負
兩袋去用用盡再來取局抄劄遣人閑馬疲倪道傍假山令
諸軍隨意負歸衆怒多棄於中途其餘至者秤石輕重傳以
銀而棄石於野其鼓舞驅馭有賞徙木傚黔布爲趙將之風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方之子封冀國公謚忠靖稱信菴先生
元人鄭鐵鍊身長七尺目有紫棱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

牛方鬬不可解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
手持之以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遣書數千言袖謁
之關不爲通鄭曰若不知關中有鄭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
聞於王命入賜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
馬各一鐵鎚劍一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
東門外然後遣鄭往王自臨觀鄭至衆槊並進鄭虎吼而奔
人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
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嘆曰壯士壯士命酌
酒勞鄭由是名振一時王薦之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
行鄭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
乃碌碌牖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爲道士

遭際

狄鋼符翁惟遲之通即爲下石迺代呼風不逢其會奇數遭

封集遭際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採今方與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因共稱薦之曰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丞命刪議陞陟既而代還子闕上復先省記之俞外計缺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翌以次日奏稱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朝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屢日乃

知既獲遭遇者不之見已密爲伺察者所料而此人竟眞宗世不復用公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皆須謹避庶幾免於吝悔

大中祥符間天書屢降天子崇信天下無慮皆神事交冠準是時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疏準最後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通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因要準準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三年也以王子明之賢爲依同封祀

遂爲白璧之瑕逆後追嘆李文靖之先見眞令監損以飾終已無及矣獨計以寇公之剛正何以亦附朱能成此過舉乃知進於上命情事如此

丁晉公嘗治第保康門外楊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基下後籍沒而景宗貴即以其宅賜之其正寢乃向日所築之地也錢思公惟演嫁女令銀匠龔美打造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爲妹婿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龔美即劉太后之兄也后無宗族是以美爲兄又其姓爲劉）

楊景宗即章獻太后弟太后既入掖庭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墨其面垂無見膚眞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

而六宮皆乘金車迎謁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旁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皆同景宗知其女兄在掖庭疑其是也遂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之以右班殿直從至觀察留守景宗既貴遂用藥去其黥痕無斥痕存者而肥皙如玉性恣貪好以木梢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明肅太后崩章獻於仁宗有阿保恩遺詔尊爲皇太后生母李宸妃亦追尊爲章懿太后）

章懿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惟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鞶囊與之拍其肩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後其弟傭

故鑿紙錢家常以囊盛於廟賸間未嘗輒須去身一日若下剛勢將不救為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怪其衣服百結而廟懸帶盛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惻然驚異嘗受宥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是時太后已封宸妃生仁宗皇帝久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為右班殿直即所謂李用和也仁宗立宥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謂之為李國舅云

王銍為侍禁二班院差監修王第語同事曰吾兼受寒熱修底不知誰家斯居此已而銍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正與

龔美打銀楊景宗擔土事同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王清昭應宮有憾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覽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復閱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為幸也

向敏中方秉政其壻皇甫泌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每優容之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憂深以為憂且有怨懟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遂罷承庭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聲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語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論奏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青箱雜記作畢文簡子女之壻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一本直千錢文正為具紙墨令搨千本售於京師是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又云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

壽州張侍中耆鎮揚州晏丞相殊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冢盜先築室於二冢之間自其家鑿穴以通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窒其術復以術掩覆其穴次發晏墓有猛獸哮吼兵甲鼓噪之聲盜懼呼其徒同入則寂然無響盜笑曰丞相之神靈於是發及穿棺槨其殮之器皆陶甓為之又破其棺惟木胎金環帶一條金無數兩盜失望而恚遂碎其骨而出既而貨張墓金盃於市為人擒伏罪自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耆張晉卿殊晏叔

熙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京兆冬置酒郡齋偶成鳥還鸞一闋云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水雲寒草汗馬嘶風

邊鴻翻月隴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難報塞
垣樂盡雙鞬錦帶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常送平
安耗聖主憂邊威靈遐布驕敵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
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詞成閒步後園
以示其子朦朦藏之袖中偶遺墜為閤門老卒得之老卒不
識字持令筆吏辨之適郡之娼魁素與筆吏洽因授之會賜
衣襖中使至敏肅開燕娼尊前執板歌此敏肅怒送獄根治
娼之儕類祈哀於中使為援於敏肅敏肅舍之復令娼為中
使得其本以歸達於禁中宮女輩但見太平也三字爭相傳
授歌聲遍掖庭遂徹於宸聽詰其從來乃知敏肅所製裕陵

惻索紙批出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筦有闕以待汝翌
賜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御批見藏其孫稹家

沈睿達遼文通弟也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荊公曾文肅
學其筆法荊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真楷登科後遊京
師偶為人書裙帶詞頗不典流轉鬻於相藍內侍買得之
達於九禁近幸嬪御服之遂塵乙覽裕陵初嗣位厲精求
治一見不悅會監察御史何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上
諭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為娼優書淫冶
之辭於裙帶遂達朕聽如此等人豈可不治子韶抵浙中
適睿達為吳縣令子韶希旨以他罪劾奏時荊公當國為

申解之上復仲前說竟不能釋遂坐深文削籍為民合
蔡肅敏事觀之人之窮通信在於天雖君相亦不得而主
矣

京都之俗士夫家歿葬經由之處巡檢司例以十數卒持梃衛
前導不待告約到墓次但量犒酒炙而已宣和間保義郎唐
革為城北壁巡檢有貴璫葬其父革率衆迎引頗盛於常時
璫大喜邀之相見極口言謝問革今是何官資曰保義郎又
問欲得甚差遣曰不過兵馬監押耳曰可作廉訪乎革知其
不曉外間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革豈敢望耶留飲
而去至十日中批唐革職事修舉特與轉修武郎除河北

路廉訪使革竟不敢承詣璫門求見守候連日始與入參璫
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璫抗聲曰朝廷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
出後宛轉再三懇辭改知霸州任滿竟中前命璫不招惡語
已一時流輩中亦為可嘉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
以予曾文肅布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以歸王晉卿元符末
晉卿為樞密都承旨時裕陵在潛邸與晉卿善在殿廬侍班
邂逅王云今日偶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
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
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賫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

之然聊覘不已王呼令對職深愜王意大喜呼蘇華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貺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曰汝曹爭如彼好脚迹耶數年間建節寄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從駕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水東日記載高俅由小蘇學士發身王晉卿因送王篦及氣毬以知遇徽廟固是觀其為人蓋之小史耶其事見王明清揮麈錄

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為郎於朝未嘗與人接談金兵南下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謀沉毅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習別時相云某實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今一旦委付如此習之一死固不足惜竊恐朝廷以此擇人輒誤認妄習竟沒於難世人以饒舌敗禍者多矣而習乃以箝口喪躯昔所未聞也

建炎南渡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唐甘露之變王涯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

落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

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不離左右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譴責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敗族守謙獨免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遊湖山之間時李將叔自楚北幕官來改秩而失舉狀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郎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驟雨衆悉避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長嘆適韓王亦來相顧揖揖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悒若此李雖不識韓見其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失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却得一紙明日當相蹤命小吏詳問其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荷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得京職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

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
隆國黄夫人湖州德清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
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
宗然自處極謙抑雖處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
婢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　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
纔數里賈涉淮川制置少日舟過絶溪見婦人浣衣希偶盼
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合謂之曰肯相從乎欣
然惟命及夫還叩之亦無難色遂携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
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
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
有二上方賜秘器及氷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匹命中
使護葬師臣供費凡兩輟朝賜諡柔翊又賜功德寺及田六
千畝可謂極矣二邑產二貴女亦前此所未有也

異數

士感一言馬鳴一盛子踐加足貴妃捧硯若相忘爾書生遭

賤裘異數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榜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
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謂範曰君文合在第　乾祐
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質位至宰相封
魯公皆與凝同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廊添故事登庸衣鉢盡
相傳　先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
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爲常凝知貢舉徹棘開門而士皆
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五代史十三作第五）

用御廚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
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
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
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
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用紅羅裹之至今
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晏設爲第一
錢文僖惟演守西都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楊子聰
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同在幕下號爲八友以文章道義相
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塔
廟[illegible]莫不遊覽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

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霧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毋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文僖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曙為代御史如東溼諸君多不堪一日謝絳客俱出遊責曰諸公自比寇萊公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乎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

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工部侍郎胡則宰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尊彝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輒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贈行丁始喻設陶器之因甚媿德之後晉公槃進竭力推挽卒至顯位

慶歷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稅務內殿承制范亢為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被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

宋子京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作鷓鴣天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況隔蓬山幾萬重此詞都下傳唱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以內人賜之

文潞公出鎮西京奉命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巵功業適高元祐日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且更聞褒詔下許刊名姓入麒麟時以為警絕

白居易獻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蓋步武此作也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劇若無人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醇夫必戒之

東坡每與人戲必戒曰勿令
范十三知范淳夫行十三也

唐子方為人剛直既參大政與王介甫議事每不協既而疽發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臨問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惜社稷也撥教安石壞邦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私又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為國

每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親押

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又既聞安全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呂微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至秋末東坡乃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

二蘇赴試是時同名試者甚多相國韓公偶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於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没時忽有中人宣召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既而到一小殿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餘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出燈燭亦不過數十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諸臣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太平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遊未嘗命有司亦不名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上語笑極歡酒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群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爲東京留守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爲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爲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

一葉墮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曰今日之宴本爲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爲大內都巡檢使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時也衆人皆以爲榮云

王冀公欽若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政爲便因以公爲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illegible]不能獨稱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公攜一巨榼方與陳寒夜開飲忽中人持綸開扉獨召公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至行在真宗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

陳危坐何之巳四更公笑曰尚未寢乎曰恭候司長豈敢先
寢公喜矣倒載解襪襪帶幾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寒生
遭際真主適主上以臣聯飲抵掌笑語如僚友之無間已
而遂寢逍曉鼾嚕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談頗疎略自言夜
來沉酣殊不記歸寢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
但殿門攬謝既別同趨出殿門執陳手語之曰夜來數事止
是同院一人聞之交傳歸語子弟曰大臣慎密當如此

王岐公珪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
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俄頃宣至設坐公奏故事無
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
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慇去苛禮放懷飲

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稱美其才又
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必勅內侍扶掖不令
下拜夜漏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
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
上所用者公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
仍稱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
各取頭上珠花簪公幞頭戴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
線縫公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
院都下盛傳天子尚客明年中秋公巳參政矣蘇為學士上
謂故事命宮嬪求詩拜奏才思危澀再行而止左右不悟
云這箇學士上何須鍾愛

金蓮燭送歸唐令狐綯巳有故事宋朝凡有三人王岐公
珪蘇端明軾史少保浩

梁適除院判鹽鐵上殿奏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
公卿今以不知對退門下黃嬴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
歲前梁適又問那箇梁家門聯數父附供中甲利上曰梁卿
而視梁但梁開他日適奏曰臣祖父與事太宗真宗不知陛
下何以知之上曰大宗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
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省轄有
識以為寵藉錢者非也

蘇子瞻為翰林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
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宣仁問曰有一事要問內翰
前年任何官職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
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
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薦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
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曰此乃先帝之意先帝
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
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
仁與上左右皆泣巳而曰內翰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

遂命撤金蓮燭送歸院

江公望字民表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時內苑稍畜珍禽公望力諫他日復言之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鷳畜之久不肯去帝以拄杖逐之終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宣和中徐叔嘗過道衣師所居聚從者忽見伏行家者同小轎至何首宣召遂令登車叔嘗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兩目以小涼傘蔽之二人翼而行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引之升一小殿見上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寒不可忍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蔡攸之子善畫竹石遣有家墨欲煩一揮非有他也叔嘗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酌酒一鍾錫賚極溢叔嘗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蚋後退甚老欲與賓幕俱不能攀遂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開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

蔡攸初以淮南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攸即對曰人言主人翁公見時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趙高爲中丞兼寶籙都總管太尉楷稱與外庭異節貫直爲太師領樞密院

朱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遂繡御手於肩上又勔嘗與內宴徽宗親握其臂勔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人攻滑州徽宗微服出通津門御小舟將次雍邱阻淺船不得進上患之夜御鞍騾名鵓鴿青望睢陽而行至輔固村濱河有小肆民皆鼾寢獨一老媼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戶而入媼問上姓氏曰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得代衛士皆笑上徐顧衛士亦笑媼進酒上起受媼酒復傳賜與衛士媼起上至臥內擁爐又煤勞薪與上釋襪烘趾久之上諭衛士令記媼家地名及從舟還京媼已歿乃以白金賜其諸孫

徽宗嘗厭祇南寧次京口駐輝郡治會客會以江南轉運使攝府事上命官至行宮上引至浮屠之所問勞勤恪命爵貴妃出見州縣官曰安在京師有所留否此即是也行令取之識小盒容者少計實作長短何多如天中禁故府庫七寶杯令爲我侍立獻孫其以杯賜之今杯藏於其家名紆王仲宮外舅也

建炎庚戌正月高宗避兵航海次章安鎮維舟陶隈於金

慈山之福濟寺前以俟御服去營路易衣徒步入寺時仁侍
從方歐坐適觀望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
右勿驚怖而游戲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龍臨幸
野僧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日
貴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日不
聞今日得睹天日帝喜勅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
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

苗劉作亂時孟隆祐太后詔比宜服魏公浚高宗在昇陽宮方
淚兼左右來告驚懼墜羹於手手為之傷登復辟見魏公泣
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

胡忠簡銓不獨其忠貫盡一時其作字亦端楷勁挺孝宗嘗謂
之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自成一家
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德壽宮閱上治藩邸時所得卿
紹興戊午所上封事與讀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詞意精
明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留為後代
式但其後為秦檜批抹汙漬者甚多朕欲太上令工逐行裁
去裝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為帝所賞愛
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
知也夫銓之封事不為權奸所容當日金人以千金求其書
又為二帝所重若斯張魏公言秦太師專權十九年只成就

子216 048

詼諧

小人易進君子易退四罪逐梟在夫未貸天之奸還漸不可

耐集詼諧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使盧為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美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信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他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翼日奏對帝方命滌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王文正公嘗曰奸人遂其欲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遂而遂革自以為已任此其短也

丁晉公既傾李公迪將草貶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丁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罔此震驚遂至沉痾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杜祁公作相其壻蘇子美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酒飲之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己錢添助為費請館閣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預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其為傲歌王直柔句云欲倒大壺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諸不與者專探伺敗缺方因此傾王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捉捕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捕捉甚峻韓魏公上言昨少年而館閣之士遂罷一空

呂惠卿[illegible]閒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蔡京[illegible]位屢被逐而不肯退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稱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命到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再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欲取辭乞表自京遂首致

鼂錯更[illegible]令諸侯喧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從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三呼其子爲公史華蒨之亦以表其失言

詠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心動自是遂從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其詩云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償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靖康中蔡京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奸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傷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是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謫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國事此譬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士翮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揖坊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曰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或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至翮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寵遇埒於京及事敗遁歸封丘縣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蹤成於雍丘因村民家取其首以獻過盜閱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同時蔡攸翛亦賜死翛聞命曰誤國如此死又何憾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乃自縊而死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欽宗與其父京曰攸陛辭日奏功成後要陛下見令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聞嫉念固者問後好也

前其既有詔誅之欽宗論宰執云貫素姦猾須得熟識其面目者銜命仰所在行刑庶免差誤時宰命御史張澄明徵持詔往捕至南雄州追及恐其聞而引決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信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道欽宗賜茶藥於庭以有詔遣中使之來令大王赴闕已行河北宣撫一命主上與大臣議以爲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遂行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澄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漬之而以生牛皮固函之日勝捷兵有

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甚
妄也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

紹興壬戌夏顯仁太后自沙漠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次
翁與后弟韋淵迎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
輩護后行既次燕山北使懼於暑行后察其意虞有他變稱
疾尚於金少須秋涼進發許之因稱貸於金之副使得黃金
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
以犒從行者皆懽然中途無間言由此力也既抵境上金使
必欲先得所貸然後進后喻指於韋淵與次翁以朝廷有大臣
在可徵索之遂詣於慶曾初慶曾之行也事之纖細悉受指
於秦秦初不知此偶出不料金使趣金甚急慶曾推所費甚鉅
然心惟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擠其位必貽秦怒故執不肯
償相持界上者三日先是朝列不知由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
日既愆期人情洶洶謂金已背盟中變秦適以疾在告朝廷
遂寬備選副中外大恐時下聞以江東轉運副使沈亦迎後
樂仰崇急力為慶曾言之不從賑乃自京其擔行所有僅及
其數以與之金使喜后即日南渡疑懼釋然何慶曾不預也
慶曾歸白秦謂所以然者以秦始有命故不敢也秦以為畏
己果大喜已而后泣訴於上云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
萬一數日間生變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

而詳之秦力為營救因謂王欲遣使臣謝之乃以為甚
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猶未已秦亟遣之秦俾使節依迺以職
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饋問不絕秦之擅
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獨慶曾以此
慎始不替慶曾卒特為開陳贈郵加厚諸子與增秩祿族人
而登浙東者又數人以便其孤蓋秦居政府十有八年而
終始不二者獨慶曾一人而已鄉此一節其數仁之所推
御以周旋王慶曾之專心於檜變至逆命天子之母於患難
之際而不敢忤秦之成命能使天子以慈母之故終不能加於秦
於一人時事可知矣

史彌遠與楊后謀殺韓侂胄者作王居安者求張鎡與其事已
定始以告參政李壁外間已籍籍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
李參政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洩面發赤徐答
曰恐無是事而王居安在館中遽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
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謀已附之大璫鎡亦未定意殺之
更謀於張鎡鎡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無後患彌遠撫几曰
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
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
至五鼓其夕周筠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
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翌日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

誰敢誰敢开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夏震將以中軍統制權殿
司公事遣兵走百餘於此忽聲嗜道傍曰有自太師能平章
事日下出國門侂胄曰有旨吾何為不知語未竟夏挺撾
夸令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撾殺之侂
胄既誅函首送金乞和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自古和戎有
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
防邊未必然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聘途中令引而使覲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為國繆於為身詢之乃韓也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參知政

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隙見殛遠逐與合謀殺之宰
宗實不知也都下為之語曰釋迦佛中間坐羅漢神立兩傍
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
景定庚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由賈似道誣之未幾除承節郎
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逍當路要人貨賄官
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飽餌縻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
廟堂意責之以黃相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措撫履齋者無不
至隨行吏僕以次並亡或謂置毒所居井中故飲水者皆遇
足軟而死履齋亦不免時似道遭鄭虎臣之辱時趙介如守
漳貴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曰

日稱天使唯謹虎臣不答似道遂坐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
意私命館人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減抑介
如作絲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今截寄其處何得命放自
日就取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送至此度必無生理若
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欲死而不
死未幾遂殞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檢我耶趙
云汝也直得一檢趙經紀棺斂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
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陶死於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嗚呼
云云似道謫時人題其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
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

下休
吳履齋潛為人豪雋代丁大全為相其兄弟多以附麗登
庸似道與潛有隙遂為飛語以上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
人間業毒蟲徐徐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詒闢羅
相繼循州中毒死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一金紫人相逢迎倚有客謂之曰此人姓
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竟以
他故擯逐之及譽湛失律遂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擇
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為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
賈臨行歷言前禁且云向在維揚日襄郢間有人善相一日

寧循其跣足臥內數徧再三私謂客曰相公位極人臣而足
心內略是名猴形亮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
之事雖淸盛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淸漳之次日泣謂押
行官曰某夜來得夢大不祥若往此地必死幸保全之遂留連
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促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綿菴
竟以疾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食樞存儒久爲賈所擯謫之
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畜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之而
價穹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
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經營竟得此木以斂可謂異矣
一云秋壑在前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自是凡此姓居

位者多被貶抑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
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監
押虎臣遂請行乃假以武功大夫押解一路備見凌辱至漳
州木綿菴病泄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你只恁地
死遂趯數下而殂

賈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
大於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昔九廟以奉辭
詔群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
以邊將而自詭逮事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荷宜開誠布公
以扶皇極幷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史
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制裁機務指由之令行而畏不得耕於
野推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制當任閫之驅馳不虞戎
事之緩急緘功臘歲而不舉兵事僭月而不修纖悉於文法
之瑕求瀾略於邊政之急切逆令戎馬侵度長江逗者抗表
出師請身拯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胡
當還寇而疾趨何爲抱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
彼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
不成夫社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竊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
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膺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
驩兜極伯鯀尚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

軍馬責之謫高州團練使

賈秋壑敗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煇
煌祗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似鄭
人懸夢更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
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
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即多
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傷西樓詩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墻
荆棘刺眉牙指揮已失銅如意賜與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
無主燕壞池雨產在官蛙木綿灘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
車復有和者云殺壘當貴等浮花智力難爲國爪牙萬世恥

卯光棒立唐朝雜識杞奸邪將罷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賜第正在蘇堤將有遊騎過其門輒爲偵事者密聽必致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逃世變而後已近有題其養樂園云老壑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壁牖殿圖久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祗有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又過葛嶺二詩云當年誰敢此經過相国門前衛士多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雕梁兩塞藏狐鼠花徑雲深長薜蘿爲死莫嗣亡國恨空留遺跡在山阿樓臺冥兀妓成圍

正是衰樊失援時王氣暗隨權板欵江山流入王蕭悲姓名不在功臣傳家廟從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草露垂垂

開禧用兵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晉弛邊備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又曰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宋稗類鈔卷之一終

宋稗類鈔卷之二

錢塘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讒險

太行非險孟門非難其險於志者沙衡劍背固殃民喋謀無厭投畀豺虎豕鬼厥惡集讒險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喜士大夫之論事者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爲諫官極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曰若見紫薇爲借問爲言猖也減剛腸又丁謂

竄海外欲其久及爲和制答以啟謝時宰有效顰當於孔光不言温樹前朝風流悉謝寇但今日誰當是也

懿陵有詩名者後京府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歎問爲誰時方右以孤修對上問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答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李士衡之父以贓敗不去其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與宗論時事之弊因曰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誥稱世有顯人上頗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舊說皇祐當上殿未有題目且要不離平生親舊一一上忒盜
惟親舊可得其舒爲免風聞之謗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
人未得出處偶一鄉人來謁私謂得其人矣叙契濶接殷勤
其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劾
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諺云學達聖窺其從故人又云
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蘇頌子容皇祐間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曾在史館編修
時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
鄉草木腳是梁字偏草頭刑部字陷人者傾險之甚也
又云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腳其害在士大夫蔡居胡宿

謂之草頭古天下事其害在此
紹聖初定元祐黨人禁中流出處語人姓名及貶所州郡亦
士之美惡較量輕重之輕重而貶竄獲罪致議于劉安世等
之時將之前預叔云劉摯梁燾人推其命極好時相章惇子
厚即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遭
其他蘇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黃山谷貶宜州俱配其字
之偏傍皆惇所爲也 傅世安世必死見殺人言恭省自新其死竄孤島賢者化霖首也謂入州惡地 安世歷遍七州所謂當時有鐵漢之稱
張天覺在兩府中自選人受章子厚知列爲察官爲紹述議
其私書貶序流落於外紹聖初子厚秉鈞欲加罪

元祐諸賢不道餘力至欲發遣公告正叔公之墓額曾文肅
公力救於永陵始免其爲慘酷甚矣晚既免但末年以徒黨
道被復職又有二蔡在章二孔疏潤之表詩有每聞同列進
不覺寸心忙之句蔡嵩古亦力言其奸徒來閒中書坊開府
經筵刊削康節書於首由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徒徒
乃如此者可發一歎 劉摯有言宋之興姓名又入元祐黨得復以爲遺在學者家何其幸也
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係邪恕程頤擊之想言於哲
宗程於程某者舉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下段臣亦不
救
紹聖間章子厚爲相立元祐黨籍初止七十三人其間已自相

于係如用於一黨之頗求知同心進及蔡元長悖政使其徒
再行編類黨人列之於石名之曰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
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屏而棄之殆三
百餘人有得罪於元祐之政者亦皆廁名愚智混淆莫可
分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
榮耀蔡藏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碑至以蘇迥等
蘇過叔黨在元祐年間未以登第幷字叢之誤乎過字叔黨
東坡族子登進士第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 徽宗因星變毀 今當上作黨碑云其并明係引得蔡京又來燬
榮元度劉答蘇笑談於頭面雖見所其猶者亦加親厚無間人

莫能測詞之矣而役之益章尹京典藩以修拆閱我人如刈
草皆婦姑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或置人死地時亦不
與平日
蔡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卿公論之不可久
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攸致晉為元祐學者從以中立洪
立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者向濤詩謁以薦舉
賢諸亦欲為他日張本耳殺之禍未朔方其詐從巧亦何益
哉
蔡京輦賈用事當時諸人打破筋斗發使是人間好世界
靖康間秦會之為御史中丞金人破都城議立張邦昌以事中

國監察御史馬先覺伸抗言於稠人廣坐中曰吾曹職為言
臣豈可坐視緘默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
答少焉烏紗猿遂執呼急速命寫之會之既為臺長則當列
於首以狀呈會之猶豫先覺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
始肯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金營先覺中興初任殿中侍
御史以忠直稱 時為汪黃所擠謫監潭州酒稅高宗後思
之以九列召不將大用而先覺死會之自金還揚言已功盡
掠其美遂取富貴先覺子孫漂泊閩中有揚何珫者得其元
藁將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紹興乙亥秦死乃揭先覺衣
如平生之蔡氏將敗為使往陳之珫即以其藁印閱曾之大

一怒誣以他罪下珫大理窮竟外抵流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
家訟冤詔復珫故官而先覺忠績遂別於時云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衆末年因趙忠簡鼎之子汾以起
獄誅嘉禮張忠獻浚胡文定安國諸族輯寺妻繼上矣檜時
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竟不能字其妻王
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於几數日而卒獄
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湖就逮自分必死渴其家曰此行無
全理脫幸有恩宥當於飽食中置肉其中以為信曹志飯
入獄月餘無所問甘苦修飯求死不可得 日忽其家食肉
宗滿其中皆笑顙分迎門前約以示而今乃多如是矣始飛

既而獄吏自外來賀即日脫械出獄檜孫領郤寺至此獄是時
船禾亦微辭當路意所夕不自安自念為大夫人懸不敢明
言怨外間報中都有人主垂出説一男子嚮臥屏下神不徹
言方古內巨測衆堆覬觀忽獻其聲究於是赤色動有驚
推之坐積灌以湯俄而甦猶未出語直數指展闔衆之得片
紙抵使更閱始許走介是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滅
頃刻之間家疗惟答如雷王盧溪延珪在夜與郡守季風台待以
因談逆鄧伸子張魏公安以名之盧溪性前此來之亦不敢
赴邀者亦難不得已趨揖罷藏之明旦始聞其事守益先得
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曰永州更在武陵西

毋望長安信息稀。一十年與縉紳禍。一朝終失相公威。外人
初説哥奴病。遠道饑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
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伋伯之子景思。從宋在天台。爲郡
守劉景所摘。既去而改。遞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黨惡得罪
爲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擯新州之禍。直聲振天下。時
士大夫畏罪箝口。莫敢與之立談。獨王盧溪廷珪作詩送
之曰。癡兒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
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
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

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
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
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於朝者。檜大怒。坐以謗訕。流夜郎。
時年七十。既而檜死。詔許自便。因讀韓文公猛虎行。題作
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
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
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説也。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嘗有數卒。皂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
稍頗睨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他執政獨對。既不敢
他語。惟盛稱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奏事甚
久。執政惶恐曰。某惟頌太師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
他言。秦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
章副本已至矣。其彼劾如此。檜性陰險。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illegible]
自怒。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
其意。文正謂丁曰。欲一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
不妨。一日留身。王於是進文字一卷。其實丁事。丁去數武。
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文正公曾孝先封沂國公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謫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
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

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心。付片紙入獄。是日岳王薨。
報奏。

檜之秉鈞。倖塞人言。諛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論檜功德。則
訐人著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忌諱。率禁而不發。僅論禁銷金
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
避嫌疑。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
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
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名京秩。沈長卿芮燁以賦牡
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人所告。編置化
州。趙令衿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

追下獄死，至於開門受賂，富敵王家，外國珍奇，死猶輸陶其子熺。無日不醵酒具，珍奇書畫，特其細故耳。檜之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匕首。其畏之如此。

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三山文士，作夏二子傳，略云：天命有以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飈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夷，夏后終於殄滅。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順減，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煒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怨家亦摘以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泰發也。檜怒，編管容州。泰發死於南雄。按韓昌黎詩：朝蠅不可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咬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正如元美所云。又鄭文寶江表志，楊溥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溥。寶仕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蠅蚊字，不知是幾事者也。

高宗初至越州時，敵人不欲其北行，謀不從，宗忠簡欲假神道以止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遂仿言其廟有馬忠顯應，遂入燒香，其馬卸車轅等物，塞了去路，遂止不往。既成其事，就玉津園路口造崔府君廟，令曾泳作記。一日北使

秦檜出按，少恐擲無不知何神，上告以故。檜曰：余以為功，今却歸功於神，甚不便。即日毀之。

曾泳、湯思退皆檜晚年所信用者。曾因發光甚，檜妻兄親黨，皆為其所離間，檜信愛之如子，凡事皆在其籠絡中。檜死，其妻兄鄭之流訴於上，遂編置海外而死。其妻更發要一婢將身泳喪，恐其不從，先教一婢子云：待我從棺畢，不從時，汝便作地作怪語云：平日受我多少恩，今皆不行，卻有禍及汝。及使其人果不肯行，婢遂倒地如其教，其人遂行。

殺岳武穆，范同謀也。胡銓上封事，檜怒甚，問范如何處置。范曰：只消擱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必成陛下之名。檜甚是其說，竟出之。

佞諛之巧迺見問香嘗溺者黃龍甘心嘗糞孟出白玉腸腥行
勝猴究廟狐猶吠山谷女無面目是何肺腸使成醜之不自
義方集諂媚

韓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
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何以
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頭上有塊隱起必是礙所事當其
佳處想他人疑急怎生倚仗

湖來鵬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
丞甫者以女求婚於貴人楊得監金耀門書庫

置酒延卞……其弟……以東府事……
王崔花嘉禾亦取則耳云

舒師面嘗謂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道多幸與公同時願
得公誨以應傳不朽惟公許師介甫問先正例皆師孟得
非此師孟恐不得嘗侍左右欲稱萊如孫侯死而刻之洋身
由師孟不謝而心哉之及平夷死有哭墓檢正張安國披髮
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
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私……生求進退弦安國乞嗣緋
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生

門士獻詩頌衙前歌功德號以爲諛與臣走卒者龍雀舞
就宅放之謂之放生市既不獲得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太
龍雀雀為大指揮等開籠且視之顧公一百二十歲時有發
寮之王安石而廣侯劇假以獻者遠近駭笑或對日廣侯爲
縣君割股大邪與丞相放生

上荆公當國鄧綰知部武……附奏乞以天
下之計對錢王安石處置其錢各有其額安石者在天史身
當屏熟客辭亦甚暢於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鄧
綰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與在京東嘗識之其為人材
近從者近圖稱而稱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聽聞知

上出其章以示荊公遂為小人所惑因極口談其不可用
也是時稱正方從章惇以留功遷殿中丞反問荊公先前
之語遂改本官致仕

朱子語錄稱東坡子過也浮夫子湯者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
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湛與過欲衰以母禮方疑忌某人
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師成自謂東坡
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復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
回將人謂之……爲口實秋……因時滑……將有杭
了此事必將某萬拜……人謂之宋萬拜……

也元民入閩說興學於潮州之山寮…其家者遂自殺其印及朱萬卿龍游蔡京壽至蔡其家人俱不得犯或不及檢而偶犯者必加贊責吊嘗有謀及眩以爲言乃舉手自掌其口

葉石林爲蔡京客故避其諱所居官政聞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蓋進於紹興初任官者俱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蕭道是門生石林其緒一時之弊風

宣和初有郎其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來長安牛酥百斤親自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爲第一籌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所與所燁連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術歸公慚逡東家努力明年趁頭也

元祐名卿朱服紹聖初不幸坐蘇軾黨貶閣亦有朱服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登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胡嘉靖中浙人徐學詩紛嚴嵩士職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誤遂登顯要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秦京爲相浙學日寄盛中發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顧急學校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喜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酬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楊存中人號爲髯閹以其多髯而善逢迎謂形則髯其所爲則閹也

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閣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亦即與改秩將有蜀士投

啓於秦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獲託身之所丞相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得之尤喜上沈丞相[illegible]人謂之五[illegible]對一德格天之閣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不獲府爲捕繫鄰居民家官吏至步行求猫凡獅形者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京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賂懇乃已

秦會之嘗問宋參政朴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

子儀不及張子房蔡頗驚曰何故對曰子儀爲宦者發其父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懼過之遠矣蔡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蔡撫髀太息曰好遂驟遷用至執政蔡之叵測如此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刺秦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泳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世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哭於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以朱希真與陸十客曾慥爲食客貴氣爲閒客伯可爲押客沙雞米爲恩客暮人爲諛客

勞說之爲不肖也士之無恥者皆趨之時富川王寳與沈蟠俱有聲學校及同官樞屬時舉諸生每相謂以告說爲戒蒙皆跼而壯之一日寳游徒省說升堂已先在州視倚然謝日稍稍相傳淸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然則士何貴於文學官聲也

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壽所市大怒松壽聞之亟上馬獻之一日直有都守詣閣者擇候市去外縱禁不赤松壽忤鈞爾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即日擢除太府寺丞自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賜名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時趙師𢍰以知臨安府之遂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獻侂胄太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出侂胄歸十婢咸來謝某賞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侂胄曰我輩因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一官耶侂胄爲之遷師𢍰工部侍郎侂胄又嘗與客飲南園師𢍰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真田舍氣象但欠雞鳴犬吠耳少頃有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𢍰也侂胄大悅益親幸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煑刀刲師𢍰罷守侂胄敗趙鼎千里姪也侂胄敗有嘲之詩云六作郎自號東野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知鳴尾且守上湖深處窟卻去捧害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傾宇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宦人見之

往往垂涕萌拔草創言其得罪之情易衣擬各款以元聖癸
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且興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爲我
王者余爲請加九錫趙師㒷乞還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
偃然當之籍沒之日放逐群妾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
去市人列其物以稱某妾父母者闐閧門巷或牽裾攬臂而
往發其家藏斤買之敝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金珠襲匿
爲諸婢將爭之以爲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嫌特命
京光杖一百配遠之流其嗣子於沙門島
傅伯壽爲江西憲韓侂胄用事傅首以啟賀之曰澄清方效於
范滂跋扈遂淫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與深

獨仰尊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門下由是擢用至僉書樞
院事韓敗追三官奪職致
賈師憲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取充位而已當時
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嘗作半閒亭以停雲水
遊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壽多令詞大稱其
意詞曰天上謫星班群真時往還綉衣半早度南闕幻出蓬
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閒人半閒最難得與閒
不到人家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賈師憲既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獻頌者
以數千計悉俾翹館勝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頌

同處飯稱些子更不惜入日

借首打樂詞云神機謀略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拜出
如許事一着吾其左衽矣又十年生聚更幽鳳舞鸞紅
如鏡楚多餘幾猛醒甘泉提報天衣細葬從頭補磨山龍翠
晶麒麟芳滿永平門角錦襪錦紅塵飛不到六街九衢看洋
務新路庭院五侯深鎖了 都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欽古
丹緒業濟得道班斕衣好借龍舒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
平分一道未定分陽考看金盤露滴瑞流龍尾放班同早
望笋中木蘭花慢云聞諸君看眼來看我歸華語記江上秋
風鼓鼙深漢庭徹遊網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
爭覩階符瑞又挾紅日中天內扶下走奉帝鍵磨循疲眠

眠知屈開宇宙活人爲萬命壽千秋兒男入年中也是人遊
趁上是何年消得俯時鐘鼓不妨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歌
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喜從來治國論功第
一無爲無年辨得閒民一飽餘中笑談間若制平戎策談妙
難傳王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
有許魚船覺秋風未會吹着但砌階長倚北堂萱幾千歲上
天將相平地神仙笑倚夾大拜天金風吹盡人間暑遲朝
看涼新雨爲資功成無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問中自歡遊
心的從卿千斯留此徑了山河其有光原在銀兔而今神仙
正好向清秋度滿神後樂字帝念群生如何肯便從成乘風

歸去孫猶泥月把月杵雲機織毛兒女木蓮小小[illegible]真備天仙
與趙俗樂悅情掃云指庭前擎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宮一清
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棵棵便顛得乾坤住
閑情半許指爲物每風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觀現花落相投
西池壽母年年彩月時序荷衣菊佩時常共分付兩由容與
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隱[illegible]見我何必兩[illegible]
萬頃來去自鷗鷺部居安穩[illegible]提書逆[illegible]世灑通宵新
來再必竟[illegible]許大擔當人間[illegible]力窮[illegible]年年又月又日長記
他三月三日[illegible]想[illegible]相天語不道人知一片[illegible]心[illegible]
被黃[illegible]虹玉[illegible]雲[illegible]爲[illegible]以[illegible]歸舟[illegible]

何處是天教[illegible]千子歲此則[illegible]形友且[illegible]
語云綠本[illegible]一篇之[illegible]湖山今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且所謂三月三日[illegible]其庚申[illegible]湖之[illegible]而歸舟乃[illegible]
名也[illegible]大[illegible]而[illegible]客曰此詞洞[illegible]之太[illegible]安得有者
綠友周公乎

貫師[illegible]庚申歲自江上[illegible]凡其[illegible]從行[illegible]皆推[illegible]
廣堂中以[illegible]之旁轉官之外復特賜黃金百兩[illegible]遂用之
鑄[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月俾[illegible]尚[illegible]舟[illegible]作古篆勒銘於[illegible]
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illegible]有[illegible]一相[illegible]門余[illegible]中[illegible]
歸[illegible]余[illegible]手[illegible]余[illegible]門[illegible]何[illegible]足[illegible]勝[illegible]

[illegible]馬[illegible]公一何[illegible]一何[illegible]余[illegible]公[illegible]余[illegible]
一流[illegible]彼徒[illegible]公[illegible]余從內金[illegible]上[illegible]是[illegible]曰予
於世[illegible]是用[illegible]其銘之史臣楊[illegible]

[illegible]中字[illegible]王[illegible]武人[illegible]平章似道之客
[illegible]大府[illegible]知[illegible]州皆以[illegible]館不赴[illegible]淳[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刻淳化閣帖十卷[illegible]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illegible]
[illegible]與元本並行於時嘗[illegible]以[illegible]功[illegible]
[illegible]其文古雅[illegible]可[illegible]似道[illegible]之久與[illegible]中相對[illegible]
[illegible]五數方[illegible]不復[illegible]命[illegible]
數[illegible]之[illegible]已[illegible]及[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勿[illegible]勿[illegible]

[illegible]承相二十年一日[illegible]得[illegible]足[illegible]而死[illegible]中
[illegible]流有世[illegible]堂在[illegible]芳其[illegible]紅[illegible]花[illegible]水
之曲[illegible]芳[illegible]之間
貫師[illegible]刻[illegible]本古人用兵以少勝多如[illegible]泥水
之類蓋自[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功也又聞全唐詩[illegible]三[illegible]及自[illegible]
本朝十三朝國史如[illegible]名[illegible]堂[illegible]
援引[illegible]目所未見者復命[illegible]工王用和翻定武蘭
亭凡三年而後成[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與[illegible]與本
相亂又[illegible]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版蘭亭
[illegible]臣[illegible]宋臣領[illegible]建之事[illegible]民[illegible]以[illegible]

之太學生方大猷之居最近瑤意其必邂逅未揚與語一
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瑤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翰
相訪得非以小屋近墻欲得之否瑤愕不復對方徐曰內翰
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家見及其便當首肯作僧
疏案即簽契與之瑤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觀其直欵作僧
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
上毛薦下東坡 自是擢第登制誥由此徑而梯矣
誌表並全句

科名

貴家聞者不稱官閥方輻輳遇並必嵬科然有第一之名益
不媿無變之國士矣科名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
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黻兩後狀元登第者
不十餘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
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
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
瞰者庶士傾羨讙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蹀好辯人也
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番於窮漠凱
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
幾同在場屋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苦思遲會言事者
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
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
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
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
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及叔國
史攷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
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譏明白如此豈
窮之妄不待攻也

眞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
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父狀元顥師德父狀元去華魏野詩曰封
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淳化二年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出神至一處見一仙官議曰來
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名極低奈何一人曰斯事不須
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至
適有宮中之言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若其卽止數

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假見年孫何輩三
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
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入相
致仕遊武當若拙弟子爲公言之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曰雪
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曰此生次第已安
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甚然

鄭毅夫獬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啟
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
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頭石之益重主司深銜之他日
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懲澆薄不從有試業似鄭者
在遺斥逐而發封則鄭乃第一人及第

嘉祐中士人劉幾好爲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
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
棄黜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
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朱筆塗抹之自首至
尾謂之紅勒帛大批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
御試考官而幾仍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
以擠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太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
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
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
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及唱名乃劉煇有識之
者曰此劉幾也公愕然久之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
元端拱二年進士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
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
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聯芳連歲有弟
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樂平三洪皆忠宣公皓
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公以徽猷學士入
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

子216 065

文惠公延賞之致道二年文敏公遂又和之相距二十一年故景祐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階鳳閣之遊一事實為有宋儒林之盛

世以登科為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為蟾以登科為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後輩相沿復驟然文上亦沿襲因之甚悖也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惟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為龍或又謂新羊入群為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方郡以辦行將迤邐始離鄉里惟引保從將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暝大風雨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為信既廟宇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雨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殿上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聞傳呼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居殿貫神也既就席賓主翻閱如世人二子大懼潛起伏暗處觀賢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分韻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又為諦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名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設也將暁神復如前傳呼而去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坐寫於書帙後祈謝拜謁鼓舞而去在道笑語欣然雖恐爲賣之過身也志氣揚揚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處出果爲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廊下者下筆思慮中所書惜然一字不能上口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曰題驗矣我乃不能記子幸盡憶東廊者曰我亦然正欲問子耳於是二子交相怨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禍爾耶各憤然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持此廟中所記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信此得失皆有假手者然皆能筆人也不復事進取云

大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在衆人之首禮部奏東人宋郊等合赴試之以爲夢徵非此既然其後爲大魁與何殊乎前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預備坐位國用其第一人則幾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延試唱名亦冠多士

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有識認字畫之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

仁宗賜進士及第詔云恩從御筆自動仰稱杖香澤貴見仲謝及

為啟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御柳香浮悲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宴致語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花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止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云誤認黃華作菊華

張芸叟治平初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押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稱省今省場中鹵莽乃爾然未嘗以語人也當世後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秘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邂逅始修門

生之禮留酒且飲酒半當世謂芸叟曰某頃知貢舉時秘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佳因臥爲改去擢置優等尚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拜謝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馮京字當世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東坡歸試元考館職從於忠濟宮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釂當言所罰飲說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衛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神宗昔得文字校書陳師錫文留於太學中取其程文閱之每得則片之錦囊中及殿試拆卷子奏御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某之文也置之第三已而果然

徐遹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第久困場屋紹聖二年爲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集賜宴於瓊林苑歸騎過平康同年所簪花多爲群娼所取惟遹花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劉器之說在南京焉臣濟渭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作學定

官所取也而巨濟竊見斜之未嘗修門生之敬蓋之下第因
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
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復稱門生
於人乎以此謝劉公客以告蓋之蓋之歎服其說曰是甚獲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所試四海想中興之美
賦第五韻陶對日慈寧金堤不日復廢輪之玉泰山玉牒何
時而封禪之壁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
紙結之殿壁及唱名至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潸然出
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
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資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

科場類鈔　卷之二　科名　二九

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行捷於邸夜夢有人以油
沃其首驚而寤寤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
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市酒散明燭張博
具劇飲以達旦夜向闌四傑咸寂有僕臥西廂下呻吟如魘
亟撼而呼之覺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勞覩博方酣竊就枕忽
夢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若若有所索頃見主之在
坐也執而沃之我怒而爭幸以蔽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
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詫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
榜而其名儼然中焉第覺榜署開時然有迹如衣帶之所流
其上蓋御史臺書欲墨時夜中倉猝發燈燭吏不敢以告耳
宛陵吳勝之榮勝淳熙辛丑得儁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
十里有地名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過之上夜夢有語之者曰
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皆喪有親在垂白
意其或厄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
上門朱端常聯之者門唐廣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
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
崔申錫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
下旅音與部運至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告言我宿
生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

科場類鈔　卷之二　科名　三十

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如此已兩世矣須更一世乃
足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錢塘之宇彥昭樂平人長於詞賦紹興己卯春夜讀書廳下聞
有吟哦者曰霖作商巖雨香來穆殿風開戶視之無
所見以爲神物所告謹志於策至秋試以官澤多豐年爲詩
題韻押豐字韻用此一句入第五聯考官愛之擊節稱賞批
其側曰形容得官澤意好置之高列此與唐錢起夜宿客舍
聞有吟於庭中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及就試日作湘
靈鼓瑟詩用爲末聯禮部侍郎李暐謂之絕唱遂擢第甚相
類也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喜之爲中舍職一日呼至第請入內閣俟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褥一般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承後有學士類貢進士劉暉呈文采富贍子山兀坐靜觀反覆成誦雖酒殽間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莫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宜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是命題其孫果首選

紳峰蕭公登科歲第十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以科以待草茅士凡預鄉薦者法當避選時名以選唱第爲榜首故舊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擇爲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云須飛龍之選惟安爾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鄉侯何勛而居上登用宗室及第氏事入名稱之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簪下名問家齊故與忠定父兄遊留之曰謹毋以一甲置胸中又曰上知大知多難富貴諸境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朝棖處得一二語獎飾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僧應之曰無時可稱瑩中復謂之曰我其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無時可得之說

華淛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淛字所模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友平生極相得腆顏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會於富陽一蕭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吾此行或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竊怪之數日友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傳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指天自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赴試何敢泄之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薦者來謁玉山因問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沉吟久之對曰茲事頗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隙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親戚來問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獲叨濫近已往寺中求其女交玉山驚歎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謚文定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

爭德遠發解，本強則精神折衝，因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魑魅不逢，奸邪影滅。士司大嘆，乃全用汪玉溪作黃潛相麻制，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實為侍郎，乃云此一聯當初汪內翰用時，却未甚當，今乃所元用此賦中方工。

慶元癸酉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饒孟錄為考官，饒直出詩溪忽夢有人以盃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暈矇矓，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寸補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本聞從揀試官房關，悉遺雜庠，亜有負愛而逃者，與偶得、兵負害而免，劉制使具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懼宜對策題第二道為首篇，摘其三人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詩聯云：饒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攔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秋，度宗寶天，於是十四宗之讖遂驗。

吳人孫山滑稽有才，赴舉時，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三山蘇大璋頭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為第十一人，數為人言之，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部，謂其自詐之確，必與試官有成約，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師攜此狀入院，編示考官

辯說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為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為待補之人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

莆田方某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一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翁篆端倪甚，以其豬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二時不暇記其姓名，暨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翁為館職，偶及試闈異事，聞有同年在坐，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衮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出，試卷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日，榜出，乃在選中，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與卷視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

與致一初進科場，方十六歲，出膚草為賦題，不疑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童年忽之，漫告之曰：然則有若所謂聚螢積雪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致一乃用此為一隅，何曰：昔年河畔青，君子之風，今日螢窗復振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人學時稱俊才，先舉試讀，司篤廣首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於中必用此句，明日問御宗目錄所問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彝權猶將也，誰於命盍

所不受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然了相與相作何如耳

進士科試文字學究科試墨義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能記誦不曉文義故當時有黃瓜經黃二傳之稱正如和尚轉經相似有司入試日於進士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撤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傳以為笑歐陽公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明經其取厥薦如此荊公所以罷之

余於諸書載隱逸事獨喜此條與劉遺民假借其二事盡不為激昂以自眩鬻人而高情逸致飄然流露挹光風霽月討孟令私欽仰無聞其聲使人神往

隱逸

遯跡方外隱亦人間買山錢少過院僧閒遊去何須金馬從來且下松關入林呼鹿釣水盟鷗集隱逸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咏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就葺園宇種花足跡不及城市者將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道服延接相與語款公殊俊爽類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屏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若夫甚樂隨步留對花小酌遂進酒殽果蔬文僖愛其對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排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復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更為數觴盤筵禮節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翼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歎屢日

台州中縣道遙錢醉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歷數

此佚也非論詩論

此條本羅景綸鶴林玉露中語

京師花最盛處勝日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三人者文
其言遶道前行出封邱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甚
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遂廐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徒
步而出遶道素識之因日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
諸公宜往小亭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後覩其麗水陸畢
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所指門後堂門坐上
已罷矣聲矣華老時在藏閣中聞之來遊起去華老嘗語人
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山今道左與子岡誠揚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

為周也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竿蓑笠有些聽楓葉細雨春江

宋稗類鈔　卷之二　隱逸　三

渺白鳥飛來風滑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舞明月太虛閑
一點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
閑些機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挂冠後因作詩送胡
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
心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
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
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
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
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

陶南邨輟耕錄六載之又添余家天台萬山中一段於前

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
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
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
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
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
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
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
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
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宋稗類鈔　卷之二　隱逸　三十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若紹聖中
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生深身隱德
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
能棲隱岩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
與子出處異趣無與伍也

東深貫上人言常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琴鼓琴貫道信
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撫琴而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深
遠意外緣樹之聲隆茂宗乃徵為撫琴歸僧茂宗與人書相嘗人

物自水西伯將
不乘輿馬其來

怯切

鈕江林貫 不蔡陳 言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
藥裘，日與二弟穿竹涉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茵由其下，讀
八卦諷而歸，以是道老而忘疲。
封丈功字子民，資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間，
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不食。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
問，輒近侍召之，對曰：吾有誓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
高尚先生。王子常時隙問以所行之術，嘗云：非道亦非律，又
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宮，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把鋤，欲心清
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illegible]以驗[illegible]
[illegible]不快發

清虛之談，不知所裁，以其欲殺身，僅得發子孫，此世之通患。
以政事殺民，罪能爲有不自覺，卻以經術殺天下後世，實有
其有賊於王安石之事乎？ 指王安石尚在極中執安石以
康畢之叔問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彌、可輔兄弟，專爲講通易
數，兼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法尤邃，三人皆名將
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一老人，語
挺欲勸余勿仕，隱去可也。問何地可隱，老人笑曰：欲知之否？
乃引余入山，有一穴，焉老人入，余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
三四十步，即就寬，少頃出穴，見土田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
也。至一家，有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乃爲設酒，味尊而

殽，其香郁烈，更設雞黍，意極欵洽。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
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民居者少，何爲不可。但居是地者，
皆信厚和睦，雖異姓猶同氣也。今觀子神宇，毛骨非貴官即
名士，是翁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此間凡衣服飲食牛
畜絲枲之類，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共處。子果來，勿攜金
珠錦繡珍異諸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
一家云：彼來亦未久，有將錢珠寶之類，衆共焚之，所享者惟
薪米魚肉果布，此殊不困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
衣食於他人。余謝而從之，又戒曰：子或來遲，則以一丸泥
封穴，不可復入矣。飲罷，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

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橐所有，易
絲與布絹等，先寄穴中，候天下果擾攘，使其入穴。後聞可試
布衲，賣卜於市，二弟築室山中，不出，自是杳不聞問。先人每
遣人至其地偵之，則屋已三易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矣。
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故都，訪舊居，忽有人
問此有徐通判家否，出一書相示，則楊可杌也。書中致問殷
勤，且云：余在山中，甘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
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歿，私幸多歲，今移家宜興，俟三京
怙然，然後奉老母北還，先生再能寄余以命，諸孫則可尋高
蹈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余與頤遷江南，從此遂絕。

今豫章城內百花洲石竹東湖也有一雲記蘇翁

蘇翁者初不知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貴賤老稚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鋤長柄略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為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塍應四時蔬菜不使一畦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坼草木凍死圃中根荄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園味踰他圃蔬為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責所治圃皆餘織屨履堅韌革舄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貿之以備遠號曰蘇公屨

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崇賢如傅時張公浚為相馳書而金幣且移書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為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為游客入其園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銼竹几掃光潔然地無纖塵案上置西漢書一冊二客辭意渺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為蘇雲卿也必矣隨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遽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誠少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丞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之漕帥實非遊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而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遂變咲中隱隱有蘇似恐張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耶抑名耶翁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還使迎候則扃戶闃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習寄上儼然如昨日望宇而人不可得而見矣形迹遂絕莫知所終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峰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乞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樸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拱出之率以為常環衡山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以一布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固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

遯逸

偶衣至市忽自悔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方可與適遯一人過前即解袍與之踵必力挽然解後解急喚吾幾為子所累矣贊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將暮因就宿夜將半睡覺而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籠甓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何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潁州陽翟縣有杜生者邑人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惟有屋兩間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辱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其何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辭田與兄攜

妻子至此偶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為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念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間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並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淳厚未嘗妄言嬉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投宿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麻衣草屨舉止訥野若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擔鋤操畚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禮遇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見翁著黃衣隊逐詰何以到此曰大兒醫果先稅為關吏所撼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之食缺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昔可受杖某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甘

既有壹
中所謂之
物作古名
非雜也

心爲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笑耳翁言者將有所詔翁斥之小兒必欲稱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原係帶職止難置和間屢典州郡翁急找其衣使退因見程氏守淵清勸在吾曰見作一束置瓷中埋山下立處隨見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訪之室已空矣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費協友於杭壁開有古蕎數億岩寄綠峭竹樹茂密瀑飛絕燃湧為大池池中荷皆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雲空濛中琴聲有字數行從翠莫章其辭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兹岩以逍放翁吃嚅修與世隔峻極而天通吾乃猗野鶴追友鴻往來乎蓬萊之宮徙倚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窮一人指曰此放翁詩也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扣而自如拄九節之邦送鴻而聽奇語也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辭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不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遐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歸

路逕白雲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黑點不欲應詔起者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屏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而祭無食肉相介然稱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疏而用則寡不及初服輒敢榮望豈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倪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縕袍可無三號之辱飯疏飲水何用八珍之饋蕩凡餘情杖藜獨往或從田夫死葬之飲或聽漁人滄浪之唱翩翩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聲優遊歲月逍遙天壤路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彌起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至去毋亂吾樂遇籃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請歸於道者縱得錢付酒家終不若高臥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

名徽之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請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人謝之翁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諸貴遊子弟聞得逢左右詰之先生刷不言衆愈疑視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詢其號

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緣藤王蛺蝶事耳衆始欣然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厠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閑衆以藤縢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拋龍施法水人間一鼠嚙枯藤鶯鶯得乳功收繭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鱗子許何爲帳底燕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心猿 流江南草木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我恭家貧如呂處士爲何如人惡之邪怒曰我豈敢不義之財必易之斛

船而去道人追尾其後將甚解流識其所而返翌日往訪見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櫥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蓑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其舊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爲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爭喜歡而散翌日再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

鐵脚道人者虬髯不拘儀不羈嘗愛赤脚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此何爲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峰觀日出乃仰天大呼曰雲海盪吾心胸忽無何飄然而去莫知所之

孝經多欺心多妄說孝扉恥之語以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謂君子

趙宗道嘗隱居燕山教授爲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章宗嘉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服類

豈簇然後聯以為戲
則必爲狗也
落落布袍㳟蕭散何嫌踔早朝笑進翁定取對斜飛蹈步趨
從君不見昌黎送窮以車船鬼且揶揄而與處眾謗競興
國初穀自五代爭國初文翰爲一時之極然其爲人傾險狠賊自
湊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畏革損而思之
太祖雖心不善然爲其詞華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
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
望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
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意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
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宋稗類鈔　卷之二　文翰

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
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
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世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稱賞之然諸書所載穢德頗
衆略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謙後也避石晉諱改姓
陶後納唐氏爲妾已可怪矣初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
負恩也袖中禪詔不忠孰甚奉使兩浙賦詩錢俶云此生
頭已白無路掃王門一日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江南有好
姻緣之詠臥病思金鐘而有乞與金鐘病眼明之句穿欺
侍兒使青衣云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遇[illegible]

惡詩
無恥

言以抵之嗚呼一人之身眾醜備焉亦何貴於文雅哉
錢易倚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思禮尤渥然性特躁進罷參政
以禮部侍郎知鄧州鎮迎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
狀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毛三十六與師
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吾雖難復竟不登鉉任
而卒時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爲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
字之職嘗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銷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
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文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勳階
品皆第一而恨不得真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
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寇萊公年二十餘太宗欲大用

宋稗類鈔　卷之二　文翰

尚以其少恐非遠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鬚白舊制學
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入兩
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
館閣經爲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及爲學
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陶唐鼎誥云從日知限不得入座及爲太常卿於聽事前
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御史久次
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觀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鄭畋作
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云玉堂鐘鏡上空虛畫戟祥煙
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烟深處認中書乃知朝士安

想古今一聯

王文康公曙苦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惟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曙字晦叔，寇萊公之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謚文康）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作詩云：蟠桃三竊成何事，上盡鰲頭跡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梅侍讀詢，晚年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則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遽避而過，曰：將壅而言，其誘我也，何以視為？時人多笑之。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得至兩府者，汝也。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妓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耶？

陳彭年夜宿禁中，遇每聖文進作，俾加潤飾。彭年竭精盡思，以周回詣於彼於此，推遷進用，當其發處時，雖寒暑無不知也。作辭日，閒步於宅之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詢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乃有石榴耶？即彌年所居之從地也。其銳進專一如此。時人目為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及參眡年政，未幾而亡。（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冒銜為一條冰）

孔道輔自以為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趙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

趙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天聖中以為樞密副使。命未

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任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蘇舜元為京西轉運使，解官任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許州過了三年矣。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既與望最高，一時咸以為宜充此選。劉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頃官屬以詔君聞殿前指揮使郝質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為疑者，余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儉法防者多財爾窮下將何會驗其死哉後必貽殃身且教
非然而鄭公擇米至潔無傷蕭相治宮雖侈何悔催諛擬玩
賦矣魚餘手碎珊瑚愚哉崇愷集者汰

王師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曰烟氣易以蠟炬閉目云烟氣愈甚問之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燈耶對曰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晝也

劉鋹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一蓊至六百人貝溺而死者相藉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盡飾以珠窮極奢靡後王師之入一汰而盡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荊不設正寢始入門小廳事三間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七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歷二井後苑亭榭制作雄麗廳事前有椅子十隻式樣古朴迄太分列皆自歸上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荊既而至堂廡以及後閣嘆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中猶有當時酒凝如膠漆以冰參之方可飲驗烈倍常初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時具俾有司督扳殆曰為趙普修宅買本所分籌有負符趙普修宅丁土供韓王治第麻擬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凡壘壁以麻搗土皆劑諸漆為飾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麗不可名狀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棟楣杞梲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靈椎變樞全以金飾入見驚恍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物棼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為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言爾天聖歲六月中宵雷雨震電咫尺不相見既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殿存焉悉隳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俯相罷判官翰林學士歸西垣提夏竦以修宮使方期興復議論宜於言事者競進說難後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為之悲涕興國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兩閣又開通飛樓為御道麗景門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極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毀略無遺焉開寶塔災田況上疏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灰

張耆既貴顯嘗啟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許之既
晝集盡歡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帳稠
疊圍繞高燒紅燭列屋娥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杯
則賓主各少歇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
至撤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晝夜矣古有長夜之飲或以爲
達曙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
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飲也

宋子京好客嘗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
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
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

擁歌妓醉飲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
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
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
喫虀煮飯是爲甚底

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
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
得賣不得

宋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列從燦如圖畫京師人
嘆曰好一條軟秀天街近日士大夫騶吏繁華者亦號半邊
橋

石延年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
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僮問豪爲何人對曰姓
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綺紈者數十人曼卿
求欲見之其僮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
學士能飲意亦似欲相見試探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
即著帽往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
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
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
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是饌亦各令擇
五品既而二鬟去有妓十餘人樂器妝服亦皆整麗一妓酌

酒以進酒罷諸妓執果肴者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左右京師
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亦揖然而退略不知揖
客曼卿獨步而出言豪者之狀憒然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
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郊重則閉門不納問其近鄰云其
人未嘗與人通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
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
同入委巷抵大第潔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
舞歡醉少間爲揮翰筆賦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
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異日殆無復省所居矣柢日

遇諸途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遶花外從
山青鼓為佳句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
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培其岡阜使
稍加於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
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
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
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
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
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

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
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
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
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
海渡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
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成亦呼
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
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攻城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
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
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

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
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忘云
御製艮嶽記略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
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
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
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
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
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
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
峰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

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
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嶝攬
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
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
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
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术杞菊黃精芎藭被
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粳秫築室若農家故名
西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
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
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

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麗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觀

圌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澌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筠庵蹯雲館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人謀鬼化非人力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詔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命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

峙功奪天巧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瘦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以億萬計塞池為溪澗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為岡隴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翩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腳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赭石為山任其

自然行倚以椒蘭曰椒崖積眾山之末增土為大坡徙植萬數枝幹柔密揉之不斷結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柏坡循青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鑿深池車駕臨幸則開閘注水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洲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

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中建八角亭稱翁
檻以瑪瑙石環其地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
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
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堤外築壘衛之
濵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其旁作野店麓
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自苑中登羣峯皆由此出
入道絕穻險石多峯稜過者股栗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
漾春陂桃花閘雁池迷真洞總名之曰華陽宮大抵衆山環
列於中得平蕪數十頃為園囿而闢宮門於西入大石皆森
林立左右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獨居道中廣百圍高
六仞錫爵盤固侯束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
灑宸翰碑高三丈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衆石或若羣臣入
侍帷幄正容凜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傲然而立或奮
然而起或翼然超群或挺然危峙或偃僕而趨或奔赴而鬪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
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
飾其字餘皆青黛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
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獅堆青
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煙嚲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竅銳
雲巢鳳峙龍驪家屏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

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
鱗立於溪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
南屏小峯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於沃泉者
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
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
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置於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
於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
於斯盡矣靖康元年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兵於
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在玉山瓊宇祖秀
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

年春復游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御製記文二千四百言又命李質曹組作艮嶽
賦各二千三百言復命二臣各作七言百
韻詩將其事蹟刊於石藏之萬歲峯頂
艮嶽初成以為山在國之艮也故名及更名萬歲山故改
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
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故
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
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金牌金字書之御題云拔翠琪
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拏天半分離
蜷虹兩負為棟復為梁夾輔我皇構偕以和歲作柳不
能收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兩頭句枯更是高麗御名愛憎

天穿也

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其法先以膠土實填衆竅其外用麻筋雜泥裹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候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又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艮嶽之建諸巨璫爭出新意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衞鳴蹕張黃蓋以遊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效禽鳴以致其類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因集不假鳴而至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避自命局曰來儀所一日徽祖來幸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閱大喜命以官資予加賜焉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者皆不許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艮嶽初成令有司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於危峯絕巘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滿貯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名曰貢雲

前世壘石爲山未見大題者昔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偉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蓋其地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類亦秀奇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衞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秀拔有趣又不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邱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犀株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傍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爲石梁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政和中將作監賈諒明仲奉詔爲童貫治賜第於都城既落成貫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觀竟未能小款擬早幸見過點心明仲詰朝往見貫主不交一談頃之一卒持一物若寶盆瓔珞狀張於貫及己之上視之皆真珠也各命一雙鬟捧卓子二坐至所需前又令每人持銀鐵盤節聽之一婢燒火造包子外

酒食行凡三晝一行易一桌凡果核酒盃之屬初以銀次以
金又次以玉其製作奇巧有所未覩巨杯卸撤質辭出路舍
見數人立於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一分器皿
及雙鬟數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實由此齋問相中
王黼盛時庫中黄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客點檢
蟹兒現在數目得三千餘貫既敗籍其家有剩成理中九
幾千觔近官籍賈師憲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王者以為
不可留難載帳册遂盡棄湖中民家濱湖居者一時多汲得
甘水胡椒八百石領軍較一屋不足多也
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渡取流出雪

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囷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絶食此
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餒
南渡後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
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爽深飛空下注大池池中
紅白菡萏萬柄圍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
美觀都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簷蔔
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第兩旁各設
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南木真蠟龍涎
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盤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其
宗盡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賡栗戰戰不可久立

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其境界可想見矣
楊和王沂中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
旁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
云此龜形也得水則貴失水則因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
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曾有旨賜無不可第恐外庭有
語宜密速為之退即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
入自五房院南自惠利井繞延縈逶凡數百丈三晝夜即竣
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
之曰朕南渡之初金人退而群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
印盡封之楊沂中處盜雜處數年間翕然而將者乎朕益嘉賴

嘗除土地於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佯力攝給衆
屯因備之買若論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況
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仍御書獨秀保慶賜蘇恩堂扁
且榜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飲西湖
之象以成佛寺此所賀耳閣撫撫火災人皆神之子子已
歲其家以聞撝剝尤佩禁觀其者有圖挽失首疑焉不祥欲
五月竟毀之徐滿湖數百也不毀剝而表奇驗以閉之矜云
且政和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沉腦屑
灌燭內列兩行數百枝焰光香溢鈞天所無也建炎紹興久
不進此惟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尚宗極天下之養用宣

政故事，燃蠟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寢所，問太后曰：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閣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樓叔韶鑰初入太學，與同舍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曰：我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少自適，飲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忍避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錢塘門，買小舟沿蘇堤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甚楚然。友款於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衲子，狀秀美，迎揖客，談然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欲接都不見，適何處也？揖樓，為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起曰：日影下庭西矣，日旰，二君餓乎？使起開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道點心，素膳二品，甘芳精好，撤器，命樽酌，當前湖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迤邐，丹碧互相照發，漁歌菱唱，隱隱在耳，樓望久之，僧以麈尾敲闌數聲，俄有小舟劃湖而來，二美人從出，登岸，韻格超絕，顧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拍頭間簪並羅陳，前將木懷，在執事者寅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遙浪謔笑，歡適無間，樓縮恐不敢吐一語，

何俗兒起揖友，指所以友搖曰：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罷。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前導，此為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竊聽，但聞鼻息鼾鼾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巧，遮簾蔽幕，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芬馥，小山叢竹，位置幽雅，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進具食，則器用張陳，一如昨，而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告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然自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答。亦竟不得其寺僧蹤跡，而樓既顯，故不敢深究。其後出處蹤跡，竟不再詣。

趙邦永本姓李，金將也。趙南仲俘其勇，納之，遂更姓趙，入洛之師，實為統軍。嘗過靈壁縣，道傍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崎嶇秀潤，南仲立馬，愛之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持片石為家者，南仲因話客以昔年所愛，所見邦永適在傍，聞語即退，遣人以數百兵舁二石來，徑以獻。南仲訝然曰：上所賜也。南仲詰邦永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目之際，意謂愛之，既命部下五百人輦致而未敢以獻，適聞語及，始得供玩耳。南仲為之一笑。

吳郡王及韓平原郡王皆以貴戚相尚爭華競侈有石崇王愷之風其府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為飾故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名工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為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於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薰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薰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為之靘以綠蠟簧暖則字正而清越故必須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句暴此一事餘可想見也靘音倩註靘青黑色也蓋果青必以銅青故耳吳郡王益憲聖太后弟也

循王張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與遊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群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標領皆繡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侍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卸振富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擁爐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久之覺白香已滿閣近北卷簾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其蓬勃滿室藹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覩而無烟火之烈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梅花為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乙巳余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

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花時止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珂月因名曰玉照後復開澗環之小舟往來未嘗半日捨去項少保周益公秉鈞日余嘗造東閣坐定顧余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其佳境可見矣蓋余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歎賞值春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可謂不負但花方爭艷護秀時非風日晴美不宜兼緣韻孤特如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莫相領會甚至汙褻附近略不自揆花鄙之余甚憫

功甫賞
貴何必

中義為之評料橋究不特三數最數不一數可題也間嘗共性情乖合思所以為料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凡若干條揭之堂上使來者觀之亦有所警省云紹熙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烟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清溪　小橋　竹邊　明窗　疏籬　蒼崖　綠苔　古銅瓶　美人澹粧篸帶

花憎嫉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老鴉　談時事　論差除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　主人好事　列炬夜賞　專作亭館　花邊謳佳詞

花屈辱　俗徒攀折　主人慳鄙　蟠結作屏　與粗婢命名　賞花命猥妓　酒店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上曬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巷穢溝邊

余掃軌林扃不知衰老節物遊賞花鳥泉石領會無餘銷遣之時相羊小園殆覺風景與人為一閒引客攜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并集非有他故當力行之昔賢有云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為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隨境生源移如鳥獸動傳軀殼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刑識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嘆付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為生客嘉泰元年歲辛酉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

正月　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閑堂掃雪

二月　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飯　玉照堂西緗梅　玉照堂東紅梅　南湖挑菜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莊杏花　群仙繪幅樓前打毬　南湖泛舟　馬塍看花

三月　生朝家宴　寒食郊遊　蒼寒堂西緋碧桃　滿霜亭北棠梨　碧宇觀筍　芳草亭觀草　斗春堂牡丹芍藥　宜雨亭千葉海棠　豔香館林檎　宜雨亭北黃薔薇　花院賞煮酒　經寮鬬茶

四月　初八日亦庵早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鬬草　芙蓉池新荷　蕊珠洞荼蘼　玉照堂青梅　豔香館長春花　安閑堂紫笑　群仙繪幅樓前玫瑰　餐霞軒櫻桃　南湖雜花　鷗渚亭五色罌粟花

五月　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閑堂解粽　烟波

觀看盧　夏至日鵝臠　南湖萱花　水北書院採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摘
星軒枇杷
六月　現樂堂嘗白酒　蒼寒堂後碧蓮　碧字竹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七月　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五色鳳仙花　立秋日秋
葉　玉照堂玉簪　應鉉齋東葡萄　霞川水葒　珍林
剝棗
八月　湖山尋桂　社日糕會　霞川野菊　浙江觀潮
群仙繪幅樓觀月　杏花莊雞冠黃葵

九月　重九登高把萸　把菊亭採菊　蘇堤玩芙蓉　景
泉軒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篘新酒
十月　現樂堂暖爐　滿霜亭蜜橘　煙波館買市　杏花
莊挑薺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　摘星軒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蒼寒堂水仙
群仙繪幅樓觀雪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蠟梅　天街觀市　安閑堂試燈
花院蘭花　二十四夜餳果食　玉照堂賞早梅　除夜
守歲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

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
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
幽渺委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
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花卉精妙金碧
輝映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峰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
構築焉堂榭之名有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巖奇石倚繡雜花挹露
海棠玉蕊瓊花清勝假山西湖一曲奇勛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
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交無邊風月見天地之
心水之涯琳琅步歸舟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
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

者刊之石又於第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閣春雨觀
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
其旁則廖群玉之香月鄰在焉別於西鄰之外樹竹千挺架
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剡溪亭則通謂之水竹院落
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
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餘恨豈
其事志之郡乘從而為之辭曰園囿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
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
遊特其寄焉者覺使苑囿常興而繇廢海宇常治而無氛非
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鳴呼當時為此語者亦安知倪

御之門遂有荒田野草之悲故昔日務觀作南園記於平原極盛之時尚能勉之以勇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時以詩印之者甚衆李彭老一絕云洋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憫假榜時吹笛處瑤堦風雨剝青紅

賈似道爲相日令陳振孫玉趙與𥲅等廣收奇玩珍寶余玠有玉帶殉葬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鉤楊不敢獻能夫人有珍異求不能得則以事彈之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一云秋壑當軸以來收古銅器法書名畫金玉珍寶與付房群玉辨驗其所押妓曰潘稱心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奉之至於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所求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費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音樂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丘太學生邊云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官妓之唐婉魏華蘇翠京口郝益蘇香越之楊花錢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所污屢見之於白簡云

叛逆

有性好亂猰虎聲豺錢人凝勢欲上天附開於穴鼠騎負井
韭誰貽糸棋好音是性集叛逆。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遊塞上覘覽山川風
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險驚人
而邊帥豢安皆莫之知傍徨無所適聞西夏有意窺中國遂叛
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
門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
之知其非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元昊詰以入國問諱之義
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未更名且用

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賀元昊事本如此
其事國史不書洪文敏謂二人名偶與元昊同實不詳其所
以更之意云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
縣事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
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
搖數日聚黨至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
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脅擄良民爲
兵旬日有衆數萬陷睦歙杭處衢婺六州五十二縣朝廷遣
領樞密院童貫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至四年二
月討平之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殺平民不下二百萬臘
徒爲嚴州歙爲徽州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眞反自
稱文佳皇帝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
以起又以沙門寶志讖記誘惑愚民而貧窮遊手之徒相率
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擬睦
西近歙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木之饒地勢迂險群黨據險以
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閑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
手聽命不迨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
逞貪利所掠婦女自洞逃出裸而縊經於林中者由湯嵓榴
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

方臘之亂愚民從風響應其間聚衆劫掠者皆竊臘名字人人
曰方臘來矣所至兇殘殺之婦紅妝盛飾如后妃象以鏡置
胸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燁然競傳以爲祥瑞

張邦昌僭立國號大楚坐罪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寓
居於郡之天寧寺寺有平楚樓蓋取唐沈傳師詩目傷平楚
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猶徘
徊顧望不能引決執事者促之登樓及仰首忽覩三字長歎
就縊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爲帝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
知天歆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曆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

之辭聞者駭愕其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衆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杜太后入西宮故事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蓋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醮堂下風露累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驗乎術耳歸他日嘗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蹴場屋不勝困欲投筆從戎前識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披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鄉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有賊紋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討建劍宜生心欲以屐

莊尚議自期而未能著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私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十指擢爲豎之魁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韜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置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目者熟客孰非成駿而汝爾遜諸傭撤器有嘻聲若欲然不怡此爲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隱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之入北策之良也遂從之翁贐之金隱之祠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祕而留之餘數旬持梵夜濟宜生於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金法無驗不可行遂毀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廢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會有附試時歸之上謂之歸義試遣捷金主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宗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主覽而喜擢爲第一不

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金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盟誓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遽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變而我靡有備矣宜生實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領薦龜山僧至其國言之於金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覘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兆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光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非其

相然耶惟理於先一折枝而賊其邪則神理之所不容也

建賊范汝爲猖獗建士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者皆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建人臨叢謝向有鄉曲聲賊將言使二人來招卻除朝廷遣之既而拘係二人反爲賊用賊敗歐陽穎士吳琮先詠死臨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逵謂二人曰吾輩去必死與其戮於市朝孰若蚤自裁逵乃密令人爲藥三丸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逵取無毒者服之二人服藥即死既至行在歸罪於二人理官無所施譴逵從末減但編置湖南中途又逃去或爲行者或爲道人或爲人典庫藏逃遁管淮去有喜其才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金改名宜生登爲科擢用甚峻金師將下淮時爲之奉使北來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猖駛兵屢雲合亡命無不以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弗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傲南漠延祥隸帥閫廣朔望趨府群僚以其故所爲稱賓次無與立談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語風露或及詩句廣矍然起於坐曰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属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噱

去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黨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嘗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郊鼓鼕鼕轔轔雜襲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益決從事郎錢鞏之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珓擲之神起立謂曰公何疑公所發政導已分付安子文矣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辦此發之見以語曦故名丙用事

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李順與曦先後叛於蜀俱僭即蜀王位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頁一百八卦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策之日不差毫髮

安丙文炳與楊巨源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在長沙廣事貨殖麗事前豪家成群糞穢狼藉肥牘則烹而賣之罷政捆載西歸厥後偶九鼎帥蜀以刻剝失軍心牙校莫簡倡亂殺九鼎刳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飫飽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上錫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

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或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傅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齋 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落髮治削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兌而遁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天禧初竟獲於嶺南郎獄中殺之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猶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

宋稗類鈔卷之三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厚德

蹟陵山川志除鄉致世偷俗漸愈趨愈下激薄僞詭囂淩浮返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集厚德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貶右揶揄開時爲刺史開性豪不爲加禮又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罪文寶素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從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俱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委巷謁鼎臣首親省庭下鼎臣徐出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寒溫畢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循之亟而鉉問揶揄業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揶揄開素相長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以彥致有啓徙之夙夜而以十背公祕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當以趙普所持命汝面授旨促使上道祕到察知其安數月無所聞驛召而問何力爲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從祕知兗州彥卿竟亦無他祕後創居第於新門外于樹一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

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illegible]且曰五代之君[illegible]
間不可朝以爲戒[illegible]文正公且猶子也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慮多遜之毀己擢爲兵部尚書一日普召錢惟濬至中書謂曰朝廷慮多遜求取元帥府財物甚多令未敢行者爲元帥也請具所遺之物別狀上之辭意重疊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出上旨曰主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因與僚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禍不能乃取當時所具大臣賄物之籍悉焚之既而召謂曰我文李之罪非常之禍以大朝之印上所賜器皿以金寶爲之者十其具存而求爲上故也況行中而下皆有之何期將來有見人這難爾而又加石守信王審琦等少年勿爲此按籍已如嚮暫日償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其事非太宗意

太宗征遼直抵幽州圍其城假一夕大風軍中虛驚南北兵皆潰散而諸將不知車駕所在惟節度使高瓊隨駕至於翁幸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翼日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知諸將若知陛下所在皆陛下之福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也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爲天下母儀者以爲有陰德之助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居職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失酒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僕射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憮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後曰吾豈眞有優於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眞廟時有上書言宮禁事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游者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得之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上者家藏文字皆與之辭命選因數本節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其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之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焚其餘有大臣力言乞行欲以而持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

陳泌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舉人削籍亦憂之遂除郊州及華原道州從易爲河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及華重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慙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威嚴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

貫一婢以侍巾櫛自是宦屬稍稍置姬妾在蜀四年被召還
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趙忠簡公鼎平攻日使
呂闕承堅亦兩人趣承云久乃平八官治上貧不能辦行欲貸
息女公時之贈給所需承堅乞劉女公却之請力不得已姊
嘗之後承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云衛女無恙堅謂宿逋未償
公笑不答且助資遣賀媯求員既遂歸盛平江梅與領宗寧
汝稼女言雖屢年月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子也沈為事揩
嬰生與丞相論擬復取鈞州沈乃售一妾年十七揩與俱
行處鈞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也時人以
比張忠定公會稽謝方仲所為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

鈞州覓得歌姬共遠游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
稗人尚有吞聲契道士猶懷炭婦羞錢否心所延宿未不亂
流處却風流夫人之所最難制者欲忠定忠簡賢者或能自
勉沈僭事何人而所為若此

張忠定帥蜀時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澣濯之役張始
不肯用既而恐不便於後人遂留之説東偶悅一姬中夜
心動行起繞室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遂清獻
殺之慕其風然已不敢親近置之他所有宴集則呼之二
日偶宴其中一人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自從來呼汝
則入女不勝喜乳日宮以下皆道召謁見求既覆及公入

不出或譏之曰閣行室中進聲自此其名曰趙抃不得令
禮如是一時頃乃呼吏云適閒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
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公既留此女入而茫足且將復
出天大寒微炭命老兵持盆水至忽舉向炭上烟火飛
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

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
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
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
甥亂上怒獄急群臣莫敢直言趙乃上言陛下以文章為近臣不
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蔑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臣

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趙恬然
如平日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歐公被謗密申辨理至
欲納平生誥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嘗置黄黑二豆
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黄豆於
別器惡則投黑豆暮發視之初黑多於黄漸久反之既謝事
歸南京二念不興遂撤豆無可數云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與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
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
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

驛事召親臣幹僕語之曰我昧既爲往返之久欲求一別所
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猶私事恐被家終以爲疑索火焚
之而去

太尉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嚙傷人多矣一
旦其父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
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臣左右尚不能制商人安能畜
此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而歸其直

蘇子美以鬻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臣舉劾
甚急宦者探文符捕人所坐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然左右
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

責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歐陽文忠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數
年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其後爲范公作神道碑
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
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
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
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其
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子之間相遠如此公知
潁州時呂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
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又陳恭公執中素不喜

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
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
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
善避權貴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
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
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汀州鄭與歐陽公爭分不睦既著錄惡於公尤力命聖俞以爲
言而公終不對鄭鄭既死公往哭之慟且告其子曰先公
埋不修當任其責矣故公叙銘鄭鄭無一字毀之前輩云此
皆見公能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鄭幾始終如
一且將不信其所毀矣

龐相籍之帥太原日司馬溫公通判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
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邊而不以聞後爲西羌所襲覆
一副將朝廷深罪龐公龐與溫公賓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
卸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厚之不一
語溫公用此得免（此載溫公不可及人但以龐公亦守因不書之猶小時人兩賢之）

司門郎中王續濮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録事參軍
時爲濮簡公宗道方爲開尹參軍宗貧日衆祿俸不給寔
從於王續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寔御下嚴胥吏浸怨之
訴宗私貸錢於王續王論宗以第歸罪其君無　巫也曾曰

莫貧不給以千於公遂貸白金公何爲[illegible]曰其稱孫經術
任無他志術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却以百物生人過
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貸公輔猶無以輕過難累
遂業并得罪何益卒明登不知而獨受稱貸之罪[illegible]
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慚恨色由是流困二十餘年晚用[illegible]
首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孫姓名尚餘已參大政立[illegible]
殿中仁廟目錄曰豈即受舉過所謝且具陳其貸千緡數[illegible]
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illegible]改太[illegible]
寺丞任卒首部累其名都號年因問[illegible]孫[illegible]入[illegible]
尤卒事庭[illegible]之[illegible]

呂[illegible]公爲耳不[illegible]以天性素與[illegible]不悅天下[illegible]
因議茶法費力無有[illegible]因得罪[illegible]上[illegible]命也[illegible]
罰降知三司使李諮[illegible]罷職謫洪州及[illegible]有人[illegible]報[illegible]
但云今日有待[illegible]間之[illegible]皆[illegible]曰此必[illegible]
試往[illegible]曰[illegible]已[illegible]人[illegible]
出門[illegible]公[illegible]進[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如此之[illegible]用[illegible]忠[illegible]但[illegible]不[illegible]強不
識好惡耳此[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心[illegible]
且此必有人不知道事動[illegible]已絕不可復治是久[illegible]
諮在洪州[illegible]時曰[illegible]令抱恨歸[illegible]不見[illegible]山[illegible]

上曰[illegible]未知書[illegible]歸[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王[illegible]武恭公[illegible]使[illegible]
狀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illegible]
然間謂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illegible]
宰中王介甫執政欲毀景仁欲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卽
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
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鎭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
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
害公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illegible]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

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
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
沉吟久之曰可以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
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
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韓許公億在中書曰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拾官吏小過厲
顔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
夫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其下亦望京朝
舉職奈何錮之於聖世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

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橐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
公呼訊其橐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
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
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
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内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
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
逃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换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
巷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
明年味道及第來謝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何參政公起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生病甚公朝夕過存

問之旁舍生意惶懼欲言而色甚慼曰若救吾之急誠仁人
戚然動心色若於難不然繼以且無益也旁舍生乃偵視左右
私啟公之曰僕與官於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足督之且
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
行與父母訣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嫁
後必色衰則棄爲溝中矣吾士人孰若與我旁舍生揣
不意君之厚眡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以幸然旁
人之贖然僕已書券納值不可退公曰第償其值索其券敢
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即與錢四十萬約日後三日以
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其約商人
果不敢爭攜女如期以往覓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
曰其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公姓石獨道此事

羅可沙陽佳儒也性度寬宏嗣學聰龐嘗領鄉薦見黜於禮部
遂不復進取蹤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有竊刈其園中
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
者可乃爲烹就之其人慚懼伏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閭
里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挈壺盡歡
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誡無犯嘗作百韻詩有斜侵
潘岳氣橫上馬長猶誠佳句也

正獻呂公常薦常秩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愧薦之意
伯淳曰願侍郎寬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呂公著字晦叔封申國公謚正獻）

簡池劉光祖平生好施不顧有無求訪者皆周之一日晨坐暖
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入內夫人從窗隙中
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幾公將出夫人挈公衣袖止之少
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
貧得之可以少濟不欲遽恐之耳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
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
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

以全人所能世有幸得全而不論人所不能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詩有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聞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姚雄初為將以女許一樂主之子無何樂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事呼一媼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媼曰昔良人守官邊疆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子亦貧餓欲以自給姚曰汝尚記姚形容否媼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扣其印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將來登以父之存歿為問耶媼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媼呼其子至浣濯衣服之厚遺錢而歸其禮雄字毅夫綏聖關人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縉錢者責其暖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蘇州崇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欲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之以免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

趙忠簡鼎既以忤相檜謫吉陽軍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遣人呼其子汾等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我死爾曹無患乃不食而死汾護喪歸葬於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將因會葬意可為奇貨乃遣官兵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遂令盡焚篋中書及方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賴以存傑丞相章惇當孫惡雄今皆開時本謫治停罪故欲敗趙氏以徼賞翁取美官因薦澤民又奏押會女弟也說寅實當時專事羣蒸悉赴獄書館集等之翁字子從孫文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創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以為衣時年八十餘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內助

母儀所稱亦已多矣
舒之澄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葬焉
之徒編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
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洽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該其
上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白陳氏卜葬僅有此莫
不聞若以實言則彼斷取貴求易然也於是爲使其治之紿
如張翁家藏圖家若以爲者則批其山木之美而指之曰若
治方之後此可以薪而得貲翁許之于張翁則詐也因爲
居數日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說葬以禮
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能忍瞞其

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廣直凡幾于以實告又謝王曰彼不能
計勝則爲直當幾何且以時價爾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
亟歸命治具幣馬請張翁而延之至則館焉延禮甚厚相與款
洽者幾月意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延之酒
五行乃發三百緡置之席實餘於僅酌酒數巡而翁之曰子
葬子母人謂其山之陵諱以此爲翁謀翁錯愕自言他日我
山而葬不務千爲三萬過矣此豈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得
地宜也況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久皆
日直實乎是用敢以爲請凡子之爲將以媚翁子之見利忘
義者翁不廢山當時所已許之質又過而了欲爲君子老夫

雖貧可強以非義之貝耶固卻之往反再三語且撼衣去國
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非
孤負是翁乃也翁竟不知覺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
爭于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京師人有以金銀錦綺二儀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後
人歸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券契之
驗請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旁受之爾父豈待券契與汝
必信兩人相推遜竟官其人遂持以白於官時包孝
肅公尹京兆驗其實歸與其子

蔣化龍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

妻得子其弟占兒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諸
化錄日不然未有子而抱之前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
新生孤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所新生者與之
弟雨不敢當嫂即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日樹字景鮮季
日兩字景虞翁之子樵樵則之孫籍籍皆相繼登第遂爲名
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孫安府江夏陳官翁家饒貲財偶買一婢一日令當浴若不用
力然顧之則見其以一手拭淚陳疑之與妻言其事妻呼之
不不語下復問見其婢猶垂淚未已扣其故婢曰妾本官家
女妾父姓暴在官時令一婢當浴夜以此腸驚奪知之罪

或今乃發此説□□沸溢俱下實□白之問拊係嫂貽
雅提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洸殊色
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郡主□某人所買妾也
年甚優美可以附達秦弗敢辭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
過三百五十緡耳何嫌爲乃諾秦勉强從命遂迎至舟清天
漸暄夜多蚊蚋可畏行之中同寢寐覆以衾帳衿下直至舍館手
遞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翁來耶曰翁有主事忝稱
不從隨以小卑取歸驗之三日曰足下長者也非己作矣
俯謂有便暇報吾鄧公凡使知足下果能不負公付託之意矣
逆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稱下惠敬叔子之屬于古以爲美
談今秦少年□□□□□□□□□□□□□□□□□
歎耳弄□□□□□□□□□□□□□子□□殺秦之子孫□□
顯官

□□類鈔　卷之三　雅量

知之亦何必不錄

拾雄
居常明易遇險輒避林澗失聲□陽色戰安石折屐宏徵投
恭一時鎮物矯情逕見不罪然猶若忘□面有慚有客稱丞
可羨雅哉
邦進有材畏避戰功治第行成聚族人寢容落之下至土木
之工畢預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群子之席於西廡人或曰
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其子曰此賣
宅者賣宅者因宜坐造宅者下進殁未幾果爲他人所有
錢武肅王初有國築宮建牙氣者□曰因故府大之不過百
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
真主者乎奈何困我民爲遂罷役
呂文穆公蒙正不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
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
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弗知也時人服其量
王文靖公旦秉鈞外所居陋甚屬事無遲門頹垣敗壁不以屑
意至門樂壞夫人戒守舍者弗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
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内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
圓滿如意人生猶然不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
王文正公曰□量甚厚人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類鈔　卷之三　雅量　吉

食兩口家人欲試其意乃少減羹中肉惟啜羹而已問
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
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
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
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
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嘗宅門壞柱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
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彎轡伏鞍而過都不問畢復行
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
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
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見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其
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其公之謂乎

上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
於郊公乃易服乘小駟由他門入謁籍守守驚曰聞君來已
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
敢煩郡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避迎者及門司
而上謁守嘆曰君眞所謂狀元矣蓋卜其遠大
章郇公作三府日寒食與丁晉公博丁負異日封還所負銀數
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公負丁督索甚急公即出器物
以償之而封緘塵已昏垢丁服其氣局之大如此
丁晉公謫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
作詩冷集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傳叙海南諸香
又以州郡配古人姓名著詠百餘篇盡夫皆一一且廢筆硯也
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
年鬚鬢無斑白者人服其量在光州日四方親知皆會集金
不足斬遲使衆聞有百餘束京房錢一萬貫爲其子珙數月
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沈
水煎汁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而逝
其能榮辱兩忘大變不懼當時稱爲異人
向常之敏中拜右揆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上謂之曰朕自即
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命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

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見
門闌悄無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
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言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
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唯終
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代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
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
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之子）
呂端叔公蒙正宰相時門下因語次或曰某聞致與翁
法可措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此公尚能容吾過

卿何况嫉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亦不答既歸十餘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嘉問字望之竊其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荊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爲家賊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賴與其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子他日皆顯重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封許國公諡文靖

呂文懿公初罷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較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戒大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棊局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棊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竊之而棊侶不悟翼日呂請棊處士他適以束帛贐之內外人莫測棊者亦不安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子姪列前呂曰游處交友爾輩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棊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著棊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疑終不言又恐汝輩擬裂於邪間言畢長逝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急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歐陽公於修唐書最後至付專任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革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御史白舊例修書只列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而公官高宜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爲日且久豈可掩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聞也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又杜祁公以宮師致仕於南都時新榜一魏毅者出倅巨藩道由應天太師王任政率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於時盡假以

牙兵寶轡旌鉞導從呵擁特盛鄧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欵段跨帽障鼻二老卒飲馬側立於傍舉袖障面新貴人頗訝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

退傅張鄧公士遜晩春乘安輿出南薰繚繞都城游金明抵暮詣宜秋門而入閽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止書一闋於牌云閑游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枉害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登岸公令正平持蓋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

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爲耶其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插榻具枕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寐覺常及暮乃去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楊尚書汾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鄉人侵占子弟欲請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鑒識

廢務不易知人孔甥溫飽食墨似豹猶斑披髮祭野憂深祈年拆自談經辨若邪姦總貴幾先懸鏡燭於事後轉圜集鑒識第四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公嘗對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篤且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絶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徵怡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在問者悅服

眞宗朝李文靖沆王文正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故藏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懌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美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躭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收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抑之使心不驕

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沉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曰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禱無不講始歎沉之先識每過中書省則循廊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曹瑋久在秦州屢章乞代王旦薦李及來瑋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才瑋使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戍卒白晝攫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見旦道其事且稱旦知人之明旦笑曰戍卒爲盜主將斬之此常事何足異旦之用及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瑋處邊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改敗瑋之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益歎公之識度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薦其才於李文靖屢矣而終不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斯人才則才矣顧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權寵相軋交至傾奪始服文靖先識

楊億制誥先與丁晉公爲友後居木假衖宅正相對丁將有參誥之命億遽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億曰謂之入必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絕而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億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敵多而謗少任輔而歸仁可以任三事但不可當百官耳王魏公與楊文公品題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果敗流竄

章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亦無吝色丁嘉其有度援引以至清要章公他日必爲公台

王沂公曾初就舉試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遣求婿語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婚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明年果在第一晏元獻嘗屬范文正擇婿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皋一張爲善元獻曰二人孰優文正曰富修謹張疎俊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鄭公也時猶未改名以皋相得第相表冠以爲盛事爲善亦安道舊名

盛文肅公度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鄆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聞其才雅置宴

召之有章衡其意爲一詩謝別公先有詩不發到郎蔣之誠
不見有草疏不意往見適丹刀濟其言所以彌縫將命者者
性請公問故公曰無他也吾始見其氣蕭清勞詞必遊督今
封詩乃自稱新開田後事待上蒸官遲疏輕脫若但觀之必
止於此官志已滿矣明年除館閣坐傳事落奪改差國子監
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景德中契丹南牧眞宗用寇萊公計使使奉官曹利用議和許
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之數上曰必
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
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

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
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甫利用
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
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
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多惟寇相果十公曰不如此契
丹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眾未以爲然也然自景德至元
祐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嘗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胡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屆第釋
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文皆
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不復爲屬吏得以文字相亦之意王公
不答及至任畢不加禮詢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
敢其相知而再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茂
薦人或問其故答曰胡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
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死獄具
奏上法官謂并所部當如凡人公獨奏之曰并控羌部其數
千萬一旦因一卒抵校死卒有輕所部之心不如杖遣之於
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有怨本校自盡五六輩
挺刀爭事備刺校剛捉縛戶下遂寃長朝廷方以公所執
爲是一云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

死詔部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
將摔之臣恐師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從既而果有營卒脅
制其大校者上始悟公言而加獎勞
張尚書升兼知潞時承吉彭公乘弱冠欲持所業爲贄求文瑩
大師爲之先容瑩曰請君遲旋遊寺且具禂幣與文俱之
老僧先爲持文求呈果偶愛方可出拜若入座之後臨期一
別果來盟以彭文呈之公點覽始遍無一語褒貶擲之於地
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躬謁告謝不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
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
自恃後鄉地以奉敬御日予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發滑遠國

鐵彈丸二伯道爲稗官之助勦之後果盡殄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公喜之戲謂曰頭上杏花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之謂直宿老兵曰汝喚某妓所居來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趣之旋又令止老兵怨自悔發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息矣遂不命實未嘗往也

李允則守雄州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其論宋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公有識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者人服事同日不先陳實之禍皆消謀之矛見也是以君子貴有智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方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介專以將直狂激爲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爲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余靖爲人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暑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寶元中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忠穆鄆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問必衛士

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決獄因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瑋至治事畢瑋謂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欲少留有所言瑋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具飲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爲相則不然也願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議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

人則若肯爲我用者皆聞其言而念之因此子欲用其人必聞其常往來牙市中者欲一識之屢使誘致之不可得乃從賞畫者圖其形容既至觀之與英物也此子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在公未政之比公其勉之彼爾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竟如其言也

張鄧公士遜爲殿中丞王城東一見厚遇之謂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命取茶囊又往窺之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親拂磨之揖潞公熟視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耳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張芸叟云呂申公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櫚方接賓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密雲龍茶極爲甘馨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廖正一明略也

前輩名公鉅卿往往具知人之哲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晉謙議致先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宰之貴不可一二數殆非有袁李之術但眼力高閱人多故耳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識趙忠簡方亦未易及忠獻嘗留目待族黨加厚甥子申初官贑户曹方需次適鄭典有個客遇疾致死者當府連逮急子申欲求援於忠獻爲莫能自通遂貿書特謁甥子一見留飯竟席不敢發一語終問何不赴贑陽以向所以次對忠獻曰可急行當作書與漕帥史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殷勤少言笑既而退少閒公元樞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勝我儕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往謁公時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盞貯龍涎水腦俾坐客隨意熱之次至趙即并二介蓋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劄知滁州擢兜關郎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兆於此趙又趙忠肅南閫兩京林

鄭忠定清之爲任辨慶教職首請臺參鄭寺辦辨若不勝衣趙之見即異人待之延入中堂出二子俾執弟子禮累爲辟不自安傍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及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香楮錢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子曰鄭教何如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後公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葵曰汝識鄭否可教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闊擱恐無紹興三十年狀有臨但不可作宰相耳將帳前提舉官謝厲索與相視徵起再與不揣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勝必死矣再與之手將承兩施濟在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殺帥起再與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明

御史臺有閤吏踰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蘇光之時以所執之挺知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流聞凡爲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閤吏每蘇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閤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亟召閤吏詢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對之若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誨者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亦責罰可也何其紫紫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則所欲如此煩嘆者亦分而可屈者其心謂之不覺其挺之直也況大夫賢識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何柳氏出一婢鬻于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姐儕議似婢於窗隙見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矣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爲此賣綾牙郎指使耶其標韻如是

呂獻可將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相遇於途溫

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耳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法天下始服獻可先見呂誨字獻可正惠公端之孫其所彈公文有云外示朴野中懷狡詐[illegible]

張樂全守陳留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知汝州假道
施丘與樂全相見留數日人果難知某三次薦安石謂其
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僕是彥國未識人方
平昔亦如舉辟爲點檢試卷官每同來論事見滿院無
一人可與語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彥國爲宋莒公
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毋上殿問臣細一人
是者已而莒公果相宋文終於翰長樂全與昭陵之說同

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爲州縣官因郡吏報包希仁拯拜參
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
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頗[illegible]盡以詩自言曰從老近來見解與往
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所倚焉蓋欲拔爲諫
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猿子雖使可馴終
被人薄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
衢爲不誤人也溫公乃止

王荊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
矣荊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有所本或自爲之言識者謂荊
公平日所短正在乎此何元獻遂知其然耶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邵康
節與處厚王平甫共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之

共之辭會有以告處厚者謂處厚曰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
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
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
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
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
其慎如此

姚麟爲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荊公因奏
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檄
緘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
過嚴者裕陵亦因步對勸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

行列榮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廷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
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熙寧中高麗人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
形勢險要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
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
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神宗升遐會程顥以檄至府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
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何如曰
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韓曰何憂曰元豐
人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

之禍未艾也若其忠直難與爲擬寓事忽於不測者也而
皆驗

建中初江公望爲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祐諸臣非有斬祛射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以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叙官爲所當先陳瓘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詔以禮行之庶無後患不宜欲速貽譏彼議以公論久鬱速欲取快人情遂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遠識

元祐初政司馬光指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至罷僱役復差役人情未協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如此後紹述之興果借此爲詞

邵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姦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痛詆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延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謂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顯以鄙文冠天下往謝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卷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名列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亦不問可知何爲

羅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棄祿所拘管耳賈爲之歎服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足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益欲求和於中也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國家與遼結歡兩國之甞與盟者禍及九族宜和伐燕之謀用其降人馬植之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本朝時主其事者王黼也時論多以為不可宇文虛中在西掖日言開邊之非策論事甚蹙數千言設喻以為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鄰欲肆吞并以廣其居乃引暴客而與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得其全暴客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鄰強暴所窺欲一日高枕安臥其可得乎种師道亦言今日之舉如寇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朝廷竟為切當當事者既失之於女真復用之於蒙古而所以失之悉實

和元年高麗國王遣使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醫奏王館待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報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也存之猶足為中國扞邊女真乃强暴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告天子早為之備用兵之失策雖高麗亦知之天朝君臣其謀反出小國下耶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摇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携以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如常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倘急索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益知裴晉公之事也

劉豫據山東妄言御史馬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鼎繼奏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倘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異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意彼見謫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窺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等其黨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嘆服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相得甚歡行且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倘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

秦檜當國有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繳原書管押其人回檜見之即假其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

韓范不能用張元李昊遂奔西夏大為邊患檜此舉勝韓范矣所謂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人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之然壯其豪與之三千封書遣四兵送之并

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謁公謝非公徐曰君謨手則小忠
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即爲發書子弟疑
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
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
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急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
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
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
封兩國夫人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
去夫人抗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
明智英偉如此

張循王罷兵就第一日秦丞相召見言有少事煩郡王建康鎮
江宦皆闕帥請薦其人張唯唯而退越日又言之張辭以居
閒已久部曲悉離散無可薦者秦曰數郡王薦翰林學士則
難爲軍帥職也復何辭張不得已乃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
皆嘗隸韓蘄王其遠嫌杜患如此紹興中車駕幸張循王第
過午尚欲從容循王再三起曰皆自上乞早早歸內皆莫測
其澌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天子款留私第爲
榮但幸秦太師府第未臨也即登堂聞者歎服其識慮之高
遠焉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
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
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游後圃見
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
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
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
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
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
造巨艦極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
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

數十輩騶從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
藥之外且多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
此軍容獨壯王大喜問其何以致此對曰到海外諸國稱大
宋回易使謁戎王饋以綾錦奇玩并招其貴人用事者珍羞
畢陳女樂迭奏皆其國中所未嘗睹其君臣大悅遂以名馬
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饋遺甚富
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曰此戲
也更往則敗矣願仍爲卒退老園中此卒翹然甘寢若將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
圖得銀荷乃如此然以一弊衣老卒翹然擁五十萬界之步 [illegible]

寘生其然宜其然乎

楊和王沂中閒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楊以所執杖畫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翼日當司帑司帑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王偽押求賍物吾當執汝詣有司聞巽相者具言本末至壁屋冀動王聽王之可否與司帑打合五千緡與之相者大慟痛罵司帑而去異日乘間白王王怪問其故對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押字則王之蕭厚矣且思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即以予相者幾百萬旌之

趙衛公雄相孝宗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鄧丙曰鄧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的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嘗見挺雖有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及恃其陰巧而愚弄上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耳上曰何謂不得其地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有摩袂援救取免敵鏃大失民望遂至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帥兩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伏挺亦望宜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帥二軍皆當其偏裨號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世始思衛公之言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論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所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驥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寶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寶之際憲聖自內出璽與之

趙汝愚先藉韓侂胄力通宮掖立寧宗侂胄所望不過節鉞胡衛從容謂汝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徐誼亦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觀侂胄意止望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侂胄勿令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止加侂胄防禦使侂胄大怨望遂擠汝愚之竄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惡當時劉晦翁分些官職乞平原羅大經亦有云旃壇一鉞底須惜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爲慶歷也由人事也由天

元廉希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往見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褐冠衣袖詩請見公亟延入坐語殷懃握更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公兒弟

等請於公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傳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
加詹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所知我國家大
臣誦焉是退彝天下輕重劉整官雖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
宋諸生所謂朝不生焉不與彼何罪而獲囚若況今國家起
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發熄矣公之卓識若此

此自是宗相全成大事

識事以需決機以夫屠操利器盤錯可為棼理亂繹劍刀輒
直諸若口如膠舌腹將書腮虛益名聲催隨呼拜是奉天下
於無用胡爲不我集才幹

威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
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
少乎曰然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
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爲變上召
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
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
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
德明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人乃止契丹奏請歲給外別
假錢幣真宗以示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
之意耳可於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
契丹得之大慚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
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蓋不借則違其意徒借又
無其名借而不除則無以塞僥倖之望借而必除又無以明
中國之大如是處分方妥

符中中禁火丁晉公主營繕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
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
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卻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
塹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
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舟
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執旗幟擊
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張忠定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吻取民財者其人聞
知縋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得則渾衣投入

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詾詾聞自投井故無他慮
一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呂正惠公端為相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樞密副使寇準欲斬
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以為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請對具
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分我一杯
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異類悖逆之人哉且陛
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
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
終何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
幾誤我事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彌患濟事
者是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溫公幼年之擊甕亦
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
側一日大閱方出軍眾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眾東北望三
呼攬轡復行眾不敢譁真宗不豫李文定公迪以宰相宿內
祈禱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屢日
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王所需也文定
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為毒也即上馬
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怨語共拆井亭燒以
禦寒軍校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

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
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
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
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
欲於後圃造樓貯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
瓦難猝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貸簷前瓦二十片限
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
為安平戴炳總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
領兵迎敵眾皆目笑腹誹何炳曰第速行餞即至矣炳乃盡

吏輩搗竹爨木鑊沿市民之門曰知縣以飯將人家最炊止熟者有熟飯熱水掌翻其值賈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毅然一戰破寇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吳安道進路奉使河東所行安撫聾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進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芻雖已留意而窮僻愚不能悉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耶已飛討之矣因作樂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歷者安道大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浚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爲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吏繳解事者往視使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偽詔也緩不可宣而事已彰恐令危急於是賜權有變復謀之張公公曰今便發庫錢下行賞之意乃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大其賞禁無敢登義而散給金帛如郡賓時於是人情帖定乃定大計

金人破京師與南兵退以宗公汝霖尹開封物價騰貴

石令曰刂 羅市夫 大羅市 西烟手日 米役書 民生卷 禹者想 何志市 倫之把书

乎有十倍於前者都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爲先當治其所先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麵之值且市之計其值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麵令作市肆餅餌大小爲之及取糯一斛令監軍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觔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果子時來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娄至此其不能遽求獨嶽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值會計薪麵工值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處斬令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官酤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戚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官鋼之值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汝盡禁私酒汝減值百錢亦有利乎任叩頭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在頸上出率汝輩即換招榜一斛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攙奪也明日出令敢

有私造麴酒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擔破缾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價既並復舊其他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爲宗北杜云

故老言賈丞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鎚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捐𨭌列劍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及太廟入風雨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入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賞給金帛賞之賈才術若此類亦可嘉

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甚馮榯也

吳興諸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懷娠翁懼其嫗妒且以年邁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以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稍長且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逞者指爲奇貨恐迭婢家啗之婢方哭則諷之曰汝富貴矣何以哭爲可告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所知之然貧無貲何曰我能當貸汝即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償我然責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以往且戒曰汝至莫韓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入間汝謹勿應我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即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驚然有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汝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曰此爲汝長姪此爲汝次姪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

吾弟皆在此伴夜安得去即命櫛沐盡去敝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爺之以月廩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與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分訴其子貸錢郡遣莫嫗及其子聞之遂備陳始是太守唐少尉察幾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群小質獄杖脊編置其填刻而弭奸訐化有事爲無事且家完而能承先志又博孝義之名一舉而數善備矣

言笑三緘取與一介菩薩不外莊嚴頭陀豈容破戒太丘道
廣雖登常侍之喪伏波年高獨受梁松之拜汲學惡和勿謗
彝詮集品行

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宜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
猶衩衣潛身却退中貴謂曰官家坐多時可速進見竇曰聖
主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宜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
之遽起索彩帶著後方召見儀禁稱方正其自重應制同時
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變服御便殿穀望見將前而復
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

索事分劄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乃趨入陶穀翰林事見學士故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
宗可比李文正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
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張知白守亳州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
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促治裝去
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
賜又例外獨賜公加等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
不足辭强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避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
微物要見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
以止之竟辭不受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
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
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道只箱今尚存否曰迨今
寄之仲儀曰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
也遂悉取呈辭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嗣勒立朝少
與多聲汝毋以此累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焚之後語安
道甚感之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

飯命鞏褫帶而已彩躬自如常頑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
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京
之食雖衩衣無害也鞏字定國王旦子素翁諸子中鞏最知名

孫齊政爲出帥環慶宿營城偏夏州進奉使至或言當避嫌者
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其下況陪臣乎遂
宿白沙仁廟聞而歎之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倒窮苦學世罕其比王侍郎瀆
聞其勤約嘗以盤餐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易之願但當
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厭粗
糲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王人嘆息之范文正公爲睢

子瞻嘗言南都學官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餽公不食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遣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復啜此粥乎二公同時人其所守相類若此（石介字守道兖州人丁讀應天府虞城人范文正也）

明道先生嘗聽一僧寺夜間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座中啣一青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青也即手抄記而納佛本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餘月餘人見其座有光以爲火發趨撲之至則非也遂不復鍊試以稍成之丹塗舉熱處氣成金或謂先生服之先生曰吾服此安所求

此與一道士畫授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元祐初起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潞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范忠宣謫永州命下公之諸子聞韓少師維謫均州其子皆侍以少師舊在政日與司馬公論議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請以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默然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慚怍而退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請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荊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子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則勤

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爲禮和相不知者此也哲也

王荊公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荊公曰爲宰相而作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范淳甫祖禹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范祖禹其舅[illegible]而祖禹以爲不可初字[illegible]受業[illegible]公以[illegible]編修神宗實錄[illegible]改字淳甫）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太

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厲屑二年
我求罄我一點罄與歡歎罄當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
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遂其書不答

陳瑩中初任穎川教官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
例必教授爲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
之文公聞其言不以爲忤而薦於朝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
揆欲娶之使人嗝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
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問近
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

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呂元直頤浩作相過堂吏環錄一日有忤意者執其吏寘
品已高倫於同列乃叩頭白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
法行遣今乃受辱如蓄頭某雖賤役不足言望相公少存朝
廷體面呂大怒曰今天子巡行海外大臣皆著草履行泥淖
中此何等時汝輩要存體面俟大駕還京還汝輩體面未遲
群吏相顧稱善而退

高宗南幸方在道中每泊近岸輒敢登舟詢問行於沮洳
則囑宰臣呂元直時爲相顧同列曰吾輩便將爲赤族呂
而易舟小泊乃檢稽鞴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相公鞭以當

沙與

高宗在微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
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道
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相

胡銓在湖南斥死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
曰日月何歸汝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
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金人來取胡銓等三十人家屬郡諸之洪皓曰昔韓起謁環
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趨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
遣彼方因於宋元妹亦强以當中國若遽從之則知我虛實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所求無人

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由官程牌額悉以紙蒙覆一槩常年
之備也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於學門牌安尹命吏
持紙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得携立其下曰太學賢
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歉於遠蕃竟不令蒙撤更以白
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宋國後登第上
記其姓名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

太學齋齋有小池忽一鶴飛來寄其上久之一同舍生題
詩云初來池上有新聲火急報知同舍知非夜雨餘春水
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溫藉

舫溪所長閣號石帆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爲關司徒
事錄百頁爲先生潤筆請作乃受其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宦
官作墓銘耶是日先生正絶糧其子以情白堂客咸勸受之
先生御衆堅一毫不苟取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知
思歸貴陽詩有云薄暮不能強不煖軀矜前見錐球臨湍之
日此余硯匣藏中体惟方也

卷之二終

忠義

在天者日在人者心提挈爪透明崗巇探豫于滌身亦酬殊
遇斷離號曰總盡做性死生不二佛見式臨豈乏全軀之性
惟賴正氣之吟集忠義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
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令卿往見可
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
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卒進報鉉入立
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遥見止之曰但正衙一
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
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
敢坐後主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
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
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
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第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
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并
坐之遂被禍云 後主虞美人詞云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
爭名欲中傷之者奏知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太宗遂詔

銘爲之銘遂詣對而泣曰臣嘗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
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銘爲碑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
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道稱南箕扇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
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仰王仁義
之歎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其忠義因復得銘所撰哭
王挽詞二首尤加咨挹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
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
恩無報補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
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
已消魂

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
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
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草間
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

賈表之公望文元公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當作御史排擊奸
猾否則爲將帥攻討羌戎餘皆不足爲也平居惟好獵常自
飼犬有黃熊氏者爲之飼鷹鷂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
以寓吾意也既守泗州翁彥國勤王入泗上不進表之詰
責之且約以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僭叛表之率
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偽命不從遁而南
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已如此前輩之間獨從稱之賈大夫云

四明陳秀實禾政和初爲右正言明目張膽疾惡時稱得
人除給事中會宦官童貫黃經臣恃寵驕險且與中執法
盧航相爲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備位臺諫諍廷
争至可爲者一遷給舍則非其職此而不言後悔何及未受
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陳擅權之禍不可不戒此隙一開異日
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上以日晚餓
饑拂衣而起禾牽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
上爲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陛下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
禍孰爲重輕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裂曰正言碎朕衣矣禾

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
爲之變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
曰留以旌直臣翼日經臣等其黨訴於上前曰國家極治如
此安得此不祥之語繼而盧航上章謫禾一介書生言事狂
妄東臺之除既寢復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奉親還
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禾交游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
學後瑩中論劾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爲救解及正彙告發
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游謂言必曰禾發
移文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曷以實
對禾曰禍福死生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倘得分

賢者罪同所憫也制是指以爲質動停宜和州起守龍舒以
卒
獻陵嗣位未幾而汴梁失守鑾輿大難以紓京邑之酷天下歸
仁炎興中天八駿志返荆蜀咸有攀龍弊泣烏號之痛任元
受時爲下僚率中原搢紳爲位佛宮而致哀焉併作疏文以
叙其志文辭意直讀者流涕其詞曰聆惡萬里群心久阻於
望宸旒閟三星儼輝俄遐於和靈悲攀率土冤齊骨等臣等
跡乖簪紱心切葵藿從君以出始斷背國之士臣御主而然
終媿趙家之義士攀號莫及捐死何窮皆罔無罪而殺一夫
尚復有辭而額上奇骸茲二哉我兩君義不戴天辨九關

而雪冤酬應援地希十力之可迴爰賜蛾蚨之扰仰于能象
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風騎上賓遂爲多難嗣服幾
年躬勤庶政遙罹元朔祇爲遷今已淡露蓋之嗟更劇禍耶
之慘豈兮安在悲几筵問萬乘果黔將禦侮戎之難六罪綿
叔成弊義帝之冤自憐草莽之蹤莫効涓埃之報惟依功果
式佐神游伏願法證三乘想超十地如天子名爲善牧萬有
皆容猶世尊身入涅槃頂不壞矣離塵滅恨聞梵唄之潮
音屣脫塵容乘帥寶華之法會然後神明助順中外謀全載
木主以徂征督修陵之怨春梓宮而旋復貽怨在天之靈
建炎初宋亦舉車以兩宮通問使爲金人所拘亦作祭儀

哀辭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草旅而露於窮年異域孤鄉犯
風霜於將老亂上之旅雲蒲以中之舌徒存數馬角之未
生泣淚容慕龍髯而莫逮涕泣冰天王倫自金還得其
辭帝讀之爲罷演官其子三人　徽宗殂於五國城洪皓
方流遁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擬文以祭容齋三筆云先忠
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
威殊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
爲禾黍改館徒餽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
雖遺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
畢惟泣血伏願盛德之祠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擬虞

居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即世所謂
祭文以祭者

楚州東新民張尚家巨富好施與濟貧困不責人之報年方
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竄栖於射陽湖中乞食以
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於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剔股數
臠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舉身遮蔽而拜賊曰此是我
主遭亂本富家今亦身逃難尚無飯與豈得更校財貨如欲食
其肉則又瘦瘠願將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亦爲義所激聞言
喟然亟解尚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送歸與中淮上安定
尚帝甲食堂尚蘇百歲僕亦存尚以弟待之張氏子弟悉事

之如諸父

甘達者屯田郎中李舜僕夫也事舜久舜親信之既而去舜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舜以子學妖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平生執友無一人敢側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舜既恩州別駕仍郎將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舜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舜感恙日篤死旁無家人達使毋守舜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舜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應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辰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舜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牙手側足旋目睨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投猶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拯救也耶彼雖靦然衣冠號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四明蘇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遊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雖承家業用度無狹里中惡少

日狎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其園螺魚蝦竹木之利尚存舊僕胡忠主之自獻可無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資從往焉忠再哭盡哀且與郎其事之籍其貨財之籍以歸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役妾為其游從樂聞之又欲蕩盡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滿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二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猶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雖有子遺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乎忠嘿然良久收刃卻立曰爾畏死矜我耶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爾遂驅逐出舟數輩伯簡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群不逞修謹自守一聽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忠事之彌謹吁忠其賢矣哉庶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忠之罪人乎

唐俊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金帥湖金毬入追至稽嶼太守李鄴以城降唐俊性忠勇誓與賊俱死以報國一日鄴

汾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鐵登小關上顧曰願天祐我
一擊殺此兩賊不幸墮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
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願碎爾腦以愧降賊者耳因罵鄰以
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從賊尚
得爲人耶琶八怒曰汝願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灑油
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怒琶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尸報
其靜耳會孫帥傅松請爲立廟祀之琦以衛士自奮古今罕
儔至以焚尸報讐則段太尉之風矣異哉

孝宗追復岳武穆官爵收召其子孫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
沒入之數止九千緡耳其斃於獄也賞請其洛掛勝而廻獄

李隗類負其屍出葬於北山之濱身故有一玉環亦以殉葬
雙檜於上識焉將死囑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
賞購之汝始以告棺上一鉈篋有棘寺勒字吾埋爾之符也
後果訪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乃上告官悉如所言
而屍色如生尚可更斂禮服也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
蠻銅弩鑌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餘匹粟麥五千餘斛錢
十餘萬書數千卷而已飛同時諸將如某某等莫不貨玩
充堂殖田園占畝厭享樂耆妻兒滿前禍福頗懸天道
亦自有不可知者飛冤死獄下其子雲同斃名人惟士

多以詩弔之天台舒九成詩云精忠廟宇西湖上再拜英
賢感昔游斷碣草遺崇吳嶽空山日落叫鵑天移宋祚
難恢復帝京燕雲困掠因逆檜陰圖傾大業恩陵無意問
神州俞安甫蓮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讎信使北和憐屈
膝策文南駐恐含羞兩宮五國播征轍丹詔班師下節樓
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嗚呼竟死奸邪手顧
湘謹爲社稷憂纍纍冤冤游魂犯紛紛雨濺灑羅雖猶餘
滿地萇弘血不見中流涵遂舟氣壯已塵金匱匣冕旒終
揚鐵鑑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
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獄復田起廢憐倫寺發樹妄嘉順

省侯望世郎今崇祀典代香寵遲到松楸
武穆家謝邸專表云青編屬乙夜之觀白簡僭士人之譜最工
武穆有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
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
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
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
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紹興間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
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叛爲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
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

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苻勿奏俄以不職毀其人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人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金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秦檜柔佞竊久植黨締交卒不及被高皇首吏大化德言路壅蔽之蔡召蕩元振聯翩於列執法紛中猶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聞其除至以啟賀之曰伏睹光奉明綸榮躋橫楫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隸大夫論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留坐迭為瑟長自昔縣職于雄劇比歲或乘于疏輸汙哉霜臺賴公雪恥顧陳苑凡少助風聞諸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詒地盡矣乃若猶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故以五尺之童兼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雖無野鳥為鸞欺君獨甚公議各激揚徵時雄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論錄半坐旌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擬莛益黨孔與之雖或預念乎之蕭受其頤旨然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

臣事不問而問事不實建政府權庭之有闕必請官御史而後除第國復毀犬之報而搏吹已慣奚顧鷹鸇為之斑而孤危主勢私竊寵貴之榮階豈止於子弟而為輿僕俾奪造化之權謀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觀其而在位之中非阿王氏伎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孫琉試之識旋從外叙擢至中都實招致於妖言啟包藏之異意忠憤抗疏智識眾心上覬決臣既之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宋開林甫之姦檻坐令存功之幾備極寵榮之典正係和義宗替協謀故聖王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台重朵雅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宸衷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講於讜言浩辭沃心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豈更其輿論而宏綱猶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沒遲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頼言彈擊無避眾憚則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鵰鶚才固絕倫張文綱不問狐狸惡惟豺首維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大合之間忠義之心如在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諛諒非方正所樂聞謝懇豈遐例當修致湯得之茲祠以白上天儀惟說

一時公議遂大申奏任守元受宥集名小職楊誠齋爲之序

化亦不大顯。

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每自言其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微過皆朝夕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投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乃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舍溫凊而與公軍事耶魏公歎息而許之

光堯之喪金使來弔祭孫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館伴使康元弼館伴錫燕於亭仲遠因元弼請免燕不許請樂絲竹亦告遺留使亦不許至期但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來其屬拜受北與叢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遽退復位申上踐力固辭仲遠令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外徒乃故出漏貫閣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爾館俟命賦詩云衆湖龍馭去無蹤一遣行人意則同賡傳原廳成好會蹇何意暗傳風故令耳傾笙鏞末只願身歸鼎鑊中已拚僵卧期得請不蘄保館汴江東越七日始撰兒祭之命既還不宗勞之且褒記此體卿此爲賊增氣何以賞罰對曰北朝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政使臣死於北亦其分耳敢覬賞乎上嘉歎與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臾典自咸淳丁卯襄樊圍以來生兵日增保襄樊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門關於中以援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出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儲可堅忍然所用鹽薪布帛爲急呂文煥守襄陽募死士人於青草中藏蠟書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進援既至路口守者見積草頗多約致供焚艾用遂爲所獲焚是郢路之道復絕矣既而荊閫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臨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順爲竹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匹先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至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船布滿江面無隙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數萬

背披靡遊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踊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為神結冢殮葬立廟祀之然自此閉益密水道延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蝦不能度矣外勢既壁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栰則腰鋸斷之從遂達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綴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遣撻者貴驚嘆曰吾事泄矣然急出乘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斷鎖破圍冒進眾皆辟易既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遇方僊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為無底船百餘艘中植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以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勻林灘將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擁旗幟紛披貴軍皆喜躍舉流星以示之北船見舉火皆前相迎逆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北軍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貴不及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不支遂為所得至死不屈是歲十一月十七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舁貴屍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

師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為立雙廟而祀之以此延遼明年正月十三樊城破三月十八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天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分地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與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後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

郝經字伯常元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賈似道拘之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雁獻者命畜之雁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畢雁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而縱之其辭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世皇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而宋亡

臨安將危日文天祥語幕客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甚密約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思之乃紿曰朝例不許攜家願與汝俱死必不獨存也乃置毒酒於尊飲其半與劉劉不

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嘗君得無愧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仕元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迺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陞是璧之子丞相子道生佛生並流離中死亡故命以陞爲後耳

張毅夫千載廬陵人丞相文信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暨公被執北行毅夫偕行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飲饌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櫝俟公死收拾骸骨襲以重囊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曰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於公畫像上曰閉居忽忽萬古悲咤天風慘然如動生氣如何等殺亦念東家豈其英爽猶想形骸同時之人能不顏汗昔忌其生今妒其死

鄧中齋剡字光薦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久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疏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碑柱兮雪花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人間時虞伯生集挽丞相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閩人謝皋羽翱倜儻有大節刻厲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托興遠游因號晞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翱悲不能禁登嚴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涼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號慟哭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其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作西臺慟哭記其志益汗漫不可羈覊世間無足當其意者

謝君直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間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元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度將迫使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

鄭所南先生字思肖號憶翁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
宏詞科剛介有志節元兵南下叩闕上疏犯新禁辭爭自之
由是遂更今名曰肖曰南曰德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
吳下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入寺為祠其
祖禰遇諱必大慟寺下而先生併館穀於寺一室蕭然坐必
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退人莫識焉誓不與朔
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輒引起人咸知其狷
潔亦彌為怪善佛老教工畫墨蘭疏花簡葉不求甚工而成
即毀之不妄與人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以擄
其憤懣云苦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府人孫千挾脅與其意者

則反與勿計臣來之不得知其有田因脅以賦役取先生
怒曰頭可斷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
真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
為春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其題鄭子封墊曰天垂古
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自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交一
人題義宋臣之復仕元也其題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
老眼空闊清風萬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其題畫菊
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
曾吹墮北風中又曰鑽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自
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其題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

可斬敢懸此頭於洪荒之表以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標
樣誠夫意國而事讐也平生身窮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
躡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夢中也所著書
甚多有太極演錄交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識莫知所謂書後
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嘔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
當識之云晚年究性命之學竟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
所南先生當宋社既墟無策自奮著心史六萬餘言鐵函
重緘外著大宋鐵函經五字內題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
書十字沉於吳門承天寺眢井中崇禎戊寅冬寺僧浚
井得之自德祐癸未至崇禎戊寅凡三百五十六年矣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母當
至元戊寅冬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恃恩橫肆勢焰爍人窮
驕極淫不可具狀發趙宋諸陵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
其骴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執券行貸得數
百金乃市酒醴饌羞夜招里中少年伊坐舉飲酒酣少年起
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唐慘然具告以收瘞遺骸事
衆歡諾中一人曰發邱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
籌之熟矣今四郊多暴骨取寘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
匱刻黃絹為囊各署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瘞地以藏
為久以計詒自事記舉集出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

小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造塔錢塘以納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慼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上作冬青行曰馬箠問髑髏南面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鎖綠霧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邱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丘屋叉成坆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名雖高而困自若明年己卯除上元兩日磨出觀燈歸忽坐瘖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鞠我從趣附觀報官宇巨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遶墀降揖曰藉君掩骼其有以報唐乃歷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薄且貧暴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因知其由也踰歲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竟欣館一日問曰吾悉

另見右詩所同

江間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曾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納拜爲禮敬待加情欸益篤冊知家徒四壁慨然延致爲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室有田以給左右並理爰訊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僞故國之公女貴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而高之爾後生三丈夫子閱其履歷乃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右唐義士傳所載如此乃雲溪羅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籠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得高孝兩帝骨斯足矣果得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永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惋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晴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

唐子林共拾遺骸收一函而見

此記可信

螘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見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一事也觀此兩人相符若此或效之齊人周草窗癸辛雜識所記云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僧福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為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於是貪發之想遂騁及於諸陵澤復一力贊成之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脅之以刃令人逐去銑哭而出逕先啟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理陵所藏尤夥啟棺之初有白氣貫空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藉以錦錦之下復承以細簟一小廝取擲地有聲始知為金絲所成或告以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凡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俗欲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殮大慟垂絕鄉里為之感泣是時四山皆聞哭聲晝夜不絕旬後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諸后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七年而後許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群公論功受賞皆謂用費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聰者耗啟在奏聞命大臣於神殿下起梓觀之其中實無所有但有朽

木清如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蓋之是役也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則以慰一時之人心而已遭發掘浮沉沙漠初未嘗返也高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錫器數件端硯一枚孝陵亦蛻化無餘僅存頂骨小片內有玉瓶一副古銅鬲一隻澤遂取之昔聞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并骨化去者光陵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穢氣所蝕如銅鐵狀諸兇嫌而不取往往村氓拾得之聞有得猫睛寶貴者一田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乃持歸夜頂禮堂中奉事之由此家業日熾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乃送龍井關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而聞亦得楊髡之賜歸奉鄉人貲產復役少年數輩狙伺道間執而斃之就擊王者以為罪不加眾各受杖而已據此諸陵骨俱為羅陵使所收又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存頂骨小片不知所收七所易林收七所收者又何骨也姑並存之以待致　林和靖先生墓亦有頷珠者而楊髡亦發其墳獨得棺中一無所有止

有髑髏一枚

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為相與江南浮屠楊璉真伽相表裏發掘古墓尚上言欲毀宋諸陵寶利其珍寶也明年乙酉正月桑哥楊伽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又裒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項以為飲器宋遺老朝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珏玉潛宵門先生與朋舊省密收拾骸骨瘞之陰相縣於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珏後夢黃袍引見報德之後果生子其為名儒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翱為托寄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畔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蒙龍腹恒星照夜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斷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抛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寅甲木也元運絕於甲辰已開先於寅白之時宋烏啄粟於甲木又開先於騎變之始此豈偶然之作哉與鬼託枯骨之靈豈偶託宋烏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

按鄂州供傑雜誌斯景炎辭興於海上各擇其南北岸一夕大風雨皆不利發覆舟而黨與悉獲旋相歸焚化其骸如生大而焚不化衆軍感動忽雲中見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國一係不墮後身當出報復矣故陸福鄉邪賈稅之有云曾聞海上鐵牛歷猶記雲中金甲神蓋紀實也

宋稗類抄 卷之三 忠義

烈

其夫伯姬晉名嘖嘖大家女誠文高興冊截耳自明露筋不
惜既爲窮寃之禮宗尤勝鬚眉而巾幗驚貞烈
慶歷中賊王則閉門不軌濟城中子女無如趙氏美致帛萬端
金千斤聘爲婦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
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履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
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賊所遺服衣之女曰君
賊何服也家人掩其口卒適以往女登輿自殺於輿中夫趙
去就知廉恥伏義死節名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望
衆然猶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求

表節義如是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寧不有愧於心哉
靖康二年長樂申屠氏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適
侯官秀才董昌絕口不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命
一覩希光笑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事罪罪至族六一復陽
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徼娶
滄焉希光知其謀謬許之而寄其孤子於昌之所善友人乃
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
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偽爲色喜既裝入室六一既至即
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及夜中詐
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燭自折六

一頭首繫中至昌墓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
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夫六一陷人於族乃人不族而已族
矣以一文弱婦人奮其白刃全家爲戮義憤所激鬼神助之
有志竟成豈必鬚眉丈夫哉
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
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橫屍道傍賊
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跡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跡
乾晴即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人或削去之隨即復
見覆以他土而其跡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光庭事
略同過荒現逆轉衝而此現於土上耳光死以忠婦死以節

戴石屏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
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
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
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縷萬
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
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而死可謂賢烈
矣
義妓毛惜惜者高郵妓也端平間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
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
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

劉使者乃拔逆耳妾雖賤役不能事叛臣全死以刃刃裂口
立命籍之罵至死不絕口後閩師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
廟祠潘紫巖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
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衰頭異梟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
魄吏間名古今無限履金者敢舞筵中過一生矣死靡他不
意得之娼優下賤可愧夫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丞相伯顏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
下皆赴北有王娍儀者題滿江紅詞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
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
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

滅千古恨憑誰說對關河百二淚痕沾血驛館夜驚塵土夢
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儀之詞傳
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為
之代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
朶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夜
半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
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
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
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
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

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
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婉儀名清惠字冲華後為女道
士五月一日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
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
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
羞為北臣妾雖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
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元主命斷其首懸全后寓所是年
丞相伯顏師至台之臨海民妻王氏有令姿被掠至師中千
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乃
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君子千夫長見其

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過嵊上之清
風嶺王氏仰天竊歎曰吾今得死所矣即嚙指寫詩於石上
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其
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遐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而死死之日距
今八九十年石上血痕起如新寫時不為風雨所剝蝕官府
樹石刻碑於死所兼立廟祭表於朝封貞婦先是岳州破時
襄陽貢尚書子璟之婦韓氏乃魏公五世孫名希孟年十有
八為遊卒所掠以獻於千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
日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

謹秉開國百戰功當陣挫雄鋒及侍朝幼主臣心常悃悃帝曰卿北伐由戎今有警兒獨弗緊尾此行當繫頸卽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遲陳將忽兵變不得守策賴羣議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卒敗祖宗法大胡肆人貴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不果我中原夫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夫人喜得人亟戒留耿耿江海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能臨本朝固封疆誰謂如萬餅烈火燎崑崗不辨金玉殲妾本良家子性癖守孤梗嫁身尚書見箇兒崇蘭有直以才總合小宰宿痼嬰初婚合歡帶豈比日月暝蠶薨會雙飛比目鰜

常並宜期金石堅化作參樹共花頭勢蓋然豈也氣允昇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禍耶一方遭劫擄六族死俄頃退無溝壑風孤鸞弔空影轉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絲一死陸離肉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豈如春繭不作燐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頗娥乞憐羞虎窠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望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衞與海使成嶺韓氏死且三十餘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趙魏公爲譜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掠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

以巧計脫蓋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卽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爲君婦未晚也主者喜諾卽嚴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曉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王貞婦清風嶺事昭然在金石煒然在簡冊可徵也後有一人以爲無是事作一詩非之其詩曰齧指題詩似可哀班班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惜乎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善爲惡指正爲邪毀忠爲奸目廉爲貪者觀此其亦可以少警哉元楊廉夫亦有題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雖不能揚節婦之名而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旣寤大悔更作詩曰天臨地

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苦痕化作雪江清顧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生一子

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兩楹之間入磚爲婦人抱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鍜以熾炭狀益顯古云至誠可以貫金石自有神理存焉

汪元量字有大錢塘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

賦詩云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羅淚濕鈴鑾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更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頃之隨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沸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蕭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乎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釃酒城隅鼓琴敘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以詩云客有黃金白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塘往來彭蠡間風踪燭影無定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跡遂傳以爲仙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秦少遊嘗溺未有以對甫建度鬼門關乃屑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頭船北人墮淚南人笑月落荒村聞杜鵑汪詩祖此

元量自號水雲子一時士流多題咏其事江邇賢詩云二龜陵樹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

去無消息滄海桑田至白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玉蟒兒曹遂登車入紫闥王母窗前窺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波水濶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詎與鑄鐘期馬易之詩云二日錢塘海不波子嬰係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水雲子題江潭像有曰春湘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璧只將無淚灑新亭

乙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識慮主卒柴沙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心腹至正壬辰秋寇

蹈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丁拔刀擬頸上諸侍婢皆散走衆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吾當悉以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衆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數置堂上寇爭取之竟又欲犯衆那身衆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生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衆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擇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云

宋稗類鈔卷之三終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家範

求忠於孝欲治先齊正是四國不忒其儀妻子好合兄弟怡怡閨門之始王化所基集家範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窗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挾持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問者歎服其家法之嚴（呂大防字微仲諡正愍其兄大忠字進伯弟大臨字與叔大鈞字和叔）

元祐中呂微仲當國其兄大忠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便微仲曰界以中霤門私家也乃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且其慶壽厚卿夫婦假從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饋馬於朝路遇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泰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伯季侍立左右

坐客踧踖不安求去蔡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時人皆以蔡公

教子有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樂

韓宗魏億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
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
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
疑獄奏讞者其辭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
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俾貳一府事無巨細
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
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
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殫家法之嚴如此所以

多賢子孫也韓忠獻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其後仲文尹開封子華玉汝皆至宰相持國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韓魏公琦亦謚忠獻

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正獻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
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
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
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
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
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於
齋中索紙墨發書有二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爲誰對曰
書表司通引遂使發書來亟應選斜退之未幾安國來白
有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發書汝當伏事我安國侍立無
總得徐謂書趣遣發乃退

包孝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
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
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
四字珙孝肅子也按史孝肅無子當是嗣子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者親既終堂其兄甲敦
在原之義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業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
有室不令日咔其失使叛其兄乙牽於愛而聽之而甲之所

爲無不善者欲鬩隙而無其端於時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
親舊借假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伺甲之馬出杖折其足
甲歸而見之且詢其意詢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
藥之好列植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者焉灌溉壅培不倦
其勞也又將殄是以激之乘間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
矣而未果也因鋤其地而植之穀乙悔其非且將改之而其
室未厭也甲歸處一安庭之側室未嘗一與室事其婦罵
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妻不能堪因訴其主甲曰逐
其妻歸圖之婗汗浹背月日妻不幸不及舅姑無以爲甥以
至于此不知伯氏之德宇如是也乃正冠帔而拜於庭以謝

不敢辛為詩挽以相其夫而屍其家稽田者可謂賢矣

鄱陽張吉夫介方娠時其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黃公發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故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愴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間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偕自蜀歸人迎謁歎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記其事

張循王嘗教子姪曰子弟對父兄須謹不患人事不通淹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曰從事要謹凝雅儀贊之氣昔之照壁後嘗遣人粉指摘僥倖見其或缺上官歎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羅笑聲聞於外及今趨拜客次趨揖左右我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衙中之兒也每三復斯言為之慨歎非身歷者不知其言之切當也黃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顧人答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舊日之親當路非當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用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駑才也豈好子弟宜書此於座右

婺州小民曾直紹興九年用醉毆殺掠嫗姚氏法當死其子世也明不在役所既知乃詣縣乞身代不聽成獄復詣州訴言照報聞極懇辛有兩弟可以養母乞代父刑以存父嗣指出血書狀哀太守曾天游諭以無此法哭拜愈懇方當夏坐府門炎艾頂上哀懇曾側然閔狀未竟遽明割左耳擲府瞎流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為州奏而繫之獄俟報父見了罵曰我年老殺人償命是本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報詔減父罪一等而釋直明勅至宿吏欲聆直明情之實假隱語論難以辨識擇人而代刑直明色無憔悴怡呼相答子所老致被傷故代父償命情理所宜至市皆始立忍視人咸數其誠孝時年二十有一曾又狀上乞量加恩賜以勵風俗於是命所居

日給錢米日支錢二百月支米二斛

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日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

不可容賊告於官府之遊方長撰彝鼓三登子弟一人叫了
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
命。盧空自有神明聽。又偈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
食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程公鵬舉萬里在宋季被掠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
掠得宦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妻自內出見萬里面有淚
痕知其懷鄉郎竊謂之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
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撻之越
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
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

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以蔭補
官迨元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
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履往興
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
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
所成布匹償元鬻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
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鞋履為出故遺鞋履在地
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
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
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

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官為具禮委僕婦李
克後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輟耕錄所載如此一本從彭程萬里解
潛文惠之子也年十九以父蔭補國子生時元兵日逼萬里
叔嫂等和二策以直言件時宰擢罪謫江陵未及濟口為
元兵所獲為張萬戶所俘愛其才勇撫萬與元配以俘婦白氏
之女也名玉娘忠孝節義有烈丈夫風者惟一女僅存成婚
之久各逃生難
甚相情重云云

志尚

意之所至身不能兼保全微尚間出殊心雖嗜好僻亦復慚深集志尚

晏元獻公雖早貴而奉養極約唯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伎曰汝曹呈藝已畢吾亦欲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

嘗言神仙異事云形滿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坐客或疑而未知公果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焚置五老峰下焚之默坐其傍烟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峰頂上語雖近誕亦或有是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擎鑪默告若有所秘祝者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爲夜必裒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若暮夜少寘吾一夫區區之誠安能必其盡達然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鎭日重建也秦淮絶致清在軒檻取家第所寶袁安臥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絶筆凡經十四守皆持愛而不敢輕覬一郡守忽竊去以市畫蘆雁掩之後君王子公再守是郡登亭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與江山相表裏爲賞者之藉務也（一云晉公出典金陵集詩日貞宗賜周昉袁安臥雪圖付郡可一絶景處留之今逸擬于賞心亭）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使於湖南行客未有不停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復題於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諷之爲安撫湖南留詩於寺云平仲酌泉

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情屬廢興榮（詩見近）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今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寧府城士族猶是公所植公在鎭每宴客命驛籍分行剗遶於莎土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韻致

陽夏華陽人家雖甚貧特好書畫奇玩充實中寢家姬數人市

程樗食而歌舞妙絕歐陽公贈之詩云三鄉木柴坐調曲蕊
紀實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
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
此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陳叔易常戲此事
曰此風豈可復見耶宋敏求字次道父宣獻綬公子號世掌史人以爲榮

韓魏公爲相蔡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范
富歐陽通於剔白所以怨忌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
魏公安爲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公嘗作久旱喜雨詩斷
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

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
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於
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龍
寒公以身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
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司馬温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子元
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
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過轘轅遵伊而洛
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
躡徑山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唐觀文富一公之廣化寺
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黄龕院倚石樓
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游發爲詠歌歸敘之以爲遊錄士
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鎮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縻架高
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日有花墮
酒中者爲釂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
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
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鋭下方甕牖者以敗甕口

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寢息處名
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温涼之時乘安車駕黄牛出遊於諸
家諸公皆欲其來每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
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爲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
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
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權心於是酒殽競進留數日徙
游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
之美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諸公使令人爲之德不能有其戶籍故也平或謂因宅乃三公所予者待未知其然當下定凡語間人

范堯夫每任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身與子弟婢妾皆治於家併往

鎮前退為僚佐者不能事事聽從亦時有然而外則付之於
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未有
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
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不願懸京師於吾
亦一助也

呈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
惴恐無敢喘息及闢宴召僚佐飲酒則笑歌歡謔釋然無間
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韓贄持國與藩鎮客早食
則穆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既罷則命妓劇飲盡歡而
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

沈翰林文通每遇吏事紛遝有疾乘飯未路取用雜決詞狀連判
數百紙落筆如風雨竟使咸然韓持國喜靜蕭灑爐香危坐
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讀稗說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
之相應往往不復擇別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
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
性固不容無嗜好亦足不能遽閒故必待一物而後遣 德孺名純粹文正季子

蔡魯公喜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少間亦必延子弟婦
舍與燕師從容燕笑蔡元度氣弱畏於延接不得已一
再見則疲倦不支如吸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
客則病元度一日對客則病

韓持國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觀禮亦在
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談易程夫子清坐焚香
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綠尊紅妓對斜曛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適相
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旦食罷必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
則即定林寺而臥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
亦必跨驢中道而還蘇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
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
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
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
無客則歉然若有疾

謝公墩乃謝安石宅東山之所作也荊公有詩云我名公
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
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其後公捨宅為報寧寺今
亦廢而墩巋然獨存

王荊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予嘗謁之既退
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曰若牽
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即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
坐松石之下或憩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

青荊元只近来光名肴
裁蹊生衣坐一不旁

梁而諭之或召而諭之使以粟盛飯十數椀相公食罷即遣卒卒之餘即飼鵝矣或田野間人持飯飲獻者亦為食之蓋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止近於無心者也

荊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粗惡一無所擇自少已然為館職日韓玉汝嘗拉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弊衣俟其浴出俾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為異也及為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於食未嘗有所擇何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也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其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而獐脯固在然後人知其特以近故食之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疑其偽云

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水以適為宿州教授會公由守錢塘夜過之入其齋室見壁間多張古畫愛其鍾隱雪雁欲為題字而梯迻高阿丈二尺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

南唐李後主善畫竹工翎毛所畫題鍾隱筆三字後

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隱畫凡無後主題字者皆非也（一云畫家實有鍾隱其人）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語謂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十月初菊始開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明九日詩登遊盡醉而歸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坡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萬松亭在黃州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黃州過而賦之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避坡文既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記邵陽倪東司諫傷之以詩云舊詩無復字蒼翠有餘聲正謂此也

蘇黃門謫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俟於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東坡聞之曰子由

直欲踰垣闕門耶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二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於山麓之下澄澈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參軍過而留題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却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此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有山僧道士好為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脩竹院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喜也此頗有前輩風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僧道士且是一對將恐湮滅失傳不知即異時能刻之石否

坡得罰遲揮知杭州有老妓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間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

張文潛云范丞相堯夫司馬太師君實俱以閒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室中坐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杯滿酌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稅王荊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

劉公堂 才性

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公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盧秉侍郎嘗為江西亭郡司戶參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荊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遂超顯仕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可採然傲倨公欲見之使人邀召數四許不至使門人苦邀致之許跨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

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我即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以道義自任者乎貢目翔字與建冀定人議

文元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公在北門作堂扁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起爲貴乎韓持國守許曰每人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日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嘗有之守以聞

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年少安知此吾老矣求斜

復有幾春若得同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將亦不

吾待也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

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

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别後事曰

初倒橐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

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

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

日自局中還牀上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訪之則舟已不知

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絶云集仙仙客問生

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不復再見

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之女適趙挺之子明誠字德甫趙

太學時每朔望告謁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

菓實歸相對咀嚼展玩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

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累日及連守兩郡竭

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

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

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

近人俞理初爲之辯誣

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盃大笑

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靖康中避亂奔走所有漸散盡

未幾明誠死再適張汝舟未至反目有啓與綦處厚云猥以

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時皆笑之有漱玉集三卷行

于世其聲聲慢一詞尤婉妙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

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

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黄花堆積憔

悴損如今有誰忺摘守着窻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

雨到黄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韓忠武以元樞就第絶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騾放

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忽至

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遺之

臨江仙人冬日青山瀟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

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是不死門

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

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

男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

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知書晚歲忽若有

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

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閒則買舟泛湖爲子孫計今爲卿
賜卿旌卿之忠故其旗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
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賢以蓋以爲
言故特賜之旌忠之賞因亦未必非諷諭之意也克且無擾
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
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有一士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甚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
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
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
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雖微故爲
極貴令歸而終不遂者皆是書清閑咏所謂難買者
實難也

葉少蘊嘗自言余家所藏書三萬餘卷更亂以來所亡幾半山
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濕鼠齧日復益甚今歲出櫃故
閱兩月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校且取所嘗觀者數十卷命
門生從旁讀之不覺日至昃轉得藏法帖稍易置更三日輒
啟色如常獨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盃而散亦復發
然讀書遲閱是往事況有此藏忽記以陽外務有一生勞
探數千卷盡其游於十分輒慨然有當於心也
予少觀道命將數千卷名畫數計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

有華亭雙鶴怪石一株尤奇峭且奇花數十本而結爲所
居爲詩戒子孫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
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亟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有僧住山或謗毀之僧乃掛草履一隻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
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從來闊未必枯鞋
就此埋凡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耳

誠齋立朝時詩科自京
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
累歸橐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挈家惟攜
僕一擔每旦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竿棒擔擊
置於廳事之前常若遠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官寺
恐無所畏昔有一貴人一日命市薪六百錢有卒微哂謂其
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竊歎士大夫
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許安仁尉順昌郡解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新竹中庭
一畝餘主人白髮手親栽即今講誦消貞節須向三冬雪裏
來又云珍重勞君慰寂寥聲咏影一堂秋主人看郎官期
滿分付風烟與子猷

林時隱遵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子孫
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

豪曠

逆旅天地旦暮古今府子蜉木莊生鼓盆榮世埋志深覩任真我用我法期適此生集豪曠

梆仲塗開赴舉府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聽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梆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日為子除害僕至梆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僕夜闌呼僕入叱問曰爾主人女為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翼日召令及同舍飲天共食術肉飲散乃詰行令從謝問僕安在梆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又張乘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僕故乘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常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隨從之則失節畏頗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耳乘崖明日至門側俟其僕出抑曰我白汝主假汝一至親看家僕惡備甚遂强之向尖出城使導馬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俛首未及對揮以刀擲落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落魄有膂力攻劫聚飲逆旅群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豚肩瓜分為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群盜相視嗟歎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就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子京博學能文尚天資蘊藉好遊宴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為尚書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燃椽燭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必舉以為笑

陶學士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但能銷金帳下淺酌低唱飲羊羔美酒耳陶愧其言 党太尉嘗食飽捫腹歎以我不負汝左右以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早貴豪侈每飲宴席嘗國屏輕燭以留之尤

好夜宴劇飲未嘗與湘雖溺軒馬廄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凝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而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爲堂五楹其間洞然不爲房室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許愼選學士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設帷幄坐具但使僕輩聚落花鋪于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歐陽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在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一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滕章敏達道字元發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從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愧之滕夜分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覘其所爲滕客無懼色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滕達道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脩謹遊湖州與鄭毅夫爲忘形交議論風采照映一時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人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省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罷公平生不妄交游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背遊猛獸晝嬉遨北闕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蘇子美舜欽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洪覺範至儋耳嘗訪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壁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鄰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何孟春 敘鉞卯

歌者袁綯宣政間供奉九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

張于湖孝祥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爲書樓扁公庫送銀三百星爲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歡因以紅羅遍賞之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建炎四年正月十五日上在章安鎮忽有二舩爲風所飄直犯御舟問之乃販柑客也上聞盡令買之分散衆衛令食訖取其皮爲椀是日元夕放燈乃命貯油於柑皮置燈其中隨潮放之時風息波平如數萬點紅星浮泛海面居人皆登金鼇峯望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困稼軒如數與之

上帝可陪卑田可倫道我寡撿見石揖拜禮我設游方之外彼拘拘者帖帖稱怪集放誕

焉惟一言不拘檢撫雅好琵琶曲盡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弗聽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右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

湯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郭忠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忠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遂與之絕又嘗時與小民販夫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种明逸放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李誠之師中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言漏舍以狀白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業未蒙深恐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魏公德量服一世於誠之此語終身不能平

石曼卿磊落奇材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稍獻肴果益取名酒奉之惟謹二人飲啖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有二仙來飲久之乃知爲劉石也

石曼卿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又夜

不燒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而飲謂之了飲飲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謂之鶴飲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飲舜欽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石曼卿以館職出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疏濶曼卿亦不爲人所忌而中公然貲學士體

石曼卿一日謁曾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石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閒訪演且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臨當具酒殽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陳具於下器皿肴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鼓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曰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揚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爲直竟題曰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張丞相天覺召白判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樓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遨客湖湘行此京車歸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樓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一時賞其俊爽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爲人談劇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荅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爾後當錄郡事不然按廉一上疏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米芾嘗爲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京子絛得是帖而藏之時澗文若錯其額而米又歷言諸執政自謂久列中外並被大臣知

過舉主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咸
米老辨顛帖文嘗以書抵西府將顏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慚
浮議屬之日甚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
他黨今若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而死不得瞻色是歟鯖
瞰王度恆份貨其借之顏望天子夫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
何如

米元章一日同人賞視傳有爺於痴蹤親其易至芾再拜
郎放筆於案整衿端下兩拜

米元章洗手帖有云須得一書前范入徑印以米氏秘玩書印
閱書之法一案相比某濯手視取展以示客客若何遲几案
從容細閱某還走於其前客曰展某展客曰稍某收客插架
晦尊其艱事甚命供執事者止不欲以手衣拂拭之耳

書史云洛陽有書畫友錢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
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等瞻得戩余嘗目爲太尉帖跡

蔡東美伯錢林伎作月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慣一盃
對月獨飲意象微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慣一盃就
其尊對酌伯錢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錢明逸知有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嘗酒是筵席筵席各無數
一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寒瑱一隻肯
蹲幾粒帶地而坐終飲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

味也醉日剛其實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於也終日劇注無
消酒排泥始可謂之酒客其視拌讙而飲如牢獄中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游好吹笛每月夜攜笛納涼門扉值里
巷喪車過必從哭畢挽中節調清壯抑遏中節或予郊外遇
夕而歸喪家以子通故拜至首位常享爵子通雖屢戒易
終不能止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笛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
輒快作數弄

趙子固清放不覊好飲酒酣則以手撫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
以節曲

陳孺陰謀道家雖忌孔明王佐將略非長乃如此由述觖過必奇襄解紛應變節取智畧集權譎世說原作假譎余易為權譎蓋天下事亦有不得不用走者但善用之則為權變不善用之則為譎詐此君子小人所由分也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計宮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游於窗隙覘之未嘗私竊一顆餘皆竊置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踰逝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躡去處覓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遣嫁之卻取旋殺豬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開合子而哭之良久累揭現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錢五貫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丁謂貶與愈以猾寇萊公貶俾大理生平最尚機祇每投苦毒謂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立計且死凍餒謀於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更姓名乃可後得志毋相忘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予為丁名宜祿使投身於謂謂果大喜收之門下不旬月而謂入相此人遂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皆萌禦不踰年而宜祿家鉅萬客老儒亦蒙引見得行教授大郡至今相傳解所謂適檢沈休文宋書並知不謂呼為宜祿且復姓丁命惬所觀矣謂晉公服不讀書也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丁晉公既投朱崖凡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親萬機當時仇敵多不在要地晉公密草一表段自辯敘言甚哀切更念無路上達乃封題云啟上昭文相公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僮特此啟入京戒云須候王公對客日面投其奴如戒冀公得之為不敢啟遂以上聞洎發之乃表也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仁宗讀而憫之乃命移道州司馬作詩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飄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冀其復用矣段修聞道州之來作詩曰郡守有道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謂夫人心

如此在崖州只方與家樹其子哭而入謁之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公笑曰此王欽若遣人來駭我耳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曹翰以罪謫汝州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覘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怨苦耶但衆口食貧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給粥飯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襆以授內侍收襆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襆開視之乃一大幅畫臨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慮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之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極州賞令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遂息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昔游妾家故好狎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堂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具陳伎樂大作韓踧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妝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所贈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於再三終不肯出韓益心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仆於地王急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照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穀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穀至則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令諸君

一笑因令歌姬秦蒻蘭衣弊衣詐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愼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觴立使蒻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宜城有傖子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姑凌虐之若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而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使姑之虐彰因鄰皆知其由然後我與

汝可密行其事人各使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羞以進姑即爾撫接頗加和悅及一月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呼婦語之曰汝姑日來與汝若何曰已非前日比又一月復抽刃問之婦即懽然曰姑今與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愼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父母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侍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神明其容之乎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悟而益爲婦之道與我母待汝之心知由不在我而在受我刃也其婦懺懼泣如傾雨拜於床下曰幸恕我死我當畢此生承順姑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稱播於親黨閭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冤爲恩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因備邊用賦遊及商賈私隱取牒韶詰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遂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詐不直逵言自是凡逵論韶皆不聽而韶遂得志矣

种世衡知澠池縣山上有廟近衡葺之其梁甚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尉前選如干捍者甚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較手搏傾城臨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

羅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菴時因山伐木但患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卿等不用工師下日巳充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爲備人挑瓦上山觀者助其運於作法爭爲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上官蕃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

姬以佐酒既而因遊人內潛於壁間窺之慕恩竊與侍姬
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
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詩人鮑郎中當知睦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衆共刻剝閭里怨
之盡詛以死則必爲牛一日死鄉村產一白牛腹旁分明題
其鄉社名姓牛主猶報衆并之子孫往窺之悲恨無計恐其
事之暴欲以價求之勤百千方售如敎贈之贖歸殺於家未
幾一對箄者持金十千首於郡曰某民令我刺字於白牛腹
下約酬金均分今實不均故首之吏鞫刺牛之事自以快刀
剃去氄毛以針墨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鮑深嫉之黥二奸
竄於島

夏英公竦知安州日受勅諸路縣令錄爲京朝官有節度推官
王某者摒食弊衣過爲廉慎一馬瘦瘠僅能移步所轉犖不
勝騎自廳事以下列狀乞以斯人應詔夏亦自知之遂改官
宰邑去安陸數百里洎至任素履俄變侈衣靡食恣行貪墨
夏聞而諭之答曰某乃妙擇也必無敗露請舍人無慮夏
嘗謂僚屬曰世之矯偽有如此者時有世賢官王氏任浙西
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自白下馬常例王
見之以爲污己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
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與於廳治戒曰將此小

犯卽發由是吏民肅憚課息倍增比終任榮歸發舟之次吏
白攝櫃公曰訴帑既有此例須有交點吏輩奔至厚舁櫃於
舟載之而去 近來此輩甚多

康倬字爲章元祐名將孫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京師坐計窘
析逐偶一娼娼深餌之其姓名曰李宣德倩意既洽爲章誑
以借老之計娼案中所蓄甚富分其半以給娼指天誓曰不
相棄背買舟由都門然詐行纔數里相與登岸小酌與學倘
娼之醉爲章解纜去娼揮怒戟手於河滸爲章弗顧也娼
既爲其所紿者皇還家後數年爲章再到京師過其門娼母
子卿呼對辭擲之爲章略無懼色時李孝壽尹開封咸合衆
然既至府爲章自言平時未嘗至都下無由識此曹恐有貌
相肖者願試詢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爲章遂云
巳卽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誠倬也取文書來爲章探懷中
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撫案大怒杖娼之母子令衆通
衢遂以爲章爲遭之爲章自此折節讀書易文資有名於世
後來事泄露者每聞之皆以語人曰僕爲京兆而康爲章能
作此奇事可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

追康繇捕使臣尚某者於霧革中籍能辨籍學皆所學也一日
有少年衣裳甚楚背負小袋按湯自道爲部沙士小官人趨
前致拜尚亦恭知其意因使小吏辭曰雙容在上不敢留只

今往和州撻假一力負疾於東陽道間渡湯統有些遂擇其
徒狙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郡城閑遇肆輙飲已而大叱幾
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發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
爲好手不過二酒徒耳凡七十里抵舖委頓投床終夕索水
暗啜不少休遲明有騎馬叩門者乃湯也留仰甸行已悉在
途及至郡訊嘗狀亟造獄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
問故湯設以甜語誘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將途有作過耶
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尚有他故願勿區區之力懇辭
久之口不敢相欺實以夜來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
交制司立限購捕駿某少違則受重譴來爭無措用是急尉

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
能措手惟有袈裟所用事香火或可微禪物之庇湯喝其降中
諧誕苑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設用其說爲之壇堂則所失
器物皆燦然橫陳供桌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
其人已去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王舒王吳夫人好潔成疾舒王至性任真與不相合自江寧乞
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舒王
一日跣而登床偃臥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僕遞投之
俗以爲常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刺詣門
狀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肴
因取書刺視之凡與貢父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己門狀其人
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
不得達癸辛雜識載吳四丈事亦同然類設戲賭致勞勒之
事正與此相類恐一公効之爲戲耳

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徑通劉相流謂
曰我諸學士爲汝通之因以歸破其囊別錄一通用己爵印
印之留其真本又於珠冠之角小書己名乃復封題如故以
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府權三司判
官時向敏知制誥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
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
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其黨張逵
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之
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詳檢故事
如法製造不得稽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
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昧爽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
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
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借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
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

又問以如此可給乎報政皆笑儐亦笑曰待之矣逍遙伏侍
論功遷一官。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
自北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宮禁舊事畧能言
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逐如牛羊跣行
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
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
左旣興益壽宜先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
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沙漠久矣始執付詔獄訊狀乃一女
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掖秘事
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
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邁僞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
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紹興間一郎官踈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客至
必出以侑酒郎官者與一妓私相悅慕而未得間一日郎官
折簡寄妓與爲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
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爲爾葺一笑貸姑答簡與之期以來夕
密會於西廂且云主人適有故之城外越日乃歸此機不可
失郎官得簡喜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已先待於角所引入屏
後曲房妓先登榻垂幔俟郎官解衣而登旣前褰幔則妓已
匿榻後潛去朝士者方偃臥榻上躍曰郎之郎官羸爲厚過
欲走則門已閉朝士還爲好辭謂之曰與公厚善何爲如此
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歡已遣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
某家使令稍衆不畧相懲後將觀望無所畏憚乃呼群僕披
之於杵以巨竹梃捶之二十流血及髁呼號謝罪復謂曰與
公素善故不欲聞官薄示庭訓亦不泄於他人也乃遣出亦
不與衣其人狼狽遁還明日剖路亦復相見如故云
紹興中劉光世任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
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種束鞠
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謀叛渡淮歸劉豫絷祉公方宴

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意氣如常徐曰此有誌第恐事泄耳
因呉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
可速全軍以歸金人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瓊頼以安
向所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整夕傍徨而
先君方熟寢鼻息如雷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鋭喜功好合虛譽專以金帛官
爵相牢籠無所斬惜士之貪利嗜進者爭趨之閑關南軒
復以道學倡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通要並出其門悉自
謂爲君子舉世無敢皆瞋者淮西酈瓊之叛公論沸騰言
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旣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軍潰國

家數十年所積貲械蕩棄無餘方且甘褻受侮稱是心學
然當萬衆崩解時一人心法遽能收拾否大抵一時黨佞
成風掩惡掩美亦何可盡言也
紹興間有代北人衞校尉者從黎淇來時楊和王爲殿前帥龔
在行伍中與結義爲兄弟首往投謁楊一見歡如平生仍事
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復掖飲於堂款曲殷勤而不問其所
向兩日後忽浸疏之來則見於外室衞雅意以爲楊方得路
志在一官故旨合開闢趨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逾半年疑爲
人所媒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人朝回遮道陳狀
楊亦略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于本府某莊內支錢一

百貫衞愈不樂念已無可奈何循得錢而可自歸裝而一身
從北來何由詣楊莊所在正徬徨旅邸遇一客自云是程副
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州當爲君往索爲取之既得錢
則從槊曰情好無間遂密語之曰吾實欲游中原君能扶我
偕往否衞欣然許之遂與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商衞買
田我欲作一窟于此衞使牙儈爲尋買無何得膏腴千畝衞
治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行蓋出
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復
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爲辦生計所買良田已悉作衞
氏名故以相付於是悉取券付之既值萬緡然而別其

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給張儀也
和王弟六女性極賢淑適向子豊居於雲永有所負王見
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秘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
喜甚即詣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聞王來窘甚無策以泥
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領殿巖於制爲本鎮乃使人
諷郡將往迓之並屬壽鞋何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
及聞官吏郊迎深恐勞煩生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
花果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故向氏有崑
山粥米莊云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日無故怒而逐之
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
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
沒軍中糞錢十萬餘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
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
日御史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
存中之眷日隆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
秦檜當國京下忽鬨見錢市間病壅塞忽一日秦相呼一鍛工
擲樣以五千當二錢稿之諭曰此錢數日有旨不使可早使
也鍛工退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現錢頓出二云氏聞以
之現錢告貨雖莫售日爲而乎京尹曹泳以白檜檜笑曰易

耳前廣倉召文思院官求子趙若綸綸錢所求羅錢之曰適
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火錫模鑄一緡將以進入蓋廢現
錢不用約以翼午畢事院官唯而退夜呼工鑄液將以及明
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
而樸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樹毋者賁檜然數
爲怨去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
覘吏在傍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樹
吏叩頭服

文彥博知永興軍舍人毋湜鄠人也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亦以鐵錢

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彥博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遂安

秦檜之當國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遺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箋未敢啓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遂鋪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

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檜之姦蓋有鑒於劉宋彭城王義康東府進柑大於供御故事耳

秦檜自遭施全狙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至午遊詠三徜徉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勲酒頗佳表勲乃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

偕謝復坐頭無僕使自攜出室此亦寓駕馭之意

彌天民字無愧初爲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交游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名如夢一名如幻一日天大寒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邀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甫坐高談竟日寒甚奧廚且腹餒甚張初不言相招乃似爲自來相訪惟茶話不設盃酌延論至暝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皂衣給誘抵家見庭戶間羅列箯籠布囊楮帛薪炭米酒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於前蓋此璫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

華亭金山廟祠漢霍將軍相傳云當錢武肅霸吴越時

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薦集一處。方爇香啟祝，唱說禍診。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諠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拔禍。巫宜言毋責甚苦，暉正與爭辯，俄厥然仆地，涎流於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侮謾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魂付北鄷，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傍徨無計，但拊屍泣守。暉忽奮身起，旁人驚散，謂強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慚然潛遁，閭廟之人亦捨去。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厥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紿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詞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駭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是家人無信崇者。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為諫議大夫，卓陖脊之，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爍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為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時有所愛妾在旁，怪其箧大而輕，試啟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

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燾亦惡其為人，弗與交，請謁嘗厭其來。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寢室而請曰：「平日欲一瞻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為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為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此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嘗欲略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請，乃曰：「且為某飲酒，縱當以呈。」李於是為盡量，每杯存報，請丞酒罷，矣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為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償，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寵玩世，狡猾每若此。

孝宗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楊貴妃與蔡夫人俱有寵，韓侂冑見妃任權術，忌之，而曹性柔順，勸帝立曹。妃性復機警，各設所以邀竿。市欲決此舉，二閣皆伺日。楊因遞旨使朝，而已候於屏內不悟，遽取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奏

中書未奉勅而擅處廟可自削邪誤陳未之毅

辭帝寵矣上遂起至楊所明得從容且留寵故能疏筆殿從
以請李乾上醉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行而太
扶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遂縢雙出之中貴所受
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侂上批
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楊后會稽人其母張氏為德壽樂部慈后東朝宗中自
是養於宮中既久漸樂純熟所生母遂民間后在楊才人
位下以琵琶隸慈福宮報動當太后意寧宗朝長信宮從
之從選壓以賜寧宗進位為婕妤后鑑其世家會有楊次
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

采藥且學者耳休想登蓬萊赤松能之經吸新吐故爲之戲便
復離遲不化丁公鶴其首老氏能集頤養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
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泯沫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
化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
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延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
得蓋用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
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
正身偃仰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
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
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
字字研究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
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是意堅守
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
烟湯餅爐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燥則鴻毛可以不動
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為
之仍須真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
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氤氳縹緲微微自內出
盡氣平則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

微覺其微微動則又加意則數之以不能為度頗云則肌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余悟此玄意甚以為奇又試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畧具於左以子時後（三更一點初至五更以來）披衣坐（坐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拇指押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握兩拇指兩手拄腰腹間亦可）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調勻微細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夫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五臟圖或烟蘿子之類常掛壁上使目常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也）次想心為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丹田在臍下三寸是也）時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均調即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手微汗不可久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右其法至簡易惟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腳力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一息

其近來閉漸久錄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一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為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飲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得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靜為法專一易見功矣神仙至術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

道家胎息之法以元牝為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為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調息以為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猶粗得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二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現前道士陳彥其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烈烈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除矣

東坡謂李方叔與李廌言曰某生平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痾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自散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

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洗面畢服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其味甚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更從其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為常三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恨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覺悟圓通者此也三君試識之

東坡云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寄此身於物表新膠之寒無所施其剛流金之熱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蟪蛄帳巳腐爛感歎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示拳拳然以欲為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教以絕欲少疾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劍自誓甚至以父母影像置之帳中蓋遏欲之難如此其參小一云嵇氣養生雖在去欲蘇子卿囓雪啖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然生死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猶且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兒怜小人知禮敬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閤放妓為天下事易決為之乃可進道

坡公云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子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白言得長生之術六十後即兼窮佛理嘗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既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違猶蹤之間此恐是所得於海蟾者

弁陽老人曰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牛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

詩也讀書已覺倦穩頭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斜日已無多此僧有規詩也老讀書文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慣成癖每遇茗甌必須偃息客有啜茗先寢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 又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耶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爲息心靜神不動耳道教經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說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之耳

鄭宗望蒙齋筆談云余中年少睡蓋老人之常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塵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如雷聞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歌聽之爲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昔在潁州時舍後爲三間小屋旁無與鄰左右惟一竪意凡已如此嘗有詩云城頭睡漏起丁丁忽聞落月却未明僧陽歸雁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猶足無餘情迨今四十年了無異者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不過如是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護聖楊老託彼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枕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宮中隱士駱耕交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徇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生平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熟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口訣李湖宜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内丹之術可具術以進傅曰陛下盛德踐祚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頌聖訓啓臣具術以進明日乃進曰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真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

人知而行之夫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真人所以治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乘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敗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龍虎乎故曰一鑪二藏雲蒸雨至三峰四嶽內景充實七熊九曜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剃其繁蕪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上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為進火一周天候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行水候進火畢中取舌下津口中取液聚為一處多多益辦候甘而熱卽開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為行水一周凡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復敘曰五行水火為初人生水火為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也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真之士宜行焉然臍下如火飲食漸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顏容頓少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害下一百歲寄此彭老漸為真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曰廣成子明修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周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導引家云心不動則木不搖案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葉石林曰天下真理日見於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嘗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此何難吾嘗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為疾者亦未嘗不預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往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日必步戶外往往遇僕皆未興其中覺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

刻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温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者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豐城李仲武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徙官令初尉臨海得寇魁年八十筋力絶人盛寒臥地飲冰了不畏人皆妖妄競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赴木即爛爲灰礫乃至千年木什地即朽炭之埋沒更堅傲人之炒艾猶是也用其說歲炙丹田百炷行之蓋四十餘年矣盜既坐棄市令密使人決其腹視之有白膜總於臍膀若芙蕖狀披之凡數十重豈一歲一膜耶

閨情

嬌嗔訴誶柚妍謔態鄉人溫柔卿絲親愛非之雲英豈皆天妹高人玷璧祇賦閒情才士香奩偏吟粉黛跪苑裙釵驕昭瓊珮彤管采風於是乎在集閒情

汴姬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虎燈遂爲不速之客倩酒令羣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燈明俊韶精甚若合相愛重燈乘醉大書右壁曰浸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鈞鑒奇士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攜妓之屏帷因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虛實密詢徐燈始言於所親焉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綺羅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俱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賴敏中緣奇往歲與魏巳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御他以盛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冢相對慟哭既而酣飲諸客聞之賀其贖絕於流俗晏元獻聞之爲戲題絕句曰蘇奇風味過人甚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盛大家攜酒哭青春

丁飆病廢常令兩妓女挾侍見客於堂中飆以好色致疾既廢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慊其心客至不能送令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娛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倍於未病時

歐陽永叔任西京留守推官時親一妓錢文僖一日開宴客俱
而永叔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公責妓曰末至何也妓曰患
暑往凉堂睡著覺失金釵竟未覓得公曰得歐陽推官一詞
當爲償汝永叔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
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
鈎垂下簾旌凉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横坐客
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永叔而令公庫償釵

歐陽公坐甥女事謫知滁州時劉煇捷省闈見黜之恨作醉蓬
萊詞以醜之其事之誣不待辨也然世所傳甥張氏夫死
携孤女歸父家年方七歲公見而笑曰年方七歲正是學簸

錢時也公有辭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
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
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此詞錢氏私志載
是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假作以汚之耳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韻而文公猷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
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
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
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
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王都尉晉卿詵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歌者號囀春鶯
色藝雙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因徙汝陰過許
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詢晉卿與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
復得因賦一聯云美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
錄諸此座客有足其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云幾年流
落在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
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渺絕
春鶯休囀沁園花（晉卿恐爲寄聲馬氏所得後晉卿遷謫尋故微知之作詩云云此云雖許昌見之傳訛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頗
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

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干當來介因鬻以遺公今州
治有石刻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搴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
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
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
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
官其廨舍後堂乃蘇小小墓在焉秦少章爲錢塘尉續其
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
無覓處夜凉明月生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舫艤
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繼而火起

舟用狽狽走報家已斷髮矣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歸題於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一曲書之驛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為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妝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己廢居里中無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己作減字木蘭花云娉娉嫋嫋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間千萬

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歎曰人疑宋開府鐵腸梅花賦清艷不類其為人無己此詞過於梅花賦矣

長沙義妓者不知其姓氏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哦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舉妓遂往訪少游初以潭去京師數千里其俗山野陋劣雖聞妓名意其易之及覩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即京洛間亦未易得咄咄稱異坐語間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己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妓不知即少游具道其才品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怪之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惟愛之而又嗜之歌之似情有獨鍾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即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使親見其貌未必然也妓歎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誠因謂曰若果欲見之即我是也以貶黜道經於此妓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告母媼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妓冠帔立堂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乃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飲卒甚歡比夜乃罷止少游宿令侍寢衾必躬設

分寢定妓乃寢平明先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俟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妓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懼貽累又不敢從行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妓自與少游別閉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負身以負少游一日晝寢驚寤曰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亟遣僕沿途覘之數日得報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

鐵而從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奈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元祐癸酉納之，嘗爲詩云：天
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
仁作人間。時朝華年十九。後三年，少游欲修眞，斷世緣，遂遣
歸父母家，以金帛嫁之。朝華臨別，涕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
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
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卻乞歸。
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塘，至淮上，因與道友議
論，歎光陰之遄速，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
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

張伊源鈔　卷之四　閨情

分攜更不回。腸斷龍山別離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
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其事。未幾，遂竄南荒。
錢文洛初官通許，嘗悅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
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
後數般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城
何處尋。又云：未說嬌饒如素領，回眸新月學成彎，引成綺約
因笑語得眞情，是別離尊酒，且傾謹況，可淚凝，更著春聯
腸儿戲月落鳥啼夜，便是孤舟腸斷時。
劉下父知，長安旅有茶者，以色謀聘，其父憐之，事傳一時。賈
父欲行，造劉某，將遣送之，爲夜宴，臨飲，有別詩曰：嵩子銀燭

洛花在
荊州一
身賤水
仙花如
淺淡心
子生老
精第年
兩指小
吴六出

徵賈聯句，玉佳人明消執唱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
情。至關陝，楊永叔出妓，走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問故，
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
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國香，荊州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爲吏部員外郎，留荊
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爲鄰，偶見之，以爲幽閑端美，
目所未見。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
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
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當時賓客雲散。此
女既生一子矣，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

張伊源鈔　卷之四　閨情

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語當時事，相對惻
然。子勉詩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
客京師，會七竹之間，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爲賦詩云：
向來太史追幽意，爲說江陵顧媚數編毫，貯詠水仙花，可惜
國香天不管，花托意爲誰？數十七來有十五，餘宋玉門墻
往顧，從盧僻庭戶，悴賓居十年，目色通成。遂公更不來，天上
去已遠，鄰姬窈窕姿，空傳楚客殷勤句，閉道那勞別鵲愁
而無損爲娥眉，桃花結子風吹後，不厭行雲夢足時。回郎好
事知眾久，聯對明月同不友，然悴猶凝洛浦，知風流尚可意
亦猶資陪席坑恁風相將薦初蔵董嬌娘，來遲壯牧應須

然假蘇州也今消却把不似花說似猶省西家黃學士乃使知芙蓉皆時悔不曾空作黃字王子初閑此語詳索許裁與淺深凍只今驟遣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座上巾帶偶脫太守諭妓令綴之既畢且俾元明撰詞云綠烟書堂明如畫見林宗巾墊從蓮首斜插花枝綠賜羅袖須臾兩帶逆依舊得帶休令從也不須更綻淵明酒戴從深藏渚香漸迸為緝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守當塗才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有詩云歐倩腰枝柳一渦大梅酌酒小梅歌舞餘細

黠梨花兩奈此當塗風月何蓋歐梅當塗官妓也李之儀以人之辛不幸歐梅偶見錄於豫章遂傳不朽與杜詩黃四娘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序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寄巷議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非萬事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也

龍舒人阮閎字閎休能為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為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的當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皆待似憑地好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的工夫看一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相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莎行詞云識個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畫樓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蓦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徐幹臣俳三衙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

自製轉調二郎神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猊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更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而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料為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醒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靜閒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人號閻羅道出郡下幹臣令樂大雜勞之論聲妓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出娟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從頌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必得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官兵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主人勒之感慨賦此詞中所敘多其書中語

至今有此

今適有天幸公擁旄於彼不當能爲我遣此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大喜錫寶贈者請受謝大第李云侍官當至鄭衙距城十里而遙翼日饒拼其所官吏上下至屬腹求李一閱刺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適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指揮枝送獄又數日取其供贖判奏字其子震懼求援宛轉京師致懇李矣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子也隨計入都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宅有女子甚麗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俟生方注目際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

抵夜歸復過之則寂然無人聲循墻而東有隙地丈許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落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俟之少頃有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彼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已倦睡欲歸矣忽將門軋然而開二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篋從後生還就之乃適門間所覩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其袂而劫之曰汝爲女子夜與人期天明執告官辱門戶矣今邂逅遭合亦是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喪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良配女素悅姑之子使乳嫗達意於母以其無官弗肯遂私約宵奔期于微行去者當是也生既循官不以遂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共居大怒促生歸將之別室女所齎甚豐半爲生費餘與嫗坐食淹留更遣假其母則以女逃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嫗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娼籍易姓名爲蘇媛生後宦遊四方亦不知女消息數年自淛除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酬不覺雙淚墮酒中生愕然曰汝何以至此具以本末告生亦嗟歎流涕不終席稱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

歷數郡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嘗日晚循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美人美而艷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觀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有他辭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體爲之瘦意甚彷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游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鉤致少年

之從良孳孳合矣，則鄙之此地，難入矣。章伯辭曰：縣甥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甚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上人。明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若來呼，我能隨我暨聽事，我當以廝役之服，從子廝前驅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忠臣果然，如其計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終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周美成為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於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蓋所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轉清商。遙想新妝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說與，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他日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京尹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京尹至，蔡以聖意諭知，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之，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坐久至更深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怒云：汝從何往？師師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杯酒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歌一遍。李云：容臣妾奉獻一觴，歌此詞云：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

隋隄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

長安閑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歸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鵷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為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做八句。妓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

巖作虛設有將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佗看飛絮能歸去共坐中書采化鈞安國為之喜賞竟日賞以萬錢

宋宗室趙不敏與錢塘名娼盼奴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院判某均分之一以贈院判一以遺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詩可謀致佳偶也院判至錢塘則盼奴亦以憶司戶一月前死矣小娟以於潛官絹誣攀繫獄院判素與杭倅善託倅從獄中呂出詰之曰汝語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

奴事乞賜周全倅喜其詞氣婉順以和司戶所寄付之小娟俾東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書黯然倅索和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嘉歎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言於太守蔣為脫籍歸院判得偕老焉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自陳失身娼館歲月滋深生育男女義不可負乞為脫籍無任哀祈方題其書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至於忘返露由衷之懇不覺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

史類

昱侯獨用求奇士之望收之更宜自愛

馬光祖尹京日有士人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東家牆摟處子詩士人操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寓心摟謝硯應潛越韓香計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賦贈青蚨三百索媒人是馬公

宣和中有題於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姑父母以兄未祿難其請遂適武弁

公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而良人統兵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略不相顧豈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辜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笄竊慕之遂有偷香之說客約登第結姻既過省乃棄前盟覓別相會了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好後惡有法當離必不能久爾政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游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髮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祝髮為尼告客於某氏結

補因之
詞兩當
刪去

態者女閨之態絕長久紫箏青門萬樂爾風自將彩雲示雨空歸來歸學落筆放手而絕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書於錢塘江漲橋驛郵之壁作詞闋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與淺顰低笑嫩紅輕語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為雲為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有復於河南士人席間不怨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蓮蓬香云江深橋邊花發時故人曾此暫征衣請君更唱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君得其黃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一落未歇人何許夜夜征衣更斷腸

唐仲友平生恃才輕朱晦菴南陳同甫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甫游台嘗狎一妓屬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接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其倅乃攝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以為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案按唐事或引記所恭當與仲友同書會有愛朱子書故御樞頗非必也）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賦詞以己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使節

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為濫繫獄月餘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決無重科何為枉受此辛苦耶蕊答云身為賤妓縱合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復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聞至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蕊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既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

嘉泰間內臣李侯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一小門暗中以手摸壁隨嫗而行且從北前約穨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暗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而至又見四壁皆青赤衣繪盡綠裟不知何地尼又引經數曲又至一室燈燭帷帳酒殽器皿一一畢具俱非中下人家所有之物章生見之驚異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師徑項將有一婦人隨至容質非常惟不冠飾章生揖揖尼遂使

共坐遂召前嫗命酒殽數盃婦人更不一語尼師云已晚矣章生但懇請尼師云匠者無從尼師終不顧尤遂令就寢屏師執燈向戶而去章生屢詢所來及姓名而斯人竟無一言疑為齋戒至雞動其尼復至啓帷喚起章生出令前嫗引出亦捫而壁而行從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章生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至曉即離所造之寺二里許役循路歸其董役者怪責其不歸及具此語使徧訪之終不得其元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固能猶種耳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諭娼與妓江柳狎頗為人所知將孟之經守岳問其故一日公讌江柳不待呼至杖之文其肩鬢間以陳詵二字乃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官啓詵云自岳去辰州八百里且求資裝陳且泣且捐囊其所有并貸衣物什千緡以六百貽柳餘付監押吏求令善視之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撋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湖湘制司屬官按檄至岳與陳有舊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嘆即取空名制幹劄與陳並召柳入船既而孟迓陸入府開宴陸曰聞新中有江柳者第得非是也孟即呼至柳花剝愈問所文獻詞陸戲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遂笑曰君殆不能容于陳

教授能可我孟因敘詵之過陸試訊陳而罷陸呼柳同其車御出迎送制詞陸大嘆賞而再登席舉詞示孟且謂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擬詵入幕府者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別論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柳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幕僚至今已後傳為佳話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于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為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言責希孟復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

之氣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乘山默然希孟在
娟所忽起歸意遂不告而行娟追送江滸涕泣戀戀希孟毅
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
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
與我心付與他人可希孟與鄉友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毋
面身狹多髯希孟見其寫真於壁上題云伯益之前大無兩
指髭鬚不仁使攢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
幾此語頗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從姪寧宗諱改名直
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咏其名云於冉拱頭挑取去與衣
鵝上州將來鬪若絕倒伯益又嘗爲真衣皂道服觸樹根布

孟贊之曰禪髮鬚鬚道不行竊被直鳥肌膚小面皮載
水長天一色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
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
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
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
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瀕行其妻自製彩花一枝贈之併以鷓鴣
天詞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
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
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潭州易彥祥破以優等爲前
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
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
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
懶對鴛鴦秀州鄭文爲太學生久寓行都其妻寄以憶秦娥
詞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
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
而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皆歌之
洞庭劉氏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併以詩云情同牛女隔
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
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
肥瘦近如何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時獨步胡紫山宣慰極
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
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士一片閒情任卷舒
掛盡朝雲暮雨馮海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欄杆映遠岑
浮空新楚天秋戲描影海微微見翠背紋極細細浮香霧斂
翠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悲盡西山雨不着人間半點
愁蓋咏珠簾寓意也由是聲譽益彰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翰林學士王元鼎甚

养之俱有充思得馬板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
以供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爲嘉謔因戲謂
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
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
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

發蔣畝通賦此詩俾妙人殊則府州縣且疑謗實亦全其
天集甚衆

集元帥王元良性好豐腴每自且剛腹至晚始與朋儕衣冠而
出然醉燭治客賓飲食宴樂達旦而醉則復肉袪然甘不如
此由是一官之人皆在飲夕與元良下比者皆色亦不爲他
對迨作個夜作夜性與人殊故郡察使到從賓飲王皆也當
語我王好坐不歇上每坐則不肯下或亂則就其上具食往
往來與客樂於前開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元良大長公子王元嚴子也

夏文莊公竦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
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
一物甚偉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
硫黃莫知紀極晨起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
不可救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啖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
院風藥黑神丸常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
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陸州安陸山郡未
嘗識達官見公飲啖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
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
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爲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

也。外舅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
抽去其筯，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
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
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頭設卿，請何如？趙悚然起謝。遂
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釂。復以金拌捧籠炊餅
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為之一笑。
其後均役荊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
馬監押某人為薦，遂召之與飯。自早達暮，賓主各飫蒸三十
猪羊肉各五觔，蒸餅五十事，公已飽飫，腹以而監押者猶未

為勳，公笑曰：君尚能飲否？對曰：頗能。復於是再飲數杯，後問
之，其對如初。先又飲斗餘，乃擺膳剝飽，聞其人腹有聲
有發於糞門，是必過飽，將裂無疑。本欲以飲食困之，
答夕不自安，黎明亟遣下者往問，而與客已持湯臼，
某監押見留客又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監押起
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
帶之屬撐腸不得果然，革條為之迸絕，故有聲耳。其歸飽
文仰州普喫太祖賜，積食盡腹有聲，其腹裂，明日斷之目
恒苦飢，以吊求之，肝腸飽不覺鳥所與趙同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鉉古邑之老婦，以飢
子聰之對。從古以蒸餅噉之，盡一竹簣，約有百餅，猶稱飢不
已。日飾一石米，隨而利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亦
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
對貴客，亦須啖吃。繩有美行，博學工文，為時聞人，終以此不
幸，無人識其疾者。
浦傳正為宋賢政，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
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拭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
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
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
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

一大浴。曰臉面藥黃，溫然香木。若斯，須三十例也。與王介甫同
時，其身介甫垢面亂髮，衣服生蟣虱，而蒲則如此，親甫史所
稱何佟之一日洗浴十餘遍，同其水澤。若劉寬經年不洗浣，
陰子春經年不濯足者，相反極矣。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孫讓有姬慧黠，盡得同輩之歡。趙昵
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
形，前後奸狀不一。遂道之極刑。寶為之佛書所云博叉半擇
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有五種不男，曰生、犍、妒、變、
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
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

禮王瓘通殿錄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負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體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與物志云塞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盛大猷助紹興初知襄陽單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爲公退燕息之所勁寓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之前猶大盆用貯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若兵久而厭之乘勁晝寢登樓潛壁竊視乃見一大鯉魚金鱗頳尾游泳盆中如覺有窺者注目壁隙兢懼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嚴去盆斛不復敢水

北夢瑣言曰蜀劉尙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竊視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奇嗜鰈一年肥旋割旋啖封其瘡者一日內子於封處割食歸見之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復食肉

場戡於所居室後鑿一大池環以廊廡周繞欄楯每至浴時先設巾器幷澡豆之屬於池上乃悉屏人躍入水中游泳舉發刻而出人莫能窺一日竊窺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一蝦蟆大幾充牀兩目如金光彩注射盜不覺驚仆於地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戡也起坐披衣問曰汝爲何

[illegible]

人盜以實對戡遂以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貧窮以此賜汝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再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米元章知漣水軍嗜神怪每有所將致祈則設宴席於城隍祠東向坐神像之側舉酒若相獻酬往往獲應每得時新茶果之類輒分以餉神令典客舉酒傳言以致之問有得緡錢於香案之側若神以勞送者嘗晨與呼醒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懼恐言中夜有巨白蛇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人皆疑其狎精 作蔡君謨

浮梁聞如蘇有民家姓唐一兒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

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乞倚市簷憩坐如增牆不可出出則俯市從睨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困道野爲巨室愛因栗翁出鎗外則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有瑞以轄使客見之大駭異入奏召際之殿前可每舜啓如洪鐘徵詩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於河至望仙翦州而死又江山邑寺有緇流有長踰尺來浮慈都人爭出覩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咽炷香謂之活羅漢 今名京兆[illegible]

月錫杖以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身漸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未聞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梅辨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

數年方稍稍復舊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
視之皆如鉤

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則苦熱雖暑月
中着襪袴紗綿相半

侍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癢之疾滿腹作癢又無搔
處飮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而愈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至於幾
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
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
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莫能施其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
於外腹消則止一月一作醫莫能治

有張五星者贅而聾善藝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
人妍醜聞其聲欲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道佑國丞
相尋得鬻姬妾并伍蓉云

宋稗類鈔卷之四終

宋稗類鈔卷之五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金沙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文苑

晉黃五車言成一家玉琢而楷筆生而花排沙揀金含英咀
華集文苑 宋興一代文章其羽翼經傳者會張星朱陸其鼓吹休明者雖晏殊王欽俱蜀弗能寥寥數則聲之小璣聊書擬榮亦同珍味喜一臠指云爾

楊文公億欲作文章所與有賓客飲博投壺弈棋笑語喧譁而
不妨構思以待少爲客去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
令門人傳錄若遇名勝留題頃刻成數千言眞一代文豪也

大年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召對便殿授
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
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
職必以啓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
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坐一時傳之

前輩嘗說北朝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
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
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宗大喜其
才敏紹有壯國體漢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授於保昌張
子部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

今日處信當此為法

聰昔於崇憲之盛區所哀哉伏惟尚饗其慮深矣其竹究愴乃過於辭

謝希深絳嘗作楊秘監啓事有曰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著作何大年題於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歐陽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

上李文靖畢晒柳文然當時論僭偽其國亦頗有人嘗游佛日之寺石山頗首光禪寺者為屏數椽而已其山迴絕洞穴怪奇得一碑乃偽漢時人為寺記特喜其中兩語云葉兒果足松寒水寒

仔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脩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如拔公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蛇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一作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歐文忠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逸馬殺犬於道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惟喜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覽小說如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須臾釋卷也謝希深亦言與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歐文忠公因謂希深曰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公又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余雖實初希恩其子乎之數諸文俗

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彥時河南以陪都之要驛命常缺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轅既成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公三人各撰一記期以三日後宴集賓之三子相持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五百字歐公之文五百餘字獨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而語簡事備復典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曰止以師魯之作納吾二人者當為之采相果召獨師魯

啓文思公曰何見忽之深已第三石奉候不得已但納之然歐公終未服在師魯之下獨載酒往通夕講摩師魯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諸君文誠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爾永叔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師魯謂人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世公兼將相之位師洛止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從之

錢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幸則讀其碑辯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偁言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偁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偁曰：更快活也。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名，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探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封爵，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所宜率循，以昇恩守，獄域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逮新書之成，迺指摘其瑕疵，爲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爲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

續容齋 余日本史 欽葉章 兵在方捨 考其刪潤 廣

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昔傳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顯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藻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而世所傳宋景文刀筆集，尤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益未之見，傳崧卿給事，嘗盛暑中以水餅同食，其簡云：蓬萊道山，群仙所游，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炙，餅以水溲，是謂附益。讀者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此書未之

歐陽公爲韓魏公晝錦堂記，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傳云：良工不示人以樸，蓋恐見其斧鑿痕跡也。蘇叔黨嘗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束，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但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而悟入蹊徑之妙耳。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所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

處處無瑕掩瑕亦是類也宋衡而甚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却敵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佳更當添以二者字景文賦雖不逮蜀公然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亦奇語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宣獻公七日宋公五日不復遺一字

王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或藉於案坐研究經旨知常州日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乃共呼優人厚遺之曰汝能使太守開顏可賞也有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間啓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王荊公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貛入其產室有頃公生故小字貛郎

荊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沒後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諛某自負亦如此

劉貢甫舊與王荊公游甚款每相過必終日荊公為參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草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置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廡下荊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為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荊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草為已意以對荊公不悟其竊己已作也默然良久徐取所下藁草裂之蓋荊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為流俗之見也

劉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父云

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博學可稱也

胡武平嘗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求華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備懸危螫當熊已廢覽者無不歎服（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謚文恭）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孫甫字之翰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世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爲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而卒詔取其書藏秘府司馬溫公書其後云孫公皆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急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其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解舍弟子寮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寮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以與之

溫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辟范淳甫爲同編修公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有見欒城先生於潁昌先生曰老來不欲泛觀他書近日且看唐鑑

東坡云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予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諧讀書者其聲亦自可聽耳予初至楚劉端揆初發入政亡每試舉人多令沔續試卷沔素善古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沔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于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爲無助焉

蘇子由嘗云子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每句如珠圓

徐師川自是山谷外甥晚年欲自立名答有稱其源自山谷者

公讀之不樂答以小詩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道之大域東我獨知之濠上

曾南豐表中語有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浪不驚陳侯常其變之嘗曰此語信爲奇偉

有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

不盡也至於從世評史事迹發牀錯有臨世以就功名之君
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蔚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李
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宋歐陽公與王荊公詩
人成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廳作大排設召子固惟賓
也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
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遜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
記子固爲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
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伯玉字公
達范文正公客子固年少有才名私以不識字誚之伯玉有

所聞故揭示之如此
魏昌世衍從陳無己游最久言無己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
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
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
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
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肅王樞與沈元用同使金館於燕山憫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
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
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
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取筆
盡補其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肅王亦無他語略無矜
色元用不覺爲之駭服
尹少稷穡強記日能誦麻沙板本書厚一寸嘗與呂居仁
舍人坐上記歷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
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
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
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著
少年事無垢在晚年尤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

羅公與作童貫詩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云故以戲之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韓貫之類頗似以文爲戲如宋
希與敎傳東方智士說蕭東夫海藻吳伍百二文亦不無補
於世道宋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
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
終身不免饑寒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
帷帳悉備一日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
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動用什物器皿皆聽子用不計期
年還則歸我富人即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婢妾犬
小男婦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

智士固徧觀若第富實靡麗勝如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圊偶視其舍卑狹僻闇其基湫隘忽蹙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圊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落其成又冊其議至於聚薪積灰剪蠅撲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畚帚與役夫雜作手足胼胝頭蓬面垢晝夜忘食切切焉惟恐圊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未落成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官人勞之曰子爲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圊是務初不知中堂之溫密別館之虛凉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一顧絲桐琴瑟塵柄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官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妄矣哉世之治圊者多矣奚笑哉齋東夫寓言曰淮右浮屠客日飲於吳市醉而狂攫賣笑市人行者皆避而卒以鬧吳牧收繫而械之爲行移投伍百使護而送之淮右伍百詬浮屠曰禿先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而即押執梏繫其後不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伍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頹壁而逃明日既醒伍百乃

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穎叩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衣也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禁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伍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倘來者耶榮悴而今榮倘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謂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變與之處者今視之直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伍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此遺之

姚鎔字逸叟號秋圃合沙者儒也記誦甚精著述不苟凛叔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台黄巖學朞年而殂雜著數帙頗有思致其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牛馬而誦經是已雖然群生之類皆含佛性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音聲訌訌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唱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聲之中一種俱白號曰蛇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嘴至剛嚙木爲糧遂使脩廊爲之空洞廣廈爲之頹圮大人嘗飢亦云艱矣上棟下宇欲維安士爾乃蟠居之而不恤攫食之而無恥余備歷險阻樹事生涯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況杉櫟之無有惟梓松之是栽王爾車之所築逐脊香而俱

然雖然蟻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間門同氣之開近於仁其行將齊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號集號令信也求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也惡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誼也凡蟻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締創將所見余之眼雖微亦知今與爾畫地為界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荷諄諄而莫聽是對牛馬而誦經以酒酹地而其知之矣故鄉酒東三戒作三誤其一曰福之馬嘉云海有魚曰馬嘉鯿肩燕尾大者親睥見豬而火燼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孔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纖為網目廣袤數十

尋兩舟引張之繩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觸網求避愈觸愈束愈怒可穎張鬣紆鈎着其目致不可脫何使觸網而能退邦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羅罘臨之醢惡夫其二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窠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炳烈炬臨之蜂空群赴敵盡殲然後連房刳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進而不安其所其隕也固宜其三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面以藉刈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傍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違所習其人始名若父祖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得猩猩而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嘗試之旣而染指知味則與然忘所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頃仆掩群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百歲爾令家所藏燕丹子一序其前附載於此目無拳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盤思然以名教為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比荊軻專也有燕丹而後有荊軻也秦成太抹燕怨太激成怨相軋所為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則知其事之不成何枉一笑所謂報

太子而成其爲荊卿者乎余本肸夫不能學亦不須學劍不忍付之曾燬而錄之以刋于家卷軸舊無作者姓名耳

周申父之翁寒夜擁爐焚火見瓶內所插折枝梅花水凍而瓶因取投入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道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冰魂剪紙覔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窗月淡尚疑弄

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用青手段摸索形真，却恐冷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借花君子遐道遠。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咦爛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元儒郝文忠經字伯常，有與友人論文法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質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弊，遠乎古矣。

博識

訂甲上下，萬軸插架，幾於山海爾雅之間，豈特北堂初學之流。

張博識

僧贊寧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燄夕起，觸近則散，何也？寧曰：此磷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揚之昔斷鎗折鐵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太宗嘗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足求之。如言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鉉奏曰：象膽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廷嘆其博識。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夜被人面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斷轡䩞之血流，箠轡却立。鉉遣人問於餘杭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泥以腐糟則毀者乃是。鉉斸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一丈，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股柱，楮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泥之，遂爛。

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獄事，鉉既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是金大能記明且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類宣庵 少敍蒿一 日醉歸失 父方食蟹 空庵和楊 過之父作詩 使者聞數 簡事以象 筆記說新記 書中紙三 嫡拱生卒 曲山居也

宣和中蔡居安使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於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嘗聞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呂微之與陳剛中治中遊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携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贊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一言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瀝取和色欲日見者於日中瀝欲夜見者於月下瀝蓋珠蚌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則受此之精於色各以時見理或有之也

朝鮮 六淚合 今主爲 今才

宇延瑞羅彬工出出爲康守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宥殿也移披酒殺引步於澗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至一茅舍有兒童讀書於指右諸囊就之乃一老叟敎數村童叟殊休謝略收容遜讓而甚雅有體又謂蕭灑水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於右叟亦不敢辭亦學以脫洒遲食敗然食僕行門此不且多食鼓爲上賦刀斧叟翁笑丞相曰先生之酒必有問叟諸曰小子愚蒙偶失容於釣叟然實無所問乎堅質之仍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敎諸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書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種刀斧帶非所食之器乃攤剝之離敵益言人之剝攤歲伐腷愼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册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如其說爭特加重

宋制升瓶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濃將官中渴者祖堯舜李舜泉夏見湯舉秋賁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稱襪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

宋子京用伏奉手與南人謂筆曰華因效之以爲手與手簡宋謂爾雅簡訛之賦學記曰呻其佔畢 今東人亦然

宋景文博學多聞著名當世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子京詩云西風已颯上林某北斗直搊進軍城人閣底事最堪恨經

禪備詩無婦驚其用事如此又詩云燃炙牙髮目飫甘瓠飫
天閑揚湖五湖賦云延㩤抑鮮又詩云何但魚知丙非徒字
識丁唐張宏靖云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丙者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
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
出穴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鄉者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由
中有丙穴穴大數丈有嘉魚背以春末游渚冬入穴故知丙
穴之魚不獨廣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江西俚俗罵人曰務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盛璲致詩云櫻桃
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殺櫻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然則其名尖

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枇杷初澁後甘下輩
也枇杷肉少核大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設中有致仕爲郎者陽朱服將
胡大監且皆爲在座英公依詔旨選特絲十疋贈之胡得絲
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甚此奉還五疋請檢禮記
外傳及服虔賈逵諸儒所解束帛卷爲丈尺貢於丘園之義可
見謝英公檢之果見云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挺之
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
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有慚色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

取閱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爲之無不知者錢木
學耳忌憑對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性和易有德行士論推
之
餘杭能詩者浮圖之眞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與學士某公
孫所稱者一時儒者皆抱經投業師資每讀唐韻諸生長稱
笑一日出題於法堂曰梅爲虎賦其韻曰始入於地千年成
虎諸生皆不識何語之不說凡月餘檢經史百家小說俱無
見者閣筆以聽教師曰聞諸君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
東字韻第一板請詳閱諸生檢之果見楓字註中云黃帝殺
蚩尤棄其桎梏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爲虎魄後諸生始

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爲虎魄者唐李嶠詠魄詩云曾爲
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未知孰是然
餅見虎魄中蚊蚋數枚疑在內信嶠詩不誣
蜆收有南北蠟爲之漆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
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
成瑣之勢耳古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庸闇說乃用此事作詩
爲謝曰高婁切倍聽鼓聲清談仍許奏揮犀目如伯起難窮
瞻不及浮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
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可時
文潞公爲相日赴省歸書覺令堂吏視關下芸帛乃公往

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其語之所從出何書子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甚稱之即借以歸

歐陽文忠公嘗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為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而荊公答之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竟指吏部為退之矣吏部文章日月光自然以吏部為退之但二百年不切耳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父即為剖析辨別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父多深求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父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人言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目明當為答已而

復疑而令吏就取原父就坐中疏入閣事并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個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將如之何

歐陽公五代史李琪傳曰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琪以為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其實不能正也

劉原父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因得古鐵刀以銅為
極乃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父曰
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乃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
問之乃神世衛築省潤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物也又有獲玉
印遺之者其文曰疏惡夫印原父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
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耶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
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歎大服長安帝上嘗觀察家
藏一端硯嘗將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
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如長安取觀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
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

後始易今安得猶兩耶取所書示之無不驚歎李氏研遂不
敢復出

酈道元水經注曰赫連龍昇七年於黑水之南遣將作大
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
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乃成百鍊為龍雀大環號曰大
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
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韓持國謝邢堯夫九日送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救至開樽
如對馬軍嘗自註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
酒乃知杜詩有洗盞開嘗對馬軍

東坡嘗誦前人詩有[illegible]家不解[illegible]義王銍性之
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目也往來如梭之義

酉陽雜俎曰于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
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
數盃日暮舉人指支徑曰某舨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
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西飛
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
襄州尋訪舉人則殯宮存焉

打揲字見閒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折旋東坡與潘彥明書云季
常如要促息且與打揲相伴嘗使揲字今俗只使脅字誤也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
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鄰婦青脣之動桑間陋質郵人白雪
之音之語事聞神宗詢左右以青脣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
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再三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
云有睹鄰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
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
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脣動添薪墨腕斜
遙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茶元老之強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該
覽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

偈也或曰天門冬也麥門冬乎既無考據恐亦想像淺識或時
嘗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林之香并有
江淹之香如所夢青林之香而此詩為僧齊己賦故引此事
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淺明之言宜可信但未
知果出何經耳

和勝說禮宜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
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濠州罷相復職知鎮江請祠初
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落帆霜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
聞鐘蒼聲壁暮見蝎此韓退之詩何也離楓下聞鐘事則劉
夢得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

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中聞長樂鐘蓋用夢得詩語也

鄭唐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司中以
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從舟邑令異之
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
亦何為不豫哉後舉進士登科終戶部尚書死於端康之難

西漢當偁揚子雲猶解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
識字豈易哉吳廷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
看韻書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
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
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包遜字敏道有六子名皆從心其問名協者吾人指曰此非從
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行簡留心字學特用之云此義有二從
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
三后協心之協

宋人送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
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熊是
時南北方結好故雖送別紀行之語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
紫濛字亦隱而妙方稱名以為契丹館名要稍之言爾

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

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妝且以退為褪誤矣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得與錢湖羅至官與州帛同染紅後還京
師經徵涸與洌帛色皆渝變惟蜀產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
云蜀地有灘與他邦異當其很浒起時以染灰爆之故帛成
宜色然世之重川紅以為染之良蓋不知由灘所致也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
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
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
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左傳皆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

人謂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李為行裝非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
可長八九尺形如垂礪亦有款識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
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
聽其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
聲所以達其冤也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笴箭為鏃蓋二物也今採箭以
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用木為矢而謂
之箭則謬矣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

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蔭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
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
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曰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為是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饑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之類
是也獨有渦字無不渦一字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又云
向見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為太姒非也蓋
后郎稱耶妃乃夫人以夫人為后乃自秦始耳
生曰名死曰諱敬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稱今
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生人名乃曰諱不辨之甚也
支干原作枝幹後人省文以幹為干以枝為支非也

錢塘陳盃如以為謝見補一時皆指趙文敏公並像來呈公援
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
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
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與往送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為
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其官勤勞王家
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嗟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
也
東坡詩皆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昔慧日至夾山夾
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慧曰云有个木上坐蓋謂拄杖也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蠔破山不但蕉黃荔子丹
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字說以應為印或曰子魚以容
印者為佳故王荊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
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西谷
於蠔而云破山理不可曉蠔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
岸然故呼為山山谷謂之破山豈取蠔肉之謂耶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以為樓主之姓
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為酒樓本名礬樓
物纔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柢斧其制是水
晶小斧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間方罷之後人遂不識此物亦

不聞其名矣前人書像有執者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伊川書為券臺南軒欲改之後見唐人文字中言其朝詔改為券臺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故漢火德以午日為祖戌日為臘魏土德以辰日為臘晉金德以丑日為臘祭名雖同而祭日則異祖長生也終墓庫也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一日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為王侯臘

陸士衡兄弟產于崑山後人因稱兄弟為崑玉言其如崑山之玉也

書易不言易知詩非此詩為針既度此鼓堪唯偶披求至聞聽卅推春草池塘句宿神助微雲河漢路絕思惟千篇易讀一字難師集詩話

作詩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人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世譏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嘗考其生平行事亦多侃侃不顧避處王荊公雅愛道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富文忠公稱以為孟子之所謂大人其所作詩雖淺近而多諳理今附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古今詩話云太祖承聰明遠每遣事纖悉必知有使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使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避處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望王師也

又考今蘇符眠山與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尤肖諷刺詩蜀相李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為昊所擯知蜀主國柄縱柔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昊者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詩乃堯夫非朱山長也清冷二字不逮消息遠甚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載出守長沙以衍所著野史繼薦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賢鶴貧女兩絕句蓋託意也賢鶴云波瀾靜處立身孤飛雪攢霜膝轉虛盡日凝頭延頸望能消大海幾多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過佳期滿頭白髮為新婦笑殺豪華年少兒太宗大褒召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半落今何幸明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寒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巂州哭江為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花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岩石雲生筆閒倚松風落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能詩朴性僻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出適遇之者無不驚

蜀人劉野隱居不仕嘗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陵州東門之外有陵州下陸野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湖一縈觚知機覺斷躬耕山最為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與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貌而舉

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與正忠愍嘆賞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招隱人隱人謂野野有子名閑亦有清譽

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衣袂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野贈公詩有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公七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
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前趙渭南韋蘇州之
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嘗為江南春二絕云波
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
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
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謂深於詩者盡欲慕
騷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邈則不無殊不
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
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為警絕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吏
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竄死

已兆於此矣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為詩後與曾致堯倡酬
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
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
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
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
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
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
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嘗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
家有此景致也無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題於齋壁若無可奈
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聽啄木藏身處閑見游絲到
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
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莒公嘗謂此數條使後之詩人無復
措詞也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誦壁
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
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無
跡鳴蛙只廢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

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遊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
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
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館
職遂躋侍從山谷南遷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
言爵里姓名久之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
風清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徐觀姓名曰果吾
學士劉敞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
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
為義山者衣服敗弊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挦撦至此聞者歡

笑人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術謂
先生曲絹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予儀鵲嶺山
像蔣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宋呂公晁叔皆以高名擢用仁宗朝本朝文章多人本有二公
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呂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苑墻
歸來無處剩愛東漢皐佩冷臨江渚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
補痕勞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
盡可傷景文詩云隨蝶翻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忽相忘欲
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
骨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委花心與蜜房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者九人劍南希晝金華保
暹南粵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
懷古淮南惠崇九僧詩極不多崇到長安有人遊曲江少花
人未央宮之句爲時所稱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
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荊公詩云
留
僧惠崇不但繪事精妙詩句亦清逸有永宇松陰之韻嘗
作句圖書其所最得意如窮冬春後怨江寒白鳥稀掩門
清桂老出定白髭長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空潭聞鹿
飲疏磬見僧行斷雨重洲峰迴鳥影沉袈裟衣上積殘

行馬前俗稱宋臨醜石孤地得孟鼎殘月楚山曉孤帆江
廟有松風吹髮亂巖潮濺襟寒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林
會寒時動竹露頂忽翻荷野人傳相鵲山鬼學彈琴地遙
群馬小天闊一鴨寧河分島勢斷春陰燒痕青地形吞蜀
盡江勢抱蠻迴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霜多秦木過雲
盡漢山孤夜閑潮動舸秋過月臨城景落風中盡更聲月
下多利禁猶之暑井氣忽生秋湘雲隨鴈斷楚路背人迴
鶴河雙鬢白風月一燈青松風傳夕梵霧擁春煙上寶
先姬曉盆池別見天孤雲還靜境遠嶺發秋空古戍生煙
直平沙落日遲來時雲擁衲別夜月隨筇古木風煙盡兵

澤星斗深
梅堯臣以詩名家歐陽脩與爲詩友自謂不及堯臣語人曰凡
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
歐陽文忠公嘗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以爲
語新而屬對親切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
心躁也鉤輈鷓鴣聲也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
鉤輈格磔聲
荊公金陵詩云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
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蒼官松也青女霜也淮南經云當

措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欲而無味也蓋荊公自謂如病皆自保但有女構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稚謔殊有味意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

王荊公嘗題一絶於映扇云自問津頭嘆路迷隂森喬木帶前溪斜陽一馬匆匆過贏得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

王荊公見道傍大松人取以代薪因賦詩云虬角龍鬚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廟大門公自註云松意向不願採於匠石充棟梁之用况肯區區與螢爝爭明於墳剗間耶

王荊公詩蕭蕭抒柔蘚中日漠漠春動影外天摶柔蒼脊動抒也

宋稗類鈔　卷之五　詩話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不相荊公題金山寺於壁間再長篇賦之反覆諷咏閒知功甫所爲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嘗題人山居一聯云鄰家爭十無多景只有黃鸝一兩聲公乃命工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選人以金所缽求圖選之

王禹玉寄程公闢詩云僕急錦腰迎十八盡佇下瓶別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右有玉東西盃其對甚新

會逢尚循洋雨夜癡穉花鳥擲風存舒氣信道詩也信道清才而詩氣亦有如此者又有云舒如本光風動月腦中儂氣孰掌萬機又云翁翁鬧鬧空千歲歲野花開一樹杯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劉學老小相和王定國字中絶句云長安只有高眠興誰挑空餘後會難十萬徒見春將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耶蓋愛元献爲樞密使時雨師未解會大雪陸子從與歐陽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即席賦雪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衙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令公宴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甫時正元豐間朝廷方有事安南故定國以此為戲

宋稗類鈔　卷之五　詩話

東坡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題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而慧頗知書坡亦每顧之終未嘗獲公賜至公移汝將祖行酒酣琪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熟視久之令其磨研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撤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薛逵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部子詩云春上群山

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為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予歸渡江和介甫游蔣山詩介甫指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鳩喚午窗驚夢處燕語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乃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懶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邦直來為東坡因戲笑言承示此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您地事元豐三年東坡下御史獄嘗供此詩云本為龍神慵惰不為天行雨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卻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職事也

吟哦傲兀仰聽巖月過嶸迎崖銀刹玉虹鐵蟲蟋蟀鴈蟋蟀臥玩我語擎牙吹暵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蔥瓏雲水侍約荷岸斗入洄潭轉先公悅之布席閱叟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詩也皆東坡作而本集不載

東坡元祐末為禮部尚書夢人遊甚樂醒時一五是王仲至所與對後惟記一聯仲至因見以致章云聽中誰驚是後時上晉方得助其滅歲功也然三元延春事何憂一覺還此一聯乃得於夢中者不著興梅客觸目乎留糾者冊藍披神變彼此無一汐遊更為公愿述學詩

勸地清兵至君王尚晏安須知天下望不及井中寬傲兀峰交白溪邊血浮丹舞倩是破月依舊照觸下廬山王元甫紹聖間教陽尚處上所作是月詩也東坡嘗跋云予謫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予自端是九江因道士胡洞邀來翻之元甫云吾不見王安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月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荊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閒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

人嘗幾回別其詩簡淡而立意精確如荆公作與故人詩云
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
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
葉雖紅不是春如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
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山谷黔中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有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
開圖畫即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更有山閑
無坐圖畫蚤求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亦不續前聯也
退之有詩贈同游者喚起總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
與盡情啼魯直曰余兒時便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

今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誦此詩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
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蓋其學問淵源
有五石六鷁之旨能覩于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
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
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瘧東客疾病猶存研北身
上句用選世瘧東王君公事而研北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
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研北又云長疏研北天機素少又云
筆下詞人研北諸生蓋言几案而南人坐硯之北也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有類乞兒搬漆碗叔
原戲作詩曰生計唯茲碗[redacted]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
埏陶阮籍非同調顏淵庶共瓢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
免墦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儻受桑間
餉何堪井上螬綽然有餘自許噍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
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蔡敏李公儋於僧寮即席聯句云黃葉
山雨竹帶雪殘鵲聲回春敏臣 已聞鶯片梭何處青
軌塵依佛人觀 老櫻紅粧潮曲妙書塗作客放懷訛敏臣 天
明又出花源去仙觀何時再問津觀 神至使遂回謁李公擇
中賦詩云綠陰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蕭瀟塵埃何
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云野棠花出殿閒走馬天街賜近臣我
亦茅簷自鑽燧根對艾撿銅人
徐思叔題貧樂圖首句云近貧畫及教兒書嫡見亦僭玉雪膚
敝裘欺日補破褥篝筐何有金千奴猶僧于和云三間破屋
一床書歸心繡口冰肌膚自叙枯葉作豹褐此君便是長鬚
奴王才叔和云大兒昆饑頻麼書小兒恐寒粟生膚婦縱有
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二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李彭商老有姪除讎蹄弄子發云蕭鞘以詩嗡何獨遺大雅平
生黃粱句摸索使知假蓋子若白館職斥字分孚時也了
蔣有館中詩最爲時所推故商老有黃粱之句云其全篇云

殘燈吹寒畫多陰何卧與前萬落曉趨逝收歸雁影徊遲

岸月墮孤音惟恐不去遲相見（王荆公詩用戸欲 雅慈悲結不肯去）與老無期

稍見使（判官答詩良老叔 期數判來如等閒）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

心。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巢於喬木之巔，後賦所謂攀

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謫康仲守黃州三

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任其云：暖溶溶

作白沙游，更攬孫猗上頭。空有危巢尚棲鶻，亦無陳跡但

飛鷗。舒管二頃將歸去，眷戀群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

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答云：此時宗伯寄吾州，紙滿高文

至白頭。二賦人間與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嘗見木人背

怨鵠，有危巢孰敢窺。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

詩皆及鶻巢，皆推賦而言也。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

淚過昭陵。此詩題於仁宗陵宮，不著名氏，韓子蒼表出之。

趙明誠在建康日，其妻李易安每值天大雪，必頂笠披蓑循城

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見璲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

天思稍倦，頓在側侍璫云：如有能修之者，可令續之。乃知都

居太學生，既宣入內侍，首恭詩展製不知序哉云何乞爲恨

旨，或綴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爲

此意足句以續於扇。竊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下

徑使造廷，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飾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

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有江南一點酸。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廳思殿有徽廟御

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墻之悲。璫偶下

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絕叫取筆

題詩几閣，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

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

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

視之，天威頓霽，但一哂而已。

建炎中將雖雄揚，康伯可與之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

秦檜當國，伯可乃傅會求進，擢爲臺郎。嘗與檜對局格天

閣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命歟？伯可徐應曰：今

皇御極，觀公宰相如腹心。檜大喜，撤棋命飲，終日而罷。檜

死，伯可亦貶五羊。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得之，館秦青于臨川守，餽遺不齒，意

弃堂嫂寫守，懼以告，乃秦自解，秦怒甚，陸適見不出，稍令其

子小杞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

嗟離離，路人蕭蕭立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

喚小相入翰之參吟賞再四俯命相見待之如包

諫議大夫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潺潺流出桃花滿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玉女怨春風雁陽道中云竹籬蛩絕雨才過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同來松檜思悠悠坐久忽聞南澗鐘隱隱循廊人語過四山兩遍雲鳴風（靖康末金人欲立異姓宰執書張邦昌姓名示人後為李綱所劾）

辛稼軒賜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閣人辭焉可嘗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有佳句即頒坐即題曰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樹搖風猶似當年舊歌舞遂相與宴而厚賜之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閱古泉二記將雄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輿久駐武林宮汴洛當時未易同廣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雨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布衣莫歎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劉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作一對其以為笑忽一客來前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蔡鐵冠怪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飛來枝上赤[illegible]眾咸笑之

劉山翁牧進漫塘幼孚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九日游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山翁得口字賦鐵步龍山巔放舟龍湯曰對菊屏黃花作之年時走我我不能詩我病不能飲試問黃花人還有菊花否衆服其工（漫塘名宰金壇人）

山谿李南金賦菊後處師擬鬼家寫其真南金題詩落魄江湖二十年衣衫襤褸似風烟如今合樣新裝束典郡緋衣却賴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南金擬詩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隨風飄墮處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户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一人題詩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漢陽郎官閣春白四絕句其一云雨收雨晴平沙遠斷溪橫水花留得烟秋作圖畫夜移搖落有人家與近寒油盡盞源瓊瑰刊處尋花其殊劫欲識春風最好處試來同看雨中梅

其三隱牆花影月黃昏意春風入面痕知是江梅作名
倒雁花藏照簡尊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邊楊柳一聯詩
得花過盡桃花老乞取山礬入淨瓶尚書郎李那甫逆謫瀘
陽酒稅所作也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僧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題詩於壁
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
懷小樣杜陵詩春今信斷家千里烏傷驚飛月一枝安得中
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詞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
也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驗山未曲地氣散如

猗心擬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也知天道與人殊諺云雨若來
占朔梵說者頗妖誕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豬月當天畢宿
風自少女起爛漫燒放香餅礎潤如洗逆婦鳩能辨穴居狸
有智呼晴蟻知將雨暢與關訃埋鳴東山觀星斷南柯蟻或
加陰石礎或識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則鳩與蝶
龍聚訟并一理不如老農諺彰彩捉於見蜒許致沙鋼那用
解年聽此詩引用古雨事以非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
日出晏曬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
下二說尚遺爲摘補二句云日出卯時月映作尾儲諺云乾旱
點濕土來旧依舊面

王介甫宮詞十帙詞事元所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詩
之動人老狂耶復散亢亦作千絕應行因屏腰支曲情勞
花枝窄地領巾長緒邊逃定熨鈴小只有金蓮步步香臨春
日拊上林花開百十株催斜綽黃羅輕蹋青姊妹騎來與畫
慢食工深肯竹篦飲日綠環與催未嫁多帕羅香軟傀金荷
往教尊酒春芒說別有風流迷眼波蹤歌舟下曲狂牙和玉
歐君異與力割端皆逆御階到閣回處徘徊挨鐘擊罷眼色招尋
書封緘玉券淺梁稍將寄欣小衍兒第明朝妙賽接雲郎看
浮鳩儀鴛字未成為得小酬爭彩書綿低綿蘭圖坐玉樹
歡翁瀟慣報鉗瞽叢細秋香蕊出江逃懷盤日涉徒儀戒抛

韶旋舞纖小板試歌時千態萬嬌引近曲都使行尖學別離
態笑聲從未遽回偷行金織幕覓好始見心作向客尋指推
欲不知已覺與夢深情點日泥嬌臥日預長皆卸輕裙玉
羅溼殺枕烟鬢玉扰粉肌香汗自溢齊意粧日宮株梳見
金櫻屏殺梁水玉刻家與對開要顯愛心事不肯蕭郎只畫
殺其情致亦新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
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
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
賦者杖一百

見夜主人姓李氏家有一女年十六能詩其不佳何有拾消殘
鏡詩云三年賴旋消撥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
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
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
湯蔡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邦
庶寂詩背用十二事而所用精切士子無能爲和者其詩曰
十二天之數今朝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郝稱醉亦
山倒聊吟麻賓稀他年爲謝牧乾力濟蒼生
題古有絕唱者讀叢錄公見題淮陰侯廟因作增拜日思淮陰
躡足封時慮已深假饒淳與知同馬爭將甲兵進五湖沉背

張公方平題徐州歌風臺二絕曰縱酒疏狂不治生中央有
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
帝歸尊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爲
陳文惠公題華清宮朝元閣云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
雲忽以蔽不見漁陽城楊仲賢題芊山詩曰玉殿空浮巳字
山。五門不鎖列天寬。黃花可惜秋蕪木。紅葉虛埋夜見丹。齒
得一作方木直。飛來一鵠各峰漸。仙蹤寂寞高風遠。誰爲先
生指額撥。楊誠齋題淮陰侯廟詩二首其一曰來時淵黑艇
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問爲人免
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成敗淮陰

何必減文成其二曰淺溝孤道鳥夫雄雲夢何猶武士功左
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大度無盜此後寧
空惱作兵火空餘非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
兆伯禹裁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
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
祭昭靈
順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沛地之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
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
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
人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
題名到不能書令作見定其代書岩老章題詩曰諸老躬奉
休可長尚留名姓壓嵐觀到即可延疎文懸幾點煙支從綠
苔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
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瑞鷓鴣詞玉笋蘭芽驪颿凝輝到曉不數鮫潭夜衍伏北一翻雨
海中堪東菱游黃鸝鶯巢竹身臥形虎辰中報道蕉門初
日上起來簾幕杏花風此僧仲殊之詩也王存丞安中守平
江日會客仲殊與焉繼以波從先起戲眼於黃堂中不知客

重複後

散及覺日已曬驟矣王留氣以此詩始放去瑞麟香安中家所造也

姑蘇女子沈滿友能詩如曉天發拚泊乘虹間倚蓮爾問釣翁爲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之體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其詩曰鬢髮盡皤然皆分白雪鮮迴遝延客話偃僂抱孫憐氣病常供藥非緣亦倚綿假溫推捶背借力杖扶持鞋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辭杌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將飣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寬凭几乘騎困釋鞭頭搖如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却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勝疑乾眼殺粘嫌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擁手袖慵揎絮衣頻換扶持藥屢煎步多由易仆行少仗難寒冠婦裁裙布頭妻買粉鋼房教深下箔床遣厚鋪氈琴阮弦三樂圍張笑七賢棋嫌經字小敲易粉難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滴涎樂來須遣謳聲到久相延譽嘲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腹逼偏風筆戶使偏松先造積誌石預教鐫客到唯求殺僧來忽問禪養年懸灶壁肯艾炙縣擦怒僕空呼眼頭兒漫捉拳心驚嫁處鬪歡怕嫌婆何縮同寒狖擁瓜似飽蒿觀聽多目眩常動仰頭旋女嫁求紅媚男婚乞綠錢已聞指几杖寧更佩弓弦貿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身作仵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惟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嫌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求爲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鶴髮食頻填每憶君郎名常思渭川叟蓬池佛會屢赴賞花筵徑狹容扶措階危奈減傳好生焚鳥網忌殺析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勝狂顛

路德延儋州嚴相猶子也爲朱友謙書記友謙禮待不優作孩兒詩以刺之友謙大怒沉之黃河其詩云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猶子綵絲牽擬鵲偷瞻鼎驚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莢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花揀時乞繡針穿寶匣擎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蘇芳闌戲謔

展畫廳三聖開屏笑七賢欺惟青杏小垂頭縈荷圓皺涵沾羅淚嬌流汚錦泥佗青饒姮娥憎藥巧遥延羿帳霧綃映藏含風結網指散逃使鼓舫撈寳辭絃能拂魚鈎動箏推雁柱偏欺鬧添路畫箔管大聲偶恨客初酣睡驚倚半入群穿蛛網屋尾探雀窩撥椽拋果作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猜謎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風鳶互游臨水碣相攻放風旋旗小栽紅新齊的撒碧箋遥餅張飭糊低控射蜂弦吉詰時時道謎歌處處傳匿留村作曲遮路背相連閒草當春徑爭毬出曉田枚偷憎得坐花底困損眠等鵲消薄研豬蠶伏初遶倚枝拈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跨騎上層崖逞捷緣嫩苦車跡小深雪種痕全競指雲生幽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鬪蜂穴繞階壞燕嚀迴琛港笙歌下遠川爲林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陡砌爲灘不危批峻塔磚怨鼎鄰屋討偷上後池船項索猜師且茸羅作一相年時方在徙勸爾減狂顛。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閣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下巴麗人有巾入下飲於庭邀書生同坐生意其時貴人家不由既見歎其將別出小箋書詩爲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妬詩

李秀七妃炎故自爲梅窠之行時求惠逃那時寄汝一首曰能因爲梅寄以託意不知宿昔歷霜雪剛遭風箱無揩紙死然雖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路蘼

詞雖不出亦原於詩歌而通於樂府作者率飛聲於律若
其曲之有誤吾亦不敢冒昧集詞品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
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
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
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
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
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

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
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
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
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此論
甚也

柳耆卿與長公各以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
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
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
唱相公大江東去柳學士卻著十七八女娘唱楊柳外曉
風殘月坡為之撫掌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柳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
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傳一時舉進士登科為
睦州掾永初為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
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使作醉蓬萊以獻語
不稱旨永亦善為他文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已累
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
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
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

辛稼軒以詞名守南徐日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尤喜歌賀
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
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
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
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
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寫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
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
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
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時岳珂
珂年少勇於言輒對曰待制詞句脫去古今軫轍每見

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前于何佩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因促膝亟使畢其說岳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余痼乃咸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

辛幼安摸魚兒暮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然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終不加以罪可謂盛德也矣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北固亭懷古永遇樂詞有句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又自述賀新郎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自序云邑中園亭皆爲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色山光競來相娛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彷彿淵明思親友之意云數詞俱傳世可喜余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劉過字改之廬陵人能詩詞酒酣耳熱出語豪縱嘗爲西府中都將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做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風雨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

閒看幾儀一澗東西方造兩山南北高下雲埋通日不然猶
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浮
得之大喜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饋以千緡改之竟蕩於酒不
問也嘗以此詞語岳倦翁翁每有得色岳曰詞句固佳
但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一座爲之絕倒改之尤
好作沁園春黃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
行書赤壁二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云按轡徐驅兒童
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盆與
御柳題詩穿花覓句與聲華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
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

妙龍蛇壁西山句好嶽掩晴來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
君識後東禪師處看淅淅雪飛真草行書後黃知爲劉所作
厚有饋贈畢竟觀征大閱禁旅軍容甚盛郭杲爲殿
從駕還內都人喜見一將之盛改之賦一詞與郭云玉帶猩
袍遙望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
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
鈐有種五世元戎旗旗彼滿爽氣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
明似雪縱橫按轡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城落城氣吞漠北
慘淡塵沙吹落日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餉劉亦
渝數十萬錢又寄孫季和云聞信竹湖孫自竹如子何如何

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住處求無定止去亦何爲盖是執求
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閒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
人生了事成癡帶世上終無眞是非看雲壘天瓦無弱亦有
雪堂零落有美人八字娉雨梧桐彼雲河漢鐘鼎山林無限悲
山陽瑕問且求貧汝貧且登文章賦賀新郎與一老娼云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襟京塵曾染處
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
疎雨秋風顫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
狼籍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焦
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妻怨雲萬疊寸心
遠

劉改之赴試別妾天便子云別酒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三十
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憩兒一憩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
是功名終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郎雪店酒旗斜去也是
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替東畝趕試步行戲作紅窓迥嘲
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
底一日厮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時賞你
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裡更選對官樣鞋兒夜間伴你
東畝名幽字西士
徐淵子有詩云登盤新貫山陵却買瑞州古研磚依舊被讓

聶使在買山之事竟何年徐晞正院劉改之資侶云以載籍
舫之船載書入蜀之清標如此以買山之錢買研平生之雅
好可知淵子復有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龍鳴舟
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擁坐依約三更雪又打篷欲
曉還頭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醆却又詩成
樵相張公舉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及第仕亦
晚達作樵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髭輕髯翛然自遠方結
菴於嵩陽紫虛谷每旦起焚香讀華嚴菴中無長物荻簾紙
帳布被草履而已年八十餘自撰滿江紅一首聞者莫不慕
其曠達詞曰無利無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燈前獨歌獨

酌獨吟獨笑況值群山初雪滿又明月交光好假饒百歲擬
如何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知功名休時了算簞瓢金玉所
爭多少一瞬光陰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來攜酒殢
東風眠芳草東坡滿庭芳詞曰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
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儘教我些子
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
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明月苔茵展
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此二詞使競進之徒
讀之可以解饞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矣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水浸

一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映竹籬茅舍天
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颭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
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晚年歸居有侍妾晏康奉
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薨妾亦相繼以死
錢塘周美成邦彥疏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傳涉百家元豐
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奇之擢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能自
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名其居曰顧曲堂其所製意
難忘云衣染鶯黃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
口脂香簷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
端詳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顧郎有恨貪

耍不成纔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
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周美成晚歸錢塘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闋云悄郊原帶郭行路
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
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
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飆動幕扶殘醉繞紅藥
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卻歸來洞
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
趨於西湖墳菴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趨而
來乃與小飲於道旁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少焉分背抵菴尚

有餘暇即臥小閣之上枕如詞中所云迎月入城故家皆灑笑姕矣後得請提舉洞霄宮而終老焉

張志和漁父詞曰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二詞合為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政和中中貴人使越州得詞於古碑陰錄進御命大晟府塡腔

因詞中語賜名魚游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游春水幾回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無孤雁望斷清波沉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留春住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个新華表見說在身官職好爭佔道今烟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常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以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真偽既中使至其家無有也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盜殺者多故竟以致其禍耳又有浣溪沙兩詞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曉來妝嬌多無事做淒涼借問萱家春易老幾時能穀夜何長薄歡新恨兩思量二云珠箔隨檐一向垂繡屏遮枕四邊移春歸人靜日遲遲傳事只將雲入夢新歡重借月為期曉來花動隔墻枝又玉樓春兩詞一云秋歸思入江南遠簾幙低垂閑不捲玉

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回還起晚風輕只覺香烟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語趁朝旋夢宿妝今日懶眼二云繡屏驚夢鶯聲亂可惜夜來歡記取幾聲低語耶曾聞一段新愁看怎覷紫紅流盡胭脂兩春殘楊花勻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紹興戊辰信州鉛山驛壁有題玉樓春不書姓氏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幙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眷戀樂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金沙潘武子文虎少有俊才嘗試賦作四言詞云交交桑扈

此非詞也

交交桑扈桑葉墩陰三月春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山
邊路傍忽聞人採桑聲不相與擄傾筐一身不蠶并凍死
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
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苦聚皆淹留開口淚
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孤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
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搖旗疾催發行
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
遲都所殺鵓鴣鵓鴣鴣鴣怯殺偏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
妹大嫂揮淚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
言相憐莫相妒這箇不是親丈夫宋稗序言亦作四喻言云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遠呼一聲叫破中原無
住處不如歸去脫卻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線盡無得
栽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卻布袴提葫蘆沽來酒賤頻頻沽眾
人皆醉我亦醉湘江鳴起蹙三閭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湖
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
也哥哥

汪彥章在京師曾作小闋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
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
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嫉
然者作唯綃擲樹指爲新製以試稔愴恐讒言者遺之於水
何誠之有

全是杭州合吻

陸放翁在蜀日嘗有所眄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
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飛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後懷
舊游多見之題詠有云金鞭朱彈憶作游萬里橋西罨畫樓
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歸雁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
賓朋好在否俟有與錢云自題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
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閑人金壺投箭銷長日翠袖傳杯
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
否身與浮名孰是親仍以前韻櫽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
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
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擲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
常記當年門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箋說與這回真箇閑
人

蜀妓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放翁有客自蜀挾一妓歸蓄
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疾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
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
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
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或謂翁客
挾蜀尼以歸即此妓也

放翁少時嘗游禹跡寺南之沈園爲釵頭鳳一詞題壁間以寓
意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

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陸娶唐氏閎之女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陸悵然久之爲賦此詞其後尚有律詩絕句數首

光堯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設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上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

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扶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命解褐云

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三山蕭聯登第榜下娶再嫁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斷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一人娶妻無元紅者或嘲之如夢令云今夜盤拼姹宴佳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四明倪君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裡押到

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天晴終恢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成天下驚有必爲名名亦利也可釋矣

一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去守餞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令歌之其詞云抱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今去何處牡丹恰則開闌茶蘼廝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情復道明年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泥醉後柳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

聽喜鵲噪聲，與此婦俱墮淚，其夫不悟。

坐間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雲間之會行香子賣酒樓上詞有上三字以作曰五字難何事已作為印元曲乃有此曲也）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別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園乃者公主之園也，唐人類用之。

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唇云：燕子依依，聽來總為誰啼去，茂雲生處，已覺窮湯度，從此深聲便向機中素來鸞女頭閨處女兮有何所若。

蔡州瓜陂鋪有用篦刀刻青泥為浣溪紗詞云：鈔碎香羅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疎疎密密杏花村，一番風月更消魂。

駢四儷六，抽黃對白，技小蟲雕，文同虎脊，欲試金鐵，可從地擲片羽吉光，寶如拱璧，集儷語。

宋人儷語：書曰六府，儒者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惟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寄于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典四方，既職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遵王則有司存，於緝熙磻溪心，念終始典於學，厥欣然有其色，蕩蕩乎無能名，昭哉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人之佑，發號施令，罔不臧，從善閑邪謂之敬，如微如彰，不失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功，上帝臨女，無貳無虞，二事從公，不留不遠，聞亂從求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齊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于胥已格，于七旬，有部九成，肉味遠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宜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群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無相故耕於帝籍，廣千于維桐之疆，請去後被於高禖，兆則百斯男之慶，古驗炎人口。

對偶之絕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為父為母
生能著幾緉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
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
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闌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
爾同消萬古愁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
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星從下天登樓板上地下丈夫
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
更嫵媚三代夏商周四詩風雅頌二十四考中書令八千萬
戶冠軍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天若有情天
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公獨未知其趣耳仍令所復一中之

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除拔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
幽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

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為知制誥坐事貶
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問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
惟期身後之語上覽表憐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有二
虎鬭而食其一占者以為咎在守土之臣遂有旨移守蘄州
以避其變動下而禹偁死矣年四十八遺表云豈知游岱之
魂遂協生桑之夢

元之猶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以啓賀之曰
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自榮
夫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稱病請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
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
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有言事者攻擊
不已公又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
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既後復本姓以啓謝
時宰曰志在投秦人皆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
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得翰林學士范禹
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
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

文本心與淮郡齋僚過甚謝賀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
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爲帥守兩浙父祖嘗所居住自昔衣冠以為盛事李文饒摯
記補闕成六年自劍南觀察授淮南節度國朝二百年未嘗
有自淮遷揚者況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亦並領
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歐陽
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
之名邦實先人之往跡蒿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
尚半朱門之舊追懷今昔祇劇悲歡河東中丞公罷自翰苑

出守會稽亦其父恩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冉臨東粤嘗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將存桑梓之鄉不俟家法自伸孝養之私敢不益勵晉年寬規詳佐無忘遺愛之澤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滕達道未遇時讀書僧舍盜其犬烹之僧聞於郡守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汝能作盜犬賦則釋之即口占曰僧既無狀犬誠可憐輟韓盧之夜吠充絲縣之庖羞擔做引來遂持歸貂之尾索綱牽去豁向饑鬼之頭守大笑即置不問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穩殺人也貢父引疾遷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

下紙為之貴其中警句云始以帝堯之明姑試伐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曰任文之二子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以致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縷一繫於臂一繫於足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翮相侔試銓衡其極重乙鴻遂逕欲舞列其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衡曰鶚飛天前途遙難明趣人以為鬼越人以為乙鴻常乙耳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孫莊其中狀云泛槎縱以尋河遽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李先祖元亮對大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挺同學舍挺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挺在金陵以同舍故先爲之元亮謝以啓畢云先見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其事

翟公與宣和末蔡約之攸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與再以寶國祿力辭之未至國有旨落職宮祠繳而復還待制公與作謝表有云雞頁爾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

惟一與之尊之命無有三三而三仕三巳之心敢忘喜慍人多稱之又謝賜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兼少蘊謝賜歷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趙築隆興二州及城鑿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書全語而工者

汪彥章工於四六崇寧三年霍端友榜下及第聞林苑宴頒冰彥章作謝表有云既激澗而兇清得除煩而解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如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萑澤之色不以至堅之瑕子孫傳誦況御林金盤之賜生死不

而效宮井玉盤之潔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歷考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保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甄龍友嘗游僧舍與僧延叙僧有雌雞久畜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雞頌當不斬也甄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眾先取波羅蜜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臟喉香水源源化為霧霧騰湯滾滾成甘露引此甘露成此霧直入佛界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死無憾矣郎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李公甫嘗與西山西山留之小飲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其中領聯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為宗德之助訓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摩頂放踵

無一節之瑕衆求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處轉反側而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號恩私宜併侯如夫人之寵以國倚態横生秀性和適會膺無郎之慶終踰給秀之家爰錫命書廡拘常典用肇封于大郡俾正位于小君往服龍光益循柔範俾興閨攜對制某人行陞倚瞬衡宗生子友人陞東翁以孝戲貽日犯顏直集詩家十三但王雅娛於蘆田珠將逆外合冰後夜半些書生老驚度鴛鴦得天上麒麟之鳥逗同時采既可續荷紫鴻來也風深與得由琪皆歸之香
白屋何愁已失風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辭之書記田絢之辭也此表視前諸則雅者多愧矣
錢安恐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攜孥歷邦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又嘗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為風引而還九關神游不覺夢驚而失前輩風流文采蘊藉如此
辟制機宜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橋燕之留杜荀朗飛南浦暮捲西山求糟佩鶴之舞子勃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詠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群賢畢至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捕虎之典有詞末聯云雖因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賴聊力益古詩有寅年足虎猨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偶甚切

楊誠齋答周益公惠鵝兒檎酒小簡云錦羽在豕爾翮二七褐衣缺以罷罷一雙挾歆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恭惟某官文章奕通儒學風麟游梁王之兔園反推能賦賜漢廷之婦杖晚冠者英檣領續騷潺箴飽德頗然四美萃此一翁視此具見善於體物者

景炎末造猥狽海上國無暇文物典章奕然落語亦或有可觀如云雖鳥獸之迹不無交於中國之聽然馬牛其風何嘗及諸南海之濱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歲不戰來年不徙不知為何人筆也

辭命

宣詔一秋豈盡飄河漢欲羞勝專對無多何正意連能排西帝詔新陸賈可服南佗或取金華之殿或弄玉府之瑳與其齊大蹴蹴無寧窒奴番舊集辭命

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遂以為定制議者以為得體

高德驤判大理寺偶殿奏事太祖方恭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並與本家如其意安在對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踰懲後世諸臣不明有以奴主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賞重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德驤深於湯語唐今界王元之由其門下身子有孫有緒俱為名臣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甚懷之好事者或誚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是舊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避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不應丁進曰雷霆之

臣何容更進一言上怒頓霽

真宗朝每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日垂綸久之而御餌不食時丁晉公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流激賞群臣亦自嘆不及

南唐元宗釣魚不上優人李家明進詩云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詔換骨更生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我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眾口公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外篇詠甚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爲人所傳誦

世傳王文穆欽若遭遇章聖本由一言先是雍熙之初天下逋逋數百萬詔特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請盡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者可以惠民曷爲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悟領之不數年遂大拜

有水先生者頗能前知禍福王子野侍制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生曰試觀之何物可以下飫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惟飯可以下飫爾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謝手疏金豆片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郡多老伶人吹彈甚熟可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與吳府當令伶傚助一醻觴也玉杯金盞盞邦直侍婢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沙門盆柢寬爾

洪駒父集何兒小名錄三卷下佚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似足爲俳劇諧謔之助士大夫眠裙襦之樂每苦侍巾櫛輩得之紙難以得一識不問色藝如何猶貪至比下必得加以美稱名存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爲是矜衒特償平日愛想不足則於爾

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希舒所錄稱河南聖教序墨蹟愛玩

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臨本爲真才叔不出一辭辯答潞公云今日方知客舒孤寒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得不看祖宗面則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荊公將吳山日與金華俞秀老紫芝過故人家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作皆黃白物意其亡者所遺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就棄之而去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須棄如群兒作此乃可耳

蔡卞列李仲昌議服六四制王荊公指爲鄙褻數之既而功
不成仲昌以贓敗劉貢甫嘆服謂荊公曰要當如宗人褻也
不與世事可也荊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
以諸賢無意如鄙宗褻黃也但神理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
敗壞耳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又云疇昔吐不
慎言語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膈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
吐盡乃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
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

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
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
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
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蘇長公自黃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歡長公曰某欲有言於
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天下事介甫
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
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
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
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

此等語今日不著

禮公豈得以常禮自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
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洩之也介甫又語長
公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乃可長公
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
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
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
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
得少佳趣一日舉以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賊路

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蘇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
巨浪來相詣出船艭然使人神聳

元祐中遣使劉霄人謂蘇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公爲小
詞勸卿酌詠云馬驚無若否公應曰衛勸在御華小失無傷
也

詠武襄子也頗美丰姿神宗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
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
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樣子與行李賓人
材世常忝孫作狀謂欲求一人相稱者爲對竟無可

辭公本作當代之史筆若名亦皆為公表書藏書用

儗當時同列目爲察長子京師僅無謂無對曰察長

劉壯輿義仲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謬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壯輿父劉恕字道原以史學自名壯輿世其家學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亦不是當行家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觀蘧輸來見而笑曰定國亦難推交代蓋是且權攝耳

蔣穎叔之奇既貴資上大夫每忌人說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即佛印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乎揖其資蔣心惡之了元徐曰相公鄉何須怪在後有大言

慈聖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明日令密求諸朝自無有此人久之與中鄉爲子相對簿未第間日上忽躬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答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傾問者每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上駁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特詔改官除臨編修

甄龍友字雲卿東嘉人滑稽辯捷爲近世之冠嘗自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錫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甚公問其故甄曰以果爲其甚知之根在公前而不已至此公爲蜀長史衆皆共擬李嘗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恐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耿舉之甄聘爲邑宰趣召對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下扶火德三合華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爲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方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意也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吉州觀文學士李劉功甫當制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意蓋當時方有蜀警其用事可謂中的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晚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佳俾命除淮漕

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二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赦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者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樂身不與毛褐不知氷紈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攣脊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堯歌牧啼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負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盜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寧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

潘良貴字子賤曰少有氣節敢忤權貴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寸尺之田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拔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爲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兄翰弟將有損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今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爾時以君父自處夏國君臣無一悟者猶謂使者當以爲諱

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正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斯已雖彼捐
五十萬獻南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鬚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
問曰史拔都汝之鬚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
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鬚白竊傷年且暮盡忠於陛
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効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
人皆以王捷於奏對漢人賜拂拔都者惟王與張宏範及張興祖耳拔都猶中巴勇者

元文敏公明善恭議中書日嗣蒙古大臣使交趾將還國王賚
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
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

王僕服

許魯齋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因謂曰公一
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
徵劉公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
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尚論

家摺春秋里紛月旦豹騁史林亦亂卽散獨秉鑑衡不循毀
畔發潛德之幽光駁前人之僻案佳士名成老吏獄斷庶幾
品評可補論贊集尚論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多至
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入欲以此駭衆取名
時張景能文有名惟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
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
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

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賜白金百兩

張乖崖嘗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爲
身矣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
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

六一居士曰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
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
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辭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
如麗倡黠婢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
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荊布施帷帳花燭微吟於高

堂之上使匠夫交踞而叱之雖失氣旋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議其一啓齒而笑也既因之觀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髖驟逸駕嘶斷韁靷僨而從徐一騁千里卬至也范曄之厲珪固如勤師勞政手胝薄版口倦呼叱毫舉纔辭自以爲工不可復加而但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指吏爲之趨走而箕要如也韓愈之視范曄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所作幅起於蓬革之下詩書傳記紛紛然當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劑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數狩其左右偃蹇徜徉無少敬其主之容解歸愿而讓已下之矣文叔易安之父

蕭汴字巖夫臨川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僚中熟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上曰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爲皆貴汴曰兩人者不敢復斷聲陛下將不得而臣又問尊勝士安石馮京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在直行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科五行之秀遮之若可愛近之則廉隅

韓魏公聳髆文潞公步偉相者以爲二公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慶歷中河北道士賈宗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荊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人嘗見張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貴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黃魯直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大凡臨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睛知金日磾亦是窺見他定靜處故遂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意也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妙

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覆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脊背端肅無欹仄至於終日

蘇叔黨嘗論南史東坡臥龍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話而以比胡趙則糞土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吳子經臨川人荊公之甥歐陽文忠公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即子經也嘗著論語數卷其論孟子揚雄荀卿論性不同曰孩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減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由垣後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申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云此等語絶似莊子

王平甫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及退之與處士
作牙。
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閩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
治世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也一日
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
不達時變議未决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强聒人
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
吳秘監夫叔以從弟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補以家學
文學何至作此等伎倆殊非我等所望也吾嘗謂集古人句
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既無自己庖廚而蘇皿有缺悉假

貸於人收拾飣餖意欲强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耳
如貴公侯恢不務求陸之珍咄嗟而辦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議論之餘身不遠聲利
甚於飢骨不脫俗氣甚於病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
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下
諫諍爲益理到之言也
劉器之侍側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
或請其賴不聽至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
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
皆驗

徐師川俯曰東坡山谷堂中二君皆余所畏然各有可笑東坡
議論謙訥真能殺身成仁者夫死生且辨爾而欲學長生不
死山谷赴官姑熟凡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俟就之七日
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册吏可遷夫士之進退極欲分
明豈可以册吏爲累當中大節耶若是能必行其志者當視
符旅如遊士然稱此對此老說命
曾子固與王荆公交甚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
最早安石果何如乎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
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何以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
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
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予愛金盤
露甚於椒花雨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
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
亦爲來生種子矣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操莽
洪文敏邁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
據几正坐噫嗚呵箠群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
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

夜出游君恐不暇惜收花身纔死然後日不能忘老人則不
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視金珠珍玩皆如小兒之弄戲劇
方縱然前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繫礙遺蹟游戲縱
當如醉人之受歐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消釋之後所以爲
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詳審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少大其事
遂不思彌縫之術所以做不能平若處得平穩亦無後雖不
欲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指出者非以避禍蓋此乃職
分之當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朱文公告陳同甫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處做將出如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甫
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想夫盛德皆謂一
能勝乎而登龍門排伊闕明德遠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
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雖變卒安周室孔
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卻萊夷墮三都
誅少正卯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眞正大英雄也後
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闒茸爲姦
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揣摩善傾覆者
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生死禍福之際鮮有不顚沛
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度者況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撐拄乾

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質之偏安其識見之淺陋忿
慾蔽錮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林行巳曰夫將觀其國必先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
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
其君子之康寧和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
子之摧折頓挫如滿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將又曰天
將使進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
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老死於數歲皆至論也

維大經云張耳陳餘變姓名爲里監門餘不受里吏笞耳躡而
數之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享漢富貴壽

考亭言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韓信論劉
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
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皆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
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
得而見之者也

崇寧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務存形跡之劉安世嘗云
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户此元祐之士病
也黃質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

爲此序想以後上病也陳同甫與朱子書畧云因酒服之偶閒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

世言歐陽永叔每詩致事不諱文章蔡君謨不諱書呂濟叔不諱棋何公南不諱飲酒司馬君實不諱清數大抵不足則諱也

劉須溪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爲李陵詩噫馮海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池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血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釋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起沉香亭將那卻圖漁陽鼙鼓起馬嵬坡時那上馬時相似悄然大不同觀者當醉讀韓三公題語悄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格言

論山爲經言多一世則常泣著繭規箴藥石齊紳錄掌服之無斁集格言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明者以爲至言康節嘗三復之故詩云珍重主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宋景文言爲文是爵中一業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每讀至此令人蕭然有遺世之意

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號一瘴癘求生惡病患公嘗爲之說其略曰仕亦有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數選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張乖崖嘗言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士君子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趙清獻公座右銘云依本分少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一步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得便宜處莫再去到人知事其前心事苦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論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廈千間，夜臥八尺。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累。蟻穴知雨，鳶鵲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要北首，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閏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避寒暑，致病。人為萬物之靈，因書為座右銘。

宋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志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

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衘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嗟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為稍華長老作大死晚記，遂識其語。

范文正公嘗曰：學者不好名，則聖人之權去矣。又或云：常調官

好做，家常飯好吃。羅大經謂人能甘於吃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溫公保身說有曰：天下有道，君子皆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備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因而蹈禍，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不可及也。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堪。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諭，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苟非安能害人，從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全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錫軒虎冠也。

王荊公論本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

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晁文元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迥字明遠澶州人
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愼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又問賈魏公曰愼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愼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愼命令節燕樂上大喜
東坡書俚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閒散耐富貴忍癢眞有道之士也

僊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盜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云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歷日晝之所爲暮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耳
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王充論衡曰貧人與富人並爲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復之貧人不能故也以此觀之卧苦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

反無愧自省無歉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然後理足無悔物之有成必有壞譬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不得盡委之於命
青城山上官道人嘗言爲國家致太平與養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假異術惟謹而已
黃太史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是以道路語中有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
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
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反肩輿他人以行是皆習以爲常
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
不以爲異悲夫

章伯鎮與學士云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
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
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
必自有息而不能終掩者即一時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矯

厲之行以誇衆或能竊取須臾之譽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
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歐陽公與
其弟姪書有云先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
真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勤勞材質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
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所行失
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爲格言（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封魏國公謚文元）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話歡喜西山
每喜誦之

張德遠座右銘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不可以

居物居物者柔也處物處物者人未必疑而自先疑焉遊詐於
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焉揚人之善人將揚其善掩人之惡
人將掩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感之以誠則彼自媿犯我以
非禮而我服之以禮則彼自服我以容人則易人以容我則
難望人太深則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吳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
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
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溺於鴆毒每在
於衽席杯觴之間而嫉謗釁隙未必非酬酢下石者也於此
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陸放翁戲言曰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
大冊才不能爲高官厚祿命不能做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
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飯
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廖德明字子晦朱晦菴高弟也少夢有所謁刺題宣教郎廖某
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
相勉爲質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爲
筆不能爲研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
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爲跖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

隨而發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力行好事前愆不足介
意。廖拜而受教後把應將飾官至正郎。
參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聊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
人致死但捐財賄餌匾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
償必使投湯自縊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
命今人米谷發湯則去米製衣及至後來糴糶復與衣而食
謂之著飯吃衣揚醫官傳食積方爲神仙上藥又寒疾者益
稻席當念戒則曰若吃衣著飯大是奇方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拘忌尤諱言死病竊於聲色一切無
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

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恤也又佩玉
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爲生人實玩是皆不
可以理詰
內橘已熟當如紀浙之發錢外瞬物性當如顏閩之發虎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
名錢
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以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利爲市井
之行鮮于伯機云揚州上應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
瀚非他處比

宋稗類鈔卷之五終

宋稗類鈔卷之六

金沙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閎大生氏訂定

箴規

他山可攻藥石生我昔聞一言明珠莫類備物龍中以水濟
火集箴規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屢贄謁見宋知其忤物託以他
故不見一日宋夜召匡堯隨吊客造謁賈可復却之乃就賓
次大書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強吞吳盡見先生啓廟謨一
個孩兒判不得讓皇宮口復如何

呂文靖有緣髮交王至清以變試不第隱邏山望後以子簿援
縣薄遊京師呂折簡招之不赴會仁宗御殿郊后呂實贊之
王清寓書文靖以使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
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要語乃今天子弟有取於威如
之吉使天下夫婦之道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
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語於尼父之言哉僕今
卸簡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吾衣終我身也雖然
坦夫自今承仰祿位矣何前有所厭必有所愛能從人至所
愛雖有效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於衆人之外也此
一說也先爲相業不從爲相位負此坦夫所受之文靖大怒

併其子悉誅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目為奸邪及稍進用即啓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計謂既為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一日宴宮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盌注者獻藝於庭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盌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云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人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覺其譏變色

趙南仲以諫李全功見忌於鄭清之史嵩之每左右之得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閫赴鎮之日朝紳餞之適有選伴伎者皆亞賦詩云又被鑼鉾催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

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卒無功歸便冑以冬月携家游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酒南園族子陪判輿左右有獻李綠偶儡為上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黄胖趙顧謂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即賦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為陌上塵仕冑怫然不終宴而歸不久爾往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伴伎詩於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王荆公他日復書一首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觀此二詩晏乃貿賓王好更張二公心地即此可知矣近日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此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穩幾多人在下頭看此與宋人賦賈似道詩同意賈當國日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陳恭公執中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執中字昭譽陳恕子

皇祐中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升之作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粗官何用力爭時唐質肅介作御史裏行在

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做來上竦然而罷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在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復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起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李清臣平日多於佛觀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

之曰此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輩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誘人如此

王樂道二子實字仲弓寔字幼安寔是韓持國婿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皆謂身已衰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端明曰幾年正不應爾獨為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皇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

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幾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

蘇文忠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送出守錢塘來別文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知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過謫故潞公有箋云之戲

范祖禹淳父極為司馬文正公獎識嘗為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應甲科者絕少子既得已在列而復習進論以應賢良由我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為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王荊公乞罷機政待命幾兩月神宗未許呼看命老僧化成至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位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徵作色曰安石問命不在做官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有慚色

啓子方一日見王介甫論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正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於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晁伯宇裁之少作閔吾廬賦黃魯直以示蘇長公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答曰此賦甚奇麗信是晁家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乃可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勿傷其遊往之氣魯直以語晁晁自是文章大進

張芸叟舜民云頃游京師客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我

金壽門先生手寫大馬晚年乃專畫佛想亦此說否耶

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

李伯時善畫馬法秀師謂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又作馬恐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墮人心醜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多師之著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王元澤病甚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從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秀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名法繩吏奸今乃以楮泉欺祖安知二府則不行合法耶

紹聖初陳瑩中用章惇薦爲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賢勸惇毋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已瑩中見惇容甚戚謂之曰公與其徒自悲傷曷若念其平生之言惇以爲忤不復用

蘇養直隱居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將便道過養直留飲良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史丞相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誥齊至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箱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世爲院吏今已八十餘初得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老人復須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爲赧然自恨失言

李文公與歐陽卓夫人書云門事意欲爲五哥經營得官差遣某竊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管又多覓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

無吏民槃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憒然恣意以為可且為暫一稍以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公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為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在七舍前有地可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

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謝客公嗣南軒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放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門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晴風不常有前人兩脚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時楊彥瞻以工部侍郎守衢送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為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衢人以為至榮而二公不欲其成名以諸謝且辭焉彥瞻答之云昔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者鼓者館者逆者送者來而觀者闐路騈陌如堵牆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仇者亦茹恥載贄而賀且謝焉獨鄰屋一室扃鑰邃乎若避然余甚怪而問之慨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

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獨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嫌畏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姦慝把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病也其居日以廣鄰日以侵吾將入山林深處之地以避之是可賀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游間必道此語相摩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說事於不肖何謂心相知如是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謗之報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說事者亦異於眾人於此庶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異於人也所冀非說事之德而遠說事之禍也說事不以僕之言為然則已若以為然則兩坊之

進可以無媿矣前之不受賀者亦必將先衆人而賀之矣今得偽南宮者皆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焉。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㳟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世以爲彥聽有以發之

孔某者字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從與堂上公茶李凡呈署牘文必用低晷閣足令高脫歉禾損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趾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稱譽

人文所抵至貴皆見推飽能知弄翰不爲辭豈珠沉輝毋玉妙但欲虛寒之遺情何異淺交而莫面集稱譽

宋景文云左太沖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歐陽文忠公在翰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其子棐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敘歷贊曰若皆如此其筆力亦何可及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因事歎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其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內外稱坡公詩文不復有言歐公者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辨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笑曰後來文字當作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歐陽文忠公公答梅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

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遺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邱尚

欲放子由一頭洒醒夢斷四十秋蓋叙書語也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側遽詆訾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攜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慚
王荊公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而起作成都勝相院經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立遣人取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呂正獻公平日最不喜人

博嘗云勝則傷人敗則傷財本坡公所作日貧耳公改爲日負見吳客叢書[illegible]

東坡守彭城參寥嘗往見之坡遣官妓馬盼盼索詩參寥笑口占絕句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坡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爲此老所先可惜也參寥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喜爲詩秦少游與之友愛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傳寫蓋不獨賞其詩也
蘇子瞻自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兩日來疾有增無損見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還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會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

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文於雙井中欠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又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矣
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蘇公文章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謂之不韻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

下敘神側畔庵傑爲黃金白作妙處余戲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坐客無不以爲然

黃山谷云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特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可知也嘗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哭乎來毀救海取名者哉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將吏所探盡籍之皆南海明珠也在儀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唯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攝獄發篋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其奏覆上覽之果然其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置壁朝夕事之人以爲妖遂被械之晟因有聲世而同者長江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皆背立言正不必合於一時後世有作楊子雲當自知之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晨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承聊生自富貴於家頗類其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室中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黃山谷嘗與座客論王介甫文一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荊公介甫也嘗見歐陽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穀者也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甚秘之非氣類者不以出示然觀帖中語致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也

黃魯直年十七八時自稱清風客俞清老見而目之曰前邊通脫其幞子墮地也

黃魯直見謝無逸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晁補之無咎　張耒文潛）

將余曾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畧云昨夜進士鞠常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于聽曰夜得一士且以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下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猶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不事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否可爲後世法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貶黃州與弟大壯
同行尤特立不群曾文肅子宣帥瀛州欲見不可得一日經
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
乃去因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憐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
兩龔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後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匀凱花
柔草長濤袖當車却繖前山過不遲原頭陌上處可爲文正
公於士人家立借紙筆係刺謁之且爲稱歎由此知名

李覯字子勉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得吉州太和縣
時豫章先生爲令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爲吏
隸篆盖覯乃李覯之弟也觀字夢得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
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
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瀧岡舟過清江太守躬
設爲文以祭之太守訝其簡率覯曰無深訝也既而文忠擊
節稱之其文曰聞孟軻亞聖母之教也有子如軻雖死何憾
尚享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道州遂州題詩一
絕於首廳之壁曰十年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
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
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觀之迨
且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蓋旁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
從者數百人馬數千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
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論其才亦何可廢

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己晚得詩法於黃魯直
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既而論詩無己
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
直月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真天才
也歐陽文忠公閱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宋元憲與李獻叔曰老大嬾作文但偶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微
吟高風凜然頗同味老難得耳

王賢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
道元水經名川支派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紹聖中用蔡京之議起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省國子監
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氏以朱大字題其碑上即千佛名經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曰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爲盛

錢忱伯誠英靈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之孫洗馬錢氏紹聖初隨
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謁
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所題爲釐夫人笑於旁
曰受釐祖禁取宜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

女終是別益后亦以自謂也
施琛與營使金稅王至不肯還班一時稱其有守後令使至閤門簡伴云師照今居何官僧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琛與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服明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如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勘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衆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頼及子孫將興河山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宋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誣毀
令人齒冷助我自張誰言非虎惡爲成皐戍伴狂生鼓搦曹瞞政輕薄子筆砧王檢上士聞之虛心識悔爲人慎之絕口否臧集誣毀節若本節補係俱諸作嫺

郭昱彼中詭僻登甄德進士恥赴常調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不調後復伺普謁廬伯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前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而辭務縱横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太祖嘗與趙中令普議事不合因歎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嗜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賓陌途濘琪戲之謂義倫曰可謂欲成三日雨而義倫遽對曰調得一城泥琪愧而耻大臣之不學揚搉之間而抵掌曰不意中書有生沈宋

此說未知是否當照金盞燈籠錦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方升中展事而群鶴迎繞前後瞻望不知其數至於天書所降亦必奏有鶴導之時寇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復目為仙鶴矣每自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鶴故世號為鶴相猶唐李逢吉呼牛僧孺為丑座也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放箔甚高倚之食肆外

佯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徐發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悉書之揭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詞播遠近竦大慚沮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媪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更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媪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文潞公入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彥博父洎門客貴妃因認彥博為伯父亦欲得士大夫為助耳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錦為獻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

謂面折也

詩甚切直疑非偽作

蓮花中為錦文為秋千以備其食貴妃如衣之以見上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遣明鎬往討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為國家分憂者日日上殿無有破賊意貴妃明日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任統軍至則鎬已下貝州則成擒矣捷書至遂就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疏論召彥博殿上面質前燈籠事唐介皆實有語彥博守故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

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器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或曰潞公夫人遺妃公不知也

唐子方之貶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浸默巨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侈夸中貴金十鎰為代背使君奇紋織纖密遂傾百巧日夜急就紅經緯金縷排枓鬭入七比比雙蓮花燈籠載焉

出處口成一端賊行如則賊明年徙上元從服得攝題贊然驚上曰道甫有滿議既問所從來接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成逆回天子類百事容乃乞臣今得初職狡猾彼非一、倘成真為孤次弟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亡斷宜勇戰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顯密亦咻平生況臣不阿阿臣言天下公多以身自鄉君倘有側臣暗邸指誣斥指言為國上廢波邏蓮難是時自此心尚不畏斧鉞雖令褫職魅其且同俗案深如勿可擺復以孫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心介也答甚除活士股為保立此類外奸延欲為異物內有臣倘伯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我執左史筆謂此儀不容盛美有所嫌爭明中執法懷疏又擊逐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因海和孝勿若含卒亟許遷英山爾路有劣咄罰日宣自麻稱快口盈道阿附逃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蚍蝣英州五千里瘴癘行歌歇毒蛇噴晚霧昼與嵐氣毀哀笑不同金風淚過蠻嶺有亡未可知旅館愁傷神饑僕時後先隨投拾橡栗越林多險天黃葉落丹楓偶笑通臨眺遂無禁猿啼去不須錢醒來弄明琴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憔悴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斷況敢别求佚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為編其集時有姝避又判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

梅聖俞之詩奇絕蓋其後乃知此事出於翟丞既乃襄陽魏泰所作而嫁其名於堯臣者其書誣毀時賢并范文正狄武襄輩俱不能免人亦何昔用心者甚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凶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丧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垒之去反憎鸞鶴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為隘

荊公素輕沈文通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太過乃改為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獬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自詩云道我爲跡書飄然落若閒其字乃上古篆之了不附東坡云亭自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韓愈嘲慙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富鄭公初甚欲易黄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謂人曰將謂黄某者何原來只是分寧一茶客

陳無己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詩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真某公指荆公也又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柰主人愛世以爲東坡所作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酤然二公豪邁縱不滿其言毅夫爲内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荆因作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負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王荆公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爲甚每謂漢文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文彦博韓琦皆爲其詆毀云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鎭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而莫知作者爲何人

王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遥驚心寇盗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於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盗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文思副使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illegible]可憎宋丞相庠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於平山堂圭誦詩於坐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時望見對外一牛就樹磨癢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答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既其意消飲罷至客次奮拳毆恢衆救之而免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答者云鄭年七十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伸八十四底時節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蘇子瞻曰予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黄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疑入水晶宮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

不可仍衲問以珊瑚琥珀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子
日海上逐客連煩邀命有頃東華與人南岳夫人亦至出龍
綃丈餘命予賦詩予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稱妙獨廣利旁
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薛藏不避祖諱二字犯王諱王
大怒斥出予退而歎曰某到處被鼈相公厮壞

東坡一日會客生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
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旣濟未濟
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
罪大畜小畜蓋指荊公父子也

司馬溫公之亡當明堂大享朝廷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
瞻率同輩以往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
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正叔又諭司馬諸孤不
得受弔子瞻戲曰顧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其
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唐吳堯卿以儈保延家託附權勢營用鹽鐵錢六十萬畢師鐸之亂廣陵閭巷為僧所殺棄尸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好事者題其上曰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坡語本此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其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
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
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見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
龍鬭入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嗤
笑之者公素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
學究飲私酒食瘟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
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
折一柳枝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
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
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
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沈晦遂寓翁以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

跡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
譏罵靳侮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為楊墨將
率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惰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
也哉

張文潛未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
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
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八九分不解事矣劉貢父
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黃山谷對
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章子厚爲侍從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歎以爲工特頗不平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又以爲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滿座哄然

章惇罷相從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毋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曾子宣草麻詞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硜硜執執乎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

趙挺之爲御史彈黃魯直除右丞不當蓋係御史中丞孫覺之婿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詼諧之友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不自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燕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蘇子由以爲晏之罷相由仁宗恨其撰章懿太后誌文不實更以其名在閻識欲加重罰賴子京止以他罪罪之得免深譴也

蔡卞妻七夫人是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牀第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爲笑

張文潛言近世文章家莫向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校書捌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而已覺常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學驊騮方驊騖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嗚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以出辭令行詔誥而揚休於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矣

士畏完與鄉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約爲一社遇事嘲消上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發肖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因目爲說法馬祖時蔡京以上殿泄氣出

知東平郡篇舜因嬲拆亂人目爲泄氣師予見兆又貧而足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脚之因誠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祉皆盤粉矣蓋户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實禍斂怨禍亦及之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背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禹鑄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大臣之祉其亡也宜蓋以渝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采鑄寶號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蔡京諸罪目曰九金聚姦

國體壞之形自此寖論大與賢才消伏卒致戎狄亂華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皆建議盡復元祐流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其位而去議者曳將以元祐人先歸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有翁紙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却被風吹動時競傳之以爲笑

政和以經爲取士時適中少檢後舉制科登爲賢科淳古之狀時謂之執經顏回樂亭中孔文仲對制策言時事有可痛哭歎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吾鄉舊社臣獻計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韓熟顏回合作大慈繹有慚色杜園熟韓皆當時鄙語

熙寧道輔自號醉漢隱君者東軒雜錄積錄詩話等書又

有一書說許巨公偉人閎夫目曰崇寧載取班嬴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彩勾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於梅堯臣聖俞

蔡攸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出偽踣上曰就令落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深惡王安石然光已死不免追奪而攸已被寵眷是可歎也王黼雖爲相然事徽廟極褻嘗中使內人爲市鋪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叩頭呼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又一日與黼擊毬游後苑以有承帝壯墻髮微有不相接處上曰黼上來司

馬光輔應曰仰下來祖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魯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識得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蔣穎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翁坐定一無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人間都不定疊蔣叩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安得定疊蔣復叩以身之休咎徐謂之曰發運使亦是一亦天魔王也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我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靖康兵亂

宣和舊臣盡已遠竄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遠地却令我輩橫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祲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論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爲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且與前啓又何反也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

渡江初呂元直作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增倍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還蓋秦檜之欲害之也鄭治蜀有惠政入蜀覲其復來皆聞秦氏之指使大失望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當時稱其敢言

南渡諸將俱封王尊榮安富而張循王俊尤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天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爲之景盧爲金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七日忍饑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經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蓋洪好擺頭也

孝宗時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或作詩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趙溫叔雄由是免相

真文忠公德秀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傒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了翁督師亦未及有所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其手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衆人曳之不動中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丙山省試主文有輕薄子作賦云美哉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

沈子固先生曰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甚盛其間假此以欺世者真可噓枯吹生凡治才賦者則目爲聚歛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指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斥爲刀筆舞文蓋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諸家語錄之類自詭其學能正心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凡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

及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義近思錄等文則可釣聲譽致通顯下而士子時文必須引以爲義則亦擢魁科而稱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於是天下之士競趨之稍有違異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其氣燄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了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咸淳則此弊極矣是時爲朝士者必議論憒憒頭䌲冬烘弊衣菲食出則乘破竹轎舁之以村夫荷巾破屐人望而知其爲道學君子顯達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賂帛至爲市人所不爲賈師憲獨持相權雖恐猶擯之者則專用此等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闒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駸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謂道學之禍不甚於典午之清談乎陳同甫亦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鈔節語錄以資高談或低眉合眼號爲默識而試叩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同甫所嫉者正爲此輩爾

世有嘐嘐然以不仕爲高而其經營反甚於躁進者或不

請文之
辭不可
不思

得閒而入故爲小異以去矯托恬退雅俗稱浮薤而歸樂
舉世終不悟也俗謂有窮書生欲噉饅頭計無從得一日
過市見有列肆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
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外寂
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兩手搏撮而食殆過半矣亟開門
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斥曰若尚
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耳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諸田之令議而未決至賈似道當國卒
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
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云襲盡山田與水田只留
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州郡寄語沙鷗莫浪眠又有作沁
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
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
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有
年兩蜀嗟嗟實逃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幸相弄權奸人
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擬寄健
文及翁錢塘遺事作陳黻亦嘗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
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
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它不破至今道是祥瑞
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

閂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
河原是我的
賈似道當國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
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
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時有詩譏之云戎馬撼天動地來襄
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作
沁園春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
嗟暑荊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
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箸借留侯廷謂爲謀天下士如何可
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
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封吾元老廣開門賢路一柱中
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
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
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
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瘵膏血俱朘只有
士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
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
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景定甲子七月初二日彗見東方詔示天變有治貴己求直言

京庠唐棣上言指切賈丞相云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乞罰餘例一旦改更新若捐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致兩浙無富家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退儲厮役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閫帥而恣行非僻之方術挾不肖之昆弟以卿月而弄風月於花衢招無賴之博徒以秋壑而厭谿壑於槐閣將青氈之緣不思萬井之蕭條醉醲飽鮮遑恤百萬之勝頭剝民膏髓丈夫也乃倚之以獨屬犬之威黃宋臣非巨蠧哉復縱之而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

嘉泰開禧間郭倪位殿嚴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直以爲臥龍復出酒後輒詠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屏風扇面一一皆書此二句遂逢當軸意以與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從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子生西陲知斜谷郡山皆秋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空曠之地乎孰成大功耶不使郭倪景俊爲隨軍漕先行葉之中席劇酒日本中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倪既潰於符離俟又敗於儀真自渡不復振對客泣數行下將彭法傳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諸葛孔明傳者莫不捐掌傳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斜封狄道鄰族正可作對也

杭將溫日觀善書葡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脣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大元授中書左丞至巳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彥回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世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

詼諧

詩稱善謔，史述滑稽，微言有關要語，析疑悖乎騁辯，勢俗亦為俗噴飯，而詭侗亦心醉，以備談笑，集詼諧。

陶穀嘗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煨來者。穀一語不答。穀譏錢氏一代不如一代，忠懿以穀有年年依樣畫葫蘆之句，故譏之。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以詩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滿朝不能會其旨，熙載因召家妓詢之，云：是夕忌宵浣濯。

陶尚書穀本姓唐，避石晉諱而改焉，小字鐵牛。李相濤出典河中，嘗有書與陶公曰：每過中流，滿思令德。陶初不爲意，細思方悟蒲河中有張燕公鑄鐵牛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疏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以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有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仍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謫爲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遊開元寺，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皆官府，欲與之敘話，其人欽揖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爲借職，是即可知也。王憮然自失，對者莫不大笑。

盛文肅公度體肥大，喘息□□，前如何後如何而皆曰清秀。丁晉公謂瘦削如刻削，二公皆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梅學士詢在真宗時久爲名臣，至廢居中，爲翰林侍讀，好潔衣服，每以焚爐，其在官舍，每晨起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相貞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事脩潔，衣服垢汗，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明孝宗朝元宇有爲通政使，王敏爲左通政，李浩爲參議，並皆似不甚稱職，有詩曰：尼眾□□，□□李當元，通得王□□□，急俗李則氣短，皆切中云。

盛度體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爲石奴乃以我爲牛。

楊文公大年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爲之大笑，易之。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雅石即答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楊名傳故云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削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以濃墨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故億曰此謂是別人腳迹當時傳以爲笑後舍人草制被塗黦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蒲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乞親臨遣貢使因乞賜寺記時詔臣當直者學不甚優贍遂假張學士君房捉刀既傳令急撰寺記時張醉飲於妓樓遣人遍覓之不得而貢使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發楊一公玉堂服日既閑忙令大年日世上何人得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益神放得青還山養病之時也禹自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爲雅笑

道元君稽駿程有門客因會語元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誦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應聲答曰來爲鋪兩何可移贈和尚講曰非講經之座主非傳法之座門

只麈譚鈔　卷之六　談諧

龍圖劉煜嘗與内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鯀哉煜應聲曰吾與點也

晏元獻以文章名譽少年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互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爲之大笑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疏筆研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叶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繃孩兒矣

石中立喜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包彈對杜撰爲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力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没包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曰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度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率對曰度撰

只麈譚鈔　卷之六　談諧

洪崖大笑文肅在杜撰之前則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

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乃有章得象也

丁晉公在秘閣日雖寒近火嘗以鐵箸於灰爐間書畫同舍桐

公暫起悅者使熱公箸公爲箸所灸曰非皆通曉不得爲四都

綠館吏呼所聽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也是時平

歲稔小人輩共樂洛其父母祖先耳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

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

可及

文潞公坐客有言新蔡極近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嘗記明

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

釘鉸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

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韓縝爲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

汝或問其逢韓玉汝當以何對孫臨鼓滑稽曰可相李金吾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

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至歐云酒

黏衫袖重花壓帽檐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

了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

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晏

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闃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猶有

扣簾梯望俞愁日浚則不得當分對文忠不可竟出應答之

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事而疑其爲一事或

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哄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

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

有士大夫投省謁論爲者云指諸事業皆仲尼之身自發

揚文章合唐虞之渾渾以唐虞與仲尼爲對可與此士分

謗

上官儀撰長於洛中營第其夜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天閣

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暖室邵康節見富鄭

公公問洛中新事節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大笑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有人

云詩能窮人且試作富貴語看何如數日搜索止得一聯云

胼胝化爲紅琥珀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

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

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

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介甫大笑而止。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之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之上，與顏子爲對。其婿蔡元度卞實主之。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辭

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後朝論亦頗譏笑。於講文廟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尋有制苑部之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四一公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止存從祀而不復正耳。

大臣至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藥不中病，往往爲害；而監葬使所需無所一節命於臨護官，不敢復計費，惟其所欲，至有蕩貲不能辦者。于時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東坡在元祐，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論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輒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東坡謁呂微仲，微仲方寢，久不出，已而見之，便坐，其庭中有菖蒲盆養一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時伶人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

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别人三覺。

宋初，懲五代藩鎮之弊，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少卿者，餘杭人，嗜蟹，嘗求補郡，人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即用其事。

昔有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以令衛悅事而不習吏道，名曰晉魁其道路十

至五十及折杖致令遽止之曰我貎矣皆六十爲杖十四耶尉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

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梁太祖受禪姚垍受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敏垍曰何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垍爲急灘頭上水船魯直在荊門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王聖塗聞之云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書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重於珠玉而過人溫厚有片善則與之傾盡城府論辯酬唱間以談謔謫居黃州日有陳處士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耶對曰弦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東坡在黃州陳季常謫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曰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一病彌月雖使皋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

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求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曰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冢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而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

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家或冀有得也聞者都曰勸汝
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豹豈能爲人也故人
大笑而去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者
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
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
戸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
黏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
果如李每熟不及摘輒便槁上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元祐中一官有婿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催
粧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
程者應聲笑曰禹舜之事吾知之矣

郎中曾玫滑稽便捷嘗有僧以詩投獻問其首篇題潤州北客
閣曰下窺洋子小玫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閱一篇送僧
云渡帝旅思悽玫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舍中無不大笑

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
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何遂爲臺
官所劾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舜俞乃云而已有輕宗廟之
意因被落三官舜俞自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
失三官藝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趙普何不止書朱雀門乃
着之字普曰語助藝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洪

此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
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
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
曰九月固有凶矣蓋以臨卦象而爲衍之由當在八月九
月之間也爲此爲當官所彈攽經濟不當留在文館攽聞而
歎曰臨爲焉歟豈合斃駟呂劾問提舉而易檢云可使督柤
物其遽送法寺則公或黨人之說反以爲罪付既隋下剃黨而
黨問治事如攽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蓋
云
之嘉問字也

王彥和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是雄名
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趙韓闡
呼玖往汾州曰常從殿下頻呼汝番常卿知要吏多云班斑
謂之真塊攽應聲答曰寒食原野屢見在汾與墳同音各以
其名爲戲也攽又嘗戲王覿曰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貴公直
其分文攽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攽其名曰劉攽不
直分文攽遂答曰失女便成宕無宀真是妒下交亂真如上
頭談嘗宀介甫大銜之

陳亞揚州人仕于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
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檳怕

襪寒可予下衣撒恭暖衲衫裁及吹白髮云何是道人頭个白老君常用合烏頭附所謂借詩云無雨若還消半夏和師晒作蒟蘆把之類最膾炙人口又嘗知蔣州縣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倩詩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覺者無不絕倒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問延胡索可用乎曰可試思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聞者莫不大笑又自爲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將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究如翁府思州到任與

親舊書曰使君五馬雙旌各目而已幼經兩蠻入又其貨不盡又嘗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蘆所親任蘆將去謂弼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護弼曰君乃上官弟也如下官曰何弼笑而去然君謨以其名戲之曰俺亦有心終是惡豎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末利那忠恕嘲何蒙亦云義云近賢今爲戰學龍不是龍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聽肯應答曰莫笑有三耳何如當一心蔡陳相戲所以傳也

劉攽與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用事忿爭詬甚因以嘲一人曾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爲開封府推官戲攽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一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乘以自代合坐大笑攽之奪主判其實中丞意不樂攽也其謝表略曰獨曾射而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堂深如此貢父獨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兵耳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者或致奔逸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

何以處之曰當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吾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薪之用因就廨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猜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沈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如下馬與語者報云內翰方洗浴可少待貢父歸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成括衆方悟其爲戲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游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遐人傳誦一詩云驛門啼山吼風帳中驚起嶽翁翁平明不
待全師出塞把金鞭打鐵騘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
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敵馬至
界上忽城中失師雄所在至晚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
窟中西人呼土窟爲空寺有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
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塞著皮裘入土空
嘉興聞人德茂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䟽豆而已鄉人
求館客者多就之謀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子客先背
籍行開豆腐羹店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至謹因而
富盛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片張文潛聞之曰明皇生
死爲妃安人萬懐合坐大笑時秦少游方爲賈御史彈劾不
當受館職文潛戲少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邪謂
者以爲佳謔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
瑀曰今後轉更疎濶王曰何故答云逢此短矮蕃穢王之侏
儒
元祐間有治春秋陳生與朱門一娼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
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
或譏者就以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
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
京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不准假有將相問堂吏
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曰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准唯
不知其所何典也鄉詞七夕二郎神曰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
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縣遣尉毀折碑
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
個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個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
清粹德之碑云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嘗謁南豐宰而宰不
禮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咥所畜羊紊餘而去宰
即以令各彭亦預焉日投詩謝之曰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
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猜羊便引來令尹聲
言有過錢分口口道無災忽曷也解開東閣留取頭歸設秀
才覽者無不絕倒
錢穆甫爲如皋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縣界無
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皋
飛來仍檄如皋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
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
請貴縣押來 一作本元蟲雖鄰縣爭界地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定是瓜皮搭李皮。

一相士黃生見黃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為游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辨其意，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謬信也。

王觀時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與謂曰：後報中字。履笑曰：韻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周擘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莫不大笑。

紹聖中，蔡京館伴遼使李儼，蓋泛使也，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杏。京即擧梨謂之曰：去雖葉落，安可輕離。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先起，劉調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為對。

強淵明字隱季，帥長安，辭蔡太史京。蔡戲云：公今吃冷茶去也。強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物者，因以此請問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皆遲緩，故有吃冷茶之戲。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真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甚謹。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饑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耶？澤民慚不能舉首。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啓事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迹不至於蔡門。及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須登於蔡氏之門；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但小節傑老而髮鬚皆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為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昂未嘗加禮。一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太尉來何晚耶？貫曰：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鞚，動輒跳踶，適方欲操鞍，忽蹶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雄耶雌耶？貫對曰：雄者也。昂曰：既爾雄，何不若閹之？貫一府愧赧，前莫能復。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謫。

有一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曾敏行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豈能作包子哉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右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坐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樂吳敏字元中真州人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柏年於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梁世中蕭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笑曰捕得虎巢者而世之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黃魯直宜州劉莘老新州皆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時有術者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東坡北歸子由退老於穎十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相公想是見相

公常來也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末章必用唐律兩句以當嘲笑徽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名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峨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六七丈圍九尺餘枝覆蔭數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弗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咏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洩禁中語謫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携詞見府帥敘其歸路之狀末云親曾摸戶入房來坐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後復預燕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雪頗有慍意戲命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坐客無不絕倒

京師有一樂妓肥白而陋人目曰雪獅頭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

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途之遠巳至上林則巳焦矣上大笑
亦猶鐵燒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鐵木以燒既而焦焦而燒也
其後毀艮嶽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讖也
宣和中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巳三狀申
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
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
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死即休語
罷長揖而去徐雖怒然無以罪之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
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云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勅

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腳氣四斤丸
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裝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太丞東京
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科産保歎卦肆如
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虞雍公允文既却金主於采石金懲前衂將改圖瓜洲葉樞密
義問留鎮金陵時張忠定燾及葛尚書邲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
坐損與勞問畢天風欲雪因留飲酒方行觴報者至坐上
皆恐葉四顧久之酌卮酬以前曰燕此二君雖參帷幄實未
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宛爲國家卒此勳業雍公
受卮起立曰某去却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

有人得一鱉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中
百沸横篠爲橋與鱉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鱉知主人以計取
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
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巳而雍公竟
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簡上知制至樞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
疾其去命之往令人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中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
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
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
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往不返是以知其佳也

滿座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
東陽陳同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
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
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
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
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
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甫每言及此輒撫髀
曰吾儕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
魯曾公與郎中虞威同生于甲辰魯公戲威曰郎中乃雖甲辰
也程文惠公與龐穎公同生于戊子程巳貴而龐尚爲小官

嘗戲韓曰君乃小戊子耳後韓公大拜文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韓公笑之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朝賜第望仙橋并銀絹萬兩匹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而退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參軍方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內煙令矜等物稱其末流焉

云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謂之二勝環蓋取兩宮北還之意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旁高宗指之曰此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奉諸觀詳奏曰可惜二勝環却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秦檜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仲荀在隅席輒前曰今日公相未出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語願資醒困何如衆知其善談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還有客投刺於門閽者告以某官不在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何敢以此語見拒之耶閽恐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但今當若何告之客曰如此不當更作何語以謝客客曰第云某官出外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兩字滿座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賓客之薦多風秦縮朝語嘲謔以啓之蓋亦一吻流也

曹泳爲浙漕一日坐客言汪藻與若泳同汪王若爲對有唐承夫者在坐遂曰可對曹潤泳以爲工絕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廨雞巴未語既退復一客字其素所押也因問曰鸞鷄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揭驢覿以爲慢己大怒與之絕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嫉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缺公可往否子約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巷一宅子奉候

詩學諭御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知何不要笑曰外面有一箇人裹上幞頭兩字臉恐官家見了要笑只得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見之憶得先語便笑云朝所奏不必宣諭容朕宮中自看忍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某求天顏甚悅以此奏對稱旨衆不知兩字臉先入之言所以

勤齋呈之笑也

隆興間有揚州謝貴戚也安撫喜謔名日諱所親三世仕官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書立石衣帽酒殺之制未得書名適判斜于廣蜀人創對曰公方立新業今未取此他府功成名遂作從樣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遊宦集帥不之悟有牛僉判者京東歸正官也每操齊音曰安撫莫待趂此是通判爲安撫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攘口語帥爲發怒藏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自孝廟在東宮投時作彥求老氣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何者令狀中書令是公合做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皆輔臣贈官也湯岐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慊 [illegible]公湯思退字進之[illegible] 才彥有詩名

陝西鳳州倡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曰吾鄉有四出問何物答云漆栗筆蜜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易安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若少游辭樂府取隋煬帝詩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止一妃耳土人云禹廟王之女也夏縣司戶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二夫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溫公姪孫家儒之士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李性齋長身小而多女娶劉以詩體律諸生同舍俱不平之莆田林叔?亦輕薄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賦警聯云身材短小貌曾不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忠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强由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絶倒

慶歷中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决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翌日使樂籍盛二少年勇於見色前就席中一客以脈脫乃命數樂勸酬次少年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覩滅爾延衆客者那實主爲之嘆堂

會稽有富人爲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嘗會客有姬美能歌時出佐觴客有梁縣丞者戲贈因與之目成後馬生疑梁

捐金得之他日置酒饗客陳無損益之亦坐酒酣東拆屏幣日有饞客奉上梁諦聽之郎琅然曰昔有殷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家毋逝我梁一坐大笑無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親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曉減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

長相續更忍樂危自有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詩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與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楊叔賢郎中異蘇州人言頃有郡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

楊叔賢自頭人也古今來曾許人頃為荊州牧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戒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略曰咄乎爾彪出境潛游後改官知郴林以書託知事趙定基打戒虎文數本寄皆紹名廟後欲以此化之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郴林趙遣人打碑次日本寄申某月日磨崖碑大蟲咬殺打碑匠一人荊門止以書狀附遞寄答

始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王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王人前一煎魚特大於眾客者章即請於王人曰章與王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王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王人之魚示眾客曰領王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翁死哭於柩其婦人素性嚴

呼入幃幕中詬之曰汝哭何得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曰唯諾既若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出於額何故額流漸對曰僕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唐牛奇章元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群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張韓擁兵於高郵時金兵駐楚泗間登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敵衆倉卒撤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力耶聞者爲之興学

梁溪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祕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寀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呼延之爲蝤蛑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祕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翔巧發捷出公嘲我酷

史彌遠姻勢焰熾引布僉壬李和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宦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人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失笑翼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一云蜀閫大宴伶爲古衣冠數人遊於庭自稱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氏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遂相與瓜毛以選調爲淹抑有縲絏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益卽十哲而受教歲卽其言見質問方任宮洋而蒼蓋广寮子夏稱曰如之何何必改也亮公應之曰回也不改最後至我并曰於予予改亮公怡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諸質諸夫子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亮公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夫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循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適一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推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衍術者皆稱知用笑褒之那門客耶律閣一詩乃天族之敵南宮者所作其詞曰是爲雞戚姓貶寒也隨駕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如今不似秦前有何人細書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久矣蕭牆尚新

慶元初京尹趙師羲諂嵩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頭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嫉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故失士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歷以與既已錄之有不流傳始不可掩改商爲夏痕鑿猶在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伶俐爲若干字作商放生亭記從頭錄一句說者官家盡把太師翁道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貫王

郎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伊尹隨聯衍出史錄見御用是命元遺
事閣師倪待郎駁之隨聯大嗟按引朋友及本衙命輒概皆用
此識史擢陳茂端劾倪衙鉄能決或爲一聯云舍人皆錯身
爲黨御史新爭衍爲瘋俏者絶倒
今人於街市撰所號錢作其語蓋本前哀松尤無義理其間或
有忍不順而爲貴勢豪族辟道不得躋者有一新後輩少年
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窺令十數僕擒致其第少年
歆然前行略不辭遊觀者如堵須臾有衣衣紫者出曰某班
亦愛亦不主醜陋頗能居子可否少年掬躬乖且乘欲得托
逆宮門固辭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議看如何衆皆大笑而
散

頃歲見女令世之又將令首座賦詩催粧爲常禮後皆畧去京
師貴游嫁娶將瓶設次道傍先觀人物所毋怒笑曰我女如普
雙郎嫁衙欣朝主得其多者也道旁誇乃大書曰一雙兩好
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爺娘客儀明瑞爾待交將辭看麻
胡一座傳觀鬨堂
餘子有玉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北人被說作詩云兩條
腔腿騎匙不滿一郎饒將蛇鼓不入身坐似猴之倚于龍額
鍵之錄羽發膺宛好似漢高之冊翰爲殺上有如秦始之皇
一應文武不許著衣殿上殿龍旅擒此十人以作詩得免

郭鉅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久市易務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
由郭口吹不能答作河傳咏芊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
旁人競來相問又難爲子細敷陳且祇將芊草論朴消大戟
并銀粉疏風緊芊草間相攙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芊草有
一分
張滿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以呈尹而猪突入滿家滿即
捉殺之尹問故滿曰律云猪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
勿論尹大笑爲别市猪
陳摶待制絡輿中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
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

格有輕薄者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有數貴人遊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院
聞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
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
日掃除也
李爲晉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司怒其略太文對眾責之爲曰請
見逐極武監司愈怒移文責問爲供狀云高求不可低來不
可乞指揮明降喏樣一箇

紕謬

畸漏歷落碌亦不惡若苟然鄙薄枯中搜索銀收金根鐵鑄成錯是誠可哈而可惜集紕謬

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民素不識蘘荷村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敬拱而佇又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勞山王下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甕以線穿聯繫於男女頸項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為笑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惜其紫蘗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卻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為人沽激矯偽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扆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據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懼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翼日遂賜講官皆懇辭不拜惟安國受之時又有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辭命尤為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俟秋涼即途乘為批答之詔曰當候秋涼之候更堪鞍馬之行田況知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得替多所侮誚及乘之死琪為挽詞有散是蕭蕭句無人繼後塵蓋謂是耳

黃州潘大臨工詩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氣所翳耳昨日閑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於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大臨郎謝洲也

有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

近有堂吏曰劉海蟾黑面赤鬚肥碩者以為小馬騾或謂之廣惟以諸名呼下狂一畜歟守也

句云消光何處無身躍斗夜起揮錦城入當爾李後主捨
訛謬謂之異道其事得釋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託附顯位嘗之
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
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
有司持酒肴來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豐腆適有一廖膂在
坐見其事後至御史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怒使人捕得騶卒
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官厨買飲食以給坐客
耳李遂杖騶卒使街司白遣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
之飲啗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

夢溪筆談　卷之二十四　譏謔　七十四

龐丞耳聞者莫不大笑

有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
嘗遊士人李璋素好諧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
孫李璋亦至

慶歷中衛士有變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臣僚上言此皆平
日防閑不周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
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羅江御史又有御史
席平因鞫詔獄小數於不問其事平曰已從中覆斤矣時
謂之斤車御史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聖
節殺雞鴨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遂傳一龍虎大王前從殺

方以為虞謝孜學侍郎云不足慮此有羅江御史兒呼為之
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
言張次賢上言入鑒鎮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
有縱橫虎狼之誚

御史臺故事凡拜命滿百日無彈事者斥外王平拜御史滿百
日而未言事或云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
聞入劄子眾共傾耳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云是何穆若之
容忽睹鬈如之狀
此林希儒
欲如蟒

張丞相雅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

夢溪筆談　卷之六十　譏謔　七十五

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
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曰汝
不早問致予忘之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
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
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
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
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
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
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

乎耳目未至天也判暫人也若千修人事以應天奈何見女
子以為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
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每患之
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於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
無水又遷掘數處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棋布道士月下
登樓之際輒頷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因穿孔穴之多也淵
材不憚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
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
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

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為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
郎使其從子乘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
也乘題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
餘事獨禁蛇開井其所長淵材視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郭
生所為事奇獨藏司馬封六國為失故於本傳不言其
人之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欲隱實也奈何言禁
蛇開井乎聞者絕倒

紹聖初曾子宣在內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
用士人為良子宣客之既退與其從子乘過興國寺和尚食
素分茶甚美將畢閽奴揚聲取錢奴曰茶錢來奈何淵材
色窘乘戲曰吾有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捋鬚良久目乘遽自後
門出若將與族然乘追之淵材以手挈帽摩衣走如飛乘與
奴揚聲過二相公廟淵材乃敢間顧喘立面無人色曰賴虎
頭撚虎鬚幾不免虎口謂乘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三
十六計走為上計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
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
發赤詬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
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
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之淵材自信

之久但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
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
曹輕易之聞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
金橘太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
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淵材瞪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余
丹大夫客都下年無遇乃受官州識者以太家道敗授
鄂倅淵材聞之而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改授鄂倅
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為大夫謀得佳郡也奈何棄
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
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

傳以為笑

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摘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薄來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材喜見顏色曰吾富可埒國故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上人以習書為業盡括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求銓選一士人贈其目錄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兩相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絕倒

有嗜好古者云以兩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乞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太王去邠杖號於衆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枚

李家建節晉州表兄武孫性疏放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寂生日乃遺稍事一故皂羅子帽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以書謝後聞卻恭生日稍暴一破隨脂喫數餉大口即見深黎扃前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府襆頭頗見稱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劉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贈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貯送之牋云承命復取古物今奉上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張懷素舒州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自稱道術通神雖蟲異物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太蚤楚漢成皋相持亦屢登高觀戰一時公卿皆惑之至大觀中事敗牽引士類名者甫蔡元度俱坐之降謫

王荊公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鬭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門人也娶魏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帷箔不肅荊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進士李居仁與鄭雍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雍少年輕儁乃呼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雍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風彩頓異居仁喜容責曰如何曰昔日黯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侍數人鬚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爲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國學中嘗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諸君子必爭之勢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一試卷云觀玆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爲笑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從旁見之曰爲有貌太臣

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陜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慚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秤部謂請遵杖爲餐獻臣掩口笑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延留一食耳

中官杜漸好學文談凡答觀告書者世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亦此類也

熙寧[illegible]屯都老大智[illegible]內至宋[illegible]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中

既御殿對如前狀奏曰爲之少挫謂之天子避酒[illegible]及門閽扉遮闌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其制如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御箭爲管長二尺鏤金飾其端以泥金線象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鏃長三寸其端皆以合符也皆以泥金裝飾駕前掌之駕至諸門門吏闔扉以問門外有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鏃奏曰勘記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啟扉列班啟居駕乃入契刻檀爲魚金飾銘刻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久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稱康未衰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蔡京改官制奏云太宗皇帝嘗爲尚書令孫不御是唐太宗舉朝典不抑檢倘不改猶其非[illegible]

李鄴使金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渡水如獺登城如猿
時人目爲四如給事
秦檜主和議金人徧師來伐檜顧盼朝士問計策時張巨山微
誦德無常師檜心異之翌日與語召諸將爲攻戰計即命巨山
爲奏稿倉卒不仔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
主善爲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命書進呈檜後喜
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順昌大捷金人遂退檜後專其
功擢巨山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爲太
甲宜聖作周任
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遇橋則使人負之而趨陳烈弔蔡

君謨之喪及門率子弟匍匐而進遵毛詩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之義也夫徐幸生江北若在江南則終身無可踐之地陳
幸生江南治在江北則當墜汚泥溝瀆中矣迂濶可笑乃至
於此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斬扇者
宋覺進當大雪擁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
有兵士侍帳外曰小人此處頗正天下人何當無幷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笞于是舉州皆謂燈
爲火上元放燈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
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
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聞者傳以爲
笑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雖不甚知字皆有部民投牒乞執狀造橋
覃大書昭執二字有吏在傍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是
昭執乃滿下四點耳覃遂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遂爲昭熱
狀
此相予未嘗見一貴人讀大雜狀爲雜在坐者忘序座
乾道中嘗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蕭以塤爲私案
難抑其非畏中司護前遂書曰塤可特一笑
劉與本謝景思守括蒼同好季思任之皆名侵劉季高以書與
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劉甫爲人守汀州有毛代者至既交割甫所右所代者不校也
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
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
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
或問其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
倒
嶺南監司有但中庸者一日有朝士同觀邸報見嶺南郡守以
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
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

明人注之 括古碑 上刻大字 縱橫名 道多

成根斷即是有力可知何必者與不補其人傳然作色曰

紹在宜秘諸公所未覺不悟而去

鍾弱翁凡至好改駁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為題

書然書實不工人皆苦之嘗過廣陵一山寺有偏閣北飛翁

命真僧屬部曲攜扯至其榜曰定惠之題者為指揮林名漫滅弱

翁放意稱誇使僧錄取之一扱掃荒墟乃發閱額與剝者翁翁

顧謂客曰何此語難雖不刻石即令刻石傳世則為奚矣一云亦似作字亦作尊

翁草停

寡也

臨平明因寺尼剎也豪僧往來游者必呼其寺則呼尼之少艾

者供寢寺主若之於是專設一寮以貯尼之淫濫者供客僧

不時之需名曰明因是寮

東陽老人曰余頃日嘗於分湖無等寺兩見山翁其遊則乃寺寿

甚聞皆之日中君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撥之於古亦有記

焉歷代備論本王曰得寵臨淮儀見前寿內書東游節將漢直

中後王恭枝發難威以新室之盛疏保罪序對然與漢由

魏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蹕龍者莫不廢之而無為身宗也

二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宜歡益可笑有由故

可發一笑

沖湖處士李退夫作事極迂拙一子一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

鋤園一日老圃薺發因發怒厚做此斯須年人且斜戲誦播

目蕃 子多 暑如

之則茂退夫固矜純飾執孝子於手撫之但低聲密誦曰夫

婦之道人倫之始云云不絕於口夫何答至不能見奉茂其

子使昇之其子尤為於父執餘子呪之曰大人已曾上聞皇

帝中館閣以為雅戲凡口說語消談則曰宜撤園蔣一巡

至元間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道經盡行燒毀道士愛

佛經者為僧不願為僧者娶妻為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楊

璉真伽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湖大長觀有道士為僧者戲

呪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

寺額楊兇從其請真可笑也

尤悔

汗流於背思補於過夜何澄天威無猜悔逝過如非心常罣

磁集尤悔

龍袞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王文正公旦從東封車駕還過陝處士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換○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汝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遂得請○萊公準相秋與徵招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道州每過前詩於館驛間輒為吟哦之慨然涕泣之南遷不如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曉悟於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覺未忘若夫一謝簪紱千里與稀此又更輸牀下老人一着也

丁朱崖當設日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朝士有孤稚遺一女為擇佳婿須少年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狀貌魁梧有文學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中錦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物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而去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於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曰煮羊惟堂中為勝先生所未知也康節曰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笋○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

劉孟節槩天資穎悟酷愛山水好為詩慷慨多大節舉進士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歸青州南有冶原為歐希子講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為築室使居之每游山獨行徹一晝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嘗寓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悵想世事吁歎獨語或以手拍欄杆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

呂惠卿與王荊公相失惠卿服除荊公為宮使居鍾山名以啓講和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豈知其不入如某所蒙一臂之交遂慈同心之刻忘懷鍛旭夫戒同盛陽予之泣非脈張足之所未已而遽言皆遺所氣漸平況於卿其所終當不疑於往敵而門墻責善數多

宋稗類鈔　卷之六　尤悔　柒

宋稗類鈔　卷之六　尤悔　念

前所之書嚴陛對休親承再拜之論因其順揚方且因之進
推苦塊之憂遂觸笔墳之慰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
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而內省
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
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疏冥於所同愛憎融於不有
冰炭之息豁然倘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猶冀或圖於改事側
躬以待罪命之從荊公答曰安石啟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
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
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
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

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
於聖世而某茶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趣舍異事則相煦以
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趙葛相在朝久惟良食月寶主呂嫉家
曲今在山荊公之答或涉或異雖欲可以隨意稱許呂之負
恩反噬其心厚顏爲此函然亦復委蛇曲折若此

荊公初說政用惠卿爲心腹惠卿精巧敏專以濟其惡當
萬助役法出其手仍爲公畫奴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
獄以震動天下及公去位薦以自代既得志忌公復召欲
遂陷其途凡可以中公者無不用至發其私書上目無使
齊年知齊年者爲京也荊公與京同生戊子故謂之齊年

荊公由是得罪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追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
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
歲趣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貴
也道中市飲食於君民問之知爲蔡氏皆不肯售至有詬以
詬罵者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
曰八十一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
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昔謾繁華到
此番成夢話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大錢葬之先是游陵
徐神翁遺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者日之
所升不富貴未艾及京既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盛多遣前過朱崖時猜忌一小孫傍嫡孫止和淑慎能蓋
京華末盛因訪之姬亦知爲誰也目家殺朱截最代任宦一
子作州縣盡逐相追出怕一事子不能奉並實而荒到爐
周哉君莫論我猶餘殘老一身流落於此貧貧有病盧承
相敗上國下傍苦物天道昭昭往貴而富未有陰虛或
見於此一快宿媮歎因號呼泣下虛不待食促駕而去

呂鉅者蔡元長門人也蔡罷相球復盡毀同日遊跑長沙因乘
關閑坐不公前明達諸材悉今凶殘知關駁之東必至於斯
乎蔡唯唯云非不知也判謂老身可以幸免

宣和間京師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時得乳一
允母乳之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
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
遂有今日故恨殺之此不可為訓存之以見義方之教當於
嬰孩也

帝與和議成顯仁太后將還欽宗挽其裾曰第語九哥與吾南歸
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許諾曰吾先歸苟
不來迎瞽吾目既歸所見大異不敢言未幾后失明募醫療
者黃冠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更求治
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已足其一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
拜曰師聖人知吾之隱謝遺一無所受但曰太后不相忘眾
得為泉州朱仙觀足矣拜辭云引時江方視朝後下詔跡訪
之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清乘朝因朱仙像進入後
然當日道士也

高宗母顯仁韋太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
軍或對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乃服道裝終身焉
當是金人畏飛相傳其狀貌故后首問
之耳不知后北轅時飛尚未知名也

曹泳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
相得仳離而歸再適泳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姻黨易
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臨安元夕赴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
才攜家往觀見碩人服用僭擬左右侍備甚盛假謂其母
曰孫乃合在此中享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泳目益顯
為戶部侍郎兼京尹會之殁下謫新州而碩人與二子取從
歸鄞子孫不肯家資蕩析至不能給朝餔趙德老觀文亦厲
氏婿碩人從女婿也憐其貧老無倚招至四明里第養之終
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廬門庭整潔花竹蔚茂
顧使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
年間夫妻更相倚恃世態翻覆不可料如此方泳盛時鄉里
奔走承迎唯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泳銜怒卻越時
德斯為里正泳風邑官捃摭其所為竟不恤會之甫
殂乃遣一介致書於泳書封乃題劍門綠散貼一通泳自新州
之貶又以詩贈行云新居雖非下濕擬待從換得復何憂六
千里路新州歸骨中原是幾時泳得詩慚恨無如之何

黃德潤章陵人或議其簡默守道上將內禪一日退朝留
二府賜坐從容論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
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
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
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得復觀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
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
歎曰悔不用黃德潤之言或至泣下

光宗邇年不朝重華宮將泉居常怏怏一日登望欲臨
闤委巷小兒爭閙呼趙官家者寧皇侍曰聽呼之尚不至抑
自叫耳凄然不樂自此不豫

尹穡字少稷專學工夜閉戶讀書不殺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
陸務觀同賜出身後附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
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廣帝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識便
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得少名思之不審
所得於彼者幾何而被摧猶地離何及悵然久之益公每
舉之以爲士大夫榮路之戒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已渡江過

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中忽披衣而起行後籬林夫人
見其意似非常亦推衣隨之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急挽起
泣告曰相公且少耐俟遲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
入門燈燭粉紅牙笏鄭虎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
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
群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業曾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
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孤之日預陳易簀之
辭竊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於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

門遊府多狎客致伯微細而思未路勛庇敵强鄰之壓境寧
騎兵辟將以祖征遵命不前致成師潰措躬無所惟冀後歸
衆口皆誣其非百喙難明此節四十年勞悴將不爲爵侯之
保身三千里淮鄕猶恐罹雲光於赤族仰惟覆幬俯媲勛勞
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遵罪
於江邊九廟開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蓋
似道手筆也

常州薛拔仕至監司家富而性嗇有猶産衣不與直爭一文至
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將以微資取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
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

價也父悵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傷逝

雖則人生影幻求免我輩情深淚碑速寂埋玉之悲折夭遺愛絃斷知音然而滅性不貲聖明有箴彼溺傷者何以為心集傷逝

雷宣徽有終頤涉道猶因誦史處哲流涕曰功名者貧夫之釣餌横戈開邊者刻時我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覺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舟後閣尚有故國之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為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江吳部休復云胡翼之訃至京師公輔學上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寺成服院舉哀又自陳師與徐宜月假送葬無復此事 胡瑗字翼之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冰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震阜頭谷圯折數十百丈彌掩十餘里碾壓民居天寶中嘗隊而寧王死故宮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冬山其誰將人其字之說眾咸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于相公作挽詞果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司馬溫公隨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磨毀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觀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於碑下而死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論議諸陳季常欲占元龍語因自比天太息此自原父詩其胸中磊塊之氣語嘗作詩云年年我亦慳餘才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論也嘉之沒滿前責效舊每與語海人意今後死矣何時復見此後祭入乎

東坡初入荊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生死亦細故耳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曰西方不無但個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李秃翁曰西方不無此便是疑信之間若真信有西方正好著力如何說著力不得也

東坡殁于京師王定國及李秀皆有疏文發未時知潁州聞坡卒為舉哀行服出俸錢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遺論劉蕃揚州別駕

李方叔祭東坡文有云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爽之氣識與不識誰

不盡傷開所未聞吾將安放猜冰華居士錢濟明祭坡文
有爲鄱陽於十三世大豈偶然繼謫輒於五百年吾無間
也之句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
多偶取一軸展視之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
在西漢爲鄱陽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
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哭得器之詩有擬挽天
挂峯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按脫以道徐曰吾皆指獨我存
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珍存之感安知無
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當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聚

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始徊
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効速也聆生
客無不嘆服其言

有爲呂與叔挽詩云曲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
別魏公也子華既下世陸司農爲作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
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

宋稗類鈔卷之六終

宋稗類鈔卷之七

滿洲內長吉氏編輯
金沙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宗乘

空空釋部荷荷良甚天竺眞如雨花可觀豈必火書爲佛呵
祖集宗乘宋承五季衰微之餘去聖日遠微言中絕浮乎中興伊洛闢一時蔚興有理學真傳俾彼雲漢其道衍尊風敦附從釋乘至於宗門提唱義更玄微迸世盲師開聲聞遍天下罪不流附師承望佛祖徒阿大聖湯偏及叩其所奉年皆精口掃除語言文字以文覺教遂其近要著也足與吾道相發處者以著於編其云當門衣蓋恭不住也

之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

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云此身未死此
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點六根還向用時
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
英廟時人也

歐陽文忠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
入門脩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
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
曰甚久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
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曰今
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

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節不自知其所
之固也。此公居胝為書此事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而
不以示人。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有聞與大本者，住蘇州瑞
光，方以其道震東南。頴州僧正顒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公
聞而致之亳館於書室，親作弟子禮。一日且起，公方聽事，公
堂顒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鑰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
手自啟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
事者爭弗得。公適至，問狀，顒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
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即不問，自是豁然遂
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聞與，故
世言公得法大本也。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見之。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熙寧中，吳處厚官洛下，公聘為亳守道與
書，託為訪倚澤諸禪師影像。處厚因以偈戲之云：是身如泡
幻，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
休起浪，惟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
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報之曰：承此偈見警，
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名當亦非，不當亦非，
就其中觀像者，為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鄭在甚麼處。似
不以有無為礙者，近乎道也，思之思之。山谷題此語

熙寧前未有談禪者，自富鄭公得法於顒與大本，於是一時翰
縉紳人人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
二公亦自偈入其說，而溫公尤信。蜀公遂以為過，溫公書曰：吾
豈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謂有不必棄我而從其書，甚此亦
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後因蜀公不然，乃以書戲之曰：賢
子悟已久，我仁今倘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
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溫公惓惓已甚
處，乃能知其不異。

張文定公方平本儒其流，杜郁斜行，衛不信佛法，每對客劇笑。
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從方便勸導，而公久而未悟。

一日公病，召朱，朱以黃榜懸於門，不即往。既至，公怒問榜綴
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書納之，公覽竟，索筆續不能
盡十卷，乃絕歎以為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
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師
若有得，大加崇信。

大覺璉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詔至後苑齋
於化成殿。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
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啟白。滿謝恩畢，倡曰：帝苑春回，皇家
會啟，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
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謹白。璉遂陞座，問答罷，乃

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涂通何內藏有多議得之者妙用無窮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 得寧

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作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

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鋒鋩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騃曾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楊次公留心釋典嘗上殿神宗問佛法楊益不許答道云佛法實亦有助吾教既歸人言聖主知遇大公平日所學如此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誅妖明辨吾懼度作詐師

及景初御殿前僧佳說僧辨以邪佞不可爲其初曰前才以名子舒曰功婦安能作無遮弱倦乎景初曰有遮則拂補亦游矣僧慚而退 景初僧字景初丞相琳之曾孫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

王荊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燈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

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

荊公在翰林時坐間論上問佛至敬何者貴劉曰釋如黃金道如白銀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豈可少耶劉曰黃金白銀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俗

王丁太夫人遊蔣山與元禪師游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師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

可笑

心未平以求其平是以心纏擾紛馳能一念歸於寂定矣然而學則欲歸於道爲所知障此其二也將視名利如脫屣耳茂叔如頭陀止爲近習且宜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爲當世施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抵王平甫曰并州職事稀簡閑日不窺月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知所論未遊禪理閑日不窺已是一罪公禁　一舉公集卷之一書詩錄

先生公素不欲酒又謂佛教在天下與僕持國兄弟往遊而諸韓皆崇此二事相與樂之公未嘗不與權飲樂數少關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願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探之昔以何術曰趙東有甘平地生出酥乳上偶作與縱滴愛見

佛國子瞻報之曰觀公試觀能惑之從何自而生欲甚之心作何形狀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悟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荊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余昔在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買他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荊公之豬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illegible]

自孝跋

孫子曜云范獻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無欲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其人勝於學佛而達佛理學佛者亦可也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欲歸西湖舊居即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所粘住亦隨緣戒公長老聞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稍稍重聽白槌渡口船招依舊雲山之色來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請疏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筆記於窗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荼毗一箇僧

蘇長公赴杭過潤偶佛印正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答師急呼侍

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遂取衲裙相報公有絕句云病骨
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
舊衲衣

韓熙載蓄妓樂數百人俸錢以散之當敝衣芒屩作瞽者持
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又裴
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乞食自謂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
法爲人二事甚類坡詩似用此事

坡參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
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重之後過金山
坡題自己眞容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
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
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因請書以行佛印
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
能坐茂林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
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
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
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
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
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痾屎撒尿處
沒理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
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
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一二十年
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東坡云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兩闋
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
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
呵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
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
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
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
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山谷嘗言利害眾寡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子也人從無名
種子中生進皮肉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
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
腳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者八風之
說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惑亂惡書忘憂
喜樂求捷避識脉老逐物得失又自作窟即決不可計較而
務之且竭聰明逐逐於斯路而從佛不可謂智也此山谷有

得於學佛者今人罔伊洛之説而知學佛爲可恥然亦何甘
似渠用工解説到此地位
洪州武寧安和僧若天亦從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
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而安止
荒郊破院單丁五十年秀將以書致安安不答秘藥之侍者
不解因閒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由冢
見塚間樹下齋那中如救頭燃無救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
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亦自此微
矣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悦與語
意合遂授法從悦黄龍老南之子初并其高第而江西老宿爲
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從天覺游
顯諸老宿畧已盡後來歸依南學者乃復奔走推天覺爲
祖公許天覺亦皆之不能遊歷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
者前此盡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
道於慈明者有文悦住雲峯其行解堅高畧與南等從悦既
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悦爲文悦以別之
呂申公公著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
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游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
日游禪寺隨僧齋粥講説性理冀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好詩

僧德洪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觀了鮮肯與之遊往來雲
辯斷始亦有婚宦意皆令其侍守於禪見其中有異常態而
問之僕曰守今無所用心聞禪寺中有道人相往隨一時喜
忽病覺悔身心泰然無他也從禪悟然但汝能如是我乃不
能耶從往自卑聞道八日而悟盡其蓄業與其僕祝髮爲僧
冒張名如學僕名如璘遊方諸至湖州吳興避隱出州因掛
錫於琳有夙德源新遣寒僧既卒達於之義甚得交爲其
疏云無復林將便更遲孫棘之秋何處成佛不居惠洪之老史
云豈惟江左公卿皆傳交遊有及襄陽者當與未嘗道契晤部
其詩當代稱號尚於道人詩文皆高妙名曰筠溪集
如皇江西進士僧自見於子孝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
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於詩其梅花二聯云遂與天下無
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於呂居仁大長閣他府對知黎
詩成頭改又雖如今已矣無心力日滿積詩猶作侶
紫薇云僕總換爲僧後詩更高好當前子直意學真詩天
向來相與游將功火似與如飾遂字我已定交木上座君
倚求真當機鋒文章不廢百年心此時能拼兩組好僕
衣聽三十蹴胡牀趺坐究暗風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將出道盟
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

其久餘多專殺也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
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
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乎百僚謹守漢
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即時有僧問話云太
皇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
播莫不稱歎嗚呼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得
有猶令天下以謂之快活條貫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
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

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博學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
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葉石林云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蓋子由爲之
說以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
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大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何
與隔限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
釵釧又是一重公案向聞心動不動乎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衢州獲嘉縣民張氏殺豬祭神而民割氏
獵大得其豬首骨斷之豬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在北
齒白中得肉如拇指視之如來像也旁有珠如粟眼目鼻狀

騎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塡入見截之伯宇嘗記其事見舉
答又作贊以備狀之
政和丁酉興州忽受禪師慎深近地村落富人家齋見群犬爭
齧牲一牛肚背狂吠相噬不已村人持杖驅逐亦竟不去衆
異之因奪而破之其中幽蹙已堅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
紋縷絡相好分明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歸之佛之
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憫有情故
亦希有之異瑜提者得不少悛乎又其後興州郊外一家屠
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封剖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臠中
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前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

之民不復食牛
徽宗時濟南府劉氏有門吏將發地得石碑誌銘中狀僧禪
世字皆磨滅惟入字獨存云播靜寂心尼許像發舒窆碎之
後有節度使門爲高士遂符其言
初有皆佛然亦俾流言必無用也崇寧中改僧爲德士皆加冠
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翼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
謝髮既未有皆爲假髻以承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撤冠乎
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墮地者
真定大曆寺有藏經小而精巧藏經多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
氏極可觀佛龕上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

日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故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字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

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由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際，適值重九，指座云：「腳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牧只宜平穩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爲之擧酒。叶欣老而汩沒於名利之場，貪得不休，升高履險而不知其有媿於僧之誚多矣。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於河朔，從見司[illegible]屋高處有光，駭入。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二十八，其辭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令此得瘥。

胡少汲夜夢遊一寺，與執和尚輩僧六七人，其步長廊。少汲手持長鏡，劃青方石，如斜書法，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動少息，皆以貪坊[illegible]慮入寂。明日入山，八面叉戟。」和尚隨句從嚴旁皆映。息中有一僧云：「萬慮俱寂，句法甚勝。明日是將動也。」既覺，從寂自理前頌，增作爲主人歌，轉爲客一二語於出句，出廣爲八句。

道教

惟億萬年吉崇五行繼燕生冠羽衣翼然天資之始道君紀
瑞淵渺焉集道教

柴通玄字又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公幹山莫觀一鷹帶絳條
將肄於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家子所畜遂取以歸道遇少
年就索柴與之少年嫉謝得以符術授丹筆一枚曰遇人
疾厄當書符以救之柴歸服不喜執役遂竄迹兩蜀到處每
書符以治疾亦時得金以助行藥後游太華見陳希夷問子
何處得太乙真君筆乎方知得遇乃太乙師求拔藉住閩鄉
縣觀中真宗西祀回名對賜坐問以無爲之要賜茶藥求歸

時自稱成爲服氣能長嘯精神如中年人觀郎居斬歲游宮
有明皇時及所註道德經二碑真宗作詩賜之改賜碑額
額邑人後呼爲柴先生劉要道者通水人生有奇相右中手
指几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門院之隅雙松間一
扉當空爲棲隱地號召曰藥師庵其實無屋廬也道旨得足
下間寒暑雖積雨雪窺轉泥淖間所藉席并其敗不輒易除
冬則臥雪浴水盛夏或擁爐附火傍有物若庵狀動止與俱
遣旆示滅亦不復見菴絕人迹無我不治有顛翁者日來備
除師亦聽焉翁菴傍十步禁不瀆治每事已吉去師必掘一
磚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翁

他日觀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師既絕物應見者足纔
通門輒嫂居疏其隱諱皆控其所不闕於人者發之必斷退
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費帑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
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若婦意其使之聽命也
既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是不得脫自晨逮午不解鄰
人爲師師曰今縱汝去鄰人曰是嘗苦其姑推辱殆坐此乎
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號加錫道遙耕符中章聖復名
館於開寶寺逆旅道者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故事
果故事賜酒師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作師摩其項擊以
三掌平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爲太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

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間裝服事出將叙師閉目端坐
閱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
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褐并金器等物師
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淮楚吳未患
而遽溯允彼其識剏衢淮外下流二川與衆水東至泗蓋千
里而合復道漣入於海潮淵來去漣當其阻師之未滅與減
之後蹔頭功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若謂僧伽居泗以
制淮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之法號曰
澄因大師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

一處閉宼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前有山甚高山面一洞上既入乃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極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處重樓複閣金碧熒煌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遂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䆠之脩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屢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欲噬公方甚怖時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瞋目罵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蔡君謨嘗夢為虎所攝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乎為拔之曰皆已正矣翼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

樞密安公諱犯御名傳元祐末為江東漕因遊廬山太虛觀未至數里聞有道士紫衣皂巾領徒七人迎謁既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至觀謁壁請修仙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游歷訪靈蹤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為公卿

韓待制子蒼言貴城山中一道士命小童將錢湯糶出糴黃[illegible]小童中道登廁以錢掛樹端旋簏木弱為風所搖木葉指唐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即歔以火付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陰蓄其木試之輒効年逾六十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未嘗乏絕私念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會觀前一賣卜老人不問年之荒歉以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為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

密告以意老人曰余能是久矣其人不之信期他日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觀戶鑰房啟鑿穴壁竊窺之則見二人破一釜各以火煅天下藥物少間傾注於地赤金爛然方把玩稱歎不虞窺覘者一擲而入倉皇不及收因之喧哄爭奪二人者竟歐死矣衆亦因是坐獄蓋天地至寶鬼神所秘而二人輒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為圉子能致非時果實臧氏子弟稍異之問之則給以得於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得也容察其所為則無妻息獨臥園中寓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近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扣扱益久纔容告曰今夜

三更漏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當有一語授公荷少差違則遂成虛矣論道其久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苦問之不得已以實告其妻不測而強制之漏向盡論道忽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論道歎恨彌日使人舉而葬之屍如輕泡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嘗栽花釀酒以延客搆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留飲論言作大字何欣然接之款留數日乃別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拓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君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張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怒閉戶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林靈素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蘂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傳以爲笑

林靈素以術顯附之者多得美官或題靈素畫像曰當日先生在市鄽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佐教之尊崇而代如秦皇漢武間亦留心於此然至於道君則亘古所未有也宣和中黄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焰赫

然而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等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黄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急致之俄頃雷大霔霔皆濁流少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以外赫日自若上益奇之宣和末死於溫州未死前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殺以容身之棺槨中止置所賜萬歲藤杖封窆甚固建炎初檄下溫州籍其資而已後數年有內侍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跛乘丈夫負壁而立熟視乃靈素也劉問先生何得至此曰吾以命耳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俄失所在後葬永嘉黄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又有王仔昔者初館於蔡京爲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不肯受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驗果蓋上先默禱而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仔昔一作徐昌

王仔昔倨傲又少恕而待以客禮放其遇巨閹若僮奴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譖之甚力獄中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竟被誅

宣和間林靈素希世寵倖數召入禁中賜坐便殿一日靈素侯
起趨階下曰九華安妃且至玉清上真也有頃果中官至靈
素再拜殿下繼又曰神霄某夫人來已而果有資類繼至者
靈素曰在仙班中與臣等列禮不當拜長揖而坐俄忽勝觀
喈曰是間何乃有妖魅氣也時露臺妓李師師者出入宮禁
官並而師師至靈素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爐火箸逐而擊之
內侍救護得免靈素曰若殺此人其屍無狐尾者臣甘罔上
之誅上笑而不從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者怒目立於前靈素問爾何能道
者曰無所能靈素曰無所能何以在此道者曰先生無所不
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宜問實有何能道者對曰臣能生萬
萬物道下道院取可以有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者種於艮
岳之趾仍遣衛監送於道院中是夜三鼓矣所在須目視艮
岳茴香已成林矣

宣和間崇尚道教四方矯偽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
占神仙爲古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
人最狂妄言師前揚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吏言師鍾
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嘗爲舉子言師韓君丈三人皆小有
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
乞歸唯老志彼捨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於蔡侍公家自言

蘇公詩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者也

鍾離先生日與相往來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退位
若將將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哲
日爲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病不能言索紙書云其
師怒泄天機故病之魯公爲是方信乃能於病時達自引退
魯公有妾爲尼嘗親見老志事魯公每問其言亦惟常寄語
所親矣嘗然曰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敬禮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
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
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匹馬南渡即
位至建炎庚戌正月二日帝避兵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
路晚於鎮之福濟寺前以俟晚潮顧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
灘遙見山上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山曰金鰲山高宗乃
登焉入閣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信
神翁能前知爲而仙中人也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潔名曰石照其右鉅石世傳以爲仙人
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
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云汝何人也
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閟不速抱一塊去卒
持而出石合無從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饒
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

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藏於軍資庫中

報應

顏冉無年臏滂有害久貫林甫令終秦檜謂天夢夢亦時昧昧君子當之不生感慨穿悼芷崗無榮齋丈集報應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醮謝因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畔起索筆自書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遽逞強梁敢臣血氣之衰肆彼魑魅之厲信周親魂於鴆毒何嘗巫雪魄於雉經倘令帝心訴既不許管蔡寧原臣死事堪示諸乎云云容封令弗發尚爲焚之火亟變感隔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於時

趙韓王久病無生意解所賓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勳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曰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覆其上但識牌末一火字而已道元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遜謫咎豈在吾嗚呼一閱火字即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或云普病見廷美坐於牀側與之忿爭而卒

唐路嚴爲相密奏臣下有罪應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驗其實至嚴賜死乃自陳其酷行刑之地乃楊收死所盜

牧爲嚴所陷者盧相多遜與朱崖知開封府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貶寘春州外示寬宥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欲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元豐六年王荆公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普嘗以秦王廷美居西京非便諷李符上言安置房州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之符固枉殺小人普亦忍矣哉

徐鉉竄邠州而卒其家挈喪歸葬道出一邑時宗湘爲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吏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爲學士時嘗爲人以一寶帶投執政受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贓名污身今旅魂迴將帝闕下恐不爲帝所容君爲邑宰廟籍鄉貫皆隸於君君爲吾謝之帝必難拒言訖不見湘感其誠乃爲禱謝於廟遂果無纖瀾處歸葬鉉復來謝含笑欣然而去以此知受賕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張尚書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名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問平生有何陰德與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以錢三萬緡收糴米麥至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則多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仍命吏揖之而拜承事名兼濟其子孫昌榮不絕云

夏英公竦好術數凡陰陽山水之說無不收追其葬於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以貴顯當開塋域不自肯促發之掘者見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其故誌碑刻具在掘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棺碑於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婦萃家貲數萬改適其次子又得罪廢斥

錢遜叔道言寨新中其兄文通自越赴杭所經諸堰皆集牛以運舟是時夏暑堰上牛宿以俟之夜久人靜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答曰明日沈幾兒子過於越任杭州又云沈幾果有子知杭州乎歎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推重非人聲又深夜野外更無外人其言氣非流俗因默察之乃堰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並非沈之親朋鄉曲梁之說凡祿厚而無功澤於民者即轉生爲衆生駝馬役以大力償衆人耳

梅尚書和勝述謝齋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燮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入且上章解組竟入武夷山棲居遐想日候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汝抱大罪奈何與妄念於帝所夔即首自列生平脩謹雖微物不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人某死罪州如之汝弗察

也其罪入均燮於是悵然嘆咨不可及又嘗開禪聽撫然而
浙路刑獄會杭州民有妾以沉香者浣衣并傷其嫡子遂與
并其妻謂沉香殺之訟於州三易獄不合時忠恕掾別委掾
鞫治之既獄具郎以才爲道遂深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
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者有激而作也後日晦遊京
師久之無所投聞廟師邢頌從仙人遊乃審所以未來事邢
終拒弗之答蔡請所親曰如沉香何雖爲之發汗廢食屢日
故滄州節度使朱何本欽夏部落以軍功起家職爲聚斂爲時
所鄙於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會緡
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在不敢自專但序利貸於

富室其收詞有錄薄綫絕本利齊到之語謂信一朝日即
還也於是私募侯大十餘輩飾以珍異稱帶令何宅傍候其
出醉浪而去數馬服玩備極華美其從詩京師游蕩好遊言游
手無賴日有十數質其嬉遊則稱信陵孟嘗誇其用度則郭
石宗王愷而彼且攻樂驕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無有難
至錢上便到其速如神至於筵會有奉其歡心者恭孟之具
每頁以與之實謂蓋此生逞樂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已用過
十餘萬及信葬畢籍其餘者且信時十去五六加以恣縱蕩
費更踰於前以至舊田園邸舍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
弟方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餓鬼乳母

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京宗在壽邸尹開封謂之諸孫體
具以上言舉餘財盡與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其手仍
除其班籍何故家然無歸寄迹旅店乃歷自來游從處求衣
食往既數因皆有厭心遂於京師代獄卒搖鈴警夜聊足糊
口未不服勞又以疎忘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謂孫
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頭穎尖薄克肖獼猴復委
質於戲場舉頭戴獅不已旁觀者爲之汗顏而彼殊無怪也
公侯之裔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唐盧坦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諭曰
某巨室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

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
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之於人也黄裳驚異其言
謝榕吳人雅秀有詞藻宗藩中知制誥然輕財利居吾人罕測
其心所謂之士面觀者與　同年袁爲諷所薦及屬籍試
畢而被黜時王堯臣當制擬末代草其詞藉諸末曰孚孫行
父之功子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識者益畏之未幾出守
南陽疾亟自噬舌嘔其血肉而卒聞者深鑒之
陳公渭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死一卒公當驗
問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惴懼欲以病死聞渭獨正色
曰彼實冤死倚我而申奈何僅罪而驗不以實乎衛曹但勿

覆吾常何人乃手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尹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自為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是遂顯清名不數年歷官清要其孫道履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則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宥之意馬默知登州建白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神宗深然之著爲定制後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罪人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溢額則糧不足且地狹窮苦寨主李慶一任至殺七百餘人然以貸罪人事獲報生子純字子約紹興中爲江西漕將

梁企道揚祖爲帥每強盜敕下貸命必配潮州於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子約云使其合死則自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既貸之後即平人爾何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以異乎二公由此不成後以他事奪職於朝俱罷去默字處厚仕至諫議大夫壽八十子約亦以大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

馬巨濟之父中年未得子母爲置妾既偶後一處子貧色殊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即避匿有沮喪之容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值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何納髮以白絡而以絳保祟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消父喟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旦爲具舟載其資裝遣送是夕消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涓涓後生巨濟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題消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題心甚憂之逮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魁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臣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濕漏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皇取載物投之海中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止船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僧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螄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語以問衆客如前刁獨無語韶問十八丈以爲何如刁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爲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時不問也韶亦不自安後數歲害發背終日閣眼瞥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腳人百許多在前月餘遂卒當韶未病時巡原宰王

直得一夕忽夢奉天符令斷王韶公事血流滿身號呼入廣異肥婢婗其吏宣判將韶決脊杖配洪州覺而以韶名字問人或告以福寧使王韶亦殺肥婢婗直溫與之未幾聞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

大觀中有人於京師賣靴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一官員携來質錢俟其後至可問有頃其人果來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其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府蔡士人道遥蔡問何以爲陰官所重蔡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勗後或一或二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

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蔡指坐間椅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與以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長久而已後有見僧見蔡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之事矣。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兇人也以賞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進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處之無改容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乃其人忽嘔血死。秦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遷迎計縣令高登閩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酷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大理寺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卒嗚呼誰謂天不佑忠賢可乎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務德滋本亦檜黨待之獨加隆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舉館中諸公訪之且論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同見君子處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可爲善惡之報應也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征其子堯舉字唐卿用就嘉禾流

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閒既引試舟人以其重扃於閨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駐空報榜云鄭君首薦劉前欲視其旁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榜矣覺言其夢而惴惴所驚果然而拆號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親以夢詰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唐不敢言次舉雖首薦於鄉亦竟不第。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屠掠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皋若孤絕類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

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矣何用廣殺况掠良人及倒懸輒係別善遇之有疾病親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婦女以獻者並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擇配嫁之一日遇宴帳下諸人有酣之者門是取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吉噫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自分耳門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驚悔怨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全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沽釣獵中以救人如吉殆是耶

大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遷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人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絕葷誦經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位潛邸人斂於給事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修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食既諾之而反從中下石小嬪知之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矣卽自縊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晚尸出閤門棺斂初舉尙食之衾而其首已斷然轉於地觀之則蛆蟻雜而穢氣不可近舉看經之衾香穢襲人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韋思文福唐人家世貧窶思文以鈎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監秀州華亭縣鹽場監吏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付思文以鞫得納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力在任欲附其速故受賄多寄思文所信之不疑也秩滿受代任取思文盡乾沒不與武臣者不勝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鍾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療之費竭產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擗不身代之也蓋棺之際猶不能捨復舉面羅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盛怒勃然懼而亟瘞之

徐仲造字丁達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於庭下俟命有四人者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爲他試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道三人曰案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乎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摁衣吏爲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吏人捧簿書出殿庭卽有一拜橫前兩皆有朴吏數其待留東拜背重牽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又前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頃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衣道士捧玉盤由西入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拜拜亦壓地而東拜高舉向空大風欻起吹其紙散入如烏鳶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俞斗御拱手曰仲造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

過惡何由備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轉心惡者善消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須犯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二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行止在君非臣也君言若得用皆但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傳頗多猶不失八座覺之遂送入導歸後位至吏部尚書

河南民家婦因元兵下江南婦被擄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淛南婦已妻千戶其饒於財情好甚洽視夫若路人會有行凡婦人被擄許夫贖取放歸者就其擇罪處遣婦婦堅不行夫始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憤悶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矣

大德間荊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古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焉得去因紿愚者先出我當共捕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拌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擠愚者於外虎銜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人之實而陷一人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若夢耶

神鬼

陰陽兩途古之聖哲愚者蔑疑畏首畏尾正則爲神論非無鬼魅魍魎罔象詭說雜虛罔驚爭光現形則偉新者大故者小誌問發仙有幾集神鬼

雒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號爲帝都之開寶末年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過霖雨徙雩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矣廡殿蕭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則多有異聲或大於斗螢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發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與本者貳入時氣不異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暮歸後天尚未昏黑從者堅請歸舍而殘

俄忽聞彈聲自內出即有衛從頗夥數紅綃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衣如帝王狀腰間尚帶劍血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避入戶避之得詳睹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擬也乃以手而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擧而陷於地頃刻榻他處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編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

萊公王欽若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與西州或貢偕行遂次圓川忽失公所在衆遂止於民家散僕尋之俄見從澗步而至驚悸言曰自此數里有一神祠見公所乘馬弛轡宇下其從

王嘉叟有門吏約云今公適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其徒笑
見其中果有從歌杯盤之具亟急與僕同往見公已來將半
酣矣詢之笑而不答尋却到民家指公會處乃裴晉公廟也
心異之登第後不數年為翰林學士使兩川間輒至褒城驛
方憩於正寢將吏忽見導從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
裴令公入謁公欣然接之因容謂公大用之期乃懷中出書
一卷示公以富貴既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庸出倅新關
田神祠為文記之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蓋嘗於
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今在衡州之耒陽縣元豐初年

旱暵縣令禱之不應析而焚之主簿道作乃更刻木為形而
祠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穿火透本
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死後來居上欲奚為
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
已復長孫枝予每憐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魯望所謂
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
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
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有
民家有疾病不服藥餌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
許其請雖冒險以圖急需必為之倘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

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其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
死猶償所許之祭曰毋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禁戒
以患為可懼惕然不敢少懈也近世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
其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帷之愛
亦遂狗俗然可駭歎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
是啗而竊福以饕餮於愚蠢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
於穢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
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
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為一革之木居士所為今之所焚矣
彼廟祀者復假託以惑衆此尤可笑云余又聞蜀人言陳子

昂閬州人州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姨遂更廟貌為婦人裝
飾其殿有碑亦或照刺之所在樹蒲得脈肩扈酒子昂且俯
為婦人勉應之不能則謝木居士亦笑為不可乎聞者絕倒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
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
為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
公之稱而我乃為十姨何雌我耶大小孤山在江湖中嶷
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小孤側有石磯謂之澎浪磯遂
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今小姑廟像乃一婦人
勅額為聖母廟

西京龍門山在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廟中神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其居人云此乃豁口大王也其旁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 西遊記上則此為牛魔王矣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孔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背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王一字而釋氏附會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不可勝數

六一居士曰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

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兼顏柳為世所珍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憤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留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語舉子不能道也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為三日給三日則改為二日他皆類是眾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眾使為作陰府追鬼狀猶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弃假須似真要得一真詞牒乃可眾曰牒式當何如曰曾見人為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自隙間眾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陰府牒追君張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奉命追此老 多福二十年空目見不會聊 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擱不敢歸今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弃假邪成真矣拜謝而逝

舊傳荊州江亭柱間有詞云簾卷曲欄獨倚山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煙叢裏黃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余發也不知何人所作筆勢類女子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為鬼是夕夢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悟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詞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至乾道六年吳明可帥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朱景先因探來見得摹新建廳值府中專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忽憶荊州詞以為語意悽抑使斲石非龍宮娟雅出塵之度為賦玉樓春一闋書於女廟壁云玉階瓊室冰壺帳憑地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

揭風淡蕩有時閒把蘭舟放霧鬟霜鬢朶翠渦夜深歸月明歸聲破琉璃千萬丈是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傳言龍女來謁宴飲寢處如經一日夜言歡瀟灑風儀楚然將別謂朱曰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行游江湖為我家壻奏賞得奉箕帚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以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當復諧偕偶言訖悵別而去既覺取書其事識之特未悟南海語後浸淫病瘵家人疑其有祟挽使罷歸明年丁艱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須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為學者相率來謁因話袁州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廟朱憮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竟未嘗得至官死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意其初撰詞時方寸墮妄境故致神女之祟豈鬼乘念託以為好者歟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寺有寶塔極高峻四面層層點燈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為標的焉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按鮮風濤甚惡舟將壞俱溺於海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身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為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

耳其妻因語家眷入寺設燈歷久夕又夢夫來云今得升一等矣

洪邁侗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為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逕松竹蕭然頃刻前是木根行數武新宅一所青衣候門曰娘子待官人久矣衆與俱入上人延客啜茶於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諦視良久念兩戚間無有爾其貌頗類昔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商家紿我耶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曰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背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婦且矣十年後此為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從捧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榛莽無跡不可復尋矣其甥黃宗仁為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將來世變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其懷云又聞縣中有一官人到部就旅櫬而居發憤亦一官人以妾自隨有僕人竊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心甚訝之一日候其主出推窗呼之妾亦倚窗而望前婢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曰汝死久矣何為在此曰世間如我輩不少第不為人所覺耳有傲人見鬼事日排街巷假托愛肉間日發在

此條語頗似蒲留仙而事亦奇詭可入志異蕭君所論志異者多家之不錄采者標遠甲行文亦秀於塗飾信之欲過

世間必無渡世事何耶如何曰不遠矣但能渡浙江湖若可守
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湖頭漸聳而與浙江平遂為沙漲之地

李通判者忘其名一女既笄遴擇佳婿久未有可意者一日有
陳察推者通謁與李有舊敘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其失
言及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感念逝者悲不自
勝李女自青中間窺之私謂侍婢曰是人篤於情義如此哉
非輕薄者得為之配亦幸矣因再延之詢其姓氏鄉貫及之
來時年適強仕廢黜而多藝若歌應筝棊好學能辭謝出其
李喜之每款留使其年視稍稱吾女亦足婿矣女聞之竊語
傳婢曰女子托身惟擇婿耳年之少長貌之美陋豈論也哉

由是家人始議及於婚議從詞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有
疑耶乃遂與通約陳初因此以年長非偶其議屢格則女復
憂懣成但不食父母憂之詢問不得已乃允其女意甚悅
成婚伉儷和睦撫二女如己出謂陳曰女已長婚對當及時
不可緩也朝夕屢以為言且資糧甚效不半載而嫁其二女
傾資奩之陳曰李女尚可二三年妻曰不然嫁之尤力陳辭
曰縱得好今撰以備食具妻曰但求婚者殆嘗辦又數月亦
受聘承議所遣陳曰奈何妻忽謂陳曰君曾貯金五十星於
小篋中埋床下盡取用之豈於己女而有吝耶陳大駭叱汝
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啓視則實皆是金他人無知者因服此

今針兒數兼基本似我且楊之也

之不得所而二女各因適夫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有掛牽
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翼日日高
妻忽覺遽大叫曰此何所耶所詰陳何人耶陳大驚疑其
心疾命侍婢圍守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為在此婢侍曰夫
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依其父母差擇慰之因歷
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為擇配乃以此老可惡之
以我嫁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
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妻知之疑其緊念二女而憑附
李女以畢婚嫁也後見此解而致離異哉

揚州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游於大洋其附一木遇漂至鬼國
中烟火聚落恐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瘠生理窮寠每相報
云大舜州某處建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皆
歸持餘饌分餉之楊賴以充饑或數日不食得饌竟夕君數
年不出見其氣漸衰父兄皆死惟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
天而下皆問此子衆鬼謝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
姓名今唯隨命而行戒瞑目勿開從登舟耳畔聞風雨波濤之
聲甚猛良久腳踐平地見僧振鈴呪食衆鬼爭盡入引楊生
嚴身大樹之上時持食物出餽惣振鈴誦大悲咒楊少年
時能之自陸異域已廢忘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誦鬼
不復得親曾散施此物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為癡狂乃下

樹與人説本末如認得夜來出處正其家也楊氏一門皆驚且畏婁亦不敢深相窮識經月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墮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腳行入一洞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為鬼國耳侍衛頗衆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即分付小鬼為治一室使為夫婦約近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皆有數卒拱

書至曰真仙遣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每日或一月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旨於母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皆懇忽許之飄然騰空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雜啟極為嚴潔主者居位而坐鬼母與楊伏於卓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錢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呼家人名皆以鬼物叱曰唾罵唯妻泣曰汝沒大海杳無消息當將終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道場追薦卜是別有強魂附托耶楊曰我元不曾死具道所遇曲折方信為然鬼母在外招喚繼以怒駡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齊用藥調治幾歲顏狀始復

臨安府天慶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寓雲安堂且於天尊像前炷香冥禱意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單雜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為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鑞鎔為小鋌俟其久禱即遥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諱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懇常患不至耳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觀其所獲請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攫之疾走以示衆人相與笑其狂昧虛靜復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鑞耳

非我所獲者道說不置必欲給之官小道士家甚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厭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與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獲而造物者從曲取償蓋亦巧矣

降仙之事人多疑為持箕者故借以愚弄世或宿構詩文託為仙語或云能致鬼之能文者紹興癸酉歲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賦為題詩云寒聚雪壓松枝抑斑斑翎盡青虬角運斤巧匠斲削成劒於中間頂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訣欲駕神舟探仙穴路遠不勤聽山猿數聲遠落江天月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人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妻京天氣凄涼院宇孤燈

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淵雅亦重陽又
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擇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汴者或
以鬼譏之大書一詩云眼前清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批
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擔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窮問答云朝
經暮史無閑日北履南轅知幾年跋履未能求貫地榮枯何
必問青天蓋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常記女仙三絕句云柳絲
金嫩不勝飛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窗猶隔
夢梨花松影倒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
蝶人倚危樓第幾欄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濤水漪漪分
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鸞扇子知亦可喜也又宋慶之萬永

嘉時邑記嚴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欲有
僧法辯者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辯八煞一士致
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佺之後云姑置此且未
一七夕新詞復詩韻宋指辯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忽運
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忽與初篇半車齊發隱隱鵲橋
嘐氣尤寬殊闊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璀彩映月明銀
漢復挪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
敏可喜又李知父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醉
樓體大書一詩云猩袍下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
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illegible]

望在天之靈爲之凄然又云侯死後臨安西溪紫將軍子弟
因請紫姑神侯降焉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
如平日真跡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
全酬丹心似石今誰知空目游魂遍九州又倚秦聞而惡之
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多有死者又鄞縣若少時嘗得召紫
姑咒訣而所致皆女仙嘗作詩嘗爲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
帶三絕句清婉可誦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白香襟隨意
作貞衿新詩便是班昭手勝却閒書坐右銘其二云輕樣新
裁段色奇不將綠線綴花枝恐難只要許仙妙繡出分明一
段奇裙帶詩云尺六腰圍齊緊縮娉娉婷婷最傾城羅裙折

剪湘江水緩步金蓮收底生將庭前輕正華或詩賞詠應聲
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片嬌紅瘦彩霞試問劉郎緣底
事花開時節未返家其他所作聯句對答皆敏捷了不抒
思而成又吉州人家迎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
請詠之即書曰笑折天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留絃曲
裏傳情慢星月樓前效拜深繡幕倚同雙舞袖綠窗閒整小
眉心秋來幾度托羅襪爲惜相思依舊錯信筆而成殊不思
索頗有雅致沈彥博詠纖手云曾見花前撫袖接宛如春筍[illegible]又吳興周權選伯乾道
五年知臨安縣招鄭士從延年爲句上迎紫姑神

歲末來爭多驗尤甚屬文搢紳敏捷出人意表通判方棨字安客苑郡借彼周遊逃仙因求賦一詞往倚癡指挑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名端錫仙用捻字爲韻忿欲以險困之不思而就云靚嬌紅細捻似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園林寧惜付妨日炙輕羅慢相襯多少陽和詞賞向庭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朝頰雙靨姚黃國豔殢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便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厭厭頻登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略不加點又有令箕仙賦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即賦一絕云袖裏深藏一葉青卯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蕭蕭一兩聲可謂

絕妙此必平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煞之詞類耳又客有降仙者心疑揉箕者自爲之因命題賦葉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兔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龜尖鋒拙夫堪笑堆成塚素客曾同拂似樣窗下玉蜍橫夜月几間雪繭薄春晨當時定遠成何事賴爾毛錐悉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可及也

蜀中灌口二郎云是李冰第二子初封王號至徽宗改爲眞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之云我向來封王有血食之奉今祭我以素食故無威福之驗今須復封爲王當有威靈相助魏公遂乞復其封每歲人戶祭賽殺羊萬頭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因之得稅又私賂梓潼廟極盛兩廊若割據兩川然

廣德軍祠廣德王姓張名渤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跡役陰兵導河源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荊溪疏鑿聖瀆王先時與夫人李氏密期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飧於鼓爲烏啄而鼓鳴王以爲餉至至則無有遂迎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視至河所見王爲大豕驅役陰兵開河瀆王見夫人未及變形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聖瀆之功遂息遁於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

自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祠由是歷漢唐五代以至本朝水旱與沴禱之無不應 郡人以王故呼豕曰烏羊

怪異

六合內外，何所不有，君子道常，存諸何志。春秋紀異，亦以去與妄聽妄言，姑以醒睡，集怪異。

王師敗吉陽軍，大寒始定，下寨治作壕塹，掘土遇一瓶，得琉璃瓶，瑩徹如新，瓶中有大蜘蛛，其長盈尺，餘日僅數寸，竟不知從何入此，亦異矣。王師復命瘞之。

張文定公齊賢，爲從名處卿者，有西京伊陽縣木領得古瓦瓶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其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瓶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瓶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寶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爲何時物。又天台陳逵，善淳熙中，自監左藏庫出知蘄州，得一銅鐵鍋，經約三寸，下刻三足，上有蓋，其薄如紙，或告之曰：沒食物於中，燃紙炬燎之，少頃即熟。陳試取猪肉一雙，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鹽酒，仍注水蓋，自持一炬燎其腹，俄聞鍋中涓涓有聲，及炬盡，揭蓋，肉已糜熟。自是每風與必用此法具食，乃出觀事。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在夷陵，從舵艇泊舟於漢江，縣岸，中夕後聞岸上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與日問之，舟人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鄰皆曠野，無復街巷。文忠乃步於岸，遙望有一城基，近村萌之曰：即古夷陵地也。

□江從秋殿前之破鼎河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驪龍，真人所養也。將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撫弄，龍作之，每夕中出盤如，即收取用酒送一瓮，乞專主與陽。後因蔡元度竊其體疾，醫欲龍，死則加鹽，開數日用之，尚有效。後聞歸蔡元長家云。

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閣屋宇、人物，衣冠雖晦，俱歷然。又有客宿湘清漾微院，至三鼓後，忽聞院後出呼交易之聲，類如闤闠，合起潮甚，遠且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嶺，寺僧云：一歲中凡數次，如此謂之鬼市。

余向爲諸生時，聞中郎桂州界境，郡齋有林木甚茂，數十與日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竟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其聲自一大柏中出，乃伐取以爲器，如胡而發甚寶，備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有陽薛世，京兆侍郎寺前有砌樹數株，金臨買一株，今

所使巧匠解之及入內廻匠白不無他異金大喚便令將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匠知余工也遂別理解之每片一大士塔𤓰成就

慶歷中有客僧候一寺呼淨人沽酒寺僧惡其行飾辭拒庭前植樹其瓶百碎酒凝著樹上如綠玉揺之不散客僧曰某嘗持戒若經須傾此一杯即諷詠矧矣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滴滴無遺今僧謂酒爲般若湯蓋因此也

仁宗朝江汚建州人以布衣游邊凡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賴日支頤股欠伸猶不快因持重物乃微快因漸取極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貢使門外見大鋪石試舉之舉甚易又游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汚陰抱殿柱起柱脚離其礎汚以脚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欲去而不可得矣曰相戲耳爲啓柱而出之於是都下相傳汚有神力或勸就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於中年蓋天所賛也汚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市人蔣家有十二鐘能應時自鳴豈非古器之靈異乎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舁至郡中數日方

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峰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上石埃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熙寧八年陝州大寒城內外數里間霜冰上有花文隱起如鏤琢佛成樹枝葉見好事者以墨塗而印之傳視親舊其枝葩蕊纖與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具以上聞

梁品中蔬菜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是嘗見狂巫介者觀察中李實察及之知湖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元符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謂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藥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承議郎蕭延之錢塘人性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意而歸徙居餘杭行視將買陂澤可爲田者門市之歲收租入數萬斛嘗語人曰吾以爲子孫計此足矣即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家畜一尾錢蓋初赴選時過都下鋼鑄藏其間以十錢市

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浴滴瓶而成罌在瓶水面有鮮
水稀年凝結成冰冠之桃花一枝也衆人異之以爲偶然明
日用之則又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年水村竹
屋斷鴻翹鷺遠如畫圖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爲護什襲而
藏遇好事時即覩於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其故竟
與方上臯登甚而致仕即何遷一秩萬遷官儀郎部下之日
適其始生之辰親朋畢集是日復大寒設在當席既凝冰成
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謂壽星之像觀者
莫不咨嗟嘆異以爲器出於陶堇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
鍾而變異若此眞莫有能窮其理者然萬氏自得年之後雖

木寶續抄　卷之七　雜異

資用饒益其對下甚厚後有誘其子結婚者此下皆賊家聘
用錢二萬緡而娶其孫女爲豫二孫借服延之死二孫亦繼
入見錄餘資爲王氏所奪而歸二子日益消替今至寄食於
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即冰花之兆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
家云

福州近郊偽岩院資產甚厚有大麵床號千人麵床蔡若謨作
帥因聖節宴犒邏人昇至使廚久之院僧禱禮伽藍神云春
會動無麵床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
齋聞喏聲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偽岩院伽藍侍春會以賂欲
贖請麵床歸給長住公頷之明日公庫中夜失麵床公令問

而器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右班直張撰爲父置折疊榻之木兩有潤州皆與化子之形衣
冠衣服皆具隱然如畫宛如衣以記其事
宣和間新喻傅侯初爲蘄春蔡氏婿歿第六年婦家簾甚不熱
絲屋可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奕奕正黃厚薄如一若
有邊幅然鄉人以爲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圖容有絲難比
竇錦人無杼自成綺稱爲絕出
崇寧間漁人夜舉網觀覺甚重強加挽拽竟不能舉召衆同
舉入口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模奇怪
或刻以鑑形於昏暗中腑臟肺腸皆洞見之置之舟內欲明

木寶續抄　卷之七　雜異

日貨諸越府貨於市忽鏗然有聲光采燦晃照水如晝俄頃
復躍於波心風激浪湧移時始定
丸有中云予於謨竈得一古鏡以手衡之當其中心則翕然如
灼魁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面合之此鏡
甚薄略無焊迹恐非可合也就使焊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
之其聲冷然紋遠既因投擲而微有缺當破其銅則不能如
此必堂剛微距訪鏡工皆惘然不測
鄂州漁人於漢水下網覺之甚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柱
細視之乃群小蛤蚌各相比綴繆龍風以物敲挟其一端得
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前后其末

云醫博士孫此陽嘗令朱均施不知何年墮水中前見露舶露浸為士家李孝源表為佛寶藏其龍蛇簡復墮之水中各至欲見則出以示之

宣和末有巨商捨一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霽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檐皮傾側若欲倒者商與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焚香作禮既漸近有僧出檐下舉手揖曰元來是裝塔施主檐准上方火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矣

後魏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浮圖災其年五月有人從東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見之俄而霧起浮圖遂隱

大吳山在貴州境山舊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指至期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凹隙若鐫刻者乃以墨刷其上覆紙印搨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驗蓋符法之所由也

林靈素未遇時落魄不檢嘗從旗亭貰酒久不能償卞人將之靈素訐鎮師舉手自捫其面則左頰已成枯骨髑髏餘中面如故謂其人曰汝迫我不已我且更捫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爲折券

孫學德藏寺鐘有修洪亮嘗見故老云初鑄時有匠者云此鐘本可使山後聞行至六十里乃響之及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歎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怪哉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鶴往來茂木蘋藻數茶數日易以他水變態無窮凡春取乃止又秀州呂氏家冰花有文樓觀車馬人物花卉芙蓉車葢牡丹長春萱草燕麥經日不釋盂以為翫

嘉靖中丁丑余少時居同鄉民人家湖底中望見松竹一枝有韵如畫又一家鍋底生文每日異狀

徐州護戎陳皋供奉行田間遇鬭蒙者得瑪瑙盂圓淨無雕鏤

文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陳用以貯水作硯因見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游泳可愛意為偶汲水得之不以為異也後取貯他中盡出餘水點之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復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掬竟不知為何寶也

將水曹趙子沆被旨開鑿呂梁之險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硯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特狀餘人一錢不值也將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碗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刺於地急取之入於是亦斯盂之類也又按丹鉛記所載奇怪既遇黃

誕妄

椵斧丹土新立名與湘見帝因以金盆魚盆爲獻金盆中對
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善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
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雙魚狀鱗鬣
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
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饒州府城陶家鑄銅爲洗名雙魚洗
今世所傳雙魚洗皆[illegible]若也[illegible]可名浮物
用其遺製也

西域有沙角正振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渡經古未嘗通中
國忽一夕有巨獸背浮水面露其骨長數十丈橫于兩岸如
津梁然背中有竅可容旋馬遂是西域之路始通其國謀往
來者舁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澤一日枯朽摧折則無復可通
故耳

鮮于伯機乃翁云北方古寺中有大鐵鍋可作數百人飯一夕
忽有聲如牛吼曉起視之已破矣於鍋竅中有蝦蟆皆無足
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鍋中生物亦前所未聞也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岳圖山青水綠河黃路
白儼然如畫真異物也後聞移置艮嶽中作拜石

瘴州界有一水號爲腳溪涉者足皆如黯黝數十里間水皆不可
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illegible]劉公倚任州縣聆溪
至瘴州泰多病瘴愛癱瘓爲訪?爲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
物蒙身恐爲毒水所濺既渡過雖肘[illegible]鐵忽墜水中至於

段頁及出之學體與鄉里爲自謂必不然自此宿爲茲皆雅級
覺壞倦無復昔之風采又不知何也

濱海有少年人耐行于廣州人採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
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頭負一大蛇若於此山中采以爲龍
爾務其發處是猫地與其人發出見之乃見有那鬼之家
誠祭之果得一穴乃避龍他所以其穴葬親其後梁生
三子並用立賢皆以進士登科並仕亦官於朝徙居廣州歸
爲土族人謂之龍葬

山侍者舜舉家曾爲某當所費其室之西宅宵火自宛轉出
然出爲人以爲室屋已焚有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惟壁
惡紙皆焚有一木格其中雜貯漆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
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
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
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
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
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亦難哉

温州陸商張愿世爲海賈往來數千里未嘗失利紹興七年泛
大洋遭風漂沙漂不知所往經五六日得一山修竹蔚然
岸極目乃登岸伐竹數竿擬爲篙擢之用方畢見白衣翁云
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撰手誼

舟䑰已迷失路將葬魚腹俄頃舟幸垂歿如何可達翁問翁指
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雖用其九留抵岸有倭客及見倚
奴婢撫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諸客嶺歸船內見
一竹倚在爭欲買問吾不論價願度其意必欲得誠索二十
緡衆猶辭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願曰此至寶也我適相
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莫尚尤異如其數錢授之而後止
約衍成歷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復諱我實不識是
何寶物壽爲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竹於巨
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雖累千萬值亦所不惜願始嗟歎而
付之

宣和時京師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
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
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
叩其所值其人亦驅貶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即取
錢付驅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願幸
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
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
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郎昌潮公名要務字士啓嘗言其始
仕在八番時乘傳出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勿行有精物出沒
江上不若勿行士啓漫不省即趨馬亟行行未二四十里忽
鳥刺亦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語侏離莫能曉審其意則甚畏
避士啓問之搖手且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禱曰某萬
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靡命因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
視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
問鳥刺亦鳥刺亦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
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
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莫猜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云

方技

承蜩弄丸非臾後言日者龜策史公樂道者役異人術宛擬興占星望氣而知微延醫動卜以再造雖貴于妙得其傳亦在乎師心居要集方技

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之詰其端問爲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吾祖吾父也今朝廷廣池將及吾穴恐見被故來問耳苗微之即以表聞已而掘地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蓋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反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

偉王昔初罷龍圖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助卜肆問命決疑下看從曾公驟殿之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甚福來得到此助曰員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歎羨將來便爲變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太宗篤棋之暇留心奕棋作棋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鷹獨飛勢三曰海底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棋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棋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鵝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賜近臣天機秘密通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王僕射齊賢嘗以南門以書薦王冀公於錢希白錢聘以方名將告御間適延一術士于邸不容通謁丁竭時門下處聲誦聞人術者通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形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遂入神狀疎瘦單止山野希白薦觀之術者嗟然側目詢視既熟稱歎驚異入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形不佳則已若佳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刑不若者衛無予而已希白曰他日富貴勿欺吾乎術者門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貴

張鄧公宅有術士
孫趙王宗之子

晁文元公逈少聞方士之術嘗見人驗有靈驗日有劍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久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金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宋平定太平興國二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韻失因黜之遂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邀於林谷以弟子事之其無仕志希夷明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寧如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

座客無不唯獨子滅之然稱後年此地非復盃之所平居學
乞入道陳曰子性度灑落安可學道果從二年及第爲貴以
詩遺之云征吳入蜀是尋常躍馬揮鞭救火忙乞得江南佳
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爲入蜀定王均手顧
之亂又急移餘杭數有道僧紹倫妖蠱之獄此征吳入蜀之
驗也陳乞閒地卻是終不允因騰案乞金陵答云功高之
張亮封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郎子之
相不過一尊職然君貴甚貴必尋于外人初莫曉其旨其後
亮封果進士及第終於蒂縣後以溫成皇后故但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向文簡公父欲葬其母時開封府畿外有地張云術師之陶勞
卯奔年相前其穴后妃之所術者以穴在一小民家因中恐
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狗揭訴於府尹尹令遷與之價
仍不屬其家大年遂生文簡公歎罷后文簡孫也
張九歌慶歷中居京師鑑歸冬單衣燕王奇之猶名見與之酒
歲餘見王曰將遠游故來別有小使欲以從王乃取羅重疊
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
爲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闕載侍浮圖第後浮圖災王亦
薨
熙寧八年呂惠卿爲參知政事雅傾天下特元絳政將爲翰林

學士判群牧常問二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爲相化成曰
呂給事爲參政政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
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
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懌亦潛記之既而
呂罷日盛擊觀榮門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
因化成後浪之語促召而前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公
愈笑其術之非既而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言呂參政兄弟
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選者少年
俊爽負才氣然嗜賭博雖常獲勝然輸手甚多衍於鄉游厥父

屢訶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因縛空室絕其飲饌俄因瘐死家
老轄婢之破壁使之竄父審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死溝壑
選假貸族黨得旅費徙入京師補試大學預貢籍熙寧九年
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驗其肆如市選往訪之士曰
君氣色極佳吾閱人無如君者當擢鍵第前大書於壁曰今
歲狀元是丁選選益自負而所好因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
皆多貲亦好博選宛轉鈞致之之爾處士仍令僕携博具立
於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以萬錢爲率戲而吉
偏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選於此蠢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
萬如數取以歸明又開日復至相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

色大非前比慰遂置酒迎我為處湯劑其就士曰猶人方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殺心不許為乎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悚然盡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大年廷策唱名第五

慰湜為第六

邵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之迴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絕銜斷轡自門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盡嘗言天下不可將此物與馬君實驗乎康節蓋歎其不能學乎

學不可學也康節終焚其書不傳故以皇極經世行于世

徽宗在潛邸嘗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者密再三語之乃告以實彥曰設大王彥即今別離六十日內擢官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政和中盛日彥嘗以選數中微密告於上徽宗為作石記埋宣和殿下

郴縣字泪史崇宣簡以解羽觀告無與疾部員外郎張成妻年五歲南陵尉宮月令妻孕二歲國家使劉衡孫妻年十有四月而俱不產溫叟視之曰疾也凡腎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成妻下肉塊百餘許有眉目狀昌令妻墮一十子嗟蒙與會等帝擇疾走而去痲蘇妻墮肢蛇肉炮姬不能又斑

許學科吉余一法是此明似去柴一室正黑屋上發如孔於三伏日正中時仰臥以艾布臍下使日光透下臍之熱氣炎入腹作聲納癢癢念其遍方今失之

田郎中張譁妻年四十四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下期果以潰血今工發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稍平而婦人色加壯飲酒易心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見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之遂能食如故其他所治若此者甚多

趙三翁者名灝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授道要於孫思邈至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郊宋某為人嗤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病苦冷疾二年翁於背立三日正灼艾而翁來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

屋開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臟腑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濺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疴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係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蒸斗盛炭火慢熨之以閉艾氣為應亦其次也其術出蕭侍中理皆類此嘗隨門山道友麻澗寄往獨從深水潭側登元寶峰稍高處即築室以居既而百餘歲畢見未及一年

爲變相顯應誥釜告敗故第曰得無指五龍之地乎彥回通理之說多矣獨表問五龍者敢問何謂也翁曰來龍領脊森峻首尾有土氣之曰飛鳳當門遠如激矢首尾曰屈龍蛟蛇瀨急流鑿泉瀉激衝不速沙洲缺口當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龍堅剛碎爍斥岸沙礫不生草木不浮水泉硬鐵脈錫鉛毒蛇聚散若壞墳者名曰火龍頭尾在焉蛇逆常蟠屈蔽兌聲形顛披刃積錯峰巒肖形如行圖者名曰金龍山林古木茂盛叢薄翳天蔽日連屬瀰漫森濃猶如堆氣聞者名曰木龍五龍之地射傷居人宜不用在要同墳冢抱氣聚明望形勢見間安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因不必一一此天星地卦也子爾依我言去因就吉當自無恙爾敬受其教於此遂呈人翁亦不知所終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爲名進中精閱初至錢塘諸名公爭邀射費正一爲余言昔令周君者指葬人亦留心地理具飯邀張與鬼靈同至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觀圖畫可直斷吉凶吾鬼靈曰若方位日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禍福也因指集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不甚佳此家子孫當有有乘馬墜此潭死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禍自此始矣今日有少遲遲來曰是年此潭馬人必被墜溺深衆皆驚也亦不覺起執其手曰君不如青烏子常景純何如人也今子當其偷手爲述是年春死京乘馬從之焉至羅側忽大驚躍翻刺不翻即與某俱殞矣問其人道由氣息而已是秋發顛次年即不有某是也求端安世先生者在此亦春曰非昇歲其兄安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安此墳當出貴人然必作君家冢甲兩出鴉鶻爲可異也安曰前日吾家孤房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堂之變鬼靈曰此爲兆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鬼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思數促亦久客但恨無人可投吾術耳後一歲果死矣時年二十五矣

政宣間陰陽推步從以上當先命日者推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通在我可否之間所是此尚益得以恣依隨厚時事以售其說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贐而坐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中奇也有老子談命者下問後進故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以驗而我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吉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況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閫師者日以殺人爲事耶老師衰服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寄插土二尺試取一握嗅之枯燥索莫不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尚爲禹乘所都耶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

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遊京師於市肆中叫呼大嘆時或哭或笑歌悵惝號謼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從城外過大圓之所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始識之火龍騎日飛尋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嗚呼長歎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朝此字縣配遠行亦此字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翼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多石熟視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閫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卅下爲一字也吾官寄此欲力謀遷動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挽耳蓋也字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閫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閫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但是否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懷妊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

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爲虵字今尊閫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不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後復拆字請索頭大函壓日無光竹相檐死於戍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金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說攻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攏有警報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爲兀木不日果傳兀朮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以退秦書人字密勝日下日字

左縛下連而人字左縛斜貫之疵跡尚在欲退得乎帥而首

驗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朝衣摺縫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乎曰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命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從居侯潮門內夏竦微時嘗爲殿讀館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逵爲殿帥耿謁之曰君節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一衡扣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竦也虎輅時皆爲將官獨竦方爲

帳前飯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夏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既與三人結爲義兄弟一日飲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處則以疏薦功相繼爲殿巖虎亦參馬跡皆列節度使斑悉如其言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口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有蘇頭奉者至寺使課無驗并往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俱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日見靈源問其故答曰我與蘇是心見尊貴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貧人則畏怖苟徇其貴而務爲諛辭其不驗要不足怪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林林鄉外僧寺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掬向田就庭下衆共往觀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客或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嗤其妄及舟行至鄉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雨日暮風益甚燈燭不得張坐上黯黑不辨眉目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謂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

掌而對曰微子我幾忘之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燁燁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盡如晴夜月色燉爛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復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丙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絕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

術也及投藥至晩乃能張目稍稍復吸明日漸蘇而能食元喜甚奉真矣曰此不足重肝氣漸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宋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嘔惟用一鐺旋煮湯沃淡飯數匕食之每用鐺亦須滌十餘次不然更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胸中必滿悶一點點微痛徧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在素問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黃食不下脾疾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胸脅寛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前恙頓除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竟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跡逐道人已莫知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惠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復持此誤他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痊

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一日[illegible]呼其徒治之乃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為物氣所留竟不可出其徒僉見請張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然名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張至矣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

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再娶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曾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至一茅久婦人醒曰悲乎矣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忽為棘刺刺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耳矣曰適所刺者人邪穴也一作百邪穴

鼎叔嘗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背金書穴名於孔旁每用以試醫外塗黃蠟內貯以汞俾醫以分折寸按穴投鍼中穴則鍼入而汞出稍差則鍼格而不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得之歸於內府

張安崔觀孕婦難產曰兒雖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痛即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

括之縉雲有業醫挾術頗精一日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北之人虐南人者有數若南人將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illegible]

使之得猎救而死或以殺一石酒一千雞鬥皮相遊汝倒勿
徒不然道天之罪不可逭也孫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
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惕惕然遂往廟中焚香爲謝歸家而葉
氏令人果以物至相遺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名醫疾愈
以物酬謝乃雞酒殺如夢中之數恐功發謝而起則死矣

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石分
兩皆不遺一字或問此有何文理而可以記乎大均言若通
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

紫霞翁精於琴既通音律有舊所周大夫者善歌嘗令寫譜
參訂雖一字之誤必隨證其非蓋所之六五凡工尺有何
義理而能默誦如流翁笑曰君特未究此事耳其間義理
更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記之

賈師憲少年日嘗駐西湖山小憩樓閣旗忽有有客道者趙想
曰官人可以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諛不
顧而去既而酣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歎
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李國用登州人嘗爲予選神仙教以視目之法能洞見肺腑
稱脾明兼能望氣衆謂不破時元世祖命館其宮中諸顧行
驗兩三舍即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白氣衝其不殺
江南不平置亂人於何邕未幾果下襄陽

余嘗以子術爲君人衍數歲丁第三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
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見死七今正行見後十八年
復行天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世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
富貴人多不驗蓋富貴人平日設將甚謹其致疾必有微賤
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雖得於
寒暑燥濕饑飽勞佚之間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蓋一
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術度或與之不相投況古方分劑
多獨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産及人稟賦亦異以理推之
以俗方治庸俗人疾亦不可盡廢也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止用鵝嘴膽礬一味研細以釅醋調灌郎
大吐去膠痰立差然膽礬難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備以
備用也其法用鵝嘴膽礬其試法以淨水一器磨其上投膽礬
許則凝聚忽然而開以之治口瘡極驗爲以少許淨水磨
調開遠大篩根塵土入咽關一二片或燒辞則加生薑粉些
少許以銀者點之絕奇亦服亦可用

工藝

進道莫非技，形下何必侈劇。棋琴斫輪，皆出考工。記紀工藝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

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服其精練。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最為巧捷。起為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為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游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

經前後此說今知是亞王夫

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笐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環腳為鐵貫，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從之。燕為人長者，博學，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

但微頷之而已。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吾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稱斲輪解牛者何以異。

郭友直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心未之服，俟其至，乃共詣之，云聞先生之善篆久矣，願一見筆法。以綵牋式付，翰命作紙數張，縱作二圖，其一縱橫各作十九路，成一棊局，其一作十間圓，成一射帿，其行筆之粗細，間架之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歎服再拜而去。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大使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王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丈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井利復舊

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有得一玉髯鉤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令圓僅於無縫為九龍蟠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略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武林有為禽蟲戲者畜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几上擊鼓以諭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畜蝦蟆九枚於席中置小墩其最大者乃踞坐之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作數聲亦如之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練細鱔黃黑二種各有大者為之將領揮旗為號一鼓並起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謂之螞蟻角武又以蠅虎為作傀儡戲由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呈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呈之縱橫不差或抛彈空中飛騰逐取謂之靈禽演劇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此三種近世尚有此技丐者藉以益食

九江有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刻之辭曰小人家舊貧寒止因開黨人學士黃內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饋以酒而從其請此載揮麈錄又正史所載須琢京所書元祐黨籍碑刻石於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柯竹誰知樵柯與爨笛晴窗鎮州搗論梁邸筝啼韶挺飛清角公子通微聽不可學集音樂

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尚能歌其曲其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渾脫解之類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舞柘枝本出拓跋氏之國流傳誤爲柘枝也

歐陽文忠公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為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上皇喻旨名維試之使教坊伶工在傍按其聲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為典樂維嘗言琵琶以下換直為難銜擘之用指深故本色有樸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史教他樂工試為之下撥絃皆自因笑曰如公之絃乃皮為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從傳彬果以皮為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問彬之絃此皮似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絲爲貴耶

范文正公性好琴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良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其律法同管也

都下一小兒纔十二歲能有難曲度皆中節都市觀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稱其妙作母懷食乳探手指應節蓋猶習也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一尺者中空而瑩薄奇質也內府所無外庭有古清宵未幾韓蘄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軍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飲食

饑顛而循大欲所存老饕用物惟詩之門飢不擇食渴非
待酌真飲齊亦隨路出那擭淚有至味何必窮蒐異菜飲食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
為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太
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
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
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滿引數盃連沃渴肺咀
虀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腊殆恐不
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前輩云一郡之政觀於庖一家之政觀於虀蓋一事若善則其
他可知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
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
豬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
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鬥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
後賦亦一大快一作山谷語

詩人多用方言俗謂睡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云三
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東坡詩有飲酒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故放翁詩云澆
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床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
朝市一生忙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別黎子雲秀才後批云新釀甚佳
求一具臨行寫此以折菜錢有見人須覓黑瓮見也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籜
龍稱冤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
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我得詩戲
簡坐客云吾固不愛作官所以甚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
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然翁又從而
發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然是世以諫爭

甘之反從涪翁所自敘則其所食乃眾乎甘非貴乎苦也爵
陳蒲叔亦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疏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
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
耳世人或不忘其甘心茶苦若柔佞而然又涪翁在戎州日
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
其後王子予以墩蓮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
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一物亦
可名之諫果也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舊注傳
南人說橄欖回味勝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家兒已甜

半日矣坡詩蓋用此語

東坡嘗約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方悟其戲

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肉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食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也蘇文忠亦帖其略嶺海帖猶有蠔之美至今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又云惠州市井寥落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漬酒中點鹽炙微燋食之終日摘剔牙綮間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餉殊予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人食趙日無戲俗語作不扎

京師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育女則愛護之如擎珠捧璧稍長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稱就中廚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昔有將官中有發人某者奮身寒素從仕一守然受用儉泊不改儒酸偶奉祠居里便嫌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都下廚娘烹調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援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曉書算旦夕遣以詣直前餘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腳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可及守一見為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益嘉過望少選親朋皆議舉觴為賀廚娘遽至請曰未可食明日且具常食五杯五分問請食品菜品資次當以示之食品第一為羊頭簽菜品第一為蔥齏餘者少許各舉兵將流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頭十個蔥齏五碟合用蔥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用與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奩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璀璨耀目皆白金所為大約計六七十兩至於刀砧雜器亦一一精致觀者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床徐起取抹批臠慣熟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妙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置之地眾問其故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眾為拾頓他處廚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眾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蔥齏也取蔥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醯浸漬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箸無餘相顧稱好既

撒廚娘整衿再拜以謝曰此日試廚乞覓亦須照例犒給守
方遲難廚娘遽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
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
至百疋錢或至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副私竊喟嘆
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
不兩月尋託他故善遣以還逢近聞而笑之

楓窓小牘曰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煑盤案亦復擅名如王
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
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爊物石逢巴子肉之類皆
聲稱於時逮南渡河上有賣宋五嫂羊肉李七兒羊肉王家
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若宋五嫂余家嘗使也
每過湖上時進肆慰亦他鄉寒故也悲夫宋五嫂曾蒙御賞人爭趨
之遂成富媼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極精緻虀可照面餛飩湯
可注硯餅可映字亦可作勸盞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
結帶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故都李和爊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
福公及錢上閤愷使金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爊栗各十
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
能及一對至值十縑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
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放翁家舊藏一對臥
者背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遂失去

竹子是何物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
俱來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
尊俎間光彩的皪如金彈丸都人初亦不知貴後因溫成皇
后特好食之由是遂重京師吉州人最珍此果其欲久留者
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
也

杻橙今不知何名

邠鄜間多大柿初生堅實如石間遷用百十枚以一枝橙置其
中枇柿寸可則紅熟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橙音宾其名似葉而實

淮南人藏鹽酒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經歲不沙

閒齋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
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狸又問芮公芮公
廣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
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海
鮮也上為之一笑張景公安人仁宗召見問曰卿江陵有何
勝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
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煑鱉裙羹

日鑄茶品以鳴奧灼一供進淡北苑未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

道未惠山泉五從天府矣

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為餅樣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士大夫珍尚鑒別俱過於古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以上供雖近臣之家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迥加于大團賜兩府止於一團惟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析歸以為奇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熙寧末神宗詔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

長沙造茶品極精緻工直之厚輕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間以相誇侈初未嘗用也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銀盒貯之趙南仲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尚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為也

惠山泉煩致亦可致於汴都但未免瓷盎氣須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折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出於高巖寺僧斷竹梢屈而取之若雜以他水則亟敗蔡才翁與蔡君謨鬥茶蔡茶稍用惠山泉蔡少用竹瀝水煎方能取勝

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岩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笥中選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岩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驗之乃服王荊公為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擇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

蔡君謨製小團其品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秘校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必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詰之對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審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末若以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

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
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
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
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丁晉公有
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爲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
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官苑非人主不可稱按
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鋌的
乳又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其
茶以京鋌爲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平
鄴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暉殿張洎爲清暉殿學

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
苑茶亦猶澄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張櫝作北苑侍
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迴綠波珍禽
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嶺槩迴臨複道之陰南
內深嚴近其帷宮之外雖周王之靈囿小漢武之上林云云
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詩序其略云城之北有故苑焉
遇林因敞禾菊於離宮均樂同歡尚慚於鎬洛以二序觀之
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鋌茶又始之因取此名無可疑
者
山僧寂觀覩山茗爭可采及歸宗寺造酪茗而味反淡山
中人歸因簡寂觀前訪李尊師宗寺與浙酪醴蓋紀實也

宋稗類鈔卷之七終

潘永因長吉氏編輯
兄永圖大生氏訂定

古玩

玩物玩人至以無因石而題識廣且亂眞贋奇好古破碎志
眞迹銅狄以摩娑不知有漢誠前朝而歷況如見先秦集古
玩

鄱陽張世南宦遊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
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
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
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
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
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
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眞青
綠井口之類方為眞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
垂花雷紋鱗文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麒
麟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蜼兔雙魚蟠虺如意圖絡盤雲
百乳鵲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
獸三螭穟草瑞草篆帶（若篆若籀之勢）星帶（以星象）輪乳（日有鉦鉞名用以節樂者）
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六碎乳彼復有小乳間之）立戟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

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鵝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
則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
鍾（大曰鏄中曰剽小曰編）鼎 尊 彝 舟（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壺（有蓋足類壺）
瓶 爵 斗 巵 觶（之豉切）角 斝 敦 簠 簋（[illegible]）
鬲 甗 錠（都定切）[illegible]
盦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其質蓋款識可視尚中楷托頼之器其大概難於盡備
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
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
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浸
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眞此蓋
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
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
燥須自外古色方為眞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鐘鼎
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
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

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淺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

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款款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顏色臭味足矣二者之論銅器同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篆韻七卷考古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而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榜於家庭以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六一居士曰余家有玉罌形製甚古始得之以爲碧玉在潁時嘗以示僚屬坐間兵馬鈐轄鄧保吉眞宗朝老內臣也識之

曰此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余偶以金環于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如研中磨墨 今翡翠不能屑金非宋時之翡翠矣

王荊公受賜玉帶闊十四稻號玉抱肚眞廟時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璹始復進入禁中

東坡爲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戢以用爲器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道璧歸玩貨璜盜竊鼠竄鄭璞腸抵石棘維伯時父弔古發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璏璏珌錯落其室既獲拱璧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覽淪蝕時節沐浴以幸斯不鼓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璜然環玦

授手之英終賜莫於得喪在我匪玉成成抽翰銘之權以咏
德伯時自爲跋曰元祐八年余時仕京師居紅橋子第得陳
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謂余曰斲不爲沼
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爲子銘其唇
而號爲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璜三鹿盧環玦
珌璏璲杯木蒼琅璫鉤佩柄琫璏瑑璧是也伯時既下世
池亦堙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因疑時禁
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惟鹿盧環從葬
龍眠餘悉歸內府
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擇書恐方叔貴所遺玉鼻騂爲立公擇以（此亦入古玩類）

便之公擇券也山谷跋曰予將妙墨作券或貴方叔當成之
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砭痛耳
蔡君謨爲歐陽文忠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
珍文忠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
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大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文忠以清
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
一種佳物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
日不滅
丘禹玉作龐頴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
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試卷亦是其一

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
凡草四制翌日遣中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御筆研等十三
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
金華箋格一塗金鎮紙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麪盝
金方奩一鎮紙象尺二薦研紫栢牀一王方啓封雖研閒有
墨未乾奩中餘煙猶存承平文物之盛可想見也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成都人偽蜀明經及第蜀平赴闕
太宗以字書能妙辟士人判定爾以著薦者加著作佐郎
令模閣帖者有研格書簽銘云爰有異叟獲此硯室屋兩
可嵌戶庭不出知足爲富娛老爲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
處之勿疑永保終吉（同時以酒失儀之王著自是一人）

殷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
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及後和
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憲遣上
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至魏晉六朝隋唐亦數
數古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楚聚古器數十百
種又獻古器數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
寶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而成於
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
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

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覩聞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傚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貴愛有一器動直金錢數十萬後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之叙訊知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于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及上

志衰矣非復前日之致尚考驗者俄遇僭亂都邑傾覆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金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名公散季之文識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簋雁鐙之典雅者以委諸手供熾炭腥鮮湯滅散落不存聖賢之厚古今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至于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於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之藏一旦皆見出列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半猶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為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范之才為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大小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或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取凡境內陂澤悉乾之穿地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崇寧中初定雅樂下靈璧縣造石磬每泝汴進納聯別有小河取都下稍徑或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運秀溪山陳宋成殿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厥光微濕

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然卻
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時人語曰磬神聖感光政
宣和殿所藏殷玉鉞長三尺餘三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
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於外廷輟耕錄所載即正斧以形製言之疑即此鉞
宣和間蔡州一士人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每巳時輒至午乃隱去士人異之捕置鐵絲籃中近午則墜地化為石矣質巧天成鬼工不能加明巳復蠕動既而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之攜至京見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禁中有玉鼠玉兔底以時見即其類也士人遂獻之
章申公蓄一古銅蟾蜍研滴每注水滿中置之研側不假人加而蟾蜍口出泡泡項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烟盡歸腹中久之復自蟾蜍口噴出亦異物也既歿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出遊偶菜市見一銅鼎已破陋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劉卿任待制言宣和時王黼宴從官於私第每客各出一鍍銀

勸酒侍兒捧一物至卿任前宛若疊穀紙而寫酒其中錚然有聲隨酒漲起酒滿如常盃飲盡復如故名被壺盃云是南方軟琉璃也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燕之餘展玩摹搨不少厭怠四方獻奉無虛日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
紹熙間章文莊公穎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為司諫指公為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既而公入為言官遍歷三院為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經從有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尤且不敢殊文莊篤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紹節受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盃侑酒色如截肪真于闐產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虜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似於是坐客咸欲快覩趣使取之既至則玉色

製作無塵與衆窰殊以爲千鍾之合不足多也公因舉
盃以賜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未決
時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盃於事爲順衆皆以爲得體少
公遂謝而藏之復以他物爲報
文莊公少好雅潔居一室必汎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
譏其癖潔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曰陳蕃不事一室而欲
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作小詞極有思致其小重山
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欄紅芍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
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負沉吟身閑時序好且登臨舊
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

李淳風論琪貝玉云其色如虹霓所藏之其聲清引若金磬
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頃唐州玉璧之予
嘗其義可取一璧凝潤如脂頗類蟫鎮惟有兩界大赤斑者
尸沁也璧之清韻冷琅或如淳風之說與世所見水蒼玉不
可同日而語
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玉河
在國城外源出崑崙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
三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
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而玉隨地而變故色不同
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而至多寡由水大小水退乃可取

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撈人不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
于闐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
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
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
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
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的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
得似你尺寸的即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逾
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玉分五色惟青碧一色高
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亦分九等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
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諳色玉

大等排定凡玉至即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府有金等
子亦此法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曰範圍天地幽
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寶篆詔曰太極函三運
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八寶維九可謂切
事
琢之類不一生岩窟之內及變跡者角紋如麻疊而少窪來自
舶上出大食者理潤而劍光采瑩徹若傅以膏其有花紋而
光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
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宮殿至有衣冠杖履毛羽鱗

犀之類今已絶無聞有蒙者過死者皆熟犀其至者慎以爲金了無花致

角完具若䌷畫然爲世所貴其價不貲或以爲犀受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漸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插有倒插方其未解時雖海人亦未知其異故波斯以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其難識別也犀之通天者自顧其影則悑故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耳取犀之法多於山路植木如羊豕棧犀前足短止則憑木而息久之木蠹而折犀亦踣焉土人因格殺之犀亦嵗退角自培土埋僻處時復發視乘其有無人跡得之潛易以木角犀不能辨若竝取之則徙窟他山不可復得矣

犀紋以麄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紋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鋭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角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辟水犀者是也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黄曰正透黄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發犀性涼磨之不熱

大觀間京師和劑局一日請得内府藥犀百數中一株大絶常犀因不敢用復納上朝廷命工解以爲帶工覩之極駭歎以爲聖德感召所致蓋倒透中反成正透而猶黄城中有黑文一朶雲中天矯一金龍飛盤拏空爪角俱全遂爲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已一云犀工遂進善別犀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置於内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詰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遂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已皆具名狀供證獨留以驗汝精識耳郎盖出衆工所供凡三十餘狀覆閲畢内推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角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覩之乃一翔龍所恨左角微短耳郝未試其言亦大異之郎令具軍令狀云若果不然願當奏賞既剖視悉如所言有詔製爲帶成以進御錫賚有加

徳壽在北内頗留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顔會將擧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於内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爲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偶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摘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令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韓似夫嘗言出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圖繞狀光彩絢日似夫注視久之金主云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復有

二物誠絕代之珍也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於秦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以瑪瑙末為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世亦難得故汝窰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窰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名曰官窰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窰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窰比舊窰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非官窰比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窰器但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故相沿名之柴窰最古成器不可得今人得其碎片俱用以裝飾玩具世傳世宗燒造時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宋窰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哥窰與龍泉窰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窰生一所陶者為哥窰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

德祥府易保昌今金玉家一概者保成東時為仁寺一可貫偽存常整方樣寺七五全展死為不幸而青而為師古皆之符則大夫之矣

為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脈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窰則多斷紋號曰百圾破龍泉窰至今溫處人稱為章窰

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大觀間窰變一器色如丹砂說者謂熒惑纏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為妖窰戶亟碎之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據供物也供上之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瑕疵色澤如一者耳民間燒磁昔聞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毀之其器小者藏去然誇積寶賞與金玉等窰變雖珍奇止之不堪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棄竟同瓦礫而瑣瑣者以供富室私玩矣以變為怪

王蜀報朱梁信物有金稜碗越瓷器致語云金稜含寶碗之光秘色抵青瓷之響乃吳越錢鏐事梁所燒秘瓷相沿以秦柴世宗所謂柴窰者其色如天其聲如磬精妙之極今不可復得矣

宣和中宮中有點香償南所進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貫數十兩白者止三兩以瓠壺盛之香性薰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直八十千黑亦三十千外庭得之以為珍異又貢猫兒眼睛能息此腦疾方纖投之即滅亦云能解蠱毒之藥

政和四年太上於奉宸庫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多分錫大臣近侍其形製最大而外視無甚佳每以一豆許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始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歸禁中因號曰古龍涎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為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相示以為誇炫

龍涎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視必得龍涎遺石上為太陽所爍則結聚成片隨守視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

一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一云龍涎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篆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

宣和時嘗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造之時號東閣雲頭香

今日燕集往往焚香以娛客蓋亦有謂黃帝云五氣各有所屯惟香氣湊脾漢以前無焚香者自佛入中國然後有之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正佛燒香法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避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

玫瑰油出北朝色瑩白而氣芬馥不可名狀法用眾香煎煉北人極珍之每報聘禮物中止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甖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金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守親聞云同日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比禁中厚賂金使遂得其法前成賜近臣色香更勝北來者翁翁嘗京師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索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方珍國館所贈不過一合而貴近之家饋遺數倍是以知其侈靡之甚也

端研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潤而澤儲水發墨扣之有

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纇秋後壓石色微淺可亞下巖學潤不及觸報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一巖石俱皆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滯而深肌理粗糲然中巖又勝上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蟻之堅潤後壓石與新坑略相似又慶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帶黑佳者如紋石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當異相間極大者為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無瑕翳者為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為淚眼形體略具而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枯眼

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壓石巖石色深紫襯手而潤

扣之清遠石上有點青綠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鸜鵒眼此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爲貴重其次色赤呵之乃潤亦有鸜鵒眼色紫支慢而大乃西坑石其下者紫色可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鸜鵒眼反大類偏斜不際謂之後歷石西坑研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

李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傳數十家爲米老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耒輒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雲麓漫鈔右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極珍秘不可見之

晏元獻夫人宋初功臣王超女樞密使德用妹也有一研甚奇王氏舊物也號傳壻研初傳晏元獻次傳富鄭公三傳馮文簡四傳史聖於五傳滕子濟皆登二府真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并歸滕氏

丁晉公自海外徙光州臨終以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後五十五年有姓丁者來此作通判可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儀者來佐郡政開晉公之篋并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乃黑匣貯端研一枚上有小竅以一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縷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不可名狀丁氏子孫世寶之又陳公密子蘇衆知端州日聞郡內有富民蓄一研甚奇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斑斗魚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歿歸於張仲謀詢政和間遂歸內府祐陵寘於宣和殿爲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宮服御多爲都監王殊藏匿韋后思陵欲誅之王子裳爲棘寺丞爲之營救以此研爲謝王今藏於家二研眞希世之寶也又聞其客云今內府有佳研名蒼龍璜格其說正與前所云相合疑即此研云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研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

扁平呂老造墨常山道人傳燒金訣喉出龍之元碟也有敏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識呂老死甚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值至呂老所造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黃僧璹處士王裦天誘所藏沉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跡或疑是澤州呂之

所作硯首無名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爲天藏云米元章見之名係眞人研是非故無所稱者自是一種佳物也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遂高莊戶草廬莊戶視丁也夜有光起於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研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寶爲強者所奪秘不語人每爲周於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

周仁熟與米元章交契一日米召得一研其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贗各半特善誇耳米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米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米變色曰公何先恭後倨研汙矣不可用爲公贈維歸之竟不納

米自言吾知便思弄筆札手稍不作乃可自滌研者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曾公衮見黃魯直自言平生有二事稍堪自慰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淸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茶篋中獨得小龍團一餅亟遣人送入遂其滌研未

畢也

柳公權記靑州石末研墨易冷凡頑石堪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則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把筆如壯夫磨墨如病兒者蓋其輕也石末本無研唐世尚未知有端歙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遊磨即不復見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

研之美者無過於端溪而唐詢彥猷作研錄乃以靑州黑山紅絲石爲冠以爲紅絲石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於歸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爲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敵故列之於首米元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爲冠以爲方城巖石石理白者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巳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二公俱於翰墨留意者其說俱未當也紅絲石文彩誠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麄慢殊不發墨特堪爲几案之玩耳方城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研極剉墨不數磨而巳盈研元章性急以爲墨甚易爲快耳然多損筆毫士人謂之筆饕餮子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用凹

心硯識唐墨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宗
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
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
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
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稱
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
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
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
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倣古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各振一時之後又有常山

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逮前人宣政
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亦有佳者唐州桐
柏山張谷製作精緻膠法甚奇詔歷京都之作前者數工所
製好墨者往往藏主今存者尚多予按有此無收古今數
百多種種有之渡江時為人掠奪之重以為金玉竊取之殊
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稱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造一圭印
曰韓偉其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
也士大夫留意翰墨者往往多古收藏罕有知其文叔獨不
吾之嘗觀碩墨藏試之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為手
握凡十餘事一一以制製之施曰晉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

父子作墨絕世後一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子
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廷珪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
為天子作文章嘗得碑銘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
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研箝謹不敢蔑然余私怪余用薛
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
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辯余
曰呼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削然余削
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磨木
當以盆盎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
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丸不足貴

今墨當用一二年者何其用百年墨哉客窮曰吾墨得多
色凡用墨一圭他墨未圭不速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
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雖是說碑印文
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必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
有白墨雖然使其誠與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
何墨與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書曰天下奇物要當
自有識者余曰此亦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以
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
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
寶者豈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攷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

矣此天下寶藏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戒於茲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漆黑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彭門寇鈞國家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寸三家墨所珪盛璧粲然滿目東坡先生臨薨日取一曲之爲書杜詩十二絕各於寫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公卿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戲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
裕陵晚歲內宴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且以香藥名墨遍賚焉一人得李超墨而蔡君謨所得乃廷珪時覺其人竊歎有不足色因密語能易之乎其人唯唯蓋但習聞廷珪名貴而不

知有超也既易輒欣然及宴罷駢從出內門去路分道君密於馬上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何遠春渚紀聞曰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思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過者曰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煙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已意合而成章字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集衆美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爲集衆美以爲善也
宣州筆工諸葛氏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散卓也當元符崇寧時士大夫如米元章輩之好事者爭所寶愛亦皆散卓耳及大觀間已有黃魯直樣作棗心者蔡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進有魯公筆臺樣俄又爲蔡元度出觀文撫既數更其調度并尤時好筆與筆竹齊間闊賃稱子入叙囊手抄毛描若爭先步武矣政和後諸葛之名於是頓息
周并陽吉先君善書體兼虞柳余書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咎筆墨蓋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聞能書者亦與不留意於此吾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水蒼陂紙取其流麗便於行草蔡中

即并流俗惡筆不害下筆難誠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
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字方寸千言筆兼
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世絕漢世郡國貢兔毫惟趙國為勝
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宜柏柔筆委曲宛轉不叛散消幾
諸汗墨須多膠紺聚者如此遊散餘其手雖遒而心甚勞焉正
可小異哉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章論筆不
可意者如丐竹筒舟曲補物此最善論然則古人未嘗不
留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並得如意要是古今能事
耳

[illegible]須鈔　卷之八八　古玩

入法

用筆者天流美者地凡𡺗至剛嚴故隨詣妙悟入法專精一
學書者汲洞深雅趣集入法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之妙者當推米元章米亦自
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鷄林
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其詩云歷觀前賢
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
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
溢辭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為之
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

[illegible]類鈔　卷之八八　三八

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
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江南吳說學蔡端王
以諸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小兒尹仁名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
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
其小楷云每小楷可使令兩省之任尹知也老杜作薛
稷寺詩云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而視之乃
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
醜怪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
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
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

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筭勾而勢活也
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
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
為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
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
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徐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
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
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
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

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
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
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跡
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
也柳出歐陽為醜怪惡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為俗書矣
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
但以怒張為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
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
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
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無刻意做作

米芾稿　書宗

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
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折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
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
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
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
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
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
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
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
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

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
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
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
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
矣宋宣獻承旨臨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跡自顛沛字
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李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
今不知在否又公與楊凝式書人鮮知之余府其故人大當
其真跡　余嘗為山樓臺榜乃關於宗二十年前寫想六朝
宮殿榜皆如是背承硯心成字乃能到右軍若郭翔之
隸也可不勉乎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

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指揮運邪後作一筆直到底也若旋去排卸鋒芒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法書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度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算子然真草須有體勢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為蛟

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為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雖形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為完人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書貴蹤儁瘦硬忌肥厚頭廣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歐陽永叔評書亦以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味必不佳而命之為俗物矣

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論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真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漢耳　僧仲翁書其遒原贈之前有曰鐵索懸針戰筆墨其筆法遒勁也眾按見其題疑曰此有何益但似寒東枯竹耳用得戴叔倫碑是其遺跡

宣和間蔡貴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攸初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迫急於中書也又有書經尤顯父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

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畫簾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結尾云延仲為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一貴人家

太宗留意字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中間有宋儋以正定出侍郎公之子國所藏名書畫類多奇蹟而

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失端楷亦有僞本如李斯書乃李
陽冰王段德政羣文也石後於兵中被燼得人備部且取閣
本再摹藏于家爲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
白摹刻於州廨爲潭本絳本雖以五代近世人書微出潭下
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
本刻於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秘書丞孫當摹命刻爲
爲館本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字多有脫
體又愈下矣

仁宗萬幾之暇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
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侍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
進自謂窮盡變態上亦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
點又出三百點外尤爲奇絕

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
是一樂事又云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
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
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
二十餘年竟何如哉又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往時丁
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
人世以晉人書爲貴誠然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好
玩而收藏未足以有益於人然獨年衰心思不壯於事少能快

然亦其壇耳

張公覩家藏有唐柳公權手筆敕草二紙其一云上翰林柳學
士策彥至題榮旨承闕之昨者壁書悲紀蘭省遷超雖上真
欲壯於軍成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與會滑爲
扶持樂育容於北風爲主人於東道況兼姻婭早接清華推
魏公戚外家之情用何氏奉甥之敬感深外妹亦受恩夫
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而志愈下撫之不忘佩以彌芳思
李冰霜遊同雲漢御計直宵路於臺閣陪人烟於禁垣照傲
寶府彷谷日近晴抑彩筆騁弄紫泥益彰叔寶之姿轉
映王恭神仙之狀便當遊乘照氣濯弄瑤池表陰陽之造鍾
輔天地之秦靈異特獲聰今日先知聰望風采常在夢寐其
再其二曰侍郎頓顙重霄騰凌迥漢列名仙館絕第人寰
潤飾洪猷承迎中旨金華殿裏玉堂靈光騰闈昔
識方矜獨步誰敢爭衡況爲當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龍
虎殊姿自首何人盛也誰予後生是畏蕭墨有言若非思與
神凝損無俗累則安能致遠道逸超彼筆彝窮鍾蔡之楷模
入王張之閫域往者華相公嘗謂侍郎能以筆諫者今則行
號陶钧坐登台輔紛提一箋以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
某素無軌救明離寵榮一投荒垣兩遇官秩猶以攀林操歸
錢鐵瓜雖若焉寧方未爲遲暮若將丹懇以奉休嘉所冀侍

郎猥然孤傲終垂成過度其勢無疑乎生下筆云云尚論
前輩皆跋爲俗筆然非公擇亦不能作此但歐中有宋綠蔡
式他人遺俗故俗自書之耳
長安今府字即唐尚書省府錄廳前石幢郎廳官題名石也張
長史書序筆畫端嚴張平生作字詭怪顛仆殆難辨識主爲
楷法整若星陳乃知能事之極無所不可
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與歐公論
詞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一世眾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
甚厚故才翁作書少曲蓋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
言文正公字法實人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子荊公字本

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如許忙事而山谷阿
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
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識
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山谷之附會
於王安石乎
蔡丞相申公行所以能書自負性喜揮毫雖在政府暇時日書
數幅嘗書論書九事其內一則云吾每論學書當作意使前
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自立少加矜莊兩紙要
就其規矩之內不免爲之奴矣從復脫洒至妙猶當在子孫
之列耳不能旋行也況于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欲矜妙之

理也碑家有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評
此語者乃能識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學廢絕數百年之
後欲興起之以繼古人之迹非至強神悟不能至也又云力
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
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也學佛悟吾此語可
以撒手到家矣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盼能學公書
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
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

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
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作紛冗宗儒致簡相寄以圖報
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鴨哥婦謂
鴨鴟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
問僕近日書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
公在乾侯之態也
黃山谷跋東坡帖曰東坡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
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
子高渴論詩之妙處云大夫多言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

不知古法從何出。杜周云：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橅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乎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爲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耳。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識及見之耳。余書雖不工，而頗喜論書，固不能如經生筆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與韓、柳、蘇、白、劉、歐之友，故作決定論耶？山谷又評東坡帖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趙子俊孟頫有東坡書迹，其後有一人題云：觀此真跡，始覺僞者爲可笑也。最善下語。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至宣和間，内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得就元祐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殘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并輸積天上矣。

晁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紅了成而已。迴視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而不滿其意耳。

然以來書者知書中有筆，自可默識也。

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丁筆作字，疏疏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何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也。

評東坡書者衆矣。鋒披翠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斂，猬猬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宋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二百萬，盡鬻以買紙，筆硯所館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號在州水巷。日與夫從水濱斷買小屋，與紙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紙索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紙染色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

蔡京能使濤頭涌行既然蜒蜿成空人更視以擬王供自以爲
平日書莫及也又正恍未嘗任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法
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
黃山谷與王立之柬有云來日恐了蠟來可傳少紙於滑
涼處設几案陳之如張武樂其所好也
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瑤
瑤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芾書之上映
簾觀賞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芾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
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
即以御筵筆研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

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芾乃顧直殿云皇帝叫內
侍要唾盂閤門彈奏止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上嘗問本朝
以書名世者數人芾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
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如何
曰臣書刷字
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復召芾至令書
一大屏顧左右乞宜取筆研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
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
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沾漬
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

非誠有所得不能言之不可有也
米芾行書傚羲之詩追李邕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
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
者然之寸紙數行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
小之雖富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若非高乃名其所居爲寶
晉齋衡譽好事之流用其所有歸以求致謁增重其書而
芾博奇之所爲作古紙既收使與之者倍其價兼以傳岸不羈
日無狂誕之態真顚一古奇士以常其時者有衣冠唐制度
人物晉風流之句蓋議者謂其書神鋒太峻如強弩射千里
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草隸篆不甚工惟於
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着痛快
乘興踔厲退俗頗不須擬攏無不當人意然意使其法度不
逾規矩外殊奇爲間狀氣若郁瑋殊未定其中本六朝妙處
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
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之
黃山谷在宜州嘗爲余若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寸筆勢
飄動蓋悼黨錮之禍也後百年真蹟遂入閩趙忠定得之
寶藏甚謹親題跋如牛腰爲說乃躬錄其語可謂奇蹟也
此之不必盡字便當付之江湖石部許可爲觀之

若有符宜州相識習真論君是邪鄒浩等甚嚴付大杖例
拗扎摺疊若諸紙然為之經理館舍數趣不忘遣二子弦
蔣季凡依佳諸生務中山胡飄水雪皆真問所欲共游劉
日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坡黨錮諸賢願爲范滂傳一例
蔣之逐默然補火書畫卷僅有二十字嶷然二子相顧愕然
魯直顧曰漢書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讀者歟
歎之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
中必有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惟
一玉塵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

州包虎黃庭堅子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猶有黃魯直草書
扇頭題韋應物詩即取視之儻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
之乎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
張帆一飾而濟嗚呼江神必元祐遷客所爲不然何嘗之深
耶

檇李一士人號嗜古遺跡購得龍眠歸去來卷願事有送
精妙神妙子瞻書其詞於後入勝國內府有成趙諸公跋尾
展玩不釋手後為變中學携以自隨遂被將渡湖庭夜
夢一神人冠裳揖遜吾曰君有東坡龍眠手蹟願借一觀可
乎士人呈卷神撫翫動色須臾不已遂拱手而別既覺懷
疑及過湖卻風頓起崩浪割天舟幾覆士人悟昨夢乃惶
遽拜祝曰神欲吾卷邪舉篋投之風濤頓息乃知神蹤異
跡鬼神亦重之也

高廟嘗書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蓋兩宮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字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修雅博識善
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
時遂傾家易之不斯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
如水傳寫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
之米南宮東西遊覽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榻

為寢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摩挲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與
不識望而知其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霅下會菖蒲節
四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山相與評賞飲酣子
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掠孤
山艤檥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
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真謫仙人異時
蕭千巖之姪滂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叙後歸之俞壽
翁子固復從壽翁售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歸至霅之弁
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淹溺無餘子固方被溼衣立淺
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字

於卷首云性命可驗至於丸服其效殆之說[illegible]常人[illegible]
人間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丹青

雲漢此風覺熱覺寒雖忘金粟不朽猶牛堆戴嵩馬宗韓獨類寫照偏易索貌好古君子亦慎鑒觀集丹青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挂也以采色挂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

妙在解悟者人之畫樹有不見法觀此非特於法者也

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傅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眾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

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搨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

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眾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之容大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䰰尺者反馳趡於鬼反之狀士女宜秀色婑烏果反媠奴坐反之態田家有醇

甿樸野之真其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重大而條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凌宵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礬頭亦為棱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龍騰逆深宛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動使觀者有清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均壯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笋條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閒冶逸諸園蔬野果咸有出土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名件之

畏怖翔舉飛集之態其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
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
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其
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遊心神彩生於用筆意在筆
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
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
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
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
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
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

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之跡探微張僧繇吳道子及閻立
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
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
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
居寀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
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
不及近 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
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述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間者
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
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

論古畫真偽

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
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于軒
冕巖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
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
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
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
休首推之為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譔自乾
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爲後陳德輝著續畫記
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
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再二書僅可考附姓名無

足觀也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
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
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麤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
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匾不碎非如今煮練加漿
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作者則否古畫色
黑或淡墨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
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 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
脫不須背褙若不佳換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不可惜其
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
多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

以熱湯溜之蒸起如銀屑故有人物精采八分今人收藏者必以絹并見紋處便一一不是摸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麤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有破必好中斷文各有軸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縫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加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縫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指又堅紉也湮染者色棲樓間乾脆者剝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與剝色濕雖有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熏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後底文間最易辨仍卷色上作十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絲不可偽作山圖剔東老

湯垕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畫心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畫由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偏借記錄髮鬚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為聽語隨聲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論本不識物亂可發笑令人知今之古人畫皆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自徽廟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搭補成章此

務自前宋朝雜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遊于畫藝悟入威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譜見聞志畫史續畫記為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秘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亦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攟摭前人所未發論日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

趣有餘者謂之妙。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古人畫彩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夢擬，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麤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眞贋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可謂與知畫者哉。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也；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

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脈。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院體中人物，最勝其樹石竹筆，甚遒勁。夏圭若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行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學也。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鮮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宋朝，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終不逮也。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廨舍，御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

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東坡善於畫，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嘗自言其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耶。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非有法之可傳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

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善畫山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盡意於此筆矣熙能為遠景意趣舒畜略不相雜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幅掛之堂上森然若在林泉間未易得也思後為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

廬州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楚相奇古筆法簡易頗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國朝開寶四年也南唐自周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國中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諸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但書甲子而已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花竹蜀平黃筌并其子居寶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熙畫麤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國初修老子廟廟有吳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詣郡以詩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負綵以至者衆議推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不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帝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悽澹經營不復相顧及成王乘觀其初有不相謀之色意嚴甚或進邏洛陽縣簡及見畫中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其自是焚作具不敢復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殿也骨相當與日爭光可比瑤取近侍濟貴也最相當濟奇麗秀可比瑩肉至於畫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麗秀其貌謂殿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縱可強力少加則又何以作畫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為畫矣今觀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畫中人也洎觀畫中之人其神字骨相吾輩平生未嘗見者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向所作怒目呲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

皆屨俗雖因藝與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者耳工往往毀其壁以家貲償之竟隱士畢其事

武宗元與高朗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令成名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群工居西幕以幃幔障群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蝦頭執擔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凡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厮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飄然飛動諸人始大服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鋪貲爲客市珠玉大商不爲寫人落筆性嗜香茗名酒人亦不知獨相國寺東宋家畫與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試墨揮灑滿前便即請門內壁亦爲淋漓潑染識者謂其妙入神妙常在白壁上耳

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爲相欲賜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之乃賜五千其後遂爲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向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權足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以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且或至一再賜也

藏和尚於多取吳名偶傳爲僞士題跋之筆也畫手僞作此所以作壁又以絹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爲色不印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不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范忠宣傳藏一江都王馬李伯時見之嗟嘆失措借歸累日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以粉界摘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云某看之累日不能下手臨留數字以見歸白之意時米元章爲郎每到相府求觀不無吉唯造座拜叫而也

宣和間李伯時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躡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蕭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吏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掠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畫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聖壽宮
見白描美
大厘不知
出行法合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己
圖博奕摴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
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者變色起立
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
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眾賢怪問其故東坡曰
四海語音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
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遂省郡玉堂屏有坡翁所作石竹相傳淳熙間南安縣某人取
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漆擦匣以持獻曾梅野
曾後復獻韓平原韓詳錦緣送官

唐韓晉公滉鑒古好畫閣建業古壁餘蕭子雲一蕭字遺
置洛陽徐海榆堂右坐朝夕對玩後李約載以入洛特建精
室藏之因題爲蕭齋

米元章酷嗜書畫尤工臨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摹搨并以
真贗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多
元章知漣水日客鬻戴嵩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摹本易
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來乞還真本元章怪而詰之曰爾
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又在真州謁蔡
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
之攸意以爲難元章曰公若不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
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遽與之

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
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
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
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黃荃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
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雖畫師且不能況
其大者乎

崔閔潤北海人工畫山水年少時爲本郡伶人一日郡守宴集
方在庭執笙忽凝目若有所寓頓失鼓節樂工舉其過而劾
之守詰其故院深具以情對曰性本善畫操筵之次忽見浮
雲在空宛若奇峰絕壑真可以爲畫範目不兩視因失鼓節
守歎而釋之

戴琬京師人任翰林恩寵待與工畫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
後因求畫者甚眾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畫故其畫傳世
者鮮唐吳道元人供奉爲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

王晉卿家傳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
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
而欲得其秘爾徽宗令匠者裝成全圖招晉卿觀之因索其
嘆一時盛傳人已服異數然禁中謂之說日圖滑是也太上

天禧雅尚已著稱焉之時又設翰林仍取郡求以宋學始
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被寵去而繼以米芾輩至宣和年
間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蘇於宣和殿癸卯嘗得
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
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
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
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
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
雉烈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
權時人晉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晉人列女則殺珠貴當

時所畫又如顧長康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資舟圖皆神
絕不可一二紀茨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圖
又有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者則唐人圖譜已不足數然後
人盜乃諸河南所書兩關博陵得其相類多有此予今無復
蔑瑞表每令人氣短

劉夫人建炎中掌內翰文字兼善人物師古人筆法及寫宸翰
絕似高宗其受之嘉上用奉華堂印即有大小又有一印云賜閤
典司之寶蒔用劉伯倫事又有瑞文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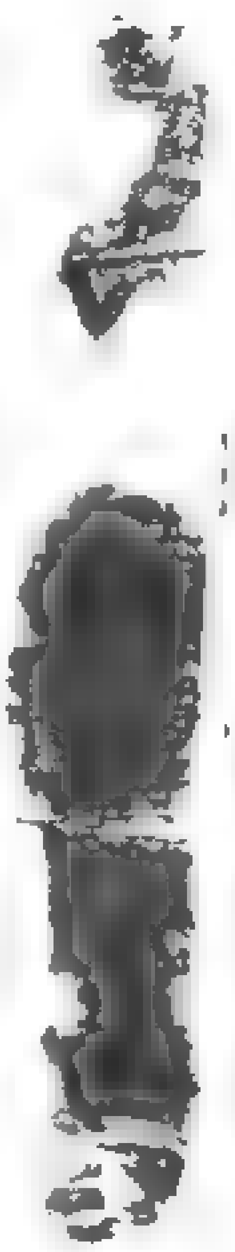
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遷才人累遷婕妤婉容賢
與二十四年進賢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暑以水晶飾脚
踏帝見之命取爲枕妃懼撤去之金主亮大舉南侵聞其
侍臣秘書監張仲軻曰向者汝琉寫宋宮內有劉貴妃
者姿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掠野也

子由方詩詩云歐陽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
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
馬詩曰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
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
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
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爲若論詩畫於
此造矣然見以道和公詩云耕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

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又足補坡公之未備也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
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
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鍾陵小窯村陳用
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
服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
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既
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
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
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

則隨意命筆以碑會行外坡名又雨不失人見顔活會
用之行此奇格得進
劉斯在學易堂記云對書對面稍幾似覺厭之則把展往行步
徙倚玩之忽漫然日更有新意家所藏其餘由此常若有餘
東坡跋畫苑云君所畫苑處不充便寄出不計牛馬則賞淨
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留番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
山川草木之奇姿異態無窮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草木

古人種梅及殘散萬花爲谷百果有宗圖香蘭晚洛美材
穠相稗官借丞言哦詠歌君子休題能集草木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立
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
梅李杏半丈紅臘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
笑緑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次以雙套二次壬春
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球
轉身紅硯紫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將
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縛上用箬葉寬覆之如

動苗稍即撥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滕處士昌祐字勝華攻書善畫花竹鳥獸能狀物像形巧妙入於
所居州東北隅作亭景像幽寂有園圃池亭蒔花卉
凡旋培種植皆得其法以藥苗爲蔬葉粉爲餌年八十五書
畫未嘗輟常於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草品格名目首錄
件亦有遠方怪草奇花蓋欲資其壽藝爾園中有一株樹夏
中可坐十餘人廣如蓋無暑氣云柿有七絕頗宜種之一
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葉
紅艷可翫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放細土拌勻入水攪令濃
泥以泥深一二尺餘以水滿之候春初掘取藕根節者和泥三

種果法

節已上四五寸埋入深坑令近舊處猶及潛分根生筍年有
花夫藕有四美根為菜花為蔬實為果葉為衲池沼亭檻之
前為瑞草萍藻芹荇不得與倫也園中有慈竹叢生根不離
母故名以慈也有釣絲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紫竹
葉細而青莖瘦而紫亦謂之黑竹有斑竹竹身斑色有一脈
者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稍多餘竽而之時於
香薜翠有杜竹扶疏葉茂蕭疏無出此數君也俗以五
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曬乾園中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
天色多陰土濕竹以此月行根也凡欲移竹先鑿坑令寬大
以水調細土作稀泥將竹栽四面壅築大根科逆根以細糊

泥升時勿令動著根鬚園土升入坑致泥凝則令泥與周圍
粘著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與入至鬚間便以細土
覆之勿令土壅竹本使滋潤竹稍長者芟去頭稍縛竹架
之恐風搖動即死每叢相去二尺餘不須實築只以一腳踏
之則來年生筍速也宜於園東北取土上種之竹性多西行
行也不用頻澆水水多則爛死園中有梨各草栽園一尺種
時先取布葉覆之落地即成有金桃色深黃剖之至核亦赤
如金味美為桃之最有胭脂桃色如丹而陽處有朱點如胭脂
有重四兩者其接果法以冬至後立春前術美果而佳須於
驛縣大如臂者長可二尺截下芋魁中搗泥令稠調泥[illegible]

接果法

稠封生蔥一升許插於瓶中將芋塊致泥中以細土覆之勿
令堅實即當年有花來年始實絕勝種也接果樹法凡欲接
果先得野樹子蔆澁不美者如臂已上然後尋美果枝選隔
年有鵲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活至時剪下便銜
于口中欲不泄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七日其野樹
皮潤萌芽未發時將野樹以鋸截之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
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剗勿傷其皮插于野樹
劈中外與野樹皮緊緊相依用牛糞泥封之與箬葉包裹其
接處以麻縛縛定上更以黃土泥塗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
野樹或旁生芽蘖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
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
辛螫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
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腳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
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
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秘殿書省西
嘉嘆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明年此木遂花而得實數
斛上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賜侍從又劉延[illegible]罷西夏
瓦路來兵築城訪蘭上師行曾思形便之次至圖籍有秦[illegible]

稍一依就背承不折而枝葉皆向有者謂之湯開折者謂之陂坼
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門而歎其開放之久也後郡縣
奏勸栢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國瑞貴之語私相
發異謂天人筆澤所加固枯老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
曉起臨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
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一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即棄杖而笑
曰是豈不以我為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為人君者其一言動
固自與造化密移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瘁從之若
響應聲況於賢與不肖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馬縣藝花如藝果家專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

通仙學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
坎編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
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
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
蓋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
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温之
性而後能臻其妙耳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
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
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

一本如盤面也而於花須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illegible]
粉蘂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遮護作棚屋圍障復張青
幕護之外間有直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旬日間
其家獲數百千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內眾園戶皆言不可曰
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為常他時復求不得此品何以應之又欲
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為眾花之冠嶺外人或云
抹麗謂能掩眾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陶盎種之轉海
而來浙中人家以為嘉玩然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
多死亦地土之異宜也頃傅友持約蕭寶瑞家愛而賦詩云

竹榻眠青錦褥香疑黃雲紫霧籠正氣見此娑羅君欲看隱
不昧淺意只未分最憐月初上後香夢中聞簫然六曲屏兩
炎州頗採散發珊瑚枝撥翡翠頗學如追風鼓一抹萬馬
攢到庭後從洗酬復為子勸頗百步須更對此華參軍觀此
詩則花之清淑柔媚風味不言可知矣
凡松葉皆雙鬣或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鬣而高麗所產
每穗乃五鬣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
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
暇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筵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
言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粒皮無鱗而結實多新羅

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氣也凡以物種於地其方根根惟留四分須根則無不從茂
代有雌雄雌者多節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梢一節發
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松之早花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
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
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
適有一媒姥至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
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
而奠酒辭說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明春此杏結子無數江
湖間亦聞有嫁樹法

南方雖產橘然亦畏霜每中洞庭霜雖多即無所損詢彼
人云洞庭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橘最
佳歲收不耗
朝奉郎劉國均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有一銀
瓮偶過溪渡瓮沉溪底求不獲即攬取渡旁叢草寘之而
渡至都久之偶欲取用瓮之不出而斤重如故破瓮觀之盡
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鐙悉
透成金色
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
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嚙破以腹磨其之脹消如故蛇去

客念此草必消脹藥也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
方呻吟牀第間客稍詢之云爲脹疾所苦即敦藥就釜煎
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其已至曉但聞鄰房滴
水聲呼其人不復應急起排戶視之則其血肉俱化爲水
獨遺骸臥牀客大駭挈裝而逃速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
所以及滌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其屍既久經
赦客至郎爲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嶺南不可妄食蕈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
以爲饌食者輒死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食之殺人
菌每生於幽隱下濕之地或蛇虺喉氣所成食之皆能害人人

錢塘不貨之身以嘗試之豈定乙亥楊和王墳上感慈菴僧
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
亟嘗不潔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汙至膚理折裂而
死其度牒尚存菴中年有久定保安治爭等號僧衙有法劣
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將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爲人定心
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嘉定
壬申臨安民家因出郊得佳菌作羹會食是夜鄉人聞其家
擾攘有聲久乃寂然旦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夫婦
一女皆顛越呻血俯甃抱柱而死矣黎闕尚餘杯羹以俟其
子出遊以未還幸免於毒

回回國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參之狀其國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於犬之足既而用杖擊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斃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藥製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則活蓋古華佗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藥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

宋景文筆記蜀中有蓮大如雀殼葉舒如錢鮮亦有絲其葉盛開則向日朝指東晡午迴南夕則西指隨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蓮按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斂一呼夜合然則朝日蓮不特蜀中有也

京師中太乙宮道士房有橘若子如楊梅徽宗專賞識之題楊梅軒李伯紀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若子全多欲壓枝報得君王留一顧故應雨露亦偏滋五月雲霄未雨不關若即溪畔摘楊梅朱光忽向雲間見疑是靈根越嶺來雖將詩滿借微酸小摘何關釘玉盤爭似江南風致在猩紅初向綠陰看越中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楊梅又北人以梅汁漬銀杏以蜜假作楊梅故仲正後二篇皆及之

爲郎

鄉卿畜虎識字蜀雞能言猩猩善醉與謂二蟲何知蓋亦得氣之始歟猶介族之龍蛻若空襟之驅庶與多識之一班用能使使之腹剪集爲歟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顧鄭中丞師南征有卒伏數十船泛江而南自蘄州將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伏耳與者以漆器覆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馳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官林希言予中致詔

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現於香上祝曰龍君至矣其吏一將不能勝徙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殷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色少頃行上屋梁復乘紙旛腳而下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恆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以此辨之

鐵圍山叢談曰小龍靈異見諸傳說甚衆政和中淮水泛漲而汴口橋舟不得進一日昧爽小龍出遊利之舟尾有楫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擲置之則又緣舵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蹭蹬而滅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七百艘皆自相碰擊至碎死數千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驗郎孫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復出入遊宮幃乃於香龕之顧與王侑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登舟入香龕中不動大漕遂抵都亭驛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宗人內侍具酒核以祝之龍即躍出盤中兩爪據金盃飲幾盡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瓶貯龍爲親加封識護降付都門外汴水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璽字仍大新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迎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開泰不至兩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放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貶公貶嶺外余從行至江陵將遵陸至鼎澧聞公是年因改舟行觀湘宮之沙頭一舍官解舍雜班橋則小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感念能神乃不忘恩昔如此余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愕詢其故余曰此亦出公之門也前身殆即是龍也循者用今日公去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爲是辱人懷抱耶公乃攷淚而笑

處士李璞居蘄春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擊而上雨收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持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跡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屈宕山中有深深窅不測石壁上鐫螺龍郡二字不知何時書也兩晝日光下注旁疑見一螺殼大如數石甕龍出其中與此政類

横海清池縣尉張澤居於鄆州東城役自莊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辨路跡偶遇道傍木枝偉然有光因折以照路至家插壁間辭不復省矣晨起取視則枝間一龍蛻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月光下參目滿腹則光燭於室遂寶之傳玩好事洗中老二翁聖問其從兒爲有州漕官因修庭前菊對架亦得一蛇形體皆如蛻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成都府國西樓有大蟒居之率嘗爲鎖處將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墮筵中一武臣之痛須臾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方之方愈經臣爲文遣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太宗時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日傍有碧紋如雲霞因名曰碧雲騣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險

身旁宋
華門內杆
宦耐上卿
流於峽州
爲金盾
見之

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國人供芻粟或少假則嘶鳴踶躍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義騎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鐵騎也成家世隸赤籍開禧間金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鬥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聞賊至而逃者彌滿野成獨抱至花靨見廄駒焉疥而瘠骨如堵掎行逐水草步且僵烏啄其上流血赭樸莫適為主蒐而得之會罷兵歸閒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從完毛鬣復生日置之櫪傶愁然與群馬不相顧特一出紫廄下顧景嘶鳴若自歎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卒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靴揖候晨雁鶩行立候麾指午退以為常馬成號爲不任相通融為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騎往始命牽題嘶人立左右驟捕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就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宜有是呼常馭廄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損湯迎衛髫控殺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鬥受鞍日浴於河群馬皆伤而騎相望後先騎之馭者終莫敢稍睨其背歲稍前即嘶嚙之軍中咸指為義騎嘉定庚午明年李元礪盜弄黃池兵府符下統府請兵三千人以

往成與行哨當出濮坦若方鼓子吉之日皆危冽犯顏兵亡成出搏鬪四五合幾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韉而騎死焉官軍亟鳴鉦騎屹立不去獨徘徊悲鳴屍側賊將觀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曰狼得勢每出掠率強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既助進退折旋莫能御不勝喜騎以上廄飯豆粟濯泉翦峯用金玉為鞍鞚轡飾極其餘明群盜皆驚初來賀蹇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騎從往未嘗者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於是日遊其騎於嶺湖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意一快意馳騁而墜多困尺不可復起刳決覆犯永新縣官軍閉有寇至掖衰角出迎爭鼓噪始服果乘騎以來騎識我軍旗幟亟踶嘶覺有異大呼挽勒不止則怒以鐵挺擊之騎益騰踔不復顧自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騎也是異服者必其敵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得以獨於帥曰得元礪之弟矣謀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盡露刃書以由前功韓閔閣押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為梁曰褒其謂國之哀之第賞有考紧取其功之由於馬也皮騎之事騎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騎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觀騎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為正報施以為仁異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

非徒其號能稱之耶彼仰秣而嘶立歷路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爲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獮詳其事故私擬取者於篇

一唐興元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於馬肆有致同馬於肆者結絡交落其頭二力士以木挾叉其頤三四輩執撾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迫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惡無不具也將貨焉惟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主慚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是必主者不

知俾雜駑輩槽棧陋敗糞穢狼藉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蹂蹴蹇跛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既晡觀者少閒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鏁結穢雜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沐剪刷別其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逾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畢再遇兗州驍將也開禧用兵屢立戰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居於家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馭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組縶之圈中適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組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黔居山中組行數千里悉有潛伏之所必在石嵓枯木中山民謂之虎館性虎出百里外則迷不知路

世傳補助窮陽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云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㕍猺人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

其土人號之曰插翹一枚値黃金數兩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殺死者功少劣秋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猺女數十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爲事獺一聞婦人氣輒躍升其身枯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負之土人驗之之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則趯然而動蓋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可立致富矣

范忠宣宰襄邑有二鳥類鸛灰羽淡紫數遊圃中衆見其異以計羅得留而馴之愛食蛇虺纔入口中即爲水半年一縣蛇虺幾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過見之曰此名鴆毒鳥也交廣之人死者無何忠宣罷廣南賈物上忠門擲殺鴆鳥之別

九頭鳥

今年新塞至暗無邑於晉郁搜尋各四野有鳥或食之為大奇丁酉六月

名如大鷲師命殺而焚棄之

宣和中彭乘赴任邕至金城驛方其食時如以手指爪拔

聲聞鄂渚曰何處作祟曰非也乃鵂鶹焚蛇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為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狀然鮮有睹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

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上常附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搆衣石上其狀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畏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

鼓山有老僧嘗登發深凡見一禽自海上至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餘下村曉間低飛掠食復起二犬羖羊復至啄而去歲辨云是虎鷹能捉捕虎豹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蝻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頃刻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鷙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腥有長喙可貯數斗物十百為群更相呼應共啄蝗蝻不食而吐之既生復來連或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靡子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於朝廷下制封鷙為護國大將軍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與海船漂於此因居焉畜一雞大如倒指日置籠中啼即夢覺又畜玉獅小於蝦蟆風皮滑澤以絲繫几案間道士與則跳擲登几屬危坐分啄鷄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間予謫之出此三物從予乞詩余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外道者吾詩惡能舉為高韻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笙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婦也上下山谷如飛徒自腰以下有皮

累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男已盜必復至失子家伺之其家知為所竊則集鄰里大噪不絕口往往不勝畏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昔為健夫設計擒之大整中展轉吼躍絕不可起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鑄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貴何用也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類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教坐廳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二寸釘以肉通褁其前飼之俄而吞之良久牵遺出視石已

軟爛如泥矣。

嘐咬問有子母鵲此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戾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緩步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高廟駐蹕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遂馴而下足繫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案架置之閤不覺慢比上膳時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教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有以舊樣相呼高廟為飛霜泣下後崩乃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云金距驛鋒莩何意來翡軒騷故鍾羅關死不遠長江來自涉水匪餓則餒日忠自矣喃喃雲霄殺身禁裏舞呼萬人以應近侍贊言若新鳥官謹似古詞委羽歸來鶉尾借號有鳥來朝無乖斷首為儀歷仍輝稅尚饕餮館歌游一時大手皆為閣筆。

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頗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使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道經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黃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李參相將上南新州侍兒從鸚鵡畢遣名之琵琶一鸚鵡甚悲恐丞相欲名琵琶即一拍板鸚鵡傳呼琵琶逝後一日誤拍拍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曾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宋時有秦吉了能人言倭商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我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入蠻裔因不食死又匡山宋末時有白鷳在籠見帝入水遂觸籠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持落葉為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網弄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網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鵪鶉性好淡竄入於茂林間淨掃蹤地稍散穀於上令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黐竿取之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羅為圈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絓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蜀中好食蜂子人不能識其穴往來以長紙帶粘于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薰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榛能劝小故木竄而物莫能害鸛能巫步禁蛇啄木遇蠹穴以觜畫字成符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莫能見燕銜泥避戊己日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輒避去。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

百輭真可雜耳丁跐前鋸一足丁夷鵲啄其咋於瓊閣
買於牛氏家室藏方有雛而嘗爲猫所斃雉鳴聽久之開戶而
題步還引一雛僧來其咱其子明日有雛作地至晚群雛畢
死取視之漏吭皆毛耳實並爲雉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
雛一至於此

羅州山中多孔雀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大而綠光翠奪目
然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伺徊名
頃候其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初爲所捕則舍欲施其翅恐
傷其尾至死尚愛護之土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內
隱處伺其過則急斷其尾不急斷則回首一顧即金
彩無復光華故生者爲貴也爲婦人首飾及蜀扇之類或生
擒獲者偷賃如京洛間鸚鹿以充口腹其味亦如之解百毒
人食其肉能解藥毒與其首與血解大毒蛇蝎孔雀偶銜其卵
者使鸚伏即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綠毛三年生小尾生小
火眼五年生大火眼大尾乃成好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彫與
花萼相榮衰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自見醜之謂之朝尾有
以一間房前開窗牖面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橫一木架令
棲息其凡安向明飼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與養鵝無異
每至秋夏於田野中捨益斯蜓蟀活蟲俱飼之尾欲假飼引
於檻串上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病可以鵝翎滴

少生油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餵以小魚蝦不爾
餓損及切薑少許餵之貴其涼冷如食有餘則急切不可與
鹹酸物食食則損脾神碎損毛色馴養頗久見婦女童豎彩
衣綾羅必逐而啄之或芳時媚景閒絲竹歌吹之聲必舒張
翅尾眄睞而舞若有意焉

五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
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
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鷇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
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活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苑九
族傲折別便忘痛意得出埤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
乎困窘過至抑遂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深
我恤顧寒號蟲何如哉是可羞已

北方凡是鵰作巢所在有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
巢而二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彀一乃狗耳取以
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多毛羽數根而已田
獵之際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養鵰鶚者其類相語謂之咏激味音以麥反三館書有咏鷇三
卷皆麾鵰法度及其醫療之術

杜詩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說者謂
鳥蚊梁元帝金樓子云齊景公臥于柏寢白鳥營營而來

管公開瑟納之居而進言有知處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食
永而退有不知足者長號短吸而食及其飽也腹爲之潰蓋
戒人貪也

內庫書中金樓子有今後主手題曰梁元帝撰王仲宣昔
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
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
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焚書一語前後一
轍也詩以吊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
是祖龍留面日遺篇那得到今朝卷皆薛濤箋所鈔惜今
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從逼
蜂反爲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乃徐徐行入草嚙芋梗
微破以瘡就齧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
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挂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
不識鬼亦不識也

蝗飛或墮淀泊中輒化爲蝦有漁人置網湖側蝗墜網至泥
漁人輒有喜色明日舉網得蝦數斗

狗散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剪其
尾使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捜遺

披沙揀金豈無遺珍歸流網魚寧有遺鱗斗日有限見聞自
拘聊復羅網之外以慰求備之心作捜遺

顏之推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
拱把之梁必沉溺於川原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
行已也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
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
作頌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荒
言皆荊棘滿地生荊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
窄則無行者身處沉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渡立巳於埃

及於人而不及於物者可以警矣

呂獻可以道學攻劉彝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誤以枉
道悅人主以[illegible]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司馬文
正作序乃曰[illegible]歐公論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豈
是吾公所[illegible]之以便歐公得以無怨耶抑亦歐公但說
[illegible]能行一毫不然獻可排歐公爲邪反以歐公之言
論序獻可[illegible]又以爲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一書辯
[illegible]遂[illegible]可爲甚矣

[illegible]代時[illegible]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任本朝爲相者
[illegible]天聖中爲兵部侍郎曾孫文忠端相太宗呂蒙奇後唐

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
仁宗太宗成盛召咸休尚顯德中爲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愍
大防相哲宗異哉
太祖以歸德軍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太宗以晉
王即位升幷州爲太原府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
府又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
爲江寧府　爲慶國公以慶州爲慶陽府英宗以齊州防
禦使入繼升齊州爲興德軍又嘗爲宜州刺史鉅鹿郡公岳
州防禦使以宜州爲慶遠軍邢州爲信德府安國軍岳州爲
岳陽軍神宗自穎王升儲以汝陰爲順昌府又嘗爲安州觀

察使光國公以安州爲德安府光州爲光山軍哲宗自延安
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又嘗爲東平軍節度使均國公
以鄆州爲東平府均州爲武當軍徽宗自端王入繼升端州
爲肇慶府又嘗爲寧國公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以寧州爲興
寧軍平江鎮江並升爲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升定州爲中山
府高宗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孝宗以建王建儲升
建安爲建寧府幷升隆興寧國常德崇慶諸府皆以其潛藩
分建之地也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
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
實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門者所
獲執送有司見集後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
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
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
義其人乃陰縱之
王荊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
祈禱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
塵緣到寺未久聞荊公薨
或問李伯紀後來當國黎宗如不死如張邦昌正典刑否晦菴

曰靖康名流多是京晚年牢籠出來的人不但伯紀亦所不免
如李泰發是極硬底人亦爲京所羅致他可知已
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禁不得用
有人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爲將曰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爲
相曰久已也只教他做
秦檜一日在某寺中處理飾一樹上貼一榜子云秦相公是細
作是時陳應之到廟堂問和親之故秦云某意無他但人志
有一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取國書焉
檜撿其前後中間有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
徐師川徽時嘗遊廬山過一宦者鄉諶與之詩曰平生不肯劃

黃策色色門中皆有人從徐入雅成鄭時適用求似有力焉
二蘇文未出學者爭傳誦徐鉉之文鉉師川之文黃絳直之妹
壻也永樂之敗鉉死難
岳太尉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李濤言有一鄉人賚文字過虎其人無走處乎嘗聞人言虎識
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虎遂去
靖康京城不守王時雍搜取婦女與金人時號雍爲金人外
公
南渡後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橫斂丁錢有至三千五百
者人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至幼安云曾

見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子
王介甫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獨此法不曾行得
鄭菴云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念大悲
呪一般更無奈他何
胡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
何遂同入書室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以觀玩從
此遂不復卞急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壽博長年爲樂殊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
戚皆亡一時交遊彫喪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昔事
者

尚教遺言亦不與村落人指示或入吏部侍郎指鄉人之問太
學者以訓蒙稚章程業不精進著責之自言幼入上庠廿載
讀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其鄉人答曰吾言過矣
侍郎乃第十郎兒乃郎乃董侍郎兒蔡範是自家父行第十
仁宗慶曆初急於用賢當時有望者王兵部素歐陽修
余靖蔡襄丁鄭廟同四人並命作諫官朝野相慶時惟蔡
襄不及二人蔡襄賦詩爲投獻之詩前慶之且御筆親除三諫
官士林相賀復相激勵聞之乃且予不與士論何幸復當諫
列遂乞外職朝廷從之乃遷臺御史即除蔡代知諫院是時
諫院欲稱得人然在蔡亦稱瑕疵拜中丞而卒

許翰與李端愿問卜人李易簡其富貴者不然但問壽幾何易
簡曰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
如君何造物如此無乃太不均乎遂不與卜
楊當道丞相有答伯屏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
下得其文者公所得行其道者爲餓夫
蘇洵諸邑各有別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
帥泉棟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陵泉綠子石泉猴子巴西紗
子連上一兩如人擊爲夏服其輕妙魏城以一繭造一扇謂
之繭扇爾可愛
繼壁初捧畫師曾子固與以曾頂修神宗實錄被謫中舍人

林希子中書舍人云謂延和殿同於今其策不在商閣有
所述則則未嘗爭論而太人以為得實
元豐中光祿劉庠拱辰為進士時過嵩山僧號稱神人拱辰
以前程問之僧以手指衆一大錢埋之曰謹守久有所見拱
辰從而識之其後登第死於江南饒州錢監
真宗欽發書指揮院馮公知節武人方在其戚宗東封下至
從臣皆齋戒至岳下撫問執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時宰
相臣僚有私食驢肉者馮乃對曰亦有打驢子喫肉及還都
設宴問封府先命巡吏屏出貧民於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
盛責頗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馮乃奏

曰貧者總趕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為戲而覩之事多
類此馮公一日從駕遊幸群臣皆賦詩馮素不習文真宗賜
之筆詔詩成乃奏曰臣不善書乞宜諫莞吏與臣書真宗即
其言時陳為首相議者惜之
從在為郎相殿給事左右最為周慎皆有雙鶴降於中庭左
右皆賀遽急遽去云是鶴非鶴也又一日芝生殿閣左右復
稱慶遽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彌篤
對草尚能擲狼豁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
公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
車湖即武子故宅枕大江所謂散花洲也東坡嘗過其家戲

書此
余少遊南遇舟過南康宮亭廟下見湖月光彩特異因憑欄若在
吾光下竹軒所見夜色與此不殊其夜夢美人自稱維摩散
花天女以維摩像求贊少遊愛其書詩非吳道子不能作天
女戲對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與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
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一言少遊贊曰竺儀華夢瘦面自首口
雜不言十分似九應笑藤龕大士作獅子吼不如搏取
似陶家手託霧而自背之其真跡落滁州天寧寺
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
發其下東注城濠中澄澈見底縱心而北有金線一道隱起

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杖亂之則線輒不見水
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
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
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
耳但注摭到齊而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能辨泉之所
以有金線也俗謂雙兩有金線泉詩曰玉甃常浮灝氣鮮金
絲不定路南呆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繞滄
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舞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
片天又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遊張氏園亭飲泉上
有金線珍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泉園亭主人乃長

書丞聽也言邀范晏飲於亭范題一絶於壁云因林下拜揖身是
猶從官職全拋處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頓賤蚩蚩
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
然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腊劉文言漳州郃陽雷震山
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持其米至京
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一日謝表之朝
天雨白毛如馬尾長者尺餘瀰漫山谷亦有齎至京師者皆
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逝者也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寄詩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
千秋歲詞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叶功父連誦數
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次日又過山
谷問坡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韵功父問其所以山谷
云扇殺人也翁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
用俚語以卻之也

周貢俶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選爲鄧州遊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醉
鄧怒曰吾當再與此邑以懲此輩吏据告公欲再作縣令猶
進錢爲浚海也鄧聞之不言後復與吾已瞎眼吏爲庫吏資
官錢數萬下獄其狀鄧批循之尾曰竊銅錢以爲家非因敘
鑄造鐵船而變身不及鞴鐵爲杖徒之未幾鄧召消名

爲御史中丞

宋太祖改元乾德賞僭王蜀年號太祖歎其博識及見
宋朝類苑江南保大中滕奈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
日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讀令諸儒參驗乃韓公所反江
東將年號與此不惟年號同并識號亦同矣

宋太宗謀伐燕趙普一代宗臣極論爭抗至日此際官家何須
預意不須留意因得沒入士大夫之心腹功而闕狃而行而
宋之社稷爾遂全元之手矣然中令疏云所得者少其於得
少之中猶難入手所失者多更於失多之外别有關心自是
參疏爲存 六合集作存疏

其傳王荆公與程明道論新法其子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
以出大聲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法乃得行其氣象失措
是一說傳與頓子弟與學中諸宗再召荆公衆問公衆公不元
澤乃山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何難元
澤曰不然大人之志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
家事事可爲子孫法也其雅量厚又如此何一人過别乃
蘇文當問荆公何獨處論當世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元澤曰大
哥是一箇其次即呂吉甫章子厚蔡元度兄弟以下十餘人
皆至卿相而元澤則早亡荆公雖偏不至溺愛不明至此皆
衰替成敗皆未足以盡人耶

靖康金退之後吳敏孫傅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砲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聚山不字管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禰備之謀又豈下於妖人賊子乎

建炎時諺曰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受招又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隨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每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宋稗類鈔卷之八終

世說新語三卷

（劉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

世說敘錄二卷

（宋）汪藻撰

宋刻本

世說新語三卷（內府藏本）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蹟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蹟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為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皆軼事瑣語、足為談助。唐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晁公武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為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即舊本。至振孫載汪藻所云敘錄二卷、首為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為王世貞所刊、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為袁褧所刊、蓋即從陸本翻雕者、雖版已刓敝、然猶屬完書。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為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擬不於倫、未為通論。孝標所注特為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為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為考證家所引據焉。

金澤學校
尊經閣章
金澤文庫

世說新語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埽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埽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常豫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稺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族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閬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易挹耳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國至德撰名給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丘不足天尊有餘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宜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何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父紀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官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爲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飮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之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辛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苦走無不得焉其誠三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樹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秉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家避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焉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棊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憔悴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不夜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肜字子徽位至太宰柏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以辛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己取與任心動毀譽雖至親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琅邪人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眞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彼罪役作者扶風王駿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illegible]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講齊王[illegible]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永嘉流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清節篤志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飢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元皇帝軍運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illegible]上谷太守父優車騎諮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illegible]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辟延尉正曾在[illegible]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用榮為長史及倫敗榮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之者問其故曰某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食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詣母三兒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illegible]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泰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乃去之說號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不暴也以肥也公令有司求其衣冠之公孫支曰其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 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與人語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在幕下與語悅之坐而飯勒車所止與胡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老婢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其遭誣所以遣之胡遺其騎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擔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暮復及明日攸繫兒於樹而去

遂渡江至新（？）書左僕射（？）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仕至後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虨以善弈有名 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高逸沙門傳曰竺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肅祖皆欽其風德為中州劉公弟子道德高邁晉京邑推為法中龍象後遁跡剡山以道養德同遊十餘人高栖浩然支遁遣書與其東山中也年七十有九終於剡山其德行高風二百里所稱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元規有器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諸論人士從者數人初嚴諫之

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

馬也

或語令賣去

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

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遊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甚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大將軍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文字志曰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雅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異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

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篳門陋巷事母如也歷司徒左長史傳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

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劉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案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

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明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嘗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

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疾導詢齡之宜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書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

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選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閒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鬬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爲江州刺史愉貽王鎮而和玄楊佺期聚兵以應王恭乘流奄王愉無防懼遂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湛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爲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諮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札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荅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請爲功曹桓玄來攻轉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以盡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且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問馬援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涕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illegible]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及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論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詐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兇逆我死恨晚爾玄遣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

端見以身衛晉兵文帥飛箭雨集後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亦如言宥之栢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走於海上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淮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別見即日便征遺以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莞童騫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鄱陽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揚州刺史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水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illegible]中興書曰舊云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矣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隨堯要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事以為汙

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由死葬箕山之顛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
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
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閬本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稺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
隷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
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
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
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棊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置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旣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忘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兒顛而哉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盜憲聽人若斯之甚而不自齊反招刑辟所不然乎此所請衆對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
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廣注繫辭曰金至堅也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形也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
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巳 尒于出紀曰殷高宗武丁有子孝巳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子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放伯奇於野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董仲舒放孝子符起 詳未

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容懃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 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爽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謂之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後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起欲遁去吏持之急就拜而至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

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因閬

曰方聞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

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爲至公 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

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

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

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 典略曰平原禰衡字正平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衡知當武帝前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史何獨不易衣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

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也晉灼曰胥靡刑名也

魏武慙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

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

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於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曰士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鏡皆德公語也年十八元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領荊州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爲流矢所中卒

德操曰 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也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而病死

禍出見琮左右見微故見向老猶向琮遁之琮賤叩頭謝徽乃謂曰卿事不可然吾甚善之也自圖唯物知之耳有人臨鑒求蔽者徽自棄其離而與之義曰凡人猶已以鑒人義謂皮之我緩也今此正等何為爽又徽曰人人未背求已求之不與將士何有以叫物令人懸者人謂皇矣曰司馬德操言小書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袁語此言小書生目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獨為曹操所得祿敗大用會其兩見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

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有作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人之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

雖有窮秦之爵千駟之富 史古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子楚立封不韋為文信侯號文信侯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不足貴也

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 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世子嘗請諸文學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是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 魏略曰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楨得罪黃初之時七年矣文帝乃即位而謂楨曰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 魏書曰毓字稚叔繇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魏志曰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勅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博學精練名理夜以繼晝由是獲聲譽景王征伐會常從謀謨及司馬文王為大將軍會為謀主遷司徒鎮西將軍伐蜀平之謂人曰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我欲安歸乎時遂反見殺年四十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太子以甘

帝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以子母鹿文帝已而倒後入帝計其子命置弓泣曰陛下已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也父遂定上爲嗣明帝明帝母也是令孫象爲臣明帝即位追封甄氏爲甄皇后後爲太子宜陽鄉侯起大第上親臨之蘖甄既成自行禮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存焉故作渭陽之詩陽國令爲母象之母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爲象母起觀名其里即帝之外祖母館非外祖母也且渭陽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世說曰魏志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孫也魏曹爽秉政好老莊之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名數千言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正始中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爲尚書典選舉所用之人皆被其寵服寒食散者以晏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嵇紹趙至自序曰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欲令陽狂得去遂名翼字陽和先至太學中遇安云趙景真者吾雖遠有所不知以此至洛陽求先君不得至鄴先君到鄴遂與先君還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之風趙至別傳曰元嘉中至於遼東從事在郡清議有白起風至自然不見稱以自長而亦東還遠母亡不知路北而吐血未竟而卒

量小狹趙

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長尚書大傳曰璣衡者璣爲天文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

寸管能測往復之氣書周髀之也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也

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反景王自征之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爲相國辟喜辭以疾戊辰大將軍輔政及即位以爲大事中護大夫特進光祿大夫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魏志曰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爲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其名七鄉後字故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厚師問度指盡中宗趣前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文王未行爲掃界卷任向時軍使蜀郡平進位太尉爲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也（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躬耕名山偶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嵋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人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事者弟無存之或云是其心不錄好事者或以其族人儒道論棄而不錄秀將下太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笑曰何復爾耳後康被誅秀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悅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群臣歎服（王弼注老子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所以爲主也物各以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蹶也）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理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趙王倫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雖匪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靚入吳吳以靚爲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採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搜神記曰隋侯出行有蛇斷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故名隋侯珠亦曰明月珠隨照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韓子曰和氏之璧出於井里之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蔡答之義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洛邑與王相近孔子曰此對或云秀才入洛時事非華令問人有相難疑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遊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早知名以素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illegible]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有清識博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論閒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清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章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處朝望加有婚親群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俊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洛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皇帝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耶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覲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遷江起義遂即　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從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清操之士嘗嘆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

韓道玠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訪舊風清我邦族矣肆案素累遷尚書僕射爲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獲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爲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爲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以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已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爲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左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異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爲段匹磾所害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隗囂囂有窺鼎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遊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泰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抗遼越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温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敍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

仰亦厚相酬納既出慨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衣使謁進晉王合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安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元服分崩皇室播越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上聞者莫不踊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illegible]王丞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閒已舉兵時之敦方至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相詣闕謝中興書曰[illegible]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宗子弟[illegible]十餘人每旦到公車待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群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敘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座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呪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偉善於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矜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爲名言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illegible]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又有才[illegible]起家著作郎中朝亂[illegible]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內史見敦以故[illegible]表爲外郡[illegible]故不宜典小[illegible]引如此[illegible]不堪二千石[illegible]乃去[illegible]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據荊州以拒敦爲敦所害史記曰甘羅[illegible]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張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illegible]宅焉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

人善於秋有文知歷太子舍人尚書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
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群侍臨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隘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
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閒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黑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信之虎即位尤事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尸唯笠鬓陸服存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勳冠軍郭諸兒莫紅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汝取來翫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幼歲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甚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江南辟為長史謂曰吾昔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相寧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晉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比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不息臨書振腕四樸亦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吾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上重其風尚遠大迎焉法師辭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門泯然曠達不異蓬戶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善談累遷著作郎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
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守

興書曰潛盛長子也歷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

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

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爲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故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大智度論曰佛在拘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床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爲荊州

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亮薨朝議唯才乃以翼爲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

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

傅咸羽扇賦序曰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人莫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舊反之不問與也

侍中劉劭曰

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東莞人祖劭父松成皐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華軼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路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

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

鍾鍾期也夔舜樂正也

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

何充別見

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

裒

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因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既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爽邁矯然知名累遷琅邪內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強寇假息溫親率衆建旄致討清蕩伊洛展謁園陵舊京宜於其伐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衛詩也殳長丈二尺無刃

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

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仍爲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誠以告爲大宇所棄必不伏許悅固事之始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右丞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凌霜猶茂顧愷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凌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王隱晉書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爲海西公續晉陽秋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衆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祚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時郗超爲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否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衞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以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焉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若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龜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塗中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沉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出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宣勸學召見宴暱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大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鄰亂而往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慕盡哀戚而公府掾及夫人並羊秉群從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疏雖如也任參撫軍將軍事將騁千里之足輝沖天之量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李虎死子產以君無與為善曰夫子之役消子產之數泉亡後有子男又不直是何行善而識禁也豈非司馬注之所未詳

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興徐州刺史忱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幽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業令濛神家清韶年十餘放邁不群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鞅衛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之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

太守丞青兗平遠父述貴簡正坦之器度濟濟才友天至與顯胡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共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遷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滎陽太守

論青楚人物 滔集載其論略曰余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嫩同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子仲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劉丹東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土有才德者也鑿齒論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廣漢之風不同雅鳴之篇子文叔敖泰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慚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傷二尚之窮步於鄴朝卒今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曰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其事則亦言賢賢之所職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覆過無以也

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 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謀而援引羨為援將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登北固望海云 南徐州記曰城西二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遇蓬萊若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閒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 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 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三百里 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 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答曰曲阿湖 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 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 安也 以問子弟車騎 玄也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集問武帝餉山公以三事往以言人王於賜予過吝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

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位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浩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北門衛詩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也廙之子歷吳興太守徙行中丹陽尹秘書監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者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事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粗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亮直故位不顯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却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崧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因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孝忠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孺子有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既當貴無相待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悅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

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

向長作步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爲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爲諱而相與忘吉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二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袁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讚曰馳騁說言固不虛唱盡吉公綽然有餘贍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擁涼土[illegible]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破涼州[illegible]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王[illegible]軍敗還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illegible]後以貴拜廬[illegible]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毛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昵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冬至四十五日廣莫風[illegible]北風也一曰寒風[illegible]

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寧作豫章中興書曰寧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嘿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稽王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勖精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氏譜曰景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諮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於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寧異謀阿寧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illegible]王東之作色曰大夫豈以義[illegible]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處之日聞其[illegible]已篤且可錄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續晉[illegible]曰道子可謂易[illegible]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illegible]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真封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illegible]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嗣玄乘宗邑棄郡投焉玄甚悅之引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為侍中領左衛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伎妾數十絲竹不絕賞性甚貪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亦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迕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則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若開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偃所好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宜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序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欣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午滿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瑍祕書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閑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篇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愈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累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前乎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續漢書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未詳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吳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孤而貧少有器量宦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勖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累遷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才行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沖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勖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啟事曰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秘書丞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

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紹諮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諮之於濤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修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東引為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穽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二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志尚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城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微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時王敦有功封咨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覲有知者其懼罪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任讓與石頭中人密期收王導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柳事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柳以衆會峻與克京師拜丹陽尹峻平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群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疏交常寡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昵

陸太尉詣王丞相諮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父英仕郡有譽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

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所以不問舊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每歎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它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此為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遊匠基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共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皋陶謨曰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遐字彥林河內人祖諒司徒父蕤徐州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之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其宗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太為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荆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皋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敍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事避武都自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價之身哉用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僕射[illegible]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川又援扶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主往從之參考同異垂長右疑媛於待[illegible]玄不得見往左右自起精盛既因紹介得通[illegible][illegible]稱虞手辭爲門人冠首事長又不解問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客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

舒孟石孟克之容然石無怨獻帝安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臣按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猶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大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亡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理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廼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

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物者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諮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閑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illegible]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衞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衞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衞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衞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illegible]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

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徒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或相遇即捨去悠然無營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不脩曰亦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末人名行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世乃存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經世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悅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耳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合嘗不兼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他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以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求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

[illegible]王爲予年何[illegible]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曰：夫天[illegible]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形，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其無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illegible]勞人[illegible]甚公[illegible]有高名[illegible]爲抵事[illegible]憾巷宴安[illegible]所知[illegible]侯 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也。爲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illegible]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illegible]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illegible]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illegible]驗得[illegible]十經[illegible]天竺[illegible]中有臨兒國[illegible]浮屠[illegible]色黃[illegible]又有神人[illegible]行七步[illegible]

[illegible]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耳？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章，其文今存，非妄說。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爲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illegible]之乎？王曰：公輸般已設攻宋之具。墨子[illegible]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也。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

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是時殷或當賓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德爲道苞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邪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變易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軍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illegible]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

何必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鼂錯書曰夫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 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論成示王中郎 王坦之已見 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 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流連不能已 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己志皆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 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死與脩同年故脩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少有意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原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 文簡 支為法師許為都講 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 安西謝奕已見 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

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
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
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
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
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
進王大慙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下
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
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
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
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
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己所
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
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
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
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
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
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
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
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
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
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
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
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
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
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
自然
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
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
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
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入
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則無空明如眼觸目
則不能見色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
往形不入遠屬而見也謝有問而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
屎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尸財本是
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

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法身之大士見此之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六波羅蜜者此言到彼岸也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耶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則為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也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墟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

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教所象備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illegible]弘前道猶寘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盡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安許詢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遠言入於四病以誠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

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已語亦覺絕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茍子來（茍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便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茍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晉安帝紀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慧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度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岳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所崇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字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太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

永言父東陽尚在 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處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 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 殷氏譜曰仲堪要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 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 莊子篇 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中軍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 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俊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此文因請令譯為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 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 法岡未詳氏族 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 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遷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 沖已見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太始中位給事中 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 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少孤不甚數札具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為記室參軍不就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乎納乃止閉作嚴捉賊工余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擬翼而雲撥鬼彈飛丸以儲磯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

思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數曰昔孟母三徙成子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乃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名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迕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孝[illegible]是以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年成都王為太弟欲使北[illegible]子[illegible]多在路[illegible]書乃自役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秦相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著文章志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末年永嘉中大亂遂餓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

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欲舉兵京師謀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見殺言之時璞與恩舊書阮孚別見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道經皆年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器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晉漢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魏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眾哉正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門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處魏堂吳蜀兩定人人下之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敬吳丞相祖抑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化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張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略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外與理會何得不求遠大則有損有損則元吉將虛設中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

謂此此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羽一豪之領一羽之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豎有情之至盡豪有形之至八豪不至撓梁於賢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啟字榮期順陽人父汪護軍啟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仿佛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illegible]語林[illegible]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人祖[illegible]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

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版袴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隷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大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絕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武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云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武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凱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時[illegible]之大司馬參軍[illegible]曰桓溫云[illegible]良棗體中縱點[illegible]一二平[illegible]世云有[illegible]少因相稱譽以為戲[illegible]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於月下長詠[illegible]瞻每遙贊之[illegible]夜[illegible]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illegible]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思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雋才學無常師所讀書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illegible]之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又篤其識。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松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寄之翰墨。文多不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楊佺期，朝廷以玄都督八州。）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孚別見。）孟昶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建，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銳成功。及平王恭，代恭為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牢之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衆叛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上

金澤文庫

世說新語中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金澤文庫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不群。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市。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群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文帝）

久侍以問尚書陳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悅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悅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二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亦歸罪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京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

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其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後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軍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illegible]嚴明且僑軍遠征輜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弟大軍[illegible]於外不宜遠示怯弱之形以衛大勢故斂馬坐甲每見一威亮數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婦人之飾以怒激高祖然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請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杖節為軍師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高祖乃止將士聞者益加勇勵高祖戒嚴者以八上置掾衆十萬而屈於王人大毗長吏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入為中護軍前後尤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illegible]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華妍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其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illegible]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告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辭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

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鍾毓爲廷尉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世語事多咋數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不與會交而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考魏志曰玄臨斬顏色不變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父矯魏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

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名士傳曰玄以■當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人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群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

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也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于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弒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荀勗和嶠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

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前也棠棠謝書淮性不阿忠致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晉以父誕為世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或注曰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子之富而不相容也他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復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illegible]技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大子太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能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鄙勗[illegible]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短箸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晐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僕射將軍

向雄爲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黄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絶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絶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内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黄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内溫縣領牧向雄送御犧牛不先呈郡輒隨此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辟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爲黄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請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内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内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久之而怠用群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嵇紹爲侍中詣冏諮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操齊王起義艾爲政令尋軍用文須在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道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孫仕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甘行兩後官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得麞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與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淚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

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椀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椀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椀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椀之由還報其人家即女姨也遣兒視果是謂充曰我姨嫁崔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今視卿椀甚似得椀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曰我甥生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咏東聰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丞侍中元嘉五年遭亂殘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曰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舉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句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嘿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亦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子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宜減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便封裒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至異然法盛採撫興故以何爲實且從容顧諫理或可安豈有階階一言廢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瑯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繼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見彪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衛字崇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令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因事殺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稽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爲人所殺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遂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嘿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俊辟充爲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敦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才名參與中爲驃騎郎從府爲掾揩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復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時別隗時溫太眞爲東宮庶子王承奔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拉而殺之衆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何汝殺之而下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馬子指持王敦大將軍乃濡荊州文武二十人積聞文皆不乘勇乃借平子工帳使持下來平子手引人伏軍爲絕眞力士閣甚者乃舉上望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慨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亡千餘家結壘本縣宜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咸懷其恩義咸共宗焉敦有功封公歷歷陽太守外營將表曰書敵自峻自研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頂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及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

後賢記曰群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岦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群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
術爲阜陵令非工無行庾亮欲蘇峻術爲峻誅亮逆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
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
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
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
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
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
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孔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升御床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啟時坦上用
爲豫章太守坦辭曰少不行事以爲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開尹守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以華軼有功封
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不如此印師
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在御道逢匡術賓
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
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

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
眞汝南西平人少以學隱退而才實進止永嘉末人名曰頤領軍非時頤弟叙眞鄭祭晉紀曰初有
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荆州左遷侃廣州刺文武郡賓布衣侃裁闕大世及令侃將
敦陳兵欲害侃侃甥諮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叙則有惠於陶是梅
陶非頤也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膝明日豈
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先在坐不悅而去王

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鑒地王等世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
史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宰平仲外尹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
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一康帝登
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皇子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帝曰朕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臣

再陸者外之勁世目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范汪碁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迴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床褥閒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爲徐州刺史南國稱徐州故呼溫使君闘戰者以溫爲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眞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也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illegible]王門之別傳曰虨之從作選謂虨之曰虨曾舉坦爲尚書郎

[illegible]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否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爲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悔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也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仕至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眞癡[illegible]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索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晷別傳曰晷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音律加以標悟省率秀三豫劉牢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繹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周徙郢故為桂陽人含為太守庾亮辟□陽太守□少子也桓宣武辟為□□以官廨□攝於城）

西也小州上王□□久尹為識草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坐日□自□左之壽秀並□弟楚而已果遷散騎常侍□長史相□仕中散大夫門施行□舍自任宮舍有白□坻集堂字及致仕晏家階庭忽□荒焉生豈非至□之微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桓為兒求王女王許諮藍田（王坦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裕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橙上題之比下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統散騎常侍父虨護軍敳以義正器識知名當世歷位內外顯職終黃門侍郎驃騎諮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椀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敳即相江夷之父也夷歷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未至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慧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作荊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吳錄曰雍字元歎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異之以其名與之歷尚書令封醴陵侯為丞相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外啟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禮記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巽淫安妻徐氏安欲告巽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巽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閒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以見事免戎官世祖以戎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此言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楊駿女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求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之得免名士傳曰楷當收付廷尉中書八座傅曰裴王之賢李重西皆名重楷自明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準為鎮東將軍

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帝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進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
行酒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
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
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眞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兾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東海王越所暱越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
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知辭前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
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望自歸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几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盛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阮孚別傳曰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器而無出世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
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
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
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龍字子良永興長父長字季覽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
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
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迴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
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
知名族人顧榮嘗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石揖厚優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參佐名籍時直為參軍不言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湖段所諸豪姓斂錢僱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也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任飲酒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器局少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與三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敕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佯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頤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逡奔于暨陽劫郭嘆條求子孫有大禍將冥二萬可以有後故希求資山陽弟友為東蕩希自家覽陽反溫誅希弟柔倩踞希徐進於海陵聚眾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殺）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英武常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帳）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上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遍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卻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 火得龍淵 韋殺生之賊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遊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扶柳人也本姓衛年十二作沙彌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晉安帝紀曰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箸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illegible]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戎[illegible]壽陽玄為前鋒都督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堅輿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 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貫而容止不妄 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 堅別見 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 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 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 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 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 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與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
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哭星按泰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
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疏之足以爲束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餅賦諸文甚俳諧二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
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
魏略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客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累遷尚書令贈太常

何晏鄧颺令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比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忿欲爭之相如每朝稱病望見避匿其舍人欲諫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彊趙顧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與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之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群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中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偃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以為讌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蹤以為閣旨不可以志敢及之名士傳曰濤居輕晉之閒無所悸名皆與尚書盡敍之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欻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雖為與闇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親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恚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以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強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悟同寮敵有此言習齊三記便小慶畏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壯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懽家傭耕每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葩葉茂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桀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其稍漸為比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諡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

之尖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不知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趨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有清才美望翰少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衍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平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與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
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位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
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
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曰伯仁自致刑戮彼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慷
慨與淚俱下敦然甚丞相在坐代為之懼命彬曰拜
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欲拜何跪之有
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
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侍御史舒器業簡
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
射出為會稽不受父名會累表自陳討
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
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
赴水死評昔[illegible][illegible]貴友見幾況毀兄弟以求全鑄非又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
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
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
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
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
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當問從
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亮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
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
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
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

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
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
之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
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
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
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絕
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栖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illegible]風知溫[illegible]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illegible]伊去必能克定西
楚然恐不可復制漢晉春秋曰[illegible]翼薨表其子爰之代任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
[illegible]嘆未輯本數部隊為四昭將軍[illegible]令不改親則
覓所生輸未有起卓求此之令乃以徐州刺史
序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於門下文章志曰翼表
[illegible]征胡廷畏禪之我者故以拔桓溫時簡文輔
其[illegible]之劍拔口溫大殺能定西之然恐不能復制願
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事司馬簡文不許遲後累
如枝所
肖此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illegible]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略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賓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險遠而溫衆寡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焉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妓女携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以讖文改曰苻言己當王應苻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堅頭爲龍驤將軍堅頭堅小字也健即拜堅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群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及書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喚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熾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衞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祕書監歆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成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二繆所間終成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澧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佇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大守王胡之有知人鑒見胤謂胤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別駕博學多聞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皆必同之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荆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以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皆未以方嶽相許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識者知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

陳仲舉常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大山大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劒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謠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疋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 [illegible]

[illegible] 之風 [illegible] 伐惡退不有范孟 [illegible]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illegible]

詣州郡皆令就郵因使占之數日變乃覺步上之走之異曰邪君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鷂之網所能羅也魏王所辟兩賢選為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

裴頠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illegible]元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歷尚書令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曰如入宗廟琅琊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汪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王會傅嘏山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少有主歷雍州史尚書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名淳深默然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常父祕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孫女生五子秉給式亮忱也

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矣散騎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焉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眞寡欲則迹外之眞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清河太守族子籍幷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

自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排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

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褒論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孤為外氏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魏氏甥小而慧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騎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illegible]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生後也聰慧年十三作鳴烏水碓二賦完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皆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經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諭子舅荒送見下問士大承顏載歸不樂救人名狀還鄉思之令人懷如吳上下邦人非足矯非清廷屬俗所可緒辭世任吳下為人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邦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情和其中通理明學賢良累遷議郎今在郡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顧榮字彥先吳郡人寒之松堅明志行清助居磐遲之中無偽為之伯損吳郡人抗栢之幽夜之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陸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論善著述六藝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須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幕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並陸機兄弟又與見此諸君以不堪盛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性其山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作中尚中郎將亦歷監光祿大夫宏傳曰嘏少以清虔為名亦歷南友善並以人倫為意故世人時公才智之名自相以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賁簡稱按劉氏譜劉安成周安生甥宏讀井王氏甥

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播字友聲長樂人仕至大宗正生蓀入王故事曰蓀少以才博當世之官盛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蓀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學仕至司隸校尉胤字宣伯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也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荅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係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杖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顧一府故府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紹已見濤子簡疏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漢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穅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琛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矣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登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皆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

汝郡人貞叔平特士識淸伯歷尚書郎大傅外六入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傳十年曰幼學明可以勅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風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以小苑眺無今叔之首末聞追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寬讓周旋乘海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簡曠入王敦事口玄在陳留太守爲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敦仲得志於汝家叔適不免害豈能容我冒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不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於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孫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義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古人所貴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辭旨有古長史相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征王司徒左長史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角年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頹然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也既有家客常擁州刺史中原爲己任宗族役沖州之率常豫州刺史以使自招募任遊説此若有大江北攻城略地招懷義士不憂清中原而復石虎不勞復闘河南石勒屢敗逃毋蠡置守吏覺據石虎先劉吾輩與親苦曾兵方辛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爲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見耳賭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責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作雅人自多於邃 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明琅邪人舒弟也邃為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 邃是敦從弟 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言明親疏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絕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鄧粲晉紀曰顗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 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云尸利密[illegible]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應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illegible]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永嘉流人名曰[illegible]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illegible]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 [illegible]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illegible]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 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為軍諮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時年六十七矣 位望絕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己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閻鼎所害司徒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 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群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蕭然曾不莫美白走名譽久蘊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言非聖人不能無過遂盡職贊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 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有美名論者以胄後有而之望文康庾公每進歎曰中郎不亂者楊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 琮字子弱 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劉氏譜曰琮字萬安高平人祖奥太尉令父賦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識鑒少知名初為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會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邑上岸望見一空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廨也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晉陽秋曰裒簡穆有遠識故為時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 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庾

衍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輒出投茲山髮其蠅之以爲嘆注及按聞義軍起自跡敦屯于石頭是字之司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早卒成帝納乂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明寬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多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人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韶非盛德之風可樂也詠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稚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談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苟子王脩小字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手章奏相續以安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晉紀曰述貞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奥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

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言人之辭寡非擇言不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群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群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迥名相亞仕向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況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母甚謹篤義穆親不修小潔以清貴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姻娶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門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

猶物赤玉庾統小字也晉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偏將軍擇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爲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虨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以禮律任行終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案詢集詢出都迎姊於洛詩續晉陽秋亦然可此之謬誤明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是微之功不異王濛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温有平蜀洛之勳控盧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為揚州温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洎温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二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綸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壽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明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姑孰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蓋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仕至左軍長史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以荀奉倩而共交友其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遐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阮光祿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訶法汰北來未知名 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 王領軍供養之 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土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 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之贊曰遠風拂林明泉映壑 [illegible] 隨後踵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五年卒烈宗詔曰法汰法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孫綽為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迴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 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 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位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王氏譜曰耆之字脩載琅邪人荊州刺史廙第二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文字志曰脩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尚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按謝尚年長於惔神穎夙彰而曰北面於謝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 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之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與諺小異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群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illegible]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安北王坦之也 [illegible]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 [illegible]文章志曰胡之[illegible]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illegible]能飲酒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 阿齡王胡之小字也

謝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illegible]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傲朗 晉諸公贊曰[illegible]少有清譽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

敍道貴理中簡所有會高略古實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奇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俱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 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柯一作打又作仃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 晉諸公贊曰堪字世冑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鑒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冑亦被遇堪烈之子 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早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婿 岳集有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父在義義王後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晉陽秋曰鄧攸避難棄子遂無復繼嗣時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栖託好佳 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坂述雖而作不實油投火然眠方之未甚若非太傅坐知其微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嘗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繼日

殷允出西郗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語林曰羊賊用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此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世以言意則寡以言不見真長故不覺耳見子敬尚至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 王謝不通事已見 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王珣小字法護不言阿以未可解儻小名有兩耳 雖不相關正自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器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戮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用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言也貞痛恭曰卿何妄出同異遂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悅為構已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直亢烈忱通明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

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文仲堪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以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禮彈彈中人相調言議彈中誠有八乂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承書曰八俊者卓出之名也然信士璋曰東仲舉勝氣禺烈李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實之疑為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元送喪

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昌門與士元言 見陸績 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以為交友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卒 顧劭全琮 吳錄曰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 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少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 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 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吳錄曰[illegible]安其[illegible]返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 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得失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以其謀逆伏誅 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書曰瑾[illegible]江人[illegible]取為長史[illegible]與弟[illegible]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而又有令儀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 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 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諡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荀顗方陳泰 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加以淑慎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雅望清重紀心體敦方諡康公 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 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 裴綽方王澄 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 裴瓚方王敦 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儁爽歷中書郎 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處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為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疏髦似淮而密皆為二千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人祖陸樂安長父遵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陸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曰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以事務自嬰而[illegible]優於滿奮郝隆[illegible]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illegible]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為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名當世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嵩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與敦[illegible]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別傳曰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斯姣曾無異色[illegible]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騑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潭兄子也雖機辯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騑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會稽後賢記曰愉字敬康山陰人[illegible]潭字世康山陰人[illegible]兼之者其在卿乎騑未達而喪[illegible]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illegible]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illegible]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 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比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 王氏譜曰穎字茂英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 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未詳 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當不如爾 王述仁階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按太尉劉寶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撓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儉吝同乎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閒溫常失色 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志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大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illegible]減戒情言析何不遜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 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 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 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背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 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 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志氣恬敦無競簡曠交遊[illegible]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

得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俊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俊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友恭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為武帝親愛荀勖馮紞最得幸攸或以己立有嫌恐攸得眾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太子入問武帝甚得眾心朝賢景附不在太子王武帝曰何故朝士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又曰歸國者不可使盡無親戚之從陛下於是建之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使之國攸知勖紞間己憤怨發病嘔血而薨年三十六天下歸之知太子不慧故欲扶立為天下之主雖自竭其精力太子終不能從其所為而又曰惠帝為太子不使為大事陛下試之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北征劉聰神州淪覆而已南渡江表且如其若此也宜武之弘雋下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殷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元禎為宗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人宣城太守彝之子也永和中為荊州刺史都督荊州諸軍事時簡文為撫軍大將軍輔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己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浩少與溫齊名溫每輕之抗言於人曰簡文輔政引浩為揚州欲以抗溫溫素輕浩之譏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競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巖歷侍中遠延尉卿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郡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終于家居然自勝

一曰察任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劉曰杜

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以爲知言之弘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穎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illegible]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自陵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逼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床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王脩別傳曰脩有才其淡虛勝會所歸王濛以脩同叔致過之其

十四 當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爲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未冀州既受方任領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入士眾之和北中郎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回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與之書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

得由也前有趨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經奧淵原[illegible]

已醒當喻曰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 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靖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耽彭城內史父濟臨淮令奭歷車騎諮議長沙相散騎常侍 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世說中　六十六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中興書曰萬器學不及安石時居萬任安在私門之時名輒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

之歲凡三十人吳王[illegible]中侯始平武功[illegible]字世嗣年五十為首[illegible]書曰蘇則[illegible]人陳直疾惡常慕及許之為人仕至[illegible]西官名曰愉字休豫則太子少傅[illegible]忠義有[illegible]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illegible]敳頹然[illegible]自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 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illegible]文時人謂其有 潤於林道 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準太尉父畛光祿大夫祖楚風仕至[illegible]令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illegible]為胡之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illegible]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illegible]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 凡徹詣者盡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儕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僧恩王禕之小字 [illegible]王氏譜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坦之弟也[illegible]公主仕至[illegible]郎未三十而卒坦之常以為恨

（之贈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奉璧秦受之無還城意責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柱上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缻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蕭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爲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郎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郄交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羡曰此公好舉素率使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于時之談以阮爲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謝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

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恭質而拔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學儒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illegible]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擯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群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疾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盧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

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綜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稚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仕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羨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字[illegible]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illegible]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楂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郎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褚先生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掣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毋徙罰譖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好鍾律知音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宦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何以理其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納賢何以為卒任不肖以至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今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及元帝崩成帝立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發其私事坐以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亮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吳歷曰休皇帝好射列侯事口休在何孫盛曰孫休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

三侯將軍十餘人皆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囗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懇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吳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曰若九事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至論陰陽果爲何內書不問人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世所罕一書在曰此君不言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邪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其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注情葵藿義不盡忠惟察之爾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勤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颺曰此老生之常談又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

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逍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輔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與書疑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爲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太原人位至相國參軍知名蚤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平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所賓客與別乃頃門道至于下故憚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謁問料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娶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晉百官名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惠稱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撾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漢帝時改為賀氏父邵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嬰家禍流放海隅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引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群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早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佗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鬚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然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將軍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消如此哉蓋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答長史江虨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尚爲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不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之謬也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字季琰與兄珣並有名而聲出珣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

丁□庭之山故世謂廬山□武元封五年南□□□□觀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秋祭焉□□
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蠡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空崖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自記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東□香□□北眼九江傳聞清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覽其竒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
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
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王恭□國寶與緒□□□□仲□□□同□内匡朝□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諸侯□□平大□□坦之弟三子太傅□安□負婦父世惡而御之□田安□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寵數百□□□□晉於王深爲其□國寶擢□内外王珣王恭□□□之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抗表討之□□□□□□□王□子□非諸侯□逆要罪國寶□□□賜
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常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主簿脩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盃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

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
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
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
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譏誚一本不肯自斷遂入一本作數飲帝怒此則近也
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
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
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
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
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迴還更作牋自陳老病
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
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溫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勁平北將軍愔及表真等嚴冊以蘇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授中興書愔辭此行溫喜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熙小字中興書曰熙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
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向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弈弈
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太丘
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
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
髣髴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
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
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

然何鮮亦隨母在宮並寵加子常謂畧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乃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暑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孝武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幼子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處仲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武養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荊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群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爲荊州雅有大志每以門地戚重兄弟寵授不陳力曉識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踐當此時不能羅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備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所附治兵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將威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鶃鶃爲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也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文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爲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illegible]姿[illegible]年十九而[illegible][illegible]衆號孫郎定江東[illegible]下賓客自[illegible]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謂左右曰如此豈可復立功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越之衆二江之固足以觀成敗[illegible]等吾[illegible]吾弟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illegible][illegible]兩陳之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illegible]卿[illegible][illegible]此

二十有六於是一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徐廣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壽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中

金澤文庫

世說新語下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金澤文庫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豐對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宜上問安國所在左右以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

……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照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悴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 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 王氏譜曰詡[illegible] 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玠別傳曰玠在群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五月當形至下都而去矣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淵太原人祖默尚書父佑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杖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天子幸石頭以倉屋為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使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裁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峻卞壺不許溫嶠又三要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及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

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

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祖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生未朞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權字仲謀堅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有持儀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書林曰吾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省敬和進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安公亦萬夫之望不如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中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白額一作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處即發也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淵少好遊俠……機薦淵於趙王倫曰……降神之西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天邑必當含光瑤岸之民……列於……王……益明暗星形則廣……所甄也倫即辟淵

企羨第十六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歎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書郎。昶少為王恭所知……恭之動……遷……丹陽尹。盧循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年十七，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illegible]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舉頭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聘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亡謝鯤與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以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改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禮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處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致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未解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盡咸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度連徵不入翩翩如飛鳥下鄒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雋朗有義理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絃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僻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二先愔卒時後父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云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桓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於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

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迹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婚謝氏，以猜嫌致隙。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珣弟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誠以為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篤，子猷謂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代人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未幾子猷亡。[illegible]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羊氏譜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靖默，無競，美言笑，善尺牘。位至中散大夫。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斷也。天將亡夫子之徵。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之已見。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綏，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illegible]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貝，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外、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㗂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去皆捨棄。嘗經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illegible]

康嘗[illegible]入山，[illegible]民共[illegible]。[illegible]自云：[illegible]一人登者，所居[illegible]。字公和。康[illegible]百[illegible]。於是[illegible]神明其[illegible]其所圖，終不[illegible]。三年[illegible]歎息，[illegible]曰：先生不[illegible]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柳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illegible]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illegible]知其意[illegible]，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書[illegible]大[illegible]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illegible]官，居在臨海，任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illegible]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李氏[illegible]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重，字[illegible]，平陽太守。父[illegible]，[illegible]。廞兄式，字景則，[illegible]。廞少有[illegible]病，不行，居[illegible]。[illegible]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終身不及世事。年四十七卒。子[illegible]，皇后[illegible]，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illegible]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山石。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孔愉別傳曰：愉，[illegible]。[illegible]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illegible]

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己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閒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從之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吝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只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湯徵國子博士不起[illegible]曰此君時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傍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illegible]會稽剡山[illegible]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illegible]以武勇顯有功封[illegible]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illegible]有名位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illegible]見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illegible]筐篚之遺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illegible]小字[illegible]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illegible]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大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中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諫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illegible]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怨恚日久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illegible]帝視之大[illegible]是時使者並見不得上乃賜單于單于大悅[illegible]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illegible]）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以問卜者王旦王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illegible]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illegible]趙氏女也才敏多覽[illegible]）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了曰人有嫁其女而勅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國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遂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其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爲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

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度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箸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illegible]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槐[illegible]即廣宜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illegible]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illegible]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illegible]

以寧李婉坑乃知充出不得下人以充詔許死置左右布夫人充營詔以讓事不坐當盛德晉贊謗不世州下諸不遣李婉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云詔聽置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二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以自不肯還安且郭槐彊很豈能就李而□□下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樂良書二女典式入嘉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充□□王所殺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陽臣太原霸城人仕至□陽太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王昶也王氏譜曰昶字文新任至□守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窈窕□□□嫁□□果高明□□□此無足以見其□□□□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秦州李景也景字□□江夏人魏泰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氏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陽秋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

八王故事曰秀字俊忠琅邪人小吏倫數上秀作郎信任之稱倫言倫封趙秀從戶為趙人用為侍事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王隱晉書云重知倫作亂有疾不治右逆以致不此書乃一日自裁甚惡何危動加疾欲正威權當題殺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二髲一作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虞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江大之侃家無車，湛徹所臥薦剉給馬，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敘。」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為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華。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史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空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illegible]，司空冰第[illegible]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illegible]娶宣武[illegible]女[illegible]。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退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女也。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illegible]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徦遜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也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韶胡謂朗遏謂玄末謂淵一作胡謂朗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為遏之姊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

世下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illegible]猶存顯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眞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眞大司馬溫之孫也中叔父玄篡逆亮糾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荊州劉毅軍人郭斬之殷撫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

世下

宋直

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衰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喪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天寸而制之甚乖失遺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步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與解音於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遊造正德以魚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八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協之是以失諧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

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卽顯

荀勖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數曰黔黎將同異類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膜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脈處方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為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記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度 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又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荀之報會過於門夾畫甚猶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就宣學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光曰強力忍詬不知其他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當之虛鑒乃賢者為之質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中興書曰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牀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在關之文）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章録曰系字齊位至光祿大夫）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迴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晉安帝紀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選丁邪大守父楷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還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於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滅性以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病酒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也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并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幝衣諸君何為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掛犢鼻褌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致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啟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彊是其父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讌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讌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話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之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顗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溫嶠有俊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 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 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言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 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 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 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導別傳曰丞相三府名士州望由與辟命所加又延僚文辟屏寫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 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孫綽外內綜雖西惠使於暇寮惜為洛市肆上鴝鵒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頗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伊已見 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裒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游新亭濛欲招尚先已問可日計仁祖王當不為異同耳濛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濟為已無歸意乃再請即迴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朗高風振邁少倜儻羈有才士人多歸之位至司徒從事中郎不 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小帽去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文頃劉失敬百萬人許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無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為鄞縣遂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畢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鱠，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鱠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衛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毾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溧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夕，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中，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以為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
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裴啟語林
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
昔云四方過客入晉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
亭自剄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
人銜枚執樂喪者邪故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
所以有謳歌者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
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
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
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
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欲燕謝安作樂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
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
怨詩因以爲諫也
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
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
迹故抑玄爲事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
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
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
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字爲天人宣武嫌其二
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二既難重前却減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正忌日上云忌時其達而不

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諺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晉安帝紀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之廞居喪在吳起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郡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敗走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十五隨父渾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旣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率性尤好酒籍與戎醻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括三人各自得也人窮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旣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衍言於□□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青州□安□□□說太尉□太尉謂二令□宗將軍□□□□齊共之地汝可以建藩業內足以巨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飭容餘客晴篇皆得其喻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娶太原王述女名荃嘗箸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王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悅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illegible]於桓溫[illegible]爲超[illegible]情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彊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illegible]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迴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illegible]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illegible]也仕吳至太傅爲孫[illegible]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illegible]吳[illegible]張昭字子布[illegible]將軍張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illegible]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illegible]共

嘲鎮宗王曰皁孫何如人也

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晉氏春秋曰……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晧（吳錄曰晧字元宗一名彭祖……）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晧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州曲網川德之九不然以大則蔓起不否然之
爾以養性諮隔以丏了以蛾蘇同情不陸我其
哉須富人體而獨小丙了且陽人其倫喻子療揭子
不如大原温顥頹清况陽人華士卿劉許南陽
賢甚可南鄉訓此數云盖戍陸宿口商或甚阿
古語哉庵多妾鼻戍沖之尗南或口如舍隊絕
吃頭如巾夫紙荷得有亦崩可怖寸君詳夫序子樂走令附
遊登天到夫虛苻而得繽文竹可崇若詳夫序子樂走令附
古蹟構手足以大富居巫中字用何異覽其之能國家學
之前石抱櫻蹈木富居中字用何異攬取也之能國家學
之虎石國閘鑄鑿寶中之事力弱數見功其宜
事荷前威閒至老無所希也安辭身形猶然不困非命
也夫豈與夫
不向爽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渾弟也 次卅尹司徒事弟也 辟詞簡遂

劉子集書之 不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頴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 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 美張公稱善云雲有書與隱尋之 末得歷大子舍人廷尉平早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 陸玩已見 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 殷羨已見 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諸葛恢已見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 吳人以冷爲渹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 以戲周之無能 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 謂顗好媟瀆故 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亦已曰瓜 蔡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箸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王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也）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楚辭曰吾不忍與此終古也終古往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遂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眾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強未可決戰會康帝崩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並存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蠶室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以迕帝意下遷腐刑遷述書以成至于李陵之事又遭之以腐刑有人欲書者作室於蠶室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諡之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不終其志何也謝答曰... 正當動靜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集會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爰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爰客同為學生爰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惔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稚恭曰君欲云那放鶻只搦臘亦放何必其鈴 公邪
鶻鷂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 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大司馬溫廢之 同閭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 寘陵遠點執遏凉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 王　嶠 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 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楚子與王孫滿曰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也 足以爲九鼎之事也 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楚之不貢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孔安國曰後生少 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 貞粹 太安中除蒼梧太守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也獫狁北夷也 習鑿齒襄陽人 孫興公太原人故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豹奴桓嗣小字 晉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作江州刺史 王氏譜曰混字季江中將軍恬子位至丹陽尹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丹陽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須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 春秋傳曰晉士蒍曰脣亡齒寒 須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 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鎮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 倉郗融小字也 郗氏譜曰融字景山仕至丹陽丞一字仲根 王文學不拜

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 晉陽秋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治書侍御史蜀志曰亮以爲將非其所長也 王隱晉書曰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爲亮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貶之也 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群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 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 楚辭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

後王坦之范啓已見[illegible]見孫綽習鑿齒[illegible]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
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
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
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
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上虞人父咸大鴻臚卿顗仕至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illegible]悉除去秦法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illegible]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illegible]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
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
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支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秘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秦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而多金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乎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

子216 510

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宏放如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詣師王忱宗見國寧令寫衛之詰門走太問朗曰是王吏部兄弟末朗曰奔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佞狀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恆半露問之殊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諮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乎讀記曰成王有罪周公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長吳國內史父揩左衛將軍鴻作王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若昧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君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好兵燕昭王將軍率將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願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為正后矣越春秋曰越王句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罔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大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相害導呼冶令遂使營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時冶空城而置者圖冶城疑是金陵本台處高六年令天下靡邑孫虔不應隔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克兒晉諸公贊曰克字子尼陳留雍丘人[illegible]曹氏聞驚愕大恚[illegible]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言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

王大將後既□榮曰吾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蒙兒王丞相崩戲語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諸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
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群吏慙服自裁因事建
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
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彪衛將軍彭之
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二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
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
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迴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
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
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英中理荊州數多聞往王侍郎以爲荊州刺史有大牛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
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
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轉在角解奴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中興書曰行仁義太上所□
父二十既有信年之與□委佃三崇惠近足上不以宋失道時學顯羅同安令軍安固令營宅於伏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諧賢每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僚從徵命皆絕翻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邑人問其道曰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續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引泉飲饑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狄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群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紜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答難君親外自古如此未聞簡文以許諮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慚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不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膩顏帢𦈌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且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illegible]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黄取其儁逸（支遁[illegible]會宗[illegible]曰[illegible]下逸[illegible]）

象喩解釋莫句或有所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黄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牝而黄使人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於馬者也馬至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其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黄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荅曰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異同而價有貴賤其成敗在乎一言險哉安愛憎之於百金上之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鎭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illegible]次女僧韶適殷[illegible]）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服嘗俱詣謝公謝公孰視殷曰阿巢故似鎭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鎭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illegible]）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處之[illegible]）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阿訥[illegible]）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illegible]興道[illegible]邪人[illegible]謝[illegible]字[illegible]之司州刺史[illegible]永嘉太守[illegible]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蒸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

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謂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報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常討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官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讎隙有何意而剚之以刃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食帝過憩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忽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興人[illegible]好利專勢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幼穆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威勅務政綏御四

甬而處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亦云峻不欲亮曰蘇峻猜很終為禍亂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誅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同乳冑征西督舟進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
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
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闡非指其女姓溫也考之事實未可得玉鏡臺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嶠建興二年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和日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別號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彊無有登車理即恢之子會之妻恢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彌甚積
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皇夷之操行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
成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悟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禀昭見而能越人世秀卓識或振頤揮弱冠四前後有傖人來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與公之詐 阿智王處之小字也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太原孫綽安字阿恒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聲桓謂遠來投巳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中興書曰初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刺史不就還都因□小□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爲徐州□以伐□□□□失期溫劾奏汪爲庶人□居吳後至姑孰見□□□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遠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此故來迎之□去耳溫愈怨□□不□□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大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 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 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 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巳 晉陽秋曰初□□中軍將軍鎮許陽先甄裏上書請序後有罪告陰國未之會關中有變符從死浩偽京軍而行云修復山陵業有綱恐遂及軍至山桑關襄將至東踏畫驍保讓襄至豫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涼民而還宗去辜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敗軍大將軍奏免名爲民居駭還論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巳則書空去棰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 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所名林宗至市買甑荷甑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林宗異之因問

曰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叔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信使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詣人其衛從二斤具以大信宜令引丸諸軍長史自以名望凡進位遇至望而後來謝宗之徒皆時皆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然不乃抵倫嫌反遂伏誅仲文當明靜不見頭低乃劉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儉不能自奉養時不出外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時人謂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有明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是以負吝矣如自古而觀豈遠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烈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歷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谷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充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劉氏之謬此應弘度非弘範者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愼不可令大郎知 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丞相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伎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作㶚一作㸌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稱自以外戚晉氏致貴又恃至豪江爲其邦浮酒中足以人愷爲時軍而養之共大如塊丈尺餘愷食無崇品悉原之即坊於都街肆其意色經所見遲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見名有在事之傳刺嫉不得過時得敕方石崇神司隸奏按愷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韲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齏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植其柏公云陰虹屬頸千里志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貴之牛亦有之紫紅也[illegible]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玉寶玩侈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illegible]論之王府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者以濟為不長者而濟大怒[illegible]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illegible]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原憲字子思[illegible]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家語曰子貢衛人[illegible]家累千金結駟[illegible]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鴻臚卿馗之子也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以俗 牛心為貴故羲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寧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世說下　八十八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據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摴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眞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尚書左僕射恭時為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明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閒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鵝欄閒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曰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托以他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數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達東海郯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遇莫及雅者上嘗[illegible]或以雅為[illegible]至上不先訪籌時議謂[illegible]而雅以寵幸起於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緒與國寶皆有寵於會稽王也皆獲同惡相[illegible]小有如市賈然到東亭曾不攜豈直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少剛勇而黃鬚好討代郡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鬚可用也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摩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意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illegible]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illegible]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illegible]

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嵩備據險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近日之言曾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之初顗為臺郎猗既上官壽有風似以為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擲蒱臨當成者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曰伯仁總角時與敦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悲惜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憺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以母亡遭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得其令入坐議者將抑其表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後密往

仕郎彈山林門崩與許遐復云此人可起即以一郎戶 欲舍讓車駕陽太守其集載與郡書曰西明一郡 曰是寧非復道真絲何以華其縱通詢之朝 野翁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歸之無讓 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失 旣此非悟何其惑也 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益匪 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 何與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續晉陽秋曰初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自此而起 嘗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疾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 征西謝奕 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善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繼不識稻 何所多悔 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荊 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 少經軍鎮及爲荊州聞苻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外示閑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并力而實寡弱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愧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 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違 人生僧懸齋寶物遺其王辜奉財之尼以罪狀玄知其害 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 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於盤水瑠璃椀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邵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常有譖者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去職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
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
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蟧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蟛螖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邕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弟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
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一者為中今謝據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時以為謬誤不敗也）
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
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嘗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煖鱭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尤祿之孫右將軍潭之子少歷顯位與王敦同愛為庶人義熙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所會稽王以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其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非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敗五宮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宮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是熙妻使令攬髮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憂死矣遂納之有寵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紀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illegible]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illegible]論粲曰[illegible]有言而[illegible]粲藏於其內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後妻郭氏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明知[illegible]子甚愛[illegible]屬之臨亡[illegible]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午毋[illegible]出入宮中又曰此言[illegible]不能用終至[illegible]按傳稱此言則郭氏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太子當[illegible]其[illegible]白[illegible]然[illegible]物我不同或若其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illegible]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妬乃罵秀為貉子[illegible]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悅之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illegible]

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字德貞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史給岳[illegible]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

[illegible]

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

[illegible]

潘金谷詩集序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愷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illegible]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illegible]）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illegible]）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illegible]）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illegible]）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illegible]）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illegible]）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illegible]）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世說新語下

世說敘錄

汪藻

世說 隋書經籍志世說八卷宋臨川王義慶撰 世說十卷梁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

劉義慶世說 唐書藝文志劉義慶世說八卷小說一類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

世說新書 李氏本世說新書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 顏氏本跋云諸卷中或曰世說新書凡號世說新書者第十卷皆分門

世說新語 晁文元錢文僖晏元獻王仲至黃魯直家本皆作世說新語

按晁氏諸本皆作世說新語今以世說新語爲正

兩卷 晁氏本跋云癸巳歲借晁氏本自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門離爲上下兩篇 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學爲上卷方正至豪爽爲

三卷 中卷容止至仇隙爲下卷又李本云凡稱世說新書者書今卷爲三

八卷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八卷

十卷 南安劉義慶傳著世說十卷錢晏黃王本並十卷而篇第不同 顏氏張氏本三十六篇外更皆第十卷無名只標爲第十卷

十一卷

按王仲至世說手跋云第十卷無門類又多重出注稱敬胤審非義慶所爲當自它書附此世說其止於九篇乎隋書志稱八卷似是然則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說八卷劉孝標注續皆十卷而義慶傳稱十卷則世說本書卷第今莫

丂考於孝標注中時有稱劉義慶世說云云者則今十卷或二書合而爲一非義慶本書然也世傳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劉本載祖士少道右軍王大將軍初尚主兩節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糾繆右二章小異故出焉趙氏本亦以爲余始得宋人陳扶本繼得梁谿東鄉本參校第十卷事類雖同而次敘異又互有所無者仲至之言是也則此卷之爲後人附益無疑今姑存之以爲考異載之於録而定以九卷爲正用錢文僖本分爲十卷

三十六篇 錢本並止三十六篇今所録十卷是也本自容止至寵禮爲第七卷自任誕至王輕詆爲第八卷自假譎至仇隙爲第九卷以惑出四十九事載其所不録者爲第十卷

三十八篇 邵本於諸本外別出一卷以直諫爲三十六處使爲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録

三十九篇 顔氏張氏又以邪諂爲三十八別出姦佞一門爲三十九

按二本於十卷後復出一卷有直諫姦佞邪諂三門皆正史中事而無注顔本只載直諫而餘二門已其事張本又升邪諂在姦佞上文皆舛誤不可讀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載亦有與正史小異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

十六篇爲正

考異一卷

人名譜一卷 有譜者三十六族兩王李庾荀袁褚裴郤孔山楊蔡桓范何陳孫衛賀郗傅阮者二十六族周劉張李陶孫山祖諸葛溫卞樂杜戴韓習許和吳伏高慶馬蕭諸葛又譜十九人

書名一卷

考異

共五十二事唯劉琨卻胡騎祖約道王右軍王敦初尚主豫武帝會三節前篇所無餘悉重出疑劭僧專錄此傳疑紛緩後人妄取以補並舊所無正文與前篇時有損益而注多不同雖傳寫紕繆難諳然皆諸史所不載者棄之可惜其所載以宋本人為今人則勘僧者共標以前人也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無者以白字別之其用字不同者以注白字別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無者以黑圖別之

元帝始過江謂（舊本作顧）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慙榮跪答（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移（遷）洛邑願陛下無（勿）以遷都為念 [illegible]

[illegible]

建武元年上即晉王位立社廟于建康上大辟掾屬世謂之百六掾 [illegible]

右言語門已見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 內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也祖衍字泰林業
安太守父諶字正雅中書郎卓與阮放
桓彝謝鯤胡毋輔之羊曼光逸
阮孚號爲八達卓仕至吏部郎

右任誕門已見

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
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
皆流涕歔欷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棄圍而
散奔或云是劉道眞
嵇倩以爲曾連談笑乃可以卻
秦軍楚石一嘯大賜等走未爲
信然
也

右前卷所無邵本收在雅量門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
祖逖字士
稚范陽遒
人也祖偉字元琫父武字林宗上谷太守王隱晉書
曰逖司州主簿秀才大司馬齊王掾太傅主簿汝陰
太守部勒流民至泗口安東進般領徐州巡屯淮水
南於盧州起治鑄軍器累遷鎮西將軍大興四年卒
贈車騎將軍進州史謝敵府參軍李悌上書須求開
府祖約建書開視輾復之拂等謂此自前州府本意
拜之與失無與後故空通之約不斃慟常貢然文皆
遂布晉陽秋曰逖通濟不拘小節年十五未知書計
每至田舍輒以兄意散穀帛周貧乏與劉琨俱爲司
州主簿友善每夜言世事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豪傑並起與足下相避中原耳永嘉末帥親黨五百
家避地江淮所乘車馬以載同行老疾躬自徒士責
有無與衆共之又多權略中宗以爲徐州儀爲軍害
祭酒居丹徒經年不得調賓客多暴傑士逖待之如
子流民舊數楊土大飢客從攻剽劫盜爲吏所按並
皆遠之迎來北征中宗給千人貧使自招募也卒其
衆一旅濟江中流擊楫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如者有如大江遂定誰衆衆二千人與石勒接境不

使已附者優未附者歲中河南盡降有貸於胡者僞
行其鳴以令其賀胡破渡河皆先以告交踪賊黠
中興書行之如九旋懲功賞不瞻日躬自儉約子弟
負拊勸督率衆收葬枯骨爲之祭醊兗豫之民聞其
死無不流涕爲立祠逖既破桃豹進雖丘石勒不敬
關兵河南備復逖母墓求與交好百姓皆不意破云
之後重逖父母逖方欲濟河歸定貧捌間載州晉之
甚振快則吳人無大致遠段遠置妻子汝南大山中
孫盛曰逖康姻李牧也王敦害逖扇動郭默章建劉
顧等又寵多青逖部粲晉紀曰逆與鋻理俱爲司州
主簿京都大亂逖率親舊數百家下所乘車馬給同
行者疾者身步涉貧貨易衆宗衆共之衆推爲行主
勢令書然法自親始上以爲右丞相軍吉祭酒朝廷
草劍臣主之權未深刁脩劉隗斷內外長性倜儻不
數細節以是見出爲豫州給千人粟布使自招募逖
與臨淮強其部曲作劫末財以聚衆刁協等以逖不
許進討奇其豫州以衆授荀組以逖爲輔國將軍
本以逖子拔[illegible]爲[illegible]國將軍逖乃進征所向皆平主
云百姓如喪父母變處立何逖子接盍儀極表字筆
舒州治中羨子常負外希侍掌孫茂之法關獻之忌

右賞譽門已見

劉琨善能延衆郗而拙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有數千
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府
處理
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適然寇盜四攻
而能收合人衆拔行端勤十年之中敗而能振若不
能撫御其得如此乎且函荒之世千里無烟豈一日
而有數千人歸之余足以成功若一日數千人去之
又安得一叡之間以對大難乎
世疑苟欲愛奇而不辭事理也

右尤悔門已見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梁果有餘
軼字彥夏
平原人也
曾祖歆字子魚太尉祖表字偉容太子少傅光祿大
夫父[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河內尹晉諸公贊曰軼達於當世者
[illegible]汲[illegible]人物[illegible]撫大小[illegible]衆論識之軼至散騎常侍
江州刺史[illegible][illegible]晉紀曰軼未陶保領江州義軍將督

司馬越沮胃其兄子孫曰華軼郢有匡天下之志而字不足且循東不千倫亂將作不可託也豫章太守周馥起衆攻帳軼是以敗軼由人傳長史爲江州有蕃臣之節心國之成于陽秋曰軼少有志力在江州威刑因檀命民庶甚得江表歡心與周同契宗使周訪將兵代由尋陽觀其廢興衛展山下陰管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少有才氣爲建中郎五子傳首司馬越以安太城從斬事之紀曰軼司軍馬以越奔嘉四年十一月大傳長史華軼爲江州不憾於長行永臣天下之志遣月入洛命使者曰爲江州遭王大臣祖以明吾爲司馬和其後五年七月入山東邪王敦亦易琅邪王與吾衰華軼不從命憲連氏軼出走入山東琅邪王爲五子素受教各其妻子遣二役受得大命傳王軍晉又書曰乾訪祭肉以其父書又本壽春陽州節度曲陳安家又揚州東節度軼軟云唯欲見誥書遣詣揚州曹楊子丞故揚州東請討軼即時行前史衛展禮尊與孫草大守周大廬子共爲內應軟遂展追獲又殺軼一子

右識鑒門已見

一□□上

祖車騎過江[左]時，[既]公私儉薄，常[亦]無好服[玩]。[後]王庾諸公共往，祖能忽見[但]裘袍重疊，珍飾[帶]盈列。諸公怪[而]問之，祖曰：「昨夜[已]復[在]南塘下發。」[昨夜一出南塘]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王隱晉書曰劉遐爲齊陰太守部勒流民至四口元帝建版徐州及主以南十五六品月陽大守王導刀得一但見遣幽爲濟州納布千正使自募人得七入百了不給役西壹竹州丞相又遣祖日大陰奴爲喻變賀邪何以白騎拒守迎盡殺之與胡相對遊識令作白布囊盛土千數賊欲取之曰因令擔曰朱賊遂得米無限胡識石勒遣十驢負米遊知之得攻取盡得抗豹乃逃

右任誕門已見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語卿阿黑，何敢不遜！催攝回[而]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之]乃[而]止。舊云王敦甚憚祖逖識云三有異志懼曰

[一作]我在伊何敢聞乃止逆以太典末死殺以永昌但遣送

右豪爽門已見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乂[平北]聞其佳名，[知其常親供養，乃]以二[而]婢餉之，因以為吏[中郎]。人有[人有]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納字士言祖逖兄也晉諸公贊

[去祖]曰納以名理稱歷清職大夫中爲左丞累官至護軍詹胤延引洛陽破入吳王隱晉書曰納丸世孝康諸

寔母三年齊征蕭參太守士初品爲以西秦軍晉書兵嘗太洛陽令天廷子辟丞相晉爲公私参太守洛陽令温白惠約以約還父之繼尚書監酒因約陽言始共妹女約父增以為公軍如朝廷理約曰納歸始法良之納甚除兵之輔紛猶亦大夫子辟除光祿大夫

納驚此輩取人哈少府言名士運蒙秀才可納門

晉清白地人妻二婢更納弟壽往納難春察志保同文義納亘司司如日士鎮壽若以親

右德行門已見

祖士少道王右軍：「王家阿菟，何緣復減處仲？」王隱晉書曰約

字士少逖弟也與平陽孝廉司川辟七府辟成帛令至泗口安西將軍臨淮大守丞相祿事從事平郎司西安傷變起蕭寇暨雖沒尋生婢賤結悰闕事後西將祿敗傷表不聽恐惡深喉大致出害戰奔懿刑曰約偽將安東逵春約去歷官幾子瞳大弟軍秋約傷豫史以聽頜胡騎被人攻城大兵中西風將紛州攻部城登梯作上所幾樓壞懷又作識駒鄢一日作擁執繁鐵約統挾樓梯西

此角行情三十步庾紂始大偽德蔵洋呼孫杈敕伍
子齊勅若使胡奴得城當能持白月寸腸管帥前不
急令風陣賊還當亅把十卜後風幹哺賊是錡以兄
弟並為俯領鄉公初出便開對合敗攻宮師五千救
臺忠功不稱於是因蘇峻約兄子行為與兵叅軍及
族子胄咸同之部陵令陳先師衆至約號事約在內
約佃客閣秀[下作秃下同]亦老白驍謂是約使研胄
斷驛萬歲秀戶覆不身面先試反視知非郎出約自
譲還壽春約欲據武昌溫橋揩吳兵我拜中國兵往
可判握樂丞也品橋見約書長歎虎之約兵叛數約
怖使戴羊於冀門戶中獲厭之約到厲陽騰曰城外
有騎當利止有千人奐約因委投石勒勒大待遇
紘約本幽州名族實客皆門勒登高望見車騎甚勞
約又建左右舊鄉里先人因主炙怨盡打鞍晉陽秋
曰約將數百人投石勒弟見欲誅之以閒中未定
故未斬箴程追曰天丁祖定空鄢明迪顧此漢高誠
了公也祖約猶待自用感之石勒乃給曰祖庚春來
錄未得善中可集子弟一昕負見至曰勒霧以庚令
遐請約及諸祖無少長飫至知偷乃大飫酥節其外
孫悲逕於市約中小子姪百餘人悉屠戚之歸共理

賜諸胡逃有奴口王安行之甚厚在驛丘告安曰願
胡石勒爾頻也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帛之寶既
設石勒遂為大將祖約之詠今多將徒於市匹香罷
何齒迎馬寸道重蔵之以為人自藉道重時十異調
處來許重名奏小字休充既至京都並以其士璃之
子始年至生見之或問順蒸其父不管曰歲勝陛真
餘包歷歷狗謂顧既甚驗於
是番直失病莫不歎恨之也

右前卷所[無]

王大將軍[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illegible]以如意打[唾]壺[口]邊[唾]壺盡缺 一本於此卷後復出一段云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不云以如意打王唾壺唾壺盡缺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疏率學通左氏

為了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敦無子以兄含子應字安期

右賞譽門已見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幼輿[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時]人以玠為王人 玠别曰前篇問一夜極而發病因以此死此又曰謝目可[illegible]

鯤正始何平叔等善談玄理

右賞譽門已見

王大將軍下庾公[illegible]聞居一有四友何者為是答曰君家中郎[illegible]我家太尉阿平[illegible]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公[illegible]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曰何者是[王]曰噫自有人[illegible]王左右躡[庾]公庾公乃止 自敦謝意

右品藻門已見

王敦[處仲]世許其高可[尚]之自[目]當從欲[illegible]體為之弊左右[門]諫之[者]敦云[illegible]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可開內後閣[illegible]於是逐[illegible]婢妾數十[人]出之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

右賞譽門已見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是我進伯仁退

[illegible]

右品藻門已見

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右容止門已見

右崇王愷競以豪侈相尙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一作不耐酒輒自勉彊至于沈醉大將軍每固不飲以觀其變

[illegible]

右汰侈門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王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先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illegible]

以仁情不能已敦曰從仁自欲刑戮且凡人遇哀傷
何爲者哉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執於秀遂數
本還作還其有何罪而致禍勃然曰兄抗於犯順以
劉忠義謀圖不軌禍及門戶敗大怒厲聲曰小人之
狂持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救爾邪丞相導在生勸彬
退謝彬曰昨暴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章自
昔數以至親不忍加害形爲豫章太守其後爲凱若
以酒曰腳痛不能拜一本無不能拜三字
作俞章方直風味之好雖居眼貴常布衣蔬食人傳
少東史蘇峻平更築宮室彬爲大匠遷尚書僕射
贈常侍特進衛將軍一作遁亭簡侯彬惡生彭之以彰之
反逆彬從兄寫一作遁同以彬惡戮平之死等唯王
相導與彬爲行騎開府儀同三司封侯士舍彥之弘敦兄
也敦以爲驃騎將軍於社稷王舍亭逆處死京
師敗舒字處明時從州刺史父會字士和爲宗
敦所知委少高尚年三十州也太傅辟御史舒爲
爲青州位依焉敢以一拜豫章令人兵無亂不吏舒
主特全封王寶物於地以秘書監時人無亂不路
舒不取敦深知之參鎮東軍事豫陽令公裴祖
中郎山從事左舒爲司馬轉後車東城公讓轉爲東
驃司馬裒宋本下有裒字作裒裒舒代裒任爲北
郎徐州刺史人字初王敦以舒爲荆州刺史稱疾尚
音儀不射拜無軍將軍會信內史扶中一千石舒未父
名會不行朝議手同音異於豐無嫌舒表音雖異而
字同乞撿定郡乃改會爲郝蘇峻作逆假舒節鄧督
揚州刺史事舒討誠所在平定陶侃監新東五郡諸
書爲江州不乎辛痛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彭澤之穆
庾舒生晏之允之允之字淵猷將軍番禺忠侯允之
生希之希之生冲之冲之生範之範之字孟生光述南之郡蒞太之
亨貞子武陵內史範之主情之範之字孟光南郡太
守橫之生嫌之倫之等也合之授舒舒遺軍逮之含
父子廷水而嫌以爲君子不事所非不非所事舒若
以政人生行狀則不應少長受其友愛既蒙其力兵
之交醫自親情過友于永昌之始風義需同大寧
之臣細異義教用乃遣軍逆征勇使熙以州
曜上宮禮下傳死含若以舍父子元惡欲義以
咸帮與之可敗骨肉舒以寄元征義使以
以所拘求安朝有明王寧猶以齊平見衛以
爲罰弟以子乎若大王舒可謂非人以平衛見以
賣門不三危於國何傷骨內以全王彬折兇誅於鳥

受二騙於王可謂剛
亦不吐柔亦不茹矣

右識鑒門已見

王大將軍初尚主豫武帝會既外殿覺上覺上不平如
坐箕中行乃顧看四坐無出其右者意尋得定晉武帝女
舞陽公主字脩褘

右前卷所無

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
王去廁廁上亦下果食之遂盡食遂既還婢擎金澡
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豆著水中而飲之謂是
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右紕漏門已見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亦楚音時武帝
喚時賢共語書伎藝之事人人以多有所知唯王敦
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武帝即令取鼓
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枹槌奮舊音節諧捷神氣
豪上傍若無人於是舉坐歎其雄爽武昌釣臺上鬪生
行船打鼓以桶此能催而一捶小異敦以枹桶碩机
曰可根態作側口不然此是回飆趨使相之云船入
知故若於敦世一作笑口以後

右豪爽門已見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一作拔）中間行已歷見語卿知
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旣（一作新）
疎無知之者吾嘗以卿言爲意殊未有所得恐已悔
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
正自患知之便便過（一作便得過）不知便便負實

右賞與前已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一作美服）藻飾飾置甲
煎粉沉香汁之屬莫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一作著）令出客多
着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服衣意神色
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石汰侈門已見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
峯距（協字玄亮勃海人北父攸字偉林御史中丞阻蔡字孝先經南軍司馬晉陽我曰無有史學忠於事上撲陽工文長少王左司馬承嘉建律朝廣悉協所嵩也節祭晉紀曰協中朝爲博士疎開多通朝廷創勢度多協所制性鑑楚多作王哉哨味協綸入見上上令惷協年老不能騎馬爲自兵所又成口進江南山中爲敦兵所追協位至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彝字大倫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彝子逵等同恒至感延伙訣下壼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字玄仁中書令祖統字建業琅邪太守晉陽秋曰壼懷令宗着作郎明宮中郎長史琅邪性子師奔史中六宮尚書郎事於上䧺然欲敕正叔世不肯苟同時好在朝向書中最任職明帝器之亦欲以豪風己任阮孚朝之書曰爲何如舍瓦石不知之奇以答曰與諸君自擾一作擾弘風尚報其冨之非我而誰庾亮召蘇峻壼固爭之未聽壼司馬台勸之蓄良馬以備不虞）

於是嘗曰逆子言之理無不濟如其不然命也肯須馬乎將
而壼二子盱之眛並死於宣陽門內㣲士瞿湯聞之曰父
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壼尚書令
父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忠貞公嘗
贈鎮軍將軍乃加侍中騎將軍開府謚忠贈尚書令
書郎弘納誠壼厲色於朝曰祭晉紀曰咸和初子游甚
第多欲迺壼屬色於朝曰傳禮傷敎㝎此之甚中
朝傾覆實由此之嘗紀曰咸和初敦不至壼明
帝初崩皇太子將即位太治之王導庾亮以不止
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導疾不至壹
立寧是人臣辭疾之秋導聞之乃與大行而在至
户彥道廣州刺史贈生之伯中疾領軍壼子
之生延之虞令延之生彬字奉南中郡丞鶴壹耐皇末
暢

右賞與門已見

周侯於荆州敗績還未值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
流弘器何可得遺

右賞與門已見

元皇帝旣登阼以鄭后之寵遂欲舍明帝而立簡文
于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旣於禮不順非於倫且明帝
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唯
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順同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而慮
諸公必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見然後欲出
詔付刁協刁周王乃旣入始至階頭帝便逆遣傳詔卻
遏使且就東廂周侯未悟卽略卻略卻下階丞相乃披
撥傳詔王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不見臣帝默
然無言休出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然後
始定周乃慨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

知不如也鄭后名春滎陽人也祖含臨濟令父愷征西參軍后先適田氏永嘉亂渡江入宮生簡文簡文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封琅邪王右將軍太常撫軍將軍[illegible]會稽王尚書司徒[illegible]事由是[illegible]小苦[illegible]

右方正門已見

許侍中與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爾時已自被遇遊宴集略無不同嘗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中眠顧至時曉輾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語諸客曰此中亦見難得眠處[illegible]

右雅量門已見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illegible]

右文學門已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illegible]

右方正門已見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illegible]

晉欽㝎悖自相題目爲八達世稱曼爲都致阮放爲宏伯郗鑒爲方伯胡毋輔之爲裁伯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濌伯號兗州八伯擬古之八元以隋舒江淵以谷食爲穀伯史時大肥石笨伯高平張嶷以拔安爲滑伯曼弟聃以狼房爲功伯以擬古之四凶按江掾學上中興初爲[illegible]子祭德大鴻臚襄邑李矣淵生象徂象字元齊射定度六世孫沛令驍騎將軍徂宇虔南康大宁徂子詩建安太守靜生隆籍與等隆給事中隆生瘉求等寔武昌太守寔宁該安西參軍事該生練青藉臨水內史籍生巍吳令嶷生法貞等奧御史丞生又等史晴位王孫章太守沖史中丞武昌內史民其後也江淵需學爲業史晴名行無違以能食體肥並云四凶可讚誣矣華騁凶狂佞四凶矣曼位至丹陽會稽太常卿曼生賁字虎賁秘書郎也

右企羨門已見

過江初拜官相輿飾[illegible]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饌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乃一作精隨客蚤晚不問貴賤羊固俄臨須拜臨竟日皆美供雖晚至者猶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腆華乃不如曼之眞率

固字道安臨海太守父梅一作[illegible]守長樂車騎從事中郎祖侃字謀甫御史中丞國子祭酒侍中一本作時御史

右雅量門已見

王公曰日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右賞譽門已見

祖約就王丞相宿[illegible]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尚公頭鬢未理體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夜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右賞譽門已見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悅字長豫丞相子也少以相長知彰箸稱侍講東宮拜騎都尉稍遷中書郎蚤卒贈常侍諡典貞世子白

右排調門已見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識之[illegible]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嘗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讚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賞歎甚深[illegible]

[illegible]晉陽秋曰東海王述字懷祖父承字安期東內史述爲丞相王導掾左軍長史臨海太守會稽內史征虜將軍揚州刺史散騎常侍尚書令衛將軍贈驃騎將軍開府舊[illegible]簡庚述二子坦之禕之

右賞譽門已見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牀呼共坐來此是君坐[illegible]

充字次道廬江潛一作[illegible]人也曾祖貞字元幹光祿大夫祖惲字叔豫州刺史父睿字彥安豐太守晉陽秋曰充有文義王敦辟爲掾轉主簿王導器之欲使鐘相及爲宰相所綜廣雜起佛寺供養沙門百數徵使役民功賞萬計而姓有第一作子能成帝崩更冰欲立長君充欲上皇子爭之不能乃言於康帝曰去年國下龍飛者庾冰之功臣無而爲驃騎將軍開府錄尚書揚州刺史贈司空諡曰文穆公

右賞譽門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illegible]

有何少爲王公所知重足故屢發此歎今西州也丹陽記曰揚州廨王敦所創也揚州舊治壽春唯劉繇治曲阿吳範諸葛恪則建業晉自周浚至王敦仍吳之舊數後領州牧及相温桓立恐治敦王茂弘已來及相讓則在建康永嘉元年顧榮誅陳敏揚州刺史劉機治建康王敦代機元帝渡江居城府敦便立州廨於此及王茂弘爲州又倩舍守令之制置多茂弘遺事也宋大明中分此廨爲二王第元徽初改創今與後昔構矣

右賞譽門已見

王丞相性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能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敕去曰愼不可令一作使大郎知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見逐歸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對燕曰悲夫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之饒對曰三叔之稷不足於士君廄馬有餘粟果梨後宮以相擲士不得一會絲綺穀從然而繫士不得以爲緣夫財者君之所輕命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爲所輕而使士行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然曰賣之過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右曰鄙哉辭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家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者曰天暑市遠餘之不售不若獻之君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務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右儉嗇門已見

王丞相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王長豫爲人恭謹順事親

有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恬字敬豫丞相第二子也中興書曰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爲公門所重晚好多伎藝善奕江左第一州別駕秀才司空辟琅邪王友中書郎詔以爲中書父固辭之時南蠻校尉陶稱告庾亮反詔以恬爲後將軍懇郡太守加給事中領萬人監江州諸軍事去職俄而明後一作彼制城迎一作赴括寫前位守石頭遷豫章太守不之豐後軍吳府加常侍從會稽內史常侍將軍如故遷中軍將軍諡曰晏子湜浩等

右德行門已見

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愼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爲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前妻自求相王長豫亡不載凡人春暖王不悲傷遂[illegible]曹夫人彭城人也父部字道武鎭東軍司馬祖設字祖嗣征西參軍也

右德行門已見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使俠其人有才理勝望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民文祖訃字仲御史騏光祿大夫贊生公長風吳國內史谷生宗尚書郎宗生鸞賁珍繁齊懋介北中日台謙珍生充黃門郎繁生蹈路生安今工貝外四相彝字茂倫讓閔熙元人祖楷字正則齊北相父宇景韶公府掾晉陽秋曰彝漢太常相榮允世貯有鑑識比之許郭爲宣城內史遇蘇峻之亂秀韓晃所害贈廷尉卿彝五男溫雲谿秘沖雲宇雲子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諡曰貞廣溫雲生元道謙序字始恭宣城太守贈江州刺史序生建之放溫等別青說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曾祖潛丁潭字[illegible]

掛吳仲祖望一作望時元歲共緣章太守文皓宇
公賊將東大守當陽郡時角至淵大清許已有同歷
官手車騎將軍制濟詣不且亦工揄少時音得一
靈技之爵不策中羅連三左鞭一揄心性爲及其名
不事丁人詩中聽建三太鬱二男之以者倫揄闕之
曰有此因取同揄罕為生安國閒閑字酒二建共本
守聞生許字字恭炎採大夫既府靜生山士山民等
山士會指太守山士生景亮不子舍人景生第今太
尉西昔採山臣顏與太守山民生遺存今步兵拔尉
安國別有說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父國字子縣
吳司徒相覽亨孝連始平長安一本無丈字孚光綠
大夫言陽秋曰孔欽東丁巳處術傳康吳管名會精
特人所之曾舊三康一作隱若名之之人謂之令若
當康名拔賞若得人敘以則萬雅推曰君當
為大郡而不善也或問猶雅日器大狩也取其音狩
也益為大郡咸象以齒楚鳥虎嵩為人所欽而取其
郡後為吳難尹
為成克戒結

右品藻門已見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一作盛目左右無莫
不悚懼召諸公來溫嶠至不謝但求酒及炙王公導
須臾至徒跣下牀地謝之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
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而解諸公共歎王公
機悟名言
詠時在南州敦已國不能下邵是王含錢
鳳留也晉陽敦已紀敦參晉紀並曰賊至
溫嶠燒兮甚猛以裨其蜂上敢望帥亡之不得度大
把青陳許重之計久之乃露械果不得君而說云帝
今斷橋不略卢與明丈有遣丹陽記曰大狩者吳鼎
南康六橋也二曰宋傳嶠女吳東門號青龍門西蹤
曰山虎門公門曰支而有門乃曰公事未簡四方冷
名別橋口朱雀將用三門閉大寧二年王含軍至丹
歸产昌臣燒綱大以瑗南宋京後京師顧有事敢二
晨符無以運亠陽梗竹一作綺南望為丹州王成寶

三年侍中孔義後嶠於是稅術之行者其材又值艱
一作鑑官初創乃一作擧將衆擒榑以治城故浮舫
新仍至今大左中騎驍府立東桁改朱雀為大桁晉
起居注曰白丹為揚都大使者王康立之溫嶠字太
眞太原人也孫恭宇世衛廣南文子父稱官少郵河
東太守晉陽秋曰嶠為川諫彭官從尉應戲有重名
與瞻所推而郎聚兹積齊嶠興戲京都伏之冀不鐵
手數更器之大鄭東灼然門空停承冀遷鄉里參乎
北劉指軍事司空右司馬行上太守建興起居正
曰大將軍跟遣右司馬溫喧西時胡至上章石勤要
之瑕輿戰判衣建武初遣嶠奉表勸進宣賜瑤至上
甚重之王尊等並交之中宗卯丘詔留拜散騎長史
太子中庶子屬上書寫或待臣箴明帝詔命文章悉
令嶠具草詔以為中君人非乃免承昌元年王敦至
石頭太子敦出楚之出者哀未從又扣馬諫以持重
之室乃止卻史中承塘鳴馳勸太子行以雖擊撓曰
社稷事去多敦聞賢識太子宜雲之肅為左司馬晉
紀曰王敦以不孝阜明米衆言曰大子黃鶴溫司馬
昔在東宮愈其行集眾問嶠太子何如人答曰小人
無以淵君子又問嶠色甚屬答曰鉤深致遠非愚儀

所識然以禮事朝一作陽注書之可稱秀孝數盡敦
與嶠言論往往謂以大瑜致神色不于遠乃勤其府
事交其腹心吐盡鼓命驗事事谷度我鳳秀之聲價
曰遠世儀精神溢腹鳳信之公權者京尹使稱天門
嶠辭作才言甚若切數問其人蒙稱與義鳳鳳愈自
季服周來嶠或曰鳳頻嘗語嶠諮忠之後數大會使
嶠行酒錢鳳託醉不飲嶠以手敗掛罰耳曰溫太眞
行再我風安敬不欲於是風一之沒以私懷不納也
毅逸意嶠為揭州及叫揖手逆孟公將赤原梁至閣
褒蔑如此者再三我缶信之交至朕使主太寧中殺
作逍品加嶠守塹將軍嶠表諮阜以殺嘗失起贊曰
溫小子內叔要當生得欲后環外憚外一作謐初云
敦巳死數曰與王導將後督司太眞別未幾日作此
事羣公見之成共駿掃敘卒加嶠前將軍成和初出
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以為村史空治讓章都督空
鎮武昌嶠聞蘇峻反京有篤亂異營兵推陶保為盟
主保先茂庾亮曰吾憂局外將本非國家顧命大臣
今日之事本不敢當嶠論請畢辭居曲什人相述嶠
參軍王憩斯曰蘇峻豺狼如遂貞至四海雖廣明公
犀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况豈

文法不行邪乃許之江州食貴于荊州為主假大...曰時君前去不憂能良於兵擁二...欲得君為...

以為豫州刺史...

右捷悟門已見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公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汙人（一作 曰元規塵汙人 ... 冶城 ... 三里 ...）

吳時為鑄冶之所王導後得病積年不瘳使人占云宜遷冶城於石頭...

右輕詆門已見

任育長（一作 育長下同）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皆一時秀彥（一作 皆秀 俊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擇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石一作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既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一作 令為熱 飲為熱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育長名瞻樂安人也...）

右紕漏門已見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之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此遂斷（舊云 帝因覆杯寫...）

...道也

右箴規門已見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小兒共敘主客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右夙惠門已見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陸玩拜司空陸辭不獲已乃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以為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植之臣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規**

右箴規門也曰

王子猷已大司馬見温[illegible]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日久因當相料理徽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右簡傲門已見

琅邪臨沂王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illegible]

彪之 隨之 鑒 瓚之 續 儉之 僑 假 禧 清

覬之 僅之 惠 昱之 約 峻之 深

玄之 泰 標之 彪 繪之 遐

疑之 華 羅之 融 徽之 昕

逸之 琨 寀 琛 選之 濟

肅之 臨 喬 奭

發之 述之 畔 翊

楞之 肅之 悅 嚮

雄 運 戎 方 猷之 裕之 進 叡

文 衍 文 興 琰之 瑒 粵 淵

愔 玄 瓊之 鎮之 瑾 素

詣 岳 望之 韶 殷 文

澄 徹 楨之 佟

楚之 禎之

紡之 奕之

瓊之 悆

奎之 思

思遠 恩 昱

謝 恩之 素

一世

琅邪王氏本居皐虞後徙臨沂漢大夫吉生御史大夫駿駿生漢大司空崇崇孫後漢中大夫遵生青州刺史仁仁四子曰誼曰叡曰典曰融

叡早殁典無嗣生誼

融字巨偉辟公府不就

二世

祥融子字休徵晉太保睢陵公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五謚曰元

覽融子字玄通晉光祿大夫即丘子咸寧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曰貞

雄覽從祖兄魏幽州刺史

從弟

三世

肇祥子晉給事中始平太守以嫡孫庶不得封

夏祥子蚤卒不得封

馥祥子嗣封睢陵侯晉上洛太守謚曰孝

子216 545

烈祥子蚤卒

芬祥子蚤卒

義覽子字士初晋撫軍長史晋史尊傳作鎮軍司馬襲卽丘子

基覽子字士先晋治書御史

會覽子字士和晋侍御史

正覽子字士則晋尚書郎

彥覽子字士治晋中護軍

琛字子璋晋國子祭酒

渾[redacted]子晋涼州刺史[redacted]陵亭侯

叉雄子字叔元魏平北將軍

四世

俊[redacted]子晋太子舍人永世侯

[redacted]子嗣封晦陵侯晋散騎郎

導敷子字茂[redacted]小字阿龍[redacted]太保司徒大司馬太傅丞相薨封[redacted]丘子進封武[redacted]侯又進封始興郡公咸和五年薨年六十四謚曰[redacted]獻

穎[redacted]子字茂笑晋議郎不過江年二十卒

敞[redacted]子字茂平晋辟丞相祭酒不就不過江襲封堂邑公年二十二卒

含基子字處弘晋光祿勳驃騎將軍

敦基子字處仲小字阿黑晋大將軍年五十九卒導從元

舒會子字處明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彭澤縣侯謚曰穆

邃會子字處沖晋平西將軍

廙正子字世將晋平南將軍護南蠻校尉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

曠正子晋淮南太守

彬正子字世儒晋光祿勳尚書右僕射年五十九卒贈特進謚曰肅

[illegible]

羲琛子字逸少晋[illegible]敦從兄也

俶琛子晋吳國內史

悅導子字長[illegible]晋司徒[illegible]功封安豐縣侯承[illegible]二千薨年七十二謚曰元敦衍從元

衍又子字[illegible]晋中領軍尚書令太尉年五十六卒

恬又子[illegible]

詡[illegible]令

澄又子字平子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軍咨祭酒南鄉侯年四十四卒謚曰憲

五世

遐俊子字栢子晉鬱[illegible]太守贈光禄大夫謚曰靖
悅導子字長豫小字阿太一曰大郎晉吳王友中書
侍郎贈常侍始興見其子
恬導子字敬豫小字阿誰或曰螭虎晉後將軍給事
中吳國會稽内史（一作鄱太守）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
謚曰憲
[illegible]導子字敬和晉建武將軍中領軍升平二年卒年
二十六
福導子字敬祖晉元帝撫軍參軍襲武岡侯蚤卒
劭導子字敬倫小字大（又云字大建 一曰）建武將軍尚書僕射中領
軍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 [illegible]
薈導子字敬文晉鎮軍將軍散騎常侍贈衛將軍
瑜含子晉散騎常侍
應本含子為敦後晉武衛將軍
晏之舒子晉護軍參軍為蘇峻所害
允之舒子字深（一作淵）猷晉建武將軍錢唐令衛將軍
番禺縣侯年四十卒謚曰忠
頤之廙子襲爵晉東海内史
胡之廙子字脩齡晉司州刺史
耆之廙子字脩載晉中書郎

羨之廙子晉鎮軍掾
羲之曠子字逸少小字阿菟晉臨川太守右將軍會
稽内史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藉之彬兄子安成太守
彭之彬子字安壽小字虎豘晉黃門郎襲爵
彪之彬子字叔虎小字虎犢晉光禄大夫尚書令儀
同三司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曰簡
翹之彬子晉光禄大夫
方戎子年十九卒
興戎庶子襲爵
玄衍子字眉子晉陳留太守
詹澄子蚤卒
徽澄子字幼仁小字荆產晉右軍司馬

六世

恪遐子領軍將軍
臻遐子崇德衛尉
混本恬子為悅嗣字奉正晉丹楊尹襲爵贈太常
洽恬子
珣洽子字元琳小字法護或曰阿苽晉前將軍司徒東
亭侯卒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

珉洽子字季琰小字僧彌代獻之爲中書令時謂小
令太元十三年卒年三十八贈太常
謚本劭子爲協後字穉遠襲封武岡侯桓玄太保義
熙三年卒贈司徒謚文恭
穆劭子字伯遠晉臨海太守
默劭子晉吳國內史左光祿大夫
恢劭子晉右衛將軍
歛薈子晉建武將軍吳國內史
懌薈子不慧
崑之晏之子嗣爵
晞之允之子嗣爵
仲之允之子
茂之胡之子字興元晉陵太守
承之胡之子
和之胡之子字興道永嘉太守
隨之耆之子晉上虞令
偉之羨之子本國晉郎中令
玄之羲之子蚤卒
凝之羲之子晉江州刺史大將軍會稽內史字叔平
渙之羲之子

肅之羲之子字幼恭晉中書郎驃騎咨議
徽之羲之子字子猷晉黃門侍郎太元十三年卒與獻
之同時
操之羲之子字子重晉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羲之子字子敬晉中書令時謂大令贈侍中特
進光祿大夫謚曰憲
越之彪之子晉撫軍參軍
臨之彪之子晉東陽太守
望之翹之子不仕

七世

欣之恪子豫章太守
懽之恪子廣州刺史
嘏混子字偉世宋中領軍尚書侍中始興公
誕混子晉雉鄉侯宋作唐縣侯輔國將軍
弘珣子字休元宋錄尚書事太保中書監文昭公
虞珣子字休仲宋廷尉卿
柳珣子字休季宋光祿大夫東亭侯
孺珣子宋光祿大夫
曇首珣子宋侍中太子詹事豫寧縣侯元嘉七年卒
年三十七謚曰文

朗珉子宋侍中

綝珉子宋侍中

璀謚子

球謚子字倩王宋尚書左僕射年四十九卒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琇謚子

簡穆子

智穆子宋五兵尚書

超穆子

僧朗默子宋右僕射

鑒默子

惠默子字令明宋贈太常

泰廞子爲王恭所殺

華廞子字子陵宋侍中右將軍新建縣侯元嘉四年卒年四十三謚曰憲

琨懌子齊侍中襲爵年八十四卒贈左光祿大夫

陋之崑之子襲爵

沖之晞之子

肇之晞之子襲爵

裕之茂之子字敬弘宋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二十四年薨年八十八謚文貞

鎮之隨之子字伯重宋宣訓衛尉

弘之隨之子字方平不仕元嘉四年卒

韶之偉之子字休泰宋祠部尚書給事中

楨之徽之子字公幹晉侍中

靖之獻之子宋司徒左長史本獻之兄子

納之臨之子字永言宋御史中丞

環之臨之子字道茂宋司空咨議參軍

泰之望之子不仕

[illegible]世

恢嘏子宋游擊將軍襲爵

偃嘏子字子游宋左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翊誕子蚤卒

錫弘子字寡光宋左衛率江夏內史

深虔子字景度宋新安太守

猷柳子字世倫宋侍中光祿大夫襲封東亭侯梁侍中謚康侯

遠孺子字景舒宋光祿勳

微孺子字景立宋贈秘書監中書侍郎

僧謙孺子宋太子舍人
[illegible]惡曇貞宋中書侍郎侍中襲封豫寧侯為元凶所
誅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愍
僧虔曇首子齊侍中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永明三
年薨年六十贈司空諡簡穆
奐本粹子為球後齊左僕射給事中雝州刺史
楷僧綽子宋太中大夫
粹僧綽子字景深小字彥孫齊黃門侍郎
彧僧綽子為智後字景文宋太傅年六十卒贈
儀同三司諡曰懿
定侯華子嗣爵
範之沖之子字貞子宋武陵內史
恢之裕之子宋新安太守
瓚之裕之子宋吏部尚書諡貞子
昇之裕之子宋都官尚書
標之鎮之子宋安復令
羅雲弘之子宋平西長史
曇生弘之子宋吏部尚書太常卿
普曜弘之子宋秘書監
曄韶之子宋臨[illegible]太守

悅之靖之子宋侍中
准之納之子字元魯宋丹楊尹贈太常
逡之瑗之子字宣約齊南康相光祿大夫
珪之逡之從弟齊長水校尉
元弘泰之子宋平固令

九世

藻偃子宋東陽太守
懋偃子字昌業宋光祿大夫南鄉侯
攸偃子字昌達宋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
僧亮錫子襲爵華容公齊受禪降爵為侯
僧衍錫子宋位侍中
僧達錫子宋中書令黃門郎
瞻猷子梁侍中吏部尚書
僧祐遠子字脩宗齊黃門郎
儉僧綽子字仲寶齊侍中尚書令太尉襲豫寧侯永
明七年薨年四十八南昌文憲公
遜僧綽子宋丹楊丞晉陵太守
慈僧虔子字伯寶齊冠軍將軍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諡
曰懿
志僧虔子字次道梁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illegible]

攢僧虔子梁太中大夫
彬僧虔子字思文梁秘書監謚曰惠
寂僧虔子字子[illegible]梁秘書郎年二十一卒
藴楷子字彥深小字阿答宋湘州刺史給事黃門侍郎
吉陽男伏誅
份梓子字季文[illegible]安內史齊尚書左僕射侍中特
進左光祿大夫監吳郡尹謚胡子
絢彧子字長[illegible]小字[illegible]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
纘[illegible]字叔素[illegible]封南安侯齊永元元年卒於太常
謚靖子
約[illegible]梁侍中左尚書[illegible]廷尉
彪奐子
融奐子[illegible]中庶子
琛奐子齊司徒從事中郎
爽奐子
弼奐子
肜奐子
叡奐子
肅奐子後魏揚州刺史
秉奐子後魏幽州刺史

長定侯子嗣新建侯
修定侯子嗣封
橫之範之子字孟光南郡太守
秀之昇之子字伯奮齊輔國將軍吳興太守謚簡子
延之昇之子字希季齊尚書左僕射謚曰簡
思立羅雲子
思徵羅雲子
思遠羅雲子齊侍中年四十九卒贈太常謚曰貞子
晏普曜子字休默一字士彥齊驃騎大將軍太子
少傅
翊普曜子齊少府卿廣州刺史
與之准之子宋征虜將軍
素元弘子
十世
瑩懋子字奉先梁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謚曰靖
亮攸子字奉叔梁中軍將軍豫寧縣公左光祿大夫謚
煬子
茂璋僧衍子字循光梁給事黃門侍郎
道琰僧達子宋廬陵內史
長玄瞻子

藉偕祐子字文游齊作唐侯相中散大夫
褰儉子字思寂一字玄成梁給事中侍中中書令卒年
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
暕儉子字思晦梁國子祭酒卒謚曰靖
泰慈子字仲通小字養梁驍騎將軍謚曰夷
筠拊子字元禮一字德柔小字炬梁太子詹事六十
九遇賊卒
琳份子字孝璋齊司徒左長史
儁續子不慧齊建安太守
誦融子後魏黃門侍郎
衍融子魏侍中
翊琛子後魏國子祭酒
紹肅子後魏中書侍郎
理肅子齊著作佐郎
謙之璵之子
公之符之子
峻之[illegible]之子字茂遠梁金紫光祿大夫謚惠子
綸之延之子字元章齊侍中都官尚書
德元晏子初名湛宋車騎長史
進之興之子梁左衛將軍中[illegible]寧公

十二世
纘子梁新安太守嗣爵建城縣公
沖茂璋子字長深陳特進光祿大夫東安郡侯年七
十六卒贈司空謚元簡
融道琰子字元長齊中書郎寧朔將軍年二十七卒
規騫子字威明梁左戶部尚書南昌侯卒贈光祿大
夫謚曰文
承暕子字安期梁國子祭酒黃門侍郎卒謚曰章
幼暕子梁東陽太守
訓暕子字懷範小字文殊梁侍中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廓泰子
祥筠子陳黃門侍郎
銓琳子字公衡梁駙馬都尉侍中丹楊尹
錫琳子字公嘏梁吏部郎年二十六卒贈侍中謚貞子
僉琳子字公會梁太子中庶子贈侍中謚通子
通琳子字公達梁黃門郎陳侍中特進謚曰成
勱琳子字公濟陳司空謚溫子
質琳子字子貞陳都官尚書謚安子
固琳子字子堅陳中書令太常卿謚恭子
克儁子侯景太宰侍中錄尚書事陳尚書左僕射

孝康詡子後魏尚書郎中
儁康誦子[illegible]中外祭酒
深翊子東魏開府記室參軍
遷紹子襲爵
昕綸之子
清進之子陳安南將軍中盧公

十四世

瑒沖子字子璵陳侍中贈特進謚光子
瑜沖子字子珪陳侍中謚貞子
褒規子字子淵後周[illegible]大夫少司空石泉康侯
傳鼒子字伯雍
佽錫子
偍錫子
寶固子陳侍中
元楷蕳曾孫兵部郎中
元壽肅曾孫吏部郎中
猛備子字世雄本名勇隋開府儀同三司歸仁縣公
謚曰成

此瑯邪王氏也與晉陽王氏異譜然世說云王武子與從兄恬不平則初亦一族其載王氏有兩渾[illegible]

玖父 兩澄 一 衎弟 兩安期 一 李子 兩愷 一 字茂仁 兩綏
愉子 戎子 兩處沖 一 渾子 兩文 一 衍父 嗣父 一 字君夫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柔 機 默 佑 嶠 淡 履 華 和

澤 昶 沈 浚 詢 恭 簡

渾 尚 卓 湛 昭 墨

深 濟 孝 綜之 慶 慧

淪 澄 述 坦之 爽

湛 文 延 運之 愉 綏

承 乂 國寶 納

忱 緝

一世

咸十九世孫生柔生澤

二世

柔字叔優漢匈奴中郎將

澤字季道漢代郡太守

三世

機柔子魏東郡太守

昶澤子字文舒魏司空京陵侯謚曰穆

四世

默昶兄子字處靜魏尚書

沈機子字處道魏鎮南將軍晉御史大夫尚書令博陵公泰始二年薨謚曰元

渾昶子字玄沖晉襲京陵侯晉錄尚書事元康七年薨年七十五謚曰元

深昶子字道沖冀州刺史

淪昶子字太沖大將軍參軍

湛昶子字處沖晉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

五世

佑默子晉北軍中侯

浚默子字彭祖嗣爵晉幽州刺史

尚渾子以父功晉封關內侯

濟渾子字武子晉太保累遷侍中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

澄渾子字道深

汶渾子字茂深

承湛子字安期襲爵藍田縣侯晉鎮東府從事中郎東騎將軍東海太守年四十六卒

六世

嶠佑子字開山晉廬陵太守謚曰穆

渦佑子字文開新淦令
卓濟子字文宣嗣爵晉給事中
聿濟子字茂世襲裒母公主爵封敏陽侯
述承子字懷祖晉尚書令襲封藍田侯年六十六大和
三年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避帝諱改曰簡
延緒祖

七世

淡嶠子晉右衛將軍侍中尚書廣州刺史
濛訥子字仲祖晉司徒左長史年三十九卒
導素後孫
坦之述子字文度小字阿訥晉中書令北中郎將左衛
將軍襲封藍田侯年四十六卒追贈安北將軍謚曰憲
處之述子字文將小字阿智州辟別駕不就
禕之述子字文邵小字僧恩晉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
又緒父

八世

度世淡子驍騎將軍
脩濛子字敬仁小字苟子晉著作郎中軍司馬二十四卒
蘊濛子字叔仁小字阿興晉左將軍左僕射會稽內史
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光祿大夫

崇之述子
愷坦之子字茂仁襲爵太元末爲侍中右衛將軍贈
太常
愉坦之子字茂和驃騎司馬輔國將軍桓玄尚書左
僕射前將軍
國寶坦之子晉尚書左僕射後將軍丹楊尹
忱坦之子字元達小字佛大晉建武將軍荊州刺史卒
贈右將軍謚曰穆
緒國寶從弟祖延叅綜父又撫軍琅邪內史與國寶
亂政爲王恭所討

九世

華蘊子蚤卒
恭蘊子字孝伯小字甯晉前將軍贈侍中太保謚曰
忠簡
熙蘊子字叔和小字齊
倭蘊子
爽蘊子字季明小字睹晉黃門侍郎侍中寧朔將軍
綏愉子字彥猷晉中書令冠軍將軍荊州刺史
納愉子
緝愉子散騎侍郎

王慧

和華子秘書郎

簡恭子散騎郎

曇亨恭子宋給事中

慧龍緝子後魏寧南將軍荊州刺史長社穆侯

王太保 並祥 丞相 王公 司空 王茂弘 阿龍 並導

大將軍 王大將軍 阿黑 並敦 世將 平南 並廙 江州

世儒 並彬 王長豫 阿大 大郎 並悅 王敬豫 吳郡

王摛 阿摛 並恬 王領軍 洽 王敬倫 大奴 並劭 王衛軍 並薈

王司州 阿齡 王脩齡 並胡之 王脩載 並耆之 虎㹠 彭之 虎犢 彪之

王右軍 右軍 逸少 阿菟 我家臨川 並羲之 王丹陽 混

王東亭 王元琳 法護 阿護 阿苽 並珣 王僧彌

小令 並珉 王武岡 謐 東陽 阿林 江州 凝之 王子猷

王黃門 並徽之 王吾議 肅之 子敬 大令 阿敬 王令 並獻之

王平北 乂 褒甫 王太尉 太尉 並衍 王平子 阿平 並澄

王安豐 並戎 濬沖 阿戎 並戎 王眉子 玄 王荊產 微 司空 昶

京陵 渾 參軍 侖 王洮南 武子 驃騎 濟 安期

東海 王車騎 並承 王藍田 懷祖 並述 王文度 王中郎

安北 王北中郎 阿訥 並坦之 阿智 處之 僧恩 禕之 王僕射 愉

王佛大 王大 阿大 王建武 王荊州 並忱 王長史

長史 仲祖 並濛 王敬子 王敬仁 並脩 王光祿 王苟子

王孝伯 並恭 王齊 熙 王睹 爽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衡 鯤 尚 康 肅 纂 鳳 超宗 勱 藻 禕 身
裒 奕 淵 玩 靈運 萋 瑀 幾卿 析 儆
據 靖 虔 絢 紹 謨 微 僑 偭
安 玄 瑍 瞻 蕆 颺 諼 札 蒨
万 朗 重 晦 世 朏 譓 璥
石 允 裕 曠 瓌 顥 覽 緩
鐵 瑤 純 朓 朏 嶷 舉
琰 魁 恂 莊 瀹
韶 述 綜
汪 該 約
邈 模 絣
冲 澹 香
璞 曜
肇 弘微
峻 昂
混 東述
思 惠宣
喻 復

明慧
方明

三世

纘 典農中郎將生衡
衡 瓚子國子祭酒

四世

鯤 衡子字幼輿以功封咸亭侯豫章太守四十三卒
贈大常謚曰康
裒 衡子字幼儒大常卿吏部尚書

五世

尚 鯤子字仁祖小字堅石初爲王導掾襲爵咸亭侯
鎮西將軍卒年五十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簡
奕 裒子字無奕晉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贈鎮西將軍
據 裒子字玄通小字虎子號中郎年三十三卒
安 裒子字安石晉尚書左僕射太保贈大傅年六十
六卒謚文靖
万 裒子字万石晉豫州刺史淮南太守散騎常侍卒年
四十三
石 裒子字石奴晉中軍將軍尚書令南康郡公開府儀

同三司六十二卒贈司空謚曰襄
徽奕三子字鐵石永嘉太守

四世

康本奕子出後尚
淵奕子字叔度小字末義興太守
靖奕子太常
玄奕子字幼度小字遏晉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
軍事封康樂公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六追贈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獻武
朗據子字長度小字胡兒晉東陽太守蚤卒
允據子字令度宣城內史
瑤安子襲爵琅邪王友蚤卒
琰安子字瑗度小字末婢晉輔國將軍以功封望蔡
縣公會稽內史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謚忠肅
韶萬子字穆度小字封車騎司馬三十三卒
汪石子嗣爵蚤卒
邈鐵子字茂度晉侍中吳興太守為孫恩所害
沖鐵子字奏度晉中書郎為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

五世

肅本靖子出後康
玩靖子豫寧伯
虔靖子
瑍玄子秘書郎蚤卒
重朗子字景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
裕允子字景仁宋武帝尚書左僕射義熙十二年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
純允子字景懋劉毅衛軍長史南平相
魋允子字景魋司徒右長史
述允子字景先小字道兒宋吳興太守左衛將軍
該瑤子嗣爵東陽太守
模琰子光祿勳
澹琰子字景恒桓玄太尉柴桑侯元熙中為光祿大
夫兼太保持冊禪宋宋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璞瑤子字景山光祿勳
肇琰子晉驃騎將軍為孫恩所害贈散騎常侍
峻琰子晉建昌侯為孫恩所害贈散騎侍郎
混琰子字叔源小字益壽襲爵歷中書令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思韶子一名恩字景伯晉黃門郎武昌太守四十七卒
喻穆明慧從兄明

方明沖子宋侍中丹楊尹會稽太守
六世
靈祐本虔子出後肅
靈運瑍子小字客兒襲封康樂公宋永嘉太守臨川
內史元嘉十年伏誅年四十九
絢重子字宣映宋文帝鎭軍長史蚤卒
瞻重子字宣遠名檐字通遠宋豫章太守年三十五卒
晦重子字宣明宋領軍將軍散騎常侍建平郡公伏
誅年三十七
曜重子字宣鏡宋黃門侍郎
曖重子
恂裕子字春溫鄱陽太守
綜述子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
約述子亦以范曄伏誅
緯述子尚宋文帝長城公主正員郎
承伯本模子出後該有罪國除
曜思子小字阿多御史中丞
弘微思子繼從叔峻名密避所繼諱以字行宋中庶
子侍中建昌縣侯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常
昺尚喻悛子出後明恭宋受禪國除

惠連方明子宋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年三十七卒
惠宣方明子臨川太守
七世
鳳靈運子隨靈運徙嶺南蚤卒
世基絢子
紹瞻子
世休晦子
世平曜子
孺子恂子宋西陽太守
朓緯子字玄暉齊中書郎東海太守尚書吏部郎下
獄死年三十六
莊弘微子字希逸宋中書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卒謚憲子
八世
超宗鳳子齊竟陵王征北咨議
璟孺子子[redacted]左戶尚書侍中
謨朓子梁[redacted]安令王府咨議
颺莊子[redacted]晉平太守贈金紫光祿大夫
朏莊子字敬沖齊侍中司徒尚書令中書監謚曰靖
顥莊子字仁悠宋豫章太守齊竟陵王友吏部北中郎長

嵸莊子

瀹莊子字義潔齊太子詹事永泰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

九世

才卿超宗子

幾卿超宗子梁左光祿長史

徵璟子南蘭陵太守

諼朏子司徒左長史東陽內史

譓朏子右光祿大夫

覽瀹子字景[illegible]吳興太守贈中書令

舉瀹子字言揚梁尚書令太清二年卒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世

藻才卿子

哲譓子字穎豫梁廣陵太守陳吏部尚書卒謚康子

僑覽子一云父玄大梁侍中字國美太清元年卒

札覽子一云父玄大梁侍中字[illegible]高湘東王咨議

嘏舉子字含茂梁侍中中書令郎官尚書卒謚光子

綏安七世孫北中郎咨議參軍

桴僑子

儼嘏子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

伷嘏子尚書僕射

藺經子字希如梁散騎常侍見孝義傳

十一世

貞藺子字元正陳丹陽丞父子並見孝義傳

別族

謝太傅同時有謝奉者會稽人字弘道安南將軍謝氏譜云祖端父鳳弟聃字立遠侍中廷尉卿非陽夏族也

謝幼輿	謝豫章(鯤)	謝尚書	尚書(裒)
謝仁祖	謝鎮西	堅石	謝掾(並尚)
征西	晉陵(奕)	虎子	中郎(並據以居兄弟之中)
故謂之中郎中音丁仲切万稱中郎異此	太傅	謝公	謝太傅
安石	僕射	文靖(並安)	謝中郎
阿大中郎	阿万(並万)	石奴(石)	封胡遏末(韶朗玄淵)
謝遏	車騎(並玄)	謝胡兒	東陽(並朗)
末婢(琰)	益壽(混)	謝康樂(靈運)	謝安南(奉)

泰山南城羊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續　祕　祉　秉　楷　綏　季　法興
衜　繇　給　權　賁　輔　戎
耽　發　式　曼　不疑　玄保　威
承　亮　聃　欣　粲
祜　忱　徽　希
瑾　倫
琇　暨
伊
篇
玄

一世

續字興祖祖侵漢安帝司隸校尉父儒桓帝太常續[illegible]

陽太守四十八卒

二世

祕續子京兆太守

衜續子上黨太守

耽續子太常

三世

祉祕子魏郡太守

繇祕子車騎掾

發衜子孔融外孫位都督淮北護軍

承衜子蚤卒

祜衜子[illegible]外孫字叔子晉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illegible]

儀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太傅諡[illegible]

成進封鉅平侯

瑾耽子尚書右僕射

琇耽子字稚舒晉甘露亭侯[illegible]騎常侍臨輔國大將[illegible]

開府儀同三司諡[illegible]

四世

秉繇子字長達出後祕

給繇子

式繇子

亮繇子字長玄晉大鴻臚為劉元海所害

忱繇子一作陶字長和晉徐州刺史太傅長史[illegible]陰侯[illegible]

倫發子散騎常侍高陽相年六十

暨發子一作陽平太守

伊發子車騎[illegible]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

張昌所殺贈鎮南將軍

篇本發子出後祜嗣鉅平矦散騎常侍
玄之瑾子晉光祿大夫特進興晉矦侍中贈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五世

楷忱子晉尚書都官郎
權忱子黃門郎
曼暨子字祖延王敦右長史晉丹楊尹爲蘇峻所害贈
太常
聃暨子字彭祖晉

六世

綏楷子中書侍郎
賁曼子尚明帝南郡悼公主秘書郎蚤卒
不疑權子桂陽太守

七世

孚綏子字子道
輔綏子字幼仁
玄保綏子宋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特進卒謚曰定
欣不疑子字敬元宋新安太守中散大夫元嘉十九
年卒
徽不疑子字敬猷宋河東太守

八世

法興祜　封鉅平矦薨祜玄詠
戎玄保子宋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
咸玄保子
粲玄保子
希玄保兄子字泰闡宋寧朔將軍廣州刺史

別族

固字道安臨海太守
鑒字景期太子左衛率豐城縣矦光祿勳
曇謝安甥
已上三人皆泰山人恐亦一族

羊叔子　羊公　太傅 祜 謚
子道　羊矦 字孟　羊稚舒 琇
羊長和 悅

潁川鄢陵庾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乘　嶷　[illegible]　袞　怞　[illegible]　顒　[illegible]　准　[illegible]　悅　[illegible]　遵　[illegible]　[illegible]
逌　[illegible]　峻　琛　蔑　會　[illegible]　楷　鴻　[illegible]　傳　[illegible]　昕　[illegible]　倰　[illegible]
珉　[illegible]　澤　羲　[illegible]　恒　[illegible]　登之　[illegible]　弘　[illegible]　淤　[illegible]　蓀　[illegible]
琮　楷　龢　玄　[illegible]　倩　微　[illegible]　冰
敳　亮　[illegible]　統　[illegible]　攸之　[illegible]
懌　希　[illegible]　叔　[illegible]
冰　蘂　廓　[illegible]
條　友
翼　蘊
倩
迎
柔
方　[illegible]
爰之

一世
乘　漢司徒辟有道徵不就
二世
嶷　乘子魏太僕

逌　乘子廉退不仕以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
三世
[illegible]　逌子諸之不傳
峻　逌子字山甫晉秘書監御史中丞侍中諫議大夫
常侍
四世
袞　[illegible]子字叔褒見晉孝友傳[illegible]庾[illegible]行
琛　[illegible]子字子美見晉外戚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咸寧六年薨謚文康
珉　峻子字子琚晉散騎常侍右衛中[illegible]侍中長岑男
追謚貞
琮　峻子字子[illegible]太尉掾
敳　峻子字子嵩晉吏部郎為石勒所害
五世
怞　袞子
敳　袞子中興初侍中
澤　袞子
楷　袞子
亮　琛子字元規晉司空贈太尉謚文康
懌　琛子字叔預晉輔國將軍兩州郎將年五十薨[illegible]

衛將軍謚曰簡
冰琛子字季堅晉會稽內史車騎將軍贈司空謚忠成
脩琛子字幼序琛諸子中最凡劣贈左將軍
翼琛子字稚恭晉征西將軍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六世

頠羲子安成太守
會亮子字會宗小字阿恭年十九為蘇峻所害
羲亮子字羲叔小字道恩晉吳國內史
龢亮子小字道季晉中領軍
統懌子字長仁小字赤玉晉建成將軍尋陽太守年二
十九卒
希冰子字始彥晉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護軍將軍
襲冰子
友冰子字惠彥又字弘之小字玉壺晉中書郎東陽太守
蘊冰子晉廣州刺史
倩冰子字少彥小字阿倪太宰長史
邈冰子會稽王參軍
柔冰子晉散騎常侍
方之翼子代翼守襄陽
爰之翼子字仲眞小字園客輔國將軍

七世

準羲子豫州刺史西中郎將
楷羲子西中郎將為桓玄所害
恒和子字敬則尚書右僕射贈光祿大夫
玄之統子宣城內史
攸之希子
叔宣友子右衛將軍
廓蘊子東陽太守

八世

悅準子字仲豫晉司徒右長史義熙中江州刺史
鴻楷子字伯鸞
登之廓子字元龍宋豫章太守
仲文廓子宋廣平太守吏部尚書

九世

道愍冰玄孫齊射聲校尉見南史孝義傳
仲遠登之子宋豫章太守贈侍中
弘遠仲文子字士操齊江州長史
徽之弘遠從弟御史中丞

十世

佩王 冰五世孫宋長沙內史
曜 弘遠子年十四代父卒
漪 徽之子齊邵陵王記室
泳 徽之子

十一世

沙彌 佩王子梁長城令見南史孝義傳
仲容 漪子字子仲安成王中記室尚書左丞
晏嬰 泳子

十二世

持 沙彌子字允德梁尚書左丞 見南史孝義傳

別族

又闡宗 仲初亦穎川鄢陵人與亮同族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闡仕吳國內史年五十四卒諡曰貞子孝廟之湘東太守

庾公　庾太尉　司空　允說
庾文康　司空　庾吳郡　庾稺恭
庾征西　小庾　庾小征西　庾道恩
庾道季　庾長仁　王臺　庾倪
闈客之　伯鸞　庾子躬　庾子嵩
庾中郎　庾仲初

穎川潁陰荀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遂
淑
昱 彝 攸 緝 彪 粹 籍 學 蕤
晏 衛 圻 適 穎 羨 猗 龔
爽 悅 紹 融 憒 叚 序 洄
儉 衍 閎 愷 緯 泓
緄 諶 惲 實 俚 逵 畿
靖 彧 俁 寓 羽 詞 汪
燾 棐 詵 徽 輯 奕 邃
詵 顗 昌 藩 頵
肅 碕 棨 虹

二世

遂 荀卿十一世孫

三世

淑 遂子字季和朗陵侯相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

四世

昱 淑子字伯脩沛相與竇武謀誅宦官死
曇 淑子字元智廣陵太守以昱禁錮終身

尃淑子
儉淑子詡陵長蚤卒
緄淑子濟南相
靖淑子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謚玄行
先生
燾淑子
詵淑子
爽淑子一作諝字慈明漢司空六十三卒
肅淑子

四世

彝曇子州從事
衢曇子
悅儉子字仲豫漢黃門侍郎累遷秘書監侍中年六
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衍緄子字休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封列侯
諶緄子字友若
彧緄子一作郁字文若漢侍中尚書令萬歲亭侯光祿
大夫參丞相軍事年五十卒謚曰敬咸熙二年贈
太尉
棐爽子射聲校尉

五世

攸彝子字公達漢中軍師陵樹亭侯魏尚書令年五
十八建安十九年卒謚曰敬
祈衢子字伯旗濟陰太守
紹衍子太僕
閎諶子字仲茂太子文學掾黃門侍郎
惲彧子字長倩虎賁中郎將又閎從孫亦曰惲字
景文太子中庶子恐非是
俁彧子字叔倩御史中丞
詵彧子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蚤卒
顗彧子字景倩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建始
十年薨謚曰康
粲彧子字奉倩年二十九
昕棐子蚤亡

六世

緝攸子蚤沒
適攸子嗣爵
融紹子字伯雅與王弼鍾會齊名洛陽令參大將軍
軍事
甝惲子嗣爵散騎常侍廣陽鄉侯年三十薨

霬惲子中領軍贈驃騎將軍謚貞矦

寓偰子字景伯與裴楷王戎齊名晉尚書

徽顗從孫爲顗後

昴肹子字公曾晉侍中濟北郡公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太康十年卒贈司徒謚曰成

七世

彪攸孫陵樹亭矦進封丘陽亭矦

顥魋子字縕伯羽林右監蚤卒

㙔子少府

徵霬子晉侍中南頓子征西大將軍

悝霬子護軍將軍贈車騎大將軍

羽寓子晉尚書

輯昴子嗣爵衛尉謚曰簡

藩昴子字大堅尚書令西華縣公年六十九建興元年薨贈太保謚曰成

組昴子字大章侍中司徒録尚書事太尉年六十五卒謚曰元

八世

崧顥子字景猷光祿大夫録尚書事年六十七咸和三年薨贈侍中謚曰敬

楢崧從弟

畯輯子嗣爵謚曰烈

綽輯子字彥舒司空從事中郎

邃藩子字道玄侍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

闓藩子字道明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贈衛尉謚曰定

奕組子字玄欣散騎常侍侍中咸和七年卒贈太保謚曰定

曾孫以祖昴功封穎陽亭矦

九世

蕤崧子字令遠東陽太守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羨崧子字令則建威將軍吳興內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右軍將軍散騎常侍升平二年卒年三十八贈驃騎將軍

序楢子爲顗後封臨淮公

欽楢子

識畯子

汪邃子嗣爵

遂闓子

十七世
猗 敳子 散騎常侍大長秋
猗之次子
恒 猗子 嗣爵

十八世
伯子 猗子 宋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
龍 恒子 嗣爵

十九世
亦松 伯子子 尚書右丞

二十世
淑 [illegible] 漢史 公儉 緄 靖 春 汪 爽 [illegible] 三國志 [illegible]
靖 [illegible] 爽 [illegible] 世 [illegible] 儉 緄 [illegible] 爽 [illegible]
荀 詡 侯 淑 叔慈 文君 [illegible]
荀 奉倩 荀 中郎 荀 濟北 [illegible]

陳郡陽夏袁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illegible] 安 [illegible] 閎 [illegible]
[illegible] 璋 滂 京 湯 忠 [illegible] 彭 [illegible]
敞 [illegible] 成 弘 熙 [illegible] 准 [illegible] 象
渙 [illegible] 達 紹 尚 宏 淑 [illegible] 最 [illegible]
霸 [illegible] 隗 基 曜 [illegible] 昂 [illegible] 廓之
徽 奧 沖 術 質 翠 峻
敦 [illegible] 耽 喬 [illegible]
亮 [illegible] 易 [illegible] 明

二世
良 漢平帝時太子舍人成武令

三世
[illegible] 子
長子

四世
安 [illegible]子 字邵公 漢司徒 元和四年薨

五世
[illegible] 子 字公 [illegible] 漢司徒

賓安子尚書郎
京安子字仲譽侍中蜀郡太守
敞安子字叔平漢司空
渙滂子字曜卿魏御史大夫
霸渙從弟字公恪魏大司農
徽渙從弟司徒辟不
敏渙從弟河隄謁者

五世

彭京子字伯楚漢南陽太守光祿勳議郎尚書
湯京子字仲河漢太尉司徒安國亭侯年八十六卒
有子十二人
盱敞子光祿勳
侃渙子字公然魏黃門選部郎遷尚書蚤卒
寓渙子字宣厚未官而卒
奧渙子字公榮光祿勳
準渙子字孝尼晉泰始中爲給事中
亮霸子河南尹尚書

六世

賀彭子字元服彭城相
平湯子蚤卒

成湯子字文開郎中郎
逢湯子字周陽漢司空執金吾嗣侯贈車騎將軍謚
特進謚宣文
隗湯子字次陽漢獻帝太傅
沖彝子字景玄光祿勳

七世

閎賀子字夏甫一字[illegible]不仕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凱宋卒 沛相
忠賀子字正甫沛相
弘賀子字邵甫不應辟
紹逢子字本初後成子 漢冀州牧兼督青幽并
四州太尉大將軍建安七年薨
基逢子太僕
術逢子字公路漢左將軍徐州刺史
喬沖子字彥道晉歷陽太守卒年二十五
瓌侃孫字山甫晉國子祭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
猷侃孫字申甫侍中衛尉卿

八世

秘忠子字永寧郡門下議生
譚紹子繼伯父字顯思青州刺史

熙紹子字顯雝幽州刺史
尚紹子字顯甫冀州牧大將軍
翟衛子吳郎中令
質耽子字道和琅邪內史東陽太守
喬瓌子字彥叔小字羊龍驃將軍湘西伯二十年卒三十
三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
昜猷子臨汝令

九世

湛質子字士深尚書右僕射義熙十四年卒贈侍中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敬
豹質子字士蔚丹楊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
万平喬子大司馬掾琅邪太守
宏昺子字彥伯小字虎晉東陽太守晉義熙未歸美太
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

十世

渟湛子
簡豹子宋吳郡太守謚曰貞
瀶豹子揚州秀才蚤卒
淑豹子字陽源宋太子左衛率為元凶所害贈侍中
太尉謚忠憲公

山松方平子晉吳郡太守為孫恩所害
翹子宏子
成子宏子
明子宏子臨賀太守

十一世

植淳子
顗洵子字國章宋安北將軍尚書左僕射
覬洵子
粲濯子字景倩初名愍孫宋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
司徒
景儁宏孫宋淮南太守

十二世

戩顗子黃門侍郎伏誅
昂顗子字千里梁司空薨年八十謚曰穆王
彖覬子字偉才小字史公齊侍中隆昌元年卒謚
曰靖
最粲子字文尚年十七以救父為齊高帝所害
廓之宏曾孫字思度齊殿中郎太子洗馬

別族

峻愛八世孫字孝高梁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

又恪之字元祖義熙初拜侍中祖王孫司徒從弟父
給臨淮令又愷之字元禮驃騎咨議為孝武所誅父朗
給事中並陳郡陽夏人

袁耽高閣　袁老尼　袁羊
袁彥伯　袁虎　袁開美
袁彥道　袁府君　袁侍中

[illegible]

河南陽翟褚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

詔
頠
裒
說　裒　歆
洽　熙
崧
祥

二世
詔字武良晉安東將軍

三世
頠詔子
說詔子
洽詔子武昌太守
崧詔子
祥詔子

三世
裒頠子字謀遠晉護軍將軍散騎常侍年六十七歲
東六年卒贈衛將軍謚曰穆
裒洽子字季野晉衛將軍中書令侍中錄尚書事初

鄉亭侯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五年卒年四
十九贈侍中太傅謚元穆

四世

希裒子豫章太守
歆裒子字幼安散騎常侍秘書監
熙裒子

五世

爽歆子字弘茂小字期生晉義興太守贈金紫光
祿大夫

六世

秀之爽子字長倩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
郎宋武鎮西長史
粹之爽子
陟之爽子
裕之爽子晉史作諭之字叔度宋散騎常侍番禺
縣男景平二年卒
淡之爽子晉史作炎之字仲原小字佛佛宋車騎
從事中郎尚書吏部廷尉卿左衛將軍侍中謚質

七世

儁之秀之子
湛之秀之子字休玄中書令宋丹陽尹尚書左僕射大
明四年卒謚敬侯
貞之秀之子
法綱秀之子鄱陽太守
恬之裕之子
寂之裕之子箸作佐郎蚤卒

八世

淵湛之子字彥回齊司徒錄尚書事驃騎將軍侍中
薨年四十八贈太宰謚文簡
澄湛之子字彥道侍中右軍將軍
炤法綱子字彥宣召爲國子博士不拜
炫法顯子字彥緒散騎常侍卒年四十一贈太常
貞子
暖寂之子太宰參軍蚤卒

九世

賁淵子字蔚先齊侍中永明七年卒
蓁淵子字茂緒宋武率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
游炫子
湮字士洋炫子梁中書侍郎湘東王府諮議參軍
蒙炫子御史中丞中書侍郎

纘懷子太子舍人

十世

霽胥子

向蓁子字景政侍中梁廬陵長史

蒙溱子太子舍人

隨溱子驃騎從事中郎

十一世

球纘子字仲寶梁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給事中

翔向子字世舉梁吏部尚書太清二年卒

玠蒙子字溫理梁御史中丞贈秘書監

十二世

亮玠子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

十三世

遂良亮子唐中書令河南文忠公

褚季野　褚太傅　褚公　褚淵生

河東聞喜裴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茂					
	潛〔茂〕	秀〔潛〕	濬〔秀〕	憬〔濬〕	嗣〔憬〕
	徽	黎〔徽〕	頠	嵩〔頠〕	原〔嵩〕
	輯	康	粹〔黎〕	該〔[illegible]〕	成
		楷	苞	詵〔粹〕	範
		綽	純〔康〕	晌	
		穎〔輯〕	盾	軫〔苞〕	
			邵〔[illegible]〕	丕	
			[illegible]	彬	
			興〔楷〕	挹〔憲〕	
			瓚	設	
			憲	開〔武〕	
			禮	湛	
			遜		
			遐〔綽〕		
			[illegible]		
			邈		
			武〔穎〕		

七世

茂守巨先淡靈時歷郡守尚書討李傕有功封
吉平侯[illegible]

二世

潛茂子字文行魏大司農尚書令光祿大夫清陽
侯正始五年薨贈大常謚曰貞
徽茂子字文季魏冀州刺史蘭陵公謚曰武
輯茂子

三世

秀潛子字季彥魏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
廣川侯晉司空[illegible]鉅鹿公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
黎徽子字治宗一名演魏游擊將軍晉秘書監
康徽子字仲豫太子左衛率
楷徽子字叔則晉散騎常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臨海侯年五十五卒謚曰元
綽徽子字季舒黃門侍郎蚤卒追贈長水校尉
穎輯子司隸校尉

四世

濬秀子嗣爵晉散騎常侍蚤卒
頠秀子字逸民襲爵晉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左僕
射年三十四為趙王倫所害

粹黎子晉武威太守
苞黎子秦州刺史
純康子黃門侍郎
盾康子徐州刺史
邵康子[illegible]字道期為晉元帝安東將軍府長史轉
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中郎將
廓康子中壘將軍
輿楷子字祖明襲爵散騎侍郎謚曰簡
瓚楷子字國寶中書郎
憲楷子字景思[illegible]豫州刺史沒中[illegible]將石勒大中大夫
司徒
禮楷子
遜楷子
選綽子大傅東海王主簿
嵩頠從弟
該頠從弟[illegible]太傅從事中郎
武[illegible]子字文[illegible]大[illegible]玄菟太守

五世

操濬子不惠別封[illegible]陽亭侯
崇[illegible]子[illegible]遵文中[illegible]黃門侍郎蚤卒

說出後魏散騎常侍以父功封武昌侯
訖粹子大常卿
咖粹子
軫苞子
丕苞子
彬苞子
提憲子爲石虎所誅
寂憲子石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虎所誅
闓武子字景舒慕容太常祭酒
湛武子字仲洲河南太守

十二世

嗣軌子西涼武都太守
原闓子
成闓子
範闓子

啓字蒙期河東人父穆豐城令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祖昧父珪恐亦一族松之子駰駰子昭明昭明子子野

裴冀州　裴令公　元公　裴僕射
裴公　裴處公　裴散騎

陳郡長平殷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裒　昱　畋　羨　浩　涓　孝祖　汪　高明　不害　鈞
璘　識　融　師　仲堪　簡之　人　字　一疑　稜
茂　道裕　曠之　素　恒　不占
康　覬　景仁　導　孝　不齊
仲文　穆　淳　琫　不佞
叔獻　道護　沖　叔
允　淡
諮

一世
裒
二世
昱裒子
羨裒子
三世
畋昱子
識融子濮陽相
四世
羨識子字洪喬晉預章太守

融識子字洪遠晉太常

五世

浩羨子字淵源晉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永和十二年卒

師融子字子和晉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縣男

彥融子晉太常特進光祿大夫

康融子晉吳興太守

六世

涓浩子為桓溫所害

仲堪師子振威將軍荊州刺史為桓玄所害

道裕彥子蚤亡

覬康子字伯遇晉南蠻校尉贈冠軍將軍

仲文康子東陽太守伏誅

叔獻康子南蠻校尉伏誅

允康子字子思吏部尚書卿太常

遹仲堪從弟楊佺期司馬

七世

孝祖羨六曾孫宋冠軍將軍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簡之仲堪子

曠之仲堪子剡縣令

景仁道裕子梁中書令卒贈侍中謚文成公

穆允子宋特進右光祿大夫始興王師謚曰元

道護仲堪弟子

八世

汪敞五代孫齊豫章王從事參軍

琰孝祖族子

元素仲堪孫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

道矜景仁子宋太中大夫

淳穆子字粹遠宋中書黃門侍郎

沖穆子字希遠宋御史中丞

淡穆子字夷遠宋吏部郎

九世

高明汪子梁尚書兵部郎

寧元素子

恒道矜子宋侍中度支尚書

孚淳子宋吏部郎撫軍長史

臻淳子字後同宋太子洗馬

十世

不害高明子字長卿陳給事中年八十卒

不疑高明子

不占高明子

不齊高明子

不佞高明子字季卿陳尚書左丞

叡甯子齊司徒從事中郎

十二世

鈞叡子字季和梁駙馬都尉國子祭酒卒

梵童不佞子陳尚書金部郎

彤洪裔　彤豫章　彤太常　彤揚州

阿源　彤荊州

會稽山陰孔氏譜

十二世

融

潛　笠　恬　倫　閭　靜　闓　靈符　湛之

沖　佩　江　淵　靈運　深之

延　倫　安國　道民　景偉　楚之

羣　祗　靜民　楚　渙

坦　福民　琰之

嚴　廞　遜

沈

十三世

融　晃　相斌十二世孫字文舉漢北海相

十四世

潛　褒　相斌十四世孫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

十五世

笠　潛子吳豫章太守

十六世

恬　笠子湘東太守

沖　笠子丹楊太守

延　笠子全椒令

十七世

愉恬子字敬康晉僕射封都亭侯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中康八年卒年八十五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佩沖子大司農

倫奕子黃門郎

華奕子字敬祚晉御史中丞

八世

闓愉子襲爵晉建安太守

汪愉子字德潭晉廣州刺史侍中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愉子字安國晉領軍將軍東海王師尚書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綏愉子字承祖郡功曹史

坦係子字君平晉侍中散騎常侍廷尉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勳謚曰簡

嚴倫子字彭祖晉吳興太守

沈華子字德度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

九世

靜闓子字季恭宋特進侍中贈開府儀同三司

混坦子嗣爵

道民嚴子宣城內史為孫恩所害

靜民嚴子散騎侍郎為孫恩所害

福民嚴子太子洗馬為孫恩所害

嶔沈子晉吳興太守廷尉侍中光祿大夫

十世

靈符靜子宋丹陽尹會稽太守贈金紫光祿大夫

靈運靜子著作郎

景偉安國孫齊散騎常侍

琳之嶔子字彥琳宋祠部尚書

璩之嶔子揚州從事

十一世

湛之靈符子

深之靈符子宋比部郎

琇之靈運子齊江夏內史

滔景偉子梁海鹽令

逸之沖五代孫宋水部郎

邈琳之子揚州中從事

十二世

臻琇之子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岱滔子

佩逸之子齊通直郎

覬遜子字思遠宋司徒左長史侍中太子詹事

道存遜子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

十三世

幼孫臻子梁無錫令

虔孫臻子

範岱子字法言陳史恩幸有傳

休源佩子字慶緒梁都官尚書謚貞子

孔北海 融　孔車騎 愉　孔僕射 安國

孔廷尉　孔中丞

陳[illegible]氏八譜

[illegible]

十六世

綝[illegible]郡太守九父男

十七世

[illegible]綝子字伯綸南安太守

允綝子字[illegible]令

[illegible]綝子字[illegible]壽令

十八世

統允子字[illegible]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永嘉四年卒

濟允子安東參軍

曹允子尚書郎

四世

彪統子字思玄護軍將軍國子祭酒

惇統子字思悛晉徵拜博士著作郎不就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九

邈濟子字道載晉太常本州大中正卒年五十八

灌曹子字道達晉御史中丞尚書中護軍

五世

敳彪子字仲凱琅琊內史驃騎諮議參軍

蔚邈子吳興太守

篹邈子給事中

續灌子字仲元御史中丞

六世

佰敳子宋西中郎長史

夷敳子字茂遠宋尚書僕射湘州刺史散騎常侍

偕安敳子宋太子中庶子

秉之篹子字玄叔宋臨海太守

七世

湛夷子字徽深宋侍中爲元凶所害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

智深偕安子宋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

徽秉之子尚書都官郎爲元凶所害

八世

恁湛子字孝著[illegible]大著作郎爲元凶所害

恕湛子爲元凶所害

慜湛子爲元凶所害

愻湛子爲元凶所害

法壽湛子爲元凶所害

筠智深子太子洗馬

法成統六世孫奉朝請

謐徽子字令和齊侍中

九世

暾恁子字叔文宋侍中贈太常卿謚曰敬

子一法成子字元亮梁南津校尉贈給事黃門侍郎謚義

子四法成子梁尚書左丞贈中書侍郎謚曰敬

子五法成子梁東宮真殿主帥贈散騎侍郎謚曰烈

十世

蒨暾子字彥標梁光祿大夫卒謚曰肅

曇暾子字彥德侍中太子詹事

禄暾子字彥遐唐[illegible]相

莒毋敞子

十一世

絰倩子字含潔南康王主簿

十二世

總絰子字總持陳尚書令隋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

年七十六

江僕射

江盧奴

吳郡陸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駿 遜 延 曄 道隆 倪 璿 玠 歐

瑁 抗 景 夏 叡 絜 丑泰 仕 綠

濟 士 諶 萬載 萃 慶 傾 宀

喜 機 最 王道 慕 閑 一叁

英 雲 諧 煌

偉 耽 福 贊

顗 衍 側

暴 納

驊 人

玩 始

琦

璀

二世

駿字季才九江都尉太學博士

二世

遜駿子字伯言丞相

三世

瑁駿子吳選曹尚書

延遜子
抗遜子吳大司馬
滂瑁子
喜瑁子字恭仲吳吏部尚書
英瑁子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
偉瑁子
顏瑁子

四世

晏抗子吳裨將軍夷道監爲王濬所誅
景抗子字士仁騎都尉毗陵侯偏將軍爲王濬所誅
玄抗子
機抗子字士衡吳牙門將晉平原內史行後將軍河
北大都督爲成都王穎所害年四十三
雲抗子字士龍晉吳王郎中令清河內史大將軍右司
馬爲成都王穎所害年四十二
耽抗子平東祭酒爲成都王穎所害
術英子
舉英子
曄英子字士光晉録尚書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

玩英子字士瑤晉尚書令侍中司空卒六十四贈太
尉興平伯謚曰康
梓英子
瓘英子

五世

蔚機子同父遇害
夏機子同父遇害
諶曄子散騎常侍
璥曄子封新康子
謐玩子
儁玩子
側玩子
納玩子字祖言晉尚書令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
乂玩子
始玩子字祖興嗣爵五兵尚書侍中

六世

邁納子元熙中爲光祿
傲始子
萬載始子秘書監侍中

七世

仲元萬載子宋侍中

叔元萬載子

羣萬載子

子真萬載子宋海陵太守中散大夫

八世

惠曉子真子字叔明齊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贈太常

惠恭子真子

惠徹子眞子齊司徒府左曹掾

惠遠子眞子

九世

僚惠曉子齊蜀郡太守西昌侯長史

任惠曉子齊御史中丞

倕惠曉子梁大常卿

閑惠徹子字遐業揚州別駕

十世

厥閑子字韓卿舉秀才以父誅感慟而卒年二十八

絳閑子字魏卿以捍父死

完閑子

襄閑子字師卿梁度支尚書贈侍中

繕任子字士繻陳尚書左僕射贈特進諡曰安

琏倕子宣子郎蚤卒

緬倕子

陸平原機　清河雲　陸太尉玩

弘農華陰楊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寶　震　牧　統　奇　亮　囂　准　喬　彪　貴

里　馥　彪　脩　璽　翁

秉　賜　衆　朗

讓　敷　林

奉　俊

仲

一世

寶字稚淵赤泉侯喜七世孫

二世

震寶子字伯起漢太尉

三世

牧震子字孟信富波侯相荊州刺史

里震之子

秉震二子字叔節漢太尉延熹八年薨年七十四

讓震子

奉震五子字季叔

四世

統牧子

馥牧子

賜秉子字伯獻漢司空太尉臨晉侯特進驃騎將軍

謚文烈

敷奉子[illegible]卒

五世

奇牧孫汝南太守

彪賜子字文先舉[illegible]司徒太尉錄尚書事年八十四薨

初六年卒

衆敷子漢御史中丞侍中封蓩亭侯

六世

亮奇子追封[illegible]亭侯

修彪子字德祖[illegible]孝廉除郎中丞相倉曹屬主簿

爲曹操所害年四十五

七世

囂修子[illegible]軍將軍

八世

准囂子字始[illegible]冀州刺史太常卒年二十七

九世

喬準子字國彥

髦準子字士彥

朗□子字世彦
林進子值亂没胡中
俊進子字惠彦大傅掾
仲進子
十世
亮林子晉梁州剌史
廣亮子
十一世
詮期亮子晉龍驤將軍為桓玄所害楊氏遂絕
別族
又駿字文長晉太傅臨晉侯爲賈后所害玭字文琚
晉尚書令右將軍脩字文通晉太子太傅右衛將軍
後魏文宗紀遷宣寧□孫字茂皆震後莫知其世次臨
晉公賜後務亭必兼稱也
模德恆　塌準　楊右衛

陳□□□蔡氏譜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　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擒　稜　邕　質　泗　睦　克　德　豹　宏　琳　亮　詮　没　廓　興　廣
質　睦　晉　安　豹　宏
一世
擒字□世未嘗□□以司空子向弟遷新蔡長子年六十九卒
二世
稜擒子字伯直年五十三卒謚貞定先生
質攜子□侯衛尉左中郎將
三世
邕稜子字伯喈漢左中郎將高陽侯為王允所害卒年
六十一
睦質子魏尚書
四世
德睦子梁平太守
宏睦子陰平太守
五世
克德子字子尼從事中郎為汲桑所害
豹宏子字士宣晉建威將軍徐州刺史

六世

謨克子字道明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康帝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七世

邵謨子永嘉太守

系謨子字子正撫軍長史

奝豹兄子字元子散騎常侍兖州刺史高陽鄉侯

八世

綝系子司徒左西屬

九世

執綝子給事中

廓綝子字子度宋吏部尚書

十世

淡執子

興宗廓子字興宗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泰豫元年卒年五十

十一世

順興宗子字景玄太尉從事中郎

約興宗子字景撝齊司徒左長史太子詹事

撙興宗子字景節梁中書令吳郡太守謚曰康

一族字叔

同家秀才

蔡伯喈 邕

蔡子正 系

蔡公

蔡秀才 洪

蔡司徒 謨

譙國龍亢桓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榮 雍 普 衡 興 橋 彝 溫 玄
郁 延 順 禪 奕之 藏 雲 濟 濟
焉 鸞 彬 嵇 歆 遵
俊 鸞 祕 嵩 [illegible]
酆 沖 偉 ［illegible］
良 [illegible] 洪
序 [illegible]
石虔 振
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康
蔚
嗣
謙
脩
崇

一世

榮字春卿漢太子少傅五更關內侯

二世

雍榮子

郁榮子字仲恩漢太常永元五年卒

三世

普郁子嗣侯

延郁子

焉郁子字叔元陽平侯光祿大夫太尉

俊郁子

酆郁子

良郁子龍舒侯相中元元年卒年七十七

四世

衡焉子蚤卒

順焉子

麟酆子字元鳳漢議郎許令年四十一不勝哀而卒

鸞爲良子字始春舉孝廉膠東令議郎中平元年卒

五世

典順子字公雅漢舉孝廉御史中丞關內侯光祿勳

曄爲子字文林一名嚴三公辟不應

彬鱗子字彥林尚書郎年四十六卒

七世

楷字正則濟北相

八世

顥楷子　世孫字景耀公府掾

赤之榮八世孫太學博士

九世

彝顥子　倫散騎常侍宣城內史爲蘇峻所害贈

廷尉　贈太常謚曰簡

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

十世

溫彝子字元子大尉錄尚書事南郡公卒年六十二謚宣武

雲彝子字雲子襲爵萬寧男贈平南將軍謚曰貞

豁彝子字朗子征西將軍年五十八贈司空謚曰敬

秘彝子字穆子散騎常侍

沖彝子字幼子小字買德護南蠻校尉車騎將軍荊

州刺史年五十七卒贈太尉謚曰宣穆

十一世

熙溫子字伯道小字石頭爲沖從長沙

濟溫子字仲道給事中與熙同徙長沙

歆溫子字叔道小字式臨賀公

禕溫子最愚不辨菽麥

偉溫子字幼道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西昌侯贈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玄溫子　道小字靈寶襲封南郡公年三十六伏誅

序雲子嗣爵宣城內史

石虔豁子小字鎮惡冠軍將軍作塘侯大元十三年

卒追贈右將軍

石秀豁子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

年四十三卒贈太常

石民豁子左將軍

石生豁子司徒左長史

石綏豁子司徒左長史同玄叛

石康豁子荊州刺史

蔚秘子散騎常侍

嗣沖子字恭祖小字豹奴領江夏相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

謙仲子字敬祖中軍將軍安陽侯亂蜀伏誅

脩仲子字承祖小字崖龍驃騎將軍爲劉裕所誅

崇仲子

泓仲子

羡仲子

怡仲子

第三世

亮濟子字景眞

濬偉子

邈偉子

昇玄子

放之序子

洪石虔子襄城太守

誕石虔子後爲南蠻君長見北史

振石虔子字道全與玄叛伏誅

稚王石秀子

胤嗣子字茂遠祕書監伏誅

尹脩子

別族

又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譙國

桓茂倫　桓廷尉　桓常侍 並昇

桓宣武　桓大司馬　桓荊州

桓元子 並温　桓征西 豁　桓車騎 沖

石頭 熙　桓式 歆　南郡

靈寶 並玄　鎮惡 石虔　桓豹奴 嗣

桓中軍　中軍 [illegible]　桓崖 脩

桓景眞 亮　桓子野　桓護軍

桓野 並伊

南鄉舞陰范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晷 曄 晷 汪 曄 康 汪 泰 甯 晏 泰 抗 璩之 雲 抗

堅 啓 堅 甯 汪 弘之 曄

璩之

一世

晷 臨[illegible]州刺史

二世

曄 晷二子 登[illegible]

堅 晷子 字子常 晉[illegible]史

三世

汪 曄子 字玄平 晉安北將軍 徐兖二州刺史 卒年六十五 贈散騎常侍 諡曰穆

啓 堅子 字榮期 黃門侍郎

四世

康 汪子 嗣爵 以[illegible]卒

甯 汪子 字武子 晉中書侍郎 豫章太守 卒年六十三

五世

泰 甯子 宋侍中 左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 贈車騎將軍 諡曰宣

弘之 汪孫 字長文 餘杭令 襲封武興縣侯 年四十七卒

六世

晏 泰子 宋侍中

曄 泰子 字蔚宗 宋左衛將軍 太子詹事 謀反伏誅

璩之 汪曾孫 宋中書侍郎

七世

抗 璩之子 郢府參軍

八世

雲 抗二子 字彦龍 梁侍中 諡曰宣

別族

又云二十二世孫 [illegible] 濟陽考城人 非一族

范玄平 汪 范[illegible]章 甯 范榮期 啓

范宣子 宣

廬江何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叡 充(叡) 放(準) 元度(惔) 尚之(叔度) 偃(尚之) 戢(偃)

準 惔(準) 叔度 佟之 鑠(尚之) 求(鑠)

澄(準) 摶 點

昌寓(佟之) 胤

炯

敬容(昌寓)

一世

叡安豐太守

二世

充叡子字次道晉護軍將軍錄尚書事永和二年卒
贈司空謚文穆

準叡子字幼道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追[illegible]
金紫光祿大夫

三世

放準子

惔準子南康太守蚤卒

四世

澄準子字季玄尚書左僕射琅邪王師

元度惔子沔陽太守

叔度惔子太常卿尚書金紫光祿大夫

五世

尚之叔度子字彥德左光祿大夫中書令贈司空謚

簡穆

佟之叔度子

六世

偃尚之子字仲宋吏部尚書謚曰靖

鑠尚之子宋宜都太守

摶尚之子太中大夫

昌寓佟之子字儼望宋侍中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

七世

戢偃之子字惠景宋吏部尚書驍騎將軍卒年三十六

求鑠子字有齊太中大夫

點鑠子字子晳梁徵侍中不就

胤鑠子字子季梁以特進徵不起

炯摶子字士光舉秀才以毀卒

敬容昌寓子字國禮太子詹事侍中

何次道

何驃騎 充

何僕射 澄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寔 紀 羣 泰 洵 遜

蘷 忠 佐 溫

洽 和 準

諶 坦 戴

休 徽

光 堪

一世

寔字仲弓潁川人大將軍[illegible]年八十四中平四年卒

二世

紀寔子字元方漢大鴻臚年七十一卒

蘷寔子

洽寔子

諶寔子字季方謚獻文先生蚤終

休寔子

光寔子

三世

羣紀子字長文魏司空潁陰侯靑龍四年薨謚靖侯

忠諶子字孝先[illegible]州刺史

四世

泰羣子字玄伯魏書僕射景元元年薨贈司空謚[illegible]

穆忠[illegible]

佐忠子靑州刺史

和忠子

坦忠子廷尉

五世

洵泰子

溫泰子封愼子

準溫子字道基[illegible]孫[illegible]高祖[illegible]

二代祖

戴佐子

徽佐子

堪坦從弟

七世

遜準孫字林道晉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別族

又潁川[illegible]字[illegible]衆[illegible]南平輿人非一族

陳[illegible]陳太丘[illegible]元方紀

季方 諶
長文 羣
孝先 忠
立伯 泰

太原中都孫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資
宏 資
楚 宏
衆 楚
統 纂
騰 統
秉 騰
康 秉
洵
綽
登
綦
盛 洵
潛 盛
放
嗣 綽

一世

資魏驃騎將軍侍中中都侯

二世

宏資子南陽太守

三世

楚宏子字子荊晉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四世

衆楚子未仕蚤終

洵楚子未仕蚤終一云潁川太守

纂楚子

五世

統纂子字承公晉餘杭令

綽纂子字興公襲封長樂侯轉廷尉卿領著作年五

十八卒
盛洵子字安國晉祕書監給事中年七十二卒
六世
騰統子字北海小字僧奴仕至廷尉
登統子尚書郎蚤終
潛盛子字齊由[illegible]豫章太守
放盛子字齊莊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
嗣綽子中軍參軍蚤亡
七世
秉放子
八世
康放孫起部郎
別族
又孫秀晉中書令非一族
孫子荊 楚　承公 統　興公
孫長樂 綽　孫安國　孫監
監君 盛　孫僧奴 騰

河東安邑衛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暠　覬　瓘　恒　璪
烈　韶　嶽　玠
裔
肸　宣
一世
暠漢明帝時以儒學徵
四世
覬暠曾孫字伯儒魏尚書[illegible]鄉侯謚曰敬
烈彭城護軍
五世
瓘覬子字伯玉晉鎮西將[illegible]司空[illegible]尚[illegible]為楚王
瑋所害年七十二追封蘭陵公謚曰成
韶烈子廣平令
六世
恒瓘子字巨山黃門郎為楚王瑋所害贈長水校
尉謚蘭陵貞世子
嶽瓘子為楚王瑋所害
裔瓘子為楚王瑋所害

展韶子字道舒晉江州刺史廷尉卒贈光祿大夫

七世

璪恒子字仲寶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

玠恒子字叔寶小字虎太子洗馬年二十七永嘉六年卒

別族

又永字君長成陽人左軍長史

衛洗馬　衛虎 玠　衛江州 展

衛君長 永

會稽山陰賀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齊	景	邵	循	隰	道養	損	瑒	革	翊
					道力			季	
								琛	

一世

齊字公苗吳安東將軍山陰侯

二世

景齊子吳滅賊校尉

三世

邵景子字興伯吳散騎中常侍吳郡太守謙孫備記

四世

循邵子字彥先晉中書令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贈司

空諡曰穆

五世

隰循子臨海太守

六世

道養隰孫

道力循孫宋尚書三公郎建康令

七世

損道力子

八世

瑒損子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

九世

萇瑒子字文明梁國子博士平西長史南郡太守

季瑒子梁中書黃門郎

琛瑒弟子字國賓梁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

十世

翊琛子巴山太守

賀太傅 賀司空 會稽賀生

高平金鄉郗氏譜

一世 鑒

二世 愔 曇 邁

三世 超 融 沖 恢 儉

四世 僧施 循

一世

鑒字道徽慮玄孫晉尚書令南昌縣公都督徐兖青三州軍事兖州刺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空侍中太尉年七十一薨謚文成

二世

愔鑒子字方回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司空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三贈侍中司空謚文穆

曇鑒子字重熙或云仲希中書侍郎散騎常侍賜爵東安伯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

邁鑒兄子晉陵內史兖州刺史護軍

三世

超愔子字景興一字嘉賓晉中書侍郎司徒左長史卒年四十二先愔卒

融愔子字景山小字倉
沖愔子
恢曇子字道偕小字阿乞襲爵征虜將軍秦州刺史
贈鎮軍將軍
儉超從弟
四世
僧虯倫子出後超字息脫襲爵南[illegible]公南寧校尉
脩恢子
郗公　郗太尉　尚書
司空　中郎
郗　呵乞

北地傅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叡　巽　嘏　祗　宣　沖
允　松　曝　詠
壽
清河傅氏 本北地徙清河
燮　幹　女　咸　敷　瑗　迪　淡　昭
晞　亮　映
纂　澄
和之

一世
叡代郡太守
燮字南容漢陽太守謚壯節侯
二世
巽叡子黃初中[illegible]侍中冀州刺史
允叡子黃門侍郎
幹燮子字彥林小字別成魏扶風太守
三世
嘏允子字蘭石魏太常謚元侯
松允子

玄幹子字休奕晉司隸校尉卒年六十二謚曰剛

四世

祗蝦子字子莊晉司隸校尉靈川縣公太子太傅

咸玄子字長虞晉御史中丞元康四年卒年五十六
贈司隸校尉謚曰貞

五世

宣祗子字世弘晉御史中丞

暢祗子字世道晉秘書丞封武鄉亭侯後爲石勒大司馬

儁祗子東平亭侯

敷咸子字穎根晉鎮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

晞咸子司徒西曹屬

篁余咸子

六世

沖暢子爲宣後

詠暢子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七世

亮咸孫字叔玉小字約位至安成太守

八世

迪瑗子字長猷宋五兵尚書贈太常

允瑗子字季友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侯

隆晞曾孫字伯祚宋左戶尚書太常光祿大夫

和之咸五世孫

九世

淡和之子

十世

昭淡子字茂遠梁給事黃門侍郎五兵尚書卒謚曰貞

毗淡子字徽遠梁烏程令太中大夫卒

傅約 瑗

傅蘭石

吳國吳郡顧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一族

雍 邵 譚 顯

徽 裕 承 毗

濟 榮

二族

悌 彥 崇 黃老 覬之 憲之

禮 壽 昌

謙 衆

祕 臨

三族

容 相 敕 和 治 敷 琛 寶

隗 放

淳 鮎

愿 沖

襄民 悠

悅

愷之

向歷四縣令

二世

雍字元歎吳丞相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謚肅侯

徽字子歎巴東太守

悌向子字子通偏將軍

容字季則吳持節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三世

邵雍二子字孝則豫章太守

裕雍子一名穆字季則宜都太守醴陵侯

濟裕子騎都尉

彥悌子

禮悌子

謙悌子字公讓吳尚書廣陵內史

祕悌子交州刺史

相容子字令光臨海太守

四世

譚邵二子字子默吳太常平尚書事

承邵子字子直騎都尉侍中奮威將軍從交州年三十七卒

榮裕子字彥先吳黃門侍郎晉元帝鎮江東爲軍司

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元
崇謙子大司徒
壽祕子
衆祕子字長始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年七十三贈
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
颺衆從弟
煞衆子字子固處士

五世

顯崇兄子魏志作禺字孟著散騎侍郎蚤卒
熙崇子散騎侍郎
黄老崇子司徒西曹掾
昌衆子建康令中軍咨議參軍
曾衆子
弘衆子字君孝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尚書令司空年六十四卒贈侍中謚曰穆

六世

龍老黄老子字偉仁宋尚書吏部郎吏部尚書吳
郡太守湘州刺史卒謚曰簡子
治和子
隗和子字仲舒輔國參軍
淳和子字叔平尚書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左衛將
軍卒年四十二
履之和子字叔仲右丙掾
臺民和子太僕卿

七世

敷淳子字祖根著作郎年二十三卒
旋淳子字彦祖散騎常侍
結履之子
沖履之子字祖順散騎常侍
惔履之子字祖長左丞[illegible]
析履之子

八世

沈之臺民子始興相
[illegible]之[illegible]子齊給事黄門郎[illegible]吏部郎中梁天監八年[illegible]
深悅之子字[illegible]瑋宋吳郡太守中散大夫卒

九世

寶年[illegible]之子宋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

十世

[illegible]之子字長康父悅之郡王字希爲祖子奇父煌[illegible]
字君春祖厥父霸已上十人並吳郡人吳氏世次

顧司空和

顧長康之愷

陳留尉氏阮氏譜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敦　瑀 敦子　熙 瑀子　咸 熙子　瞻 咸子　廣

諶　武 諶子　籍　渾 籍子　孚　彌之

略　覘 略子　放 覘子　晞之 放子　深 渾子

裕　脩 裕子　歆之 脩子

甯　腆 甯子

普　萬齡　長之 普子　脩

一世

敦

諶

略 齊國內史一作鄃太守

二世

瑀 敦子字元瑜漢司空軍謀祭酒記室建安十七年卒

武 諶子籍族父字文業魏末河南太守

覘 略子汝南太守

三世

熙 瑀子武都太守

籍瑀子字嗣宗晉步兵校尉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

放覬子籍族弟字思度晉交州刺史贈廷尉

裕覬子籍族弟字思曠晉金紫光祿大夫東陽太守年六十一卒

四世

咸熙子字仲容晉散騎郎始平太守

渾籍子字長成晉太子庶子

晞之放子南頓太守

傭裕子字彥倫仕州主簿蚤卒

寧裕子鄱陽太守

普裕子驃騎咨議參軍

五世

瞻咸子字千里晉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孚咸子字遙集晉丹楊尹鎮南將軍廣州刺史卒年四十九

深渾子

歆之傭子中領軍

腆寧子秘書監

萬齡寧子

長之普子字景茂一字善業宋武昌太守中書郎

脩咸族子字宣子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為賊所害

六世

廣孚從孫為嗣

彌之歆之子

別族

又种字德猷平原相漢侍中胥卿八世孫共字伯彥子侃字德如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並陳留尉氏人

阮步兵 籍　阮仲容 咸　阮千里 瞻

阮遙集 孚　阮文業 武　阮宣子 脩

阮思曠　阮光祿　主簿

阮公 並裕　阮衛尉 [illegible]

無譜者二十六族
周浚子顗字伯仁尚書左僕射嵩字仲智謨字叔治
小字阿奴
周僕射　周伯仁　周矦並顗　阿奴謨
劉楨字公幹劉琨字越石晉司空劉惔字眞長丹楊
尹劉驎之字遺民劉奭字文時長沙相劉瑾字仲璋
太常劉昶字公榮劉簡字仲約東曹參軍瑾瑕孫[illegible]
喬孫
劉公幹楨　劉司空　劉越石並琨　劉尹
劉眞長　劉丹楊並惔　劉遺民驎之　劉長沙奭
劉太常瑾　劉公榮昶　劉東曹簡
張翰字季鷹時號江東步兵張玄之字祖希冠軍將
軍吳興太守張鎮字義遠蒼梧太守孫憑字長宗張
湛字處度小字驎
張季鷹　江東步兵並翰　張冠軍　張吳興並玄之
張蒼梧鎮　張驎湛
李膺字元禮李重字茂曾平陽太守從子充字弘度
李元禮膺　李平陽重　李弘度充
陶侃字士衡太尉子範字道則小字胡奴
陶公侃　陶胡奴範

嵇康字叔夜中散大夫
嵇叔夜　嵇中散並康
山濤字巨源太子少傅終司徒子簡字季倫
山公　山巨源　司徒　山少傅並濤
山季倫簡
祖納字士言光祿大夫弟逖字士稺贈車騎將軍弟
約字士少
祖光祿納　祖車騎[illegible]　士少[illegible]
諸葛靚字仲思子恢字道明中書令
諸葛令恢
鍾皓曾孫繇字[illegible]生[illegible]字稺叔[illegible]士季
鍾元常[illegible]　鍾士季會
溫嶠字太眞始安郡公謚忠武
溫公　溫太眞　溫忠武並嶠
卞壼字彥之尚書令
卞令壼
樂廣字彥輔尚書令
樂令廣
杜乂字弘治
杜弘治乂

戴逵字安道
戴公 逵
韓伯字康伯豫章太守贈太常
韓康伯　韓豫章　韓太常 並康伯
習鑿齒字彥威桓溫西曹主簿左遷户曹參軍
習主簿　習參軍 並鑿齒
許詢字玄度小字阿訥許璪字思文侍中
許玄度　許掾　阿訥 並詢　許侍中 璪
和嶠字長輿
和長輿 嶠
吴
吴道助 坦之　附子 隱之
伏滔字玄度
伏玄度 滔
高崧字茂琰侍中
高侍中 崧
應詹字思遠鎮南大將軍
應鎮南 詹
馮懷字思祖太常
馮太常 懷